



857.7  
754.0



# 刑 隱

種 二 第 集 說 小 公 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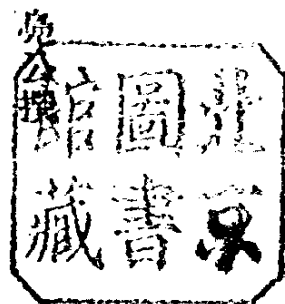


3 0555 8437 3

# 隱刑

在中國似南非南似北非北的一省的省會裏，住了一家半官半商的人家。這人家裏正好暫寓了一個客人。這客人是個仕宦世族的子弟。他的名字叫作唐樹生。唐樹生這時年紀剛到二十五歲，新從西洋回來還不到一年半呢。他因為得了父祖的餘蔭，衣食不愁詩書無缺，居然小小的年紀也隨波逐流的從外國念了洋書回來了。他的學問雖然不見得怎樣高明，但是他却早出了洋，早得了社會上所仰望的

隱刑



857.7  
254.0

資格了。他的見解志事雖不見得怎樣卓犖，但是他的希冀名位的野心，却好像有治國的經綸立刻要施展似的。他的心性雖然平日自命是超流俗的，但是遇着有利的時候，也未嘗不可從權姑且染污一下。不過他究竟不是低三下四毫無所知的拙物。他滿腹裏正有一腔飛黃騰達的雄心雜着一種趨趨遲回的下意識，藏伏着如同積薪下的微火一般，漸漸的在燃燒，只等待刮風的時候兒來了，便可以吐出紅燄子來的。他只在北京甚麼公私立的大學裏當教員，既然不十分得意，也就懶得談結婚的事情。雖然也常和朋友們到胡同裏挑挑俏人，到飯店裏混混舞女，據他自己想着，他的愛情一直還是瓶沒開封的純潔的白蘭地呢。

這時正是初秋天氣，他趁着暑假未完，游過了西湖，還要回本鄉家裏看看他的家庭。自從到了本省省城，他便住在這家裏，已經三天了。這家姓李和樹生也是~~有~~世誼的，殷殷的留他寬住幾天。他雖不想住，但是交通問題沒有解決，他也

不能不住。因為由省城到他老家春水鎮，足有九十多里路程，只有手推的車子，竹子的轎子，和小小的帆船可以載客通行。車子轎子他嫌硬了不願坐，只等船去。却又一時包不着向春水鎮去的船，所以就悞下來了。

這天樹生正住得不耐煩，自己一個人靠在屋內的軟椅上悶悶的吸紙煙。却見屋主人李幼枝笑孜孜的走進來說道，

「樹生，有船了。」

樹生一聽有船不覺心中一喜，趕忙問是那裏的船，幾時能開。幼枝道，

「今天一清早，我就起來，因為曉得你急於要走，纔趕快再跑到河邊去問。恰好我們遠房的一個本家，李長發，有一隻船剛從下水來，靠在河邊。我就叫他專送你到上水去一趟。船價一塊半錢，我已經付了。此外並無別種費用。設是他路上伺候得好，到家時你再賞他一點錢就完了。」

樹生連忙道了謝。不多時那船戶李長發已自來了。見了樹生也不曉得怎樣行禮。樹生一看他是個中等身材的瘦漢子，穿一件土藍老布的褂子，一件黑布褲子。那小褂的襟一半斜開，露着他胸口前的焦黃色皮膚。一張粗笨的臉孔比胸還要黑些。定了一雙呆滯可憐的目光，問樹生幾時走。

樹生道，「你能不能一天趕到呢？」

長發道，「老爺，不瞞你說今天已是七月十八了。往常河裏水不到七月就快不能走船了。這半個月我又走的是下水，沒有到上水去。曉得劉家灣那一截起了沙沒有呢？老爺今天動身。後天吃早飯的時候準可到了。」

樹生聽了不覺心中又發煩。只將眼瞧着幼枝。

幼枝道。「長發。你知道唐老爺就是從前唐五大人的少爺。他心急着要回去你想法子快些罷。」

長發道。「都是家門口的老爺。誰不願意早到了好呢？」

幼枝想了一想道。「你那位船伙計是個老頭子還是個小孩子？」

長發道。「不是的。他是個二十幾歲身強力大的小夥子呢。」

幼枝道，「那麼很好。依我看還是明天一黑早四點鐘動身。你和船伙計在今天買好了米，辦好了菜，只等明天開船。有風扯篷，無風連划帶槳。務必趕在晚五點到。萬一有個遲誤，夜裏還有一時的月色。你們趁傍晚的時候作飯吃了，月亮一出依舊可以趕路。這樣子總可到家，比今天動身要在船上歇一夜好多了。」

幼枝又轉過頭來對樹生道，「你今天白日裏也可收拾點應用的東西，早些睡下，比較停當多了。」

當下就如此說定。

次日樹生四點半起來，幼枝陪着他洗漱已畢，吃了一大碗鷄湯掛麵，看着船

老板挑了一肩行李，便一齊出門來。這一天涼風拂拂，晨光熹微，樹生和幼枝走出街來，兩旁鋪戶門尚未開。不多時轉到一條僻街，那咿啞的擔子聲音早驚醒了一路蜷伏在街門旁的狗，不住的彼此抬起頭來向三人汪汪而吠。不多時，走出了這條街，已是離河不遠。樹生早從灰灰的霧氣中，望見遠遠的河裏，露出一二十枝船桅，疏疏落落的浮在水上。那河岸旁的柳樹，小的，老的，歪歪倒倒彷彿一隊半年沒有領着餉的飢兵似的，無精打采的排在一排。所幸柳樹葉子還綠茸茸的綴在枝上。樹外邊有些民房，因為離得更遠，都被柳樹擋住了，只露得些影子出來。三人又走了一歇，天已大亮。對河的遠山也看得見了。雲層裏也透出朱礪色來了。長發一逕將行李挑上船去。樹生也跟着走來。踏了河邊半乾半濕的軟沙，一步步很覺擔心。到得船邊，一看那隻船很小很小，心裏便不大高興，沒奈何只得上去了。



這天樹生已自換了一套家常中國衣服。看見長發已將自己被褥鋪好在烏篷底下的艙裏，便脫去鞋子坐在褥上。却回過頭來和幼枝說了幾句相別的話。幼枝轉回岸去，看着長發將那小錨拔起，那船伙計推動船頭，由淺灘上一溜便到水中，耳內聽得樹生「再見」之聲，便也轉回家去。

這裏樹生一人坐了一歇，悶得無聊，順手從籃裏取了一本湯麥斯哈代的小說來，躺了下去翻開看着消遣。纔看了三四章，便已膩了。要想打個盹兒，又偏偏打不着。樹生由不得又坐將起來看那船伙計在船頭上扳槳。却見這伙計生得精壯結實，頭上斜蓋了一頂荷葉邊的麥草帽，身上穿件藍白小方格子布的小衫，白布褲子。那袖口和褲腳，都高高的捲起，露出那又黃又粗的胳膊和腿肚子。他兩手各握一枝槳，一脚在前，一脚稍後。那兩隻胳膊一前一後的划起槳來，身軀俯仰用力，連着那腿肚子上的一大塊腱子肉，一時鼓起一時落下，煞是叫人羨慕他的

健康。還有那水聲橈聲啞啞細碎，傳到耳裏來，也很覺有趣。樹生看得高興，便站起靠在艙外看着兩岸的風物，除却天高日朗爽氣迎人之外，却也無甚美麗的山景。因為水小，岸旁間或可以遇得見一兩個用小網打蝦的，打了便向掛在屁股後面的竹籠裏一傾。看了半天不過如此，樹生早又厭了。轉了一個灣恰好風順，船家便扯起帆來。可憐那裏是個帆，只不過是一條破東洋棉綫牀毯子繫起來的。因為小了，邊上還裹了一塊土紫印花布。風吹起來，這塊浪竊虛名的帆便鼓得像個豬尿泡似的。兩個船戶收了槳，一前一後坐在槳板上吃黃烟。不消幾時，已過了灣。船伙計說沙淤多了，要探水纔能走。

樹生看他們鬧了半日，實在太累。便叫他們煮了飯吃過再走。自己只拿些蘇打餅乾，就着臘腸和保温瓶裏的開水，胡亂嚼了充飢。等得船戶將飯吃完，又噴了一歇黃烟，那船伙計便把褲腳兒捲到膀子上，踏下水去，背拉着船頭。長發也

踏在水裏推着船尾。一步一步的探着深一些的水，向前慢慢的挨。挨過七八步，又或左或右的退兩步繞個灣子。那船底擦在沙上，時時發出聲音來，聽去非常刺耳。樹生本已對於這種遲緩就十分感覺不快了，又在船裏顛來倒去的搖旋着，幾乎鬧得腦袋暈。只恨不能再跑回省城裏去。急得只問長發還有多少路程。

長發道，「老爺，三停路纔走完一停呢。」

樹生沒奈何，只可仍舊悶坐。兩個船戶挨挨歇歇，看着已是太陽下山時分，那水越來越淺，簡直要把船膠住了。這時長發也沒得法子，只盼望從上游來個竹筏子，將行李浮將過去，好讓船身輕些纔好行。歇了半天纔望見個竹筏子來了。

長發大聲呼道，「牌呀！牌呀！牌老板，費你心將我們浮上春水鎮去罷！」

那竹筏子上的人一手撐着篙，順流而下，悠然自得的說道，「船老板，我這

牌裏載的是茶葉，高香，趕到鹿兒口一包抵五包的利錢！」

他一邊說着一邊隨着水溜得很遠，等得說完，已是十丈外了。樹生看了他這副「一盞千金」的驕傲神態，不覺懣住了氣。回過頭來目送他在紅殷殷的夕陽裏，飄到天邊兒上去。不消一盞茶時，那浮在閃閃發光的波上的一片黑影，早看不見了。

長發罵道，「娘的個必！他黑眼珠只認得白洋錢。你看那邊不又是一個王八旦來了！」

說話間早看見上游果又來了一個筏子。長發只得放軟聲音求他。且喜這個撐筏子的是個老頭兒，聽了便將筏子撐了過來。當下商議半天，那老頭子說上面的水還要淺些。就是空船也行不了。依他意思，樹生和行李都上他筏子上來，叫船老板幫着撐，叫船伙計在此守了船，次日一早動身，此時大家且煮飯吃了睡覺。

樹生還待不願時，那老人說道，「老爺，你聽我的話不錯。今天無論怎樣趕不到了。你在這船上且睡一夜的舒服覺，免得夜裏趕路吃苦。若是有個失手，落在泥裏更不好。我六十五歲的人，兒子孫子無災無難的，却要存心騙你老爺？」

樹生見他說得樸實多情，便也允了。長發等人便忙着作飯。樹生這時無事便看着消遣。只見長發在船後劈乾柴，船伙計在船前洗鍋，又洗米。不一刻將鍋架到用煤油桶改造的爐子上，指了河裏的水，和米下了鍋。拿起乾柴便燒將起來。等得飯熟，將鍋取過一旁。另用一個小淺鍋，炒了一樣紅辣椒，煮了一碗豆腐。然後取出筷子碗來，和牌老板一陣吃。事先還讓了樹生。樹生笑着謝了。他們吃完之後，便將鍋碗筷子一古腦兒全放在河裏洗了，還用那殘火添上幾根柴燒起水來。樹生水瓶裏的水已完，餅干點心又太乾，只可勉強也要些河水。長發却恭恭敬敬的雙手捧上一碗開水來。樹生揚了眉飲了些許便放下了。

此時天已全黑，長發將爐裏的火弄熄了，和伙計牌老板三人對面隔着船坐下。三個人手裏都拿了旱烟斗，一邊吸着黃烟，一邊談些水上的買賣，家鄉的年成。你言我語，好不熱鬧。

樹生只靜靜的看着那老頭子，噴烟的時候看不出臉在那裏，只能在一圈濃烟裏，聽見他的遲緩沉重的語聲。等到吸烟的時候，那烟斗裏的碎烟葉子燒得唧唧微響，同時發出紅紅的微光來，薄薄的映在他的臉上，纔看得見他那副又黑又乾還打了皺折的面孔——眉毛短了半截，鬍子疎疎的掛在嘴角上——只一瞬間便即消失了。這樣一隱一現的面目，觸入樹生眼裏，一時引起了莫名其妙的感想。自己默默的退到艙裏來歇了。

不知幾時，樹生睜開眼來，只見艙外月色映得水也似的，便不想再睡，起來站在船頭。一看娟娟缺月，冷清清地掛在天上。四旁只有稀疎歷落的星陪着。遠

遠望去，那平伏的山頭一個推了一個的也都睡熟了。只有近岸的幾家泥草房子，躡在對面也似乎在打盹兒了。這一切全在月光底下濛濛籠籠的，彷彿都披了一層薄紗。乍一看非常清楚；定睛細審，這一切又好像害羞的大姑娘似的，不肯讓人瞧得清楚了。惟有那河裏的水，却大大方方的，沒有一些小家子氣。靜靜的坦開了一片玻璃似的胸懷，好叫天上月亮的臉子，整個個兒的照在裏面。上下空明，互相偎倚，說不盡的他們那份兒要好的神氣了。時而水上一陣微風拂過，那月亮在不停的波心裏便不住的搖蕩起來。淺水處的沙，也因為水波時起時落，映在光裏時明時暗。樹生不覺身上涼得有些不好受了。縮到艙裏來，却聽見那三個人鼻息呼呼好似打雷一般，越發睡不下。

他忽然記起朱竹垞的詞來，「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簾輕袂各自寒。」這兩句的清冷情況，似乎與此時相同。只是不會下雨，又可惜共眠的一舸人乃是兩個笨

拙的船老板罷了。想到這裏，不覺記起在巴黎和那帽子店裏的女店員一同蕩舟的舊事來。那時候的櫂聲軟語之回憶只覺更添重了此時的孤寂。這大概是如同周美成所說的「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罷！樹生想到這裏，不知怎的，忽然記起水滸傳上李家英雄，半夜裏要請宋公明吃板刀麵的故事來。不由得對於這三個船戶起了戒心。腦子裏完全叫恐怖占據了，反而把許多雜念擋開。不一歇便沈沈睡去了。

次日起來，將行李搬到竹筏子上。長發和那老頭子一齊用勁撐將開去。不消半日，早到了春水鎮。樹生站在筏上，遠遠的望見對面一個高峯，隱隱的立在上，知道兩三分鐘內便可到家，心胸突突地歡喜得直跳。此時峯旁的村人已經看見樹生，便問長發載的是甚麼人。長發大聲隔着水呼道，

「唐家少老爺回來了！」



早有別的村人識得傳到家裏去。等到竹筏傍岸，樹生已見家裏老僕洪祥跑過來，笑嘻嘻的叫了一聲少爺，同時趕忙跑過扶住樹生踏上岸來。樹生一直走進自家大門裏，只見自己的阿叔和嬸母也已走下大廳外來迎。樹生一看，馬上就要趕上前去叩頭。

阿叔忙道，「莫急，莫急，先向祖宗拜了再說。」

說話之間，家人已在忙亂中將兩枝紅蠟燭點了起來，燒了香，繫了大紅湘繡一品富貴的桌圍，然後纔讓樹生恭恭敬敬的向着上面「唐氏歷代祖考妣之靈位」叩了九個頭。樹生重復起來，向阿叔嬸娘跪了下去。阿叔也站在旁邊，笑嘻嘻的彎着腰兒，拱着手兒，似還禮非還禮的「虛讓」了一下。行禮已畢，又是屋左屋右的族人鄰居擠進來了不少。鄉下風俗不像城裏，古樸氣味猶存。親熱的問訊，簡單的周旋，很引起樹生不少的趣味。覺得十餘年在外，此刻有機會到家，倒不

可不子細賞鑑呢。

這時阿叔的三個小兒子，靠在阿叔身邊，睜着烏亮的眼珠瞧着樹生發默。就連阿叔也包圍在紛鬧中，不得和他這位老姪暢敘離情。直到夜裏人客清靜了，纔細細的談了個痛快。樹生看見老叔精神雖很興奮，但是看見他那花白的鬍子在嘴角上哆哆嗦嗦的神氣，倒覺不便過費他的氣力，便自己裝打呵欠幾次。

他嬸母看見便道，「你看樹生這孩子累了兩天了。也該讓他早些歇歇。」  
阿叔也便笑道，「太太說的是。我也忘記了。」  
當下各自就寢不提。

次日又有許多親戚來看，甚麼黃家的老姑婆呀，劉家的五姨丈呀，王家的老舅祖太爺呀，還有夾七夾八的姑表兩姨的晚輩，本家旁房的尊幼。有的交情厚分誼親些，都提了又大又肥的老母雞來送。其次也有送餅的送糕的，也有送草紙三

角包兒白糖的。婦母忙去收禮，道謝，回敬，留飯，鬧得不能開交。樹生少不得也一一見面應酬。好容易傍到晚時候，大家散了清楚些兒了，却又來一個客。樹生站在婦娘房裏，只見門外顛顛巍巍的走進一個老太太，臉上打了折紋，手上扶了一枝歪木杖。樹生還未及行禮，那老太太早用那老枯的嗓子說道，

「啊，毛少爺回家了！我真不認得了。」

說着一邊揩揩眼睛重復瞧了樹生道，「好模樣！人長人大的！這點小年紀都出過外洋回國了。說不是天上文曲星，也是文昌老爺的童兒。你父親是好人，就有你這樣好兒子，發富發貴！我們都託你家的福，唉，唉，我們託你家的福呵！」

老太太嘮嘮叨叨正像偉人演說打通電一樣，滔滔不絕。

樹生早已發煩，忙問婦母「這位老人家是那一位？」

婦母道，「你不記得了。這是秦家舅老太太。你不記得三房五阿嬪嗎？就是五阿嬪家的舅老太太呀。」

秦老太這時不覺擦擦眼淚，帶笑向樹生道，「少爺你不曉得這十年來我家變了。可憐自從我牛兒死後，我家就進了壞運。可憐我牛兒的爹也撇下我走了。現在賸一個阿毛有甚麼用處？千不該，萬不該，我的長德又短命了哇。……」

老太太說到此地嗓子又硬了，眼淚紛紛的接着說道，「現在人的情，狗的眼，誰似你父親從前那樣好待人？」

樹生婦母一面勸着老太太，一面告訴樹生道，「舅老太太自從舅太爺過去，篋子生意也不能作了。多虧還留了長德舅一條根。眼看着可以成家立業，偏生又出天花過去了。現在五叔早已續絃，往日親戚不大來往。舅老太太真是可憐。有點田又要給別人種，七折八扣，三荒五租，一年也吃不着多少米。阿毛是舅老太太從

小童養大了的媳婦。可憐離圓房（彼處叫童養媳結婚作圓房）只三個半月就先遇見這件事。年紀才十九歲。最可歎的是新衣服作好了都還沒有上身呢！你看舅老太今年纔五十六歲，就軟到這樣了。」

秦老太道，「毛少爺，你閑着可以到我家裏玩玩。我家就在河那頭，不遠。洪祥會去的。」

秦老太又掉過臉和阿嬌道，「……唉好毛少爺。樣子和他父親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你父親是個真好人。我現在常常想看看你，也如同看見他老人家一樣！」

阿嬌看見秦老太有些喘氣了，便勸她且喝點茶。恰好此時洪祥來說飯已開好，就拉秦老太一同吃飯。飯畢又喝過茶，叫洪祥打了燈籠送秦老太回去了。

次日一早阿叔帶了樹生坐上竹橋子，到各處祖墳上拜掃了一天，到晚方回。

樹生也累了，歇了一日，揀要緊的客回拜了幾家。其餘酒席，已經在這幾日內辭的辭了，吃的吃了。到了這時纔算真正的清閑下來。

一天風清日朗，樹生坐在書房裏剛寫完了一封寄北京的信，看見窗外微微風起，搖得庭樹枝頭的葉子來回拂動，映在透藍的天空中，蕭爽晶明，很覺得秋意漸漸迎人了。心中高興起來，便走出房來要出去瞻眺一番。先因路近，便隨意踱出後門。離門不到一丈多路疏疏的長了些槐柳之屬，漸遠漸密些，就抵到山坡了。再上去些，却又沒有了樹，仍然露出黃沙石的頂來。樹生見無甚意思，便沿着牆繞到宅子前面來。大門前還圍了個一人來高的竹籬。籬內栽的仍是竹子。那綠竿子一根根兒的挺了上去，有的上面有些竹霜，有的沒有霜，便綠得像擦了油一般，又細又直，分明露出了個聰明孤傲性兒。可是時有一陣小風兒拂將過來，便推得那細竿兒不得不有十幾根微傾了向旁邊去。同時那長長尖尖瘦瘦薄薄兒的

葉子，隨着發出一陣簌簌的聲音，却又嬌弱可憐得緊。樹生隨意轉過，眼界纔開朗開來。原來唐家宅子是斜對河岸，背靠着山脚。大門前面，左邊是河，右邊是一片空場。場上有的地方有沙，有的地方長了雜草。走開去百餘步，也有些大樹。樹生遙眼望去，河水浩淼，兩岸空闊，天上的白雲都叫風拂得散開了，又薄又透亮，直似幾幅輕紗的窗兒吹上了天。那邊草地上有幾個村姑正在用木耙子耙乾草。樹生走了過去，隨意站在一旁看着，也覺有些意味。只是這班鄉下女孩子，一個個的還是纏着小腳兒，七歪八斜，拳曲臃腫，簡直不成個樣兒，把樹生看得不願意再看了。

却見對岸有座廟，一面紅牆隱在幾株老柳樹裏，隔河看去好像映在天光嵐氣裏一般，很有些兒畫意。問了一個女孩，知道那是白衣庵，裏面有個尼姑住持着。樹生便叫岸邊一個小船渡了自己過去。到得庵裏，那住持戒昆知道是唐家少爺

來了，便迎了出來，叫道：「婆子倒了茶請樹生內坐。」樹生早在門外看見有一條大小青石版湊成的曲徑從柳樹裏引着進去，便已歡喜，此時樂得進內。果然禪房清幽，院宇蕭然，一入中堂便立刻有一股幽幽的甜香撲進鼻孔。原來佛桌上磁瓶裏，插了一大枝桂花。肥肥的綠葉中，細蕊叢攢，黃英英地開得正是芳是。樹生問那裏來的這枝好桂花。

戒昆道：「這是對岸秦家的。他家院裏有一棵好大桂花樹，每年開起花來，幾里路都能夠順着風聞香。年年必定要折下許多來送少爺家裏。今年都還沒有送呢。這是今天我因為他家就是對岸緊鄰，先要了一枝來供供菩薩。」

樹生聽了這話，不覺心下一動，記起秦老太太最後一句話，看見自己也如同看見亡父一樣，很是句真情的話。念及那老太太可憐的樣子，不覺有些惻然懷想。心裏便要順便去看看她。於是離了廟渡過岸來，一直尋到秦家。只見秦家是一處



小矮的房子，土牆瓦頂。一個年輕的大姑娘正立在門口呼豬，看見樹生來了，只隔十幾步，便轉身向門裏跑，口裏喚道，

「媽媽，唐家毛少爺來了。」

話還未了，樹生已走進門來。秦老太好生歡喜，站起來迎道，「好少爺，真勞動你，真不敢當！」

這時樹生打過招呼，却見那姑娘依在秦老太身子後面站着，臉上雖掛着笑容，只是看得出來的有一種鄉下人怕羞的神氣，不敢拿正眼瞧樹生。樹生料知便是所謂的阿毛，却不能不正式請教一聲。秦老太回過頭來道，「阿毛！還不過來見見少爺！獸頭獸腦的作甚麼呢？」

樹生才見阿毛含笑走進前來些，福了一福。

秦老太道，「毛少爺請到我長德屋裏坐罷。那裏乾淨些。」

樹生依言進去。只見屋內擺了幾樣簡單的土紅漆傢俱，木牀。却收拾得明淨。牆上中間還掛了石印的山水畫兒。樹生不由也賞鑑稱讚一番。秦老太樣樣都說明一下。

最後歎氣道，「這都是預備給長德冲喜（彼處凡男子有了病娶妻的叫作冲喜。那意思是借着喜氣，可以把病鬼冲跑了。）才辦的。誰知這孩子等不及就走了！」秦老太說着不覺聲音又有些發硬。此時阿毛已經將瓦罐熬了開水泡到破壺裏，倒了一杯茶給樹生。

樹生連忙站起來道，「不敢當。論起親戚來，舅娘還長一輩。怎麼敢勞駕倒茶？」

阿毛本來就有些怯生生的，此時一聽樹生居然叫她作「舅娘」起來，直羞得滿臉飛紅，趕快轉身跑了。樹生對於阿毛原也不甚在意；只接茶的時候，看見那

一雙捧茶盃的手，膚理瑩滑，好像是捏糯米人兒的捏出來的一樣。手指上套了一個刻了壽字兒的銀戒指。可憐就只有這樣一個寒儉村俗的飾物。但是那天然的美似乎經這俗物一襯越發顯出了強烈的對比來。樹生意中不覺一動，不由的目送阿毛出去。更其驚訝的，是阿毛竟長了一雙天足。原來樹生自從到鄉下來，處處都覺得有清樸的意味，很使人留戀。只有一樁憾事，就是鄉下的姑娘們皆是蠶頭蠶腰的，不免令風光減色。尤其是那一雙又不像錐子，又不像斧頭的小腳兒，叫人一見就要作嘔。所以阿毛的這一對六寸圓趺，此時在樹生眼裏，格外是出類拔萃的了。

秦老太看見阿毛走了，也跟着出去了一下，重復回來和樹生談閑話。不多時門前現出阿毛俊俏的小身子，兩隻手捧了一個大白磁碗進來。熱氣騰騰的直往上飄，彷彿輕烟似的縈拂住一張小臉蛋兒。等待端到桌上，纔知道盃裏滿滿的盛着

四個荷包雞蛋。那玉也似的蛋白片兒，漂在影兒也沒有的清湯裏，一看就覺得潔淨漂亮。樹生站起正待要說句客氣話。

秦老太早說道，「毛少爺，對不起你。鄉下沒有好東西給你吃。只好打四個元寶。你吃了發富發貴！」

樹生道，「那裏說的話？你老人家太客氣了。這東西北京館子裏叫作沃果兒，我頃歡喜的。」

此時樹生已見阿毛開開了那扇紅漆木櫃門，取過一隻銅湯匙來，用布擦了，輕輕的放在樹生面前。又從長條檯上取過一個柿子形的磁罐，掀開蓋兒，也放在一齊。那裏面盛着白糖。阿色臉上微笑着，眼光端端正正的低垂在桌子上，一聲兒也沒有作，神氣是暗示糖的多少可以請樹生自己用匙去取。樹生此時已經引起了注意。在阿毛忙着作事的當兒，早仔細觀察了她的前後影。只見她在那件印了

藍色五蝠攢壽的白棉布短衫上，又已加上了一件凍綠布的胸圍子。那凍綠布泛出一種洗濯出來的潔淨淺紫色，上面鑲了一塊銅青色老布的大頭雲兒，正中一個小扣套兒，恰好套在短衫的領扣上，從腰際用兩根帶子向後交繫着。那領子上面托着一張小長圓形的臉龐兒。臉上一毫脂粉沒有，却從天然細膩的皮膚裏，泛出青春期少女的血色。你不能說那是朝霞的光，因為霞光太亮了，不似那一種柔紅；你更不能說那是花的顏色，因為花的顏色比較要冷些，那顏色令人看了却似乎溫溫的有些煖氣似的。

加以這個龐兒，並不是一個藏在繡房裏，或是照在跳舞場的電燈光下的千金小姐的龐兒。這龐兒是要天天在草地上見太陽的。太陽的光曬得一張潔白的皮膚顯得有些微微黃褐。所以從這種皮膚裏泛出來的紅色，決不是法國的胭脂所能冒充，乃是老天爺特賦的自然妙色。偏又有那個垂垂正正的小鼻子，配在正中。雖

然鼻準似乎瘦些，減却點兒風韻，但是鼻梁却不高不低的生得恰好。鼻子底下又是那麼一個似翹不翹，似泯不泯的小嘴兒。唇上當然沒有塗胭脂，而且唇上的薄皮似乎還乾了一些，極深的向下面癢進幾個小窩兒去。想來是無情的秋風乘她在外扒草的時候吹乾的。還有那一對明矐哪。那麼黑的睫毛，那麼疊起來的上眼皮兒，那麼呈露，那麼黑白分明的一雙眼珠子，却偏望去又像一掬寒泉，靜靜深深的！只可惜眼上的眉毛雖然也長，却是嫌重了些，到了梢兒上又散開來一些，不能像遠山那樣的淡，不能像柳葉兒那樣的尖。那頂上的烏絲一總向後櫛去，在腦後梳了個牛矢髻兒。雖然沒有時髦小姐的甚麼劉海髮，甚麼甜心，甚麼瘦月，或者甚麼狗溺苔的各種式樣，但是却露出一個飽滿無瑕的前額。雖然沒有租界裏理髮館梳的那麼亮的短髮，但是草草的髻兒也饒有天真的風致。全身體格倒還傳勻。只可惜走起路來脚步太無法度。可憐她是沒有沾過歐化交際社會的訓練呀。

樹生算是從頭到腳看了一個飽。碗裏的蛋也不必再吃了。不過爲面子上却不能不吃一兩個。那秦老太眼睛不大好。時時用手巾揩眼角。她聽着聲音，樹生吃了不一歇就停了，移近身子一看，果然盤裏還有贖下的雞蛋，一定要樹生吃完。

樹生却看見阿毛站在一旁微微的憨笑，眼睛也是直看着他，彷彿是勸他吃。樹生覺得這一種正直嬌癡的注視裏有無數鮮潔的神光，也不知是有情是無情，射在臉上，刺得心裏有些莫名其妙了。勉強吃完，看着阿毛將盤拿去，又和秦老太耐性的說了一些家常話。阿毛這個時候，因爲樹生坐得久一些了，意味也親熱一點兒了，挨着秦老太身旁坐下，遇着樹生問她的話，她也回答起來了。樹生看看天色已近黃昏，便告辭了要回去。出到院子來，又是一陣桂花香飄過。樹生禁不住誇讚道，

「真好桂花香！我坐了半天，一陣一陣的薰得身上大概都香了。」

說着迴身看那桂樹，約有二丈來高，從總根上分長了幾條大幹，綠葉黃花滿滿的叢生着，好不鬱鬱。秦老太便要叫阿毛折幾枝給樹生帶回去。樹生方要辭，却見阿毛臉上似乎不大願意，却還帶着點笑容道，

「媽媽，明天叫程四爬高一點多折些好的給毛少爺罷。我不上去。」

樹生知道她是當着自己有些害羞，便道，

「不必叫別人。明天我自己來罷。我很會爬樹的呢。」

樹生向自己家門方向前走了二三十步，不由回過頭來看看。秦家婆媳二人已早回去。那兩扇灰板門已自關上。只有河上的灰霧，遠遠的調和了薄暮的天色。那陰陰的大桂樹覆着的屋子在暗光裏已漸漸溶成蒼茫的輪廓了。

回到家裏和阿叔嬸子談談笑笑，不覺到了掌燈時候。鄉下的飯，早上吃得極早，中飯是下午三點便開，晚上八九點鐘，多半吃一頓煨芡實，或者焦飯湯，作



爲點心。唐家很講究飲食。晚間特設了四個盤子：一樣醃肉，一樣醃魚，一樣白菜心炒肉絲，一樣醬油豆腐干丁子拌炒花生米。還燙了一小壺酒。叔嬸兄弟圍坐燈下吃喝說笑，很是快活。

樹生勸了阿叔兩三杯酒。自吃了一小盃稀飯便不吃了。剛洗嗽完畢，幾個小弟弟早揪住了樹生的手，要他說故事。樹生便說了兩三段希臘的神話給他們聽。那幾個小孩子，一個個的坐在小矮凳上，擠在樹生面前，排成了一個小弧形。有的把兩隻手托住了腮，把臂角放在兩膝上。有的張開了嘴，却將小手指兒扳着下牙牀。有的便拉住了樹生的褲腿兒。體態雖然不同，而每人仰起臉來將一對烏溜溜的眼珠睜大了瞧定樹生，却是一致。樹生一面看着這些小孩子天真的面孔，一面無意的看見阿叔和嬸娘坐在燈旁的形狀。白白的燈光映着一屋子裏都顯得又撲厚又溫柔，似乎這燈光裏射出無量數和美的微塵充滿了一屋，心中不覺感觸了異

樣的舒服。他自己覺得已經到了最和平的世界裏了。

依了小孩子的契約，故事說完了三個之後，便許宣告停止。

阿叔笑着對樹生道，「鄉下沒有娛樂場。平日想看看影戲，聽聽二簧，都不行。很是悶人呢。」

樹生道，「那太俗了。住在城裏的人，好像臭溝裏的一堆蚊子，攢在一起，嗡嗡嗡嗡的亂飛亂叫。甚麼看戲，逛公園，上舞場裏去，都是瞎哄一氣就完了。我們這鄉下多好，又有山又有水！我們的家又位置在這麼適宜的地方，真像油畫裏頭的房子似的。我很羨慕這一種簡單真樸的生活，因為在這種生活裏頭，可以嘗到人心裏又甜又暖的味道，比那熱昏的大城市自然清高多了。我很想辭去北京的事情，陪阿叔在家長住呢。」

阿叔呵呵笑道，「哦，想不到你有這個心思。我們在鄉下住久了的人，總喜

歡到城裏去走走，顯得新鮮些。你從城裏初到家來，怪不得也覺得新鮮可喜了」

叔姪二人談着，小孩子們早在樹生身旁歪歪倒倒的打渴睡。嬸娘便吩咐大家且去安息。樹生一人回到房裏來，也自脫衣睡下。正是在酣眠之中，忽然一個大聲音起來，清脆非常。不覺將樹生猛的驚醒。一聽屋上兩個貓咪咪的嘶叫着追逐而過，纔知那怪響是貓踏下來一片簷瓦落到地下跌碎了的聲音。樹生此刻遽爾也不能再睡熟。屋裏漆黑，甚麼也看不清楚。只牀左邊牆上的玻璃窗子，露出一天星斗。他靜靜的聽到枕邊那只小馬蹄表的滴達聲，又停勻又宏亮。仰面看着窗子外面的星光，好像一個大木炭爐子裏炸出來無限的火點兒，既小且多。那光一閃一閃的，又好像在和他擠眼睛，笑他在這麼涼快的晚上却孤雁兒似的獨宿。他感覺漸漸地一個人思索起來了。他想這樣的良宵，真是愛得煞人。四周除却微風兒間或拂一兩下竹葉子作響之外，靜是靜到極處了。雖然是靜到極處，却又不冷峭

陰森令人生怖。因為天上的繁星滿布得好比莊嚴的瓔珞。在細碎燦爛的光中，早已將可怖的印象全溶成了溫柔清雋的了。他想這時候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正在鼻息如雷的痴睡。真是辜負了這好境界。自己設使不被瓦聲驚醒，不也是一樣的錯過了賞鑑麼？不過這却有一件美中不足。設使此時有一個知心可意的女人，一同睡在這裏看星星，該多好呢？若是錯會到巫山天台的事情上去了，都自然也是和痴睡一樣的殺風景。最好是撫摩了那一涼似玉的手臂，輕輕的問她，怕她招了風，隨手拿夾綳的被子替她蓋好了。假着她，好讓她煖些。再和她深深的，款款的說些體己的話兒。這話要越說得深越好。但是話兒深了，容易引起悲感。千萬留神要檢那使她喜悅的話兒說。最好是說得她又高興又害羞。雖然她那副嬌羞的面容，在這黑地裏看不見，也是無妨的。只聽得她那珍珠兒墜盤似的吃吃笑聲，就可以知道她是在不好意思了。這時候可以想見她小臉兒上是個甚麼神氣。那比親

眼看見她的羞顏，似乎還格外有味兒些呢。況且鼻子裏可以聞見她頸上幽幽的香，腿上可以覺得她正在輕輕的擰你！那豈不可以驕傲窗外的寒星了麼？他們站在又有風又有露水的涼天兒上，還有臉向自己擠眼麼？現在雖則有這一腔幽意萬縷柔絲，却向誰去說呢？樹生一人悠悠的浪想，憶及昔日的情侶，覺得全是不堪回憶。這時候不知怎的，阿毛的影子會像輕雲似的飄到他的意念家來了。他想起那潔淨的布衣，想起那捧雞蛋盃的一雙手，想起那細心的伺應，想起那羞澀的神情。尤其使人留戀不能忘記那天真的憨笑那純樸健康的肉色！他想必須像阿毛這樣的人，纔算得是真正的安琪兒。那城裏禿袖短衣，眉毛畫得又細又長又往下彎刺了去，臉上却拚命的先塗雪花膏，再擦香粉，三抹胭脂的女人們，似乎是喝醉了酒的弔死鬼了。樹生想來想去，覺得有些發燥，便掀了被子起來。重點上燈，用冷水洗了一洗臉。出到院裏呼吸了些冷氣。再回來，纔睡熟了。

次日，孀娘要想請秦家婆媳到家裏來作魚網。因為唐家尚有些河產，每年可以出些魚利。孀娘說秦家婆媳，寂寞可憐，手脚又勤快，所以叫他們來作網，一則省得買新網，二則添兩個人作雜事，三則還有一些體恤的意思。好在秦家住屋左右皆有鄰居，唐家再派一個不甚中用的女僕到秦家住了，替他們看守門戶，秦家婆媳便可欣然而來。每次皆是如此。

樹生聽說，又想起折桂花的事來，便告訴孀娘也要一同去。到得秦家，便注意阿毛的意味比昨日親切許多。請「毛少爺」坐了，自去大大方方的燒茶。秦老太見樹生來，歡喜自不消說。樹生請他們趕快到家裏去。婆媳二人收拾出一個包袱，包了隨身洗換衣服。阿毛到房裏去了一忽兒出來。樹生見她今天因為出門，換了一身好衣服。身上穿一套月白竹布的衫褲，脚下也換了新布襪子，和新黑洋緞的鞋。臉上也薄薄的染了一層胭脂。頭髮匆匆的向後略攏齊了些。樹生看她

這一正式裝飾，似乎反比昨日減色些。只那臉上的皮肉，的確又比昨日豔麗多多。心裏不覺暗嘆，阿毛天質極高，就是可惜埋沒在鄉下，假使有考究的裝飾，適宜的教育，那一定是朵社會之花。

此時阿毛婆媳已經出來。樹生便說要折桂花。秦老太怕跌了樹生，不是玩意兒，力說叫長工來折。樹生不等言畢，早攀住樹枝，用兩腳盤住樹身，連竄帶爬，已登樹上。折了幾枝全都擲到阿毛接着的衣襟裏，方才下來。

阿毛笑道，「媽媽，不看毛少爺念書的先生，還會上樹！」

樹生也笑道，「你奇怪麼？我家門前那個竹籬，再要矮一尺多的話，我就可以跳過去。」

秦老太道，「少爺，還是不要跳的好。也不是粗人，爲何要丟了官體呢？」樹生也不言語，只從阿毛手裏接過桂花來，看阿毛正在抿着嘴兒笑。三個人

談談說說一逕向唐門口走來。樹生故意替阿毛拿衣包，阿毛當然不肯，口裏說道：「你是念書的先生，又是少爺。怎麼能替我們拿東西？只有我們應該伺候你呀。」

樹生笑着沒得說的，只索跟着一齊走。

到了家門口，小弟弟一見樹生，飛也似的便撲了上來，要樹生帶他去划船玩。

樹生一面哄着，一面隨着他走。陪着他在屋後和別的小孩子捉貓兒，樹生作老貓。用手巾蒙上李家的孩子，作瞎貓。其餘的幾個孩子作小貓。瞎貓捉小貓，捉來捉去多半捉不到。鬧了一忽兒回來了。

嬌娘笑道，「樹生，你今天又爬樹，又捉貓，真也像個頑皮孩子了。」

樹生也笑道，「是的呢，鄉下地方好玩。我想各處去跑一跑。叫小弟弟引我



，他們又不中用。」

婦娘道，「千萬不要叫他們引你。他們糊糊塗塗的，知道甚麼？阿毛年紀大些。她也來了。你要不大認識路，就叫她引着你罷。」

樹生道，「好了，好了。」

一面說着，走到後面，瞥眼正見阿毛在廚房裏。不由得轉步走過去看看。阿毛已然脫去那竹布衫子，仍然穿了舊衣，繫了胸圍，站在竈前炒菜。那竈下另有一個老婆子，坐着拿火箝夾柴燒鍋。樹生看見她兩隻袖子挽得高高兒的，露出那下半截膀子來，豐而且圓。手上握着鍋鏟子，將鍋裏的肉塊翻來覆去的炒，越顯得那柔滑的膀子光緻緻的。

樹生搭趣着笑道，「小舅娘，你炒甚麼好菜？」

阿毛一聽，臉上不由得紅了起來了。也不理樹生，只和那燒火的老婆子帶笑

說道，「你看毛少爺，儘歡喜像個小孩似的。廚房多髒，他也來了。」

老婆子也笑道，「毛少爺那裏見過鄉下這些事情？天天到這裏學乖來了！」

樹生見她有些不好意思，心裏覺得不甚合宜，恐怕露出甚麼不妥來，便離開了廚房。到得晚飯過了，別人都在休息閑談，阿毛自去燒了些熱水，重新細細的洗過一道手臉。樹生看她端了盆兒傾水，身上已然纖塵不染，纔知道阿毛生性非常好潔。不多時候，阿毛又已參加織網的工作。

這事是舉行在另一間屋裏的。因為這是一種不甚需要光線的工，所以屋裏只在牆上掛了一盞菜油燈。這燈是一個鐵圓盤子，中間盛了油，放了兩根燈草，將這盤子放在一個竹製的小燈架子上，掛在牆上，發出一些弱光來，僅僅可以用。

這時那燒火的老婆子在搓線。秦老太和阿毛對坐着織網。他們將那網頭繫在

一個直立的木棍上。棍下一個大木椿支住了。他們的腳踏在椿上，以防木棍的傾側。兩手就在上面不停的編。樹生看那秦老太也不用眼睛看，只用手不住的動，便織成一個個的相等的菱形網眼。阿毛雖是一樣的動，看去彷彿遲些，神氣也似乎顯得是在用心，不像秦老太那麼隨便，那麼自如。樹生一一看在眼裏，只覺阿毛一邊編着一邊說着話兒，那神氣怪是迷人的。她說的話當然也是本鄉的土音。可是經她口齒裏吐出來的聲調，就偏偏特別的那麼脆那麼圓。樹生心下懷着鬼胎，自覺不便多坐，便走開了。

次日早上，樹生還未起來，在枕上聽見房內有個人在擦桌子。開眼一看，正是阿毛的背影。樹生不覺輕輕的咳了一聲。

阿毛隨即回過頭來笑着對他道，「毛少爺，我的手腳重，驚醒了你。」

樹生這時正見她那笑着的嘴裏，露出幾粒玉也似的牙。那灰灰色的布正覆

着她的手，放在桌子腿上。那手臂真是藕也似的一彎。不由得凝了一下神問道，

「誰叫你來的？怎麼這樣早？」

阿毛道，「媽媽叫的，我已經在六太太房裏擦過了，纔到你這裏來。還早麼？」說着仍然繼續的擦。

樹生痴了一忽兒道，「你不太累麼？歇歇罷！」

阿毛道，「這是甚麼重事，也說得上累？」

樹生看見那擦桌子的手膀了，圓圓兒的直來去的動，又勾起昨夜廚房裏的印象來，心裏微微的發跳。便低低的說道，

「你過來！」

阿毛笑嘻嘻的轉到樹生床前道，「你要甚麼？」

樹生還是注意在那條圓圓兒的膀子。口裏說道，「你走過來些。我看看你那膀子上一塊黑的是甚麼。」

這時樹生已經將自己的手從被筒裏伸出到阿毛的膀子旁邊了。忽然自己覺得有一種神秘的力迅來阻止，便不能再向前伸一寸。

阿毛聽見樹生這樣說，不由的也將膀子伸開自己看了一下。問樹生道，「甚麼？」

這時樹生的手已經落下來了，慢慢的一面重又縮到被筒裏去。一面勉強的笑道，「沒有甚麼，剛才我眼看花了。」

樹生少頃起了床，自有僕婦端進洗嗽的水來。一人梳洗完了，想找阿毛談談。阿毛却出去了。只有嬌娘在屋裏替小孩子裁衣。樹生便走了出來，却見阿毛在院子裏。他走了過去，正見阿毛坐在牆邊一顆大月季花前面的青石臺子上，洗水

煙袋。便搭趣着說道，

「這顆月月紅又要大開了。」

阿毛將壺裏的熱水沖過煙袋管子，隨意答道，「是呢，我在我家地下也栽了一顆，就沒有這樣好。」

樹生看見那月季枝上，已有幾朵半開的花。便摘下一朵來向阿毛道，「我替你戴上罷？」

阿毛羞笑道，「我不戴！」

樹生便要將花插在她的髻上。阿毛笑着偏過頭去。樹生將花移到這邊，阿毛又偏到那邊去了。樹生無法，只得將花隨意插在自己的襟上鈕眼裏。

這天樹生穿了一身深棕色的洋服。阿毛看見他將花插好了，笑道，「毛少爺，我問你一件事。你不要笑我是鄉下人。」

樹生道，「甚麼事？」

阿毛輕輕的說道，「你這洋人的衣服爲甚麼用一個硬紙糊的領子？那領子又沒有鈕子怎麼穿上的呢？」

樹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硬是硬的，可不是紙的。鈕子在裏頭呢。外面有這個領帶擋住了，你怎麼看得見？你明天到我房裏，我拆下來給你看。」

阿毛停了一停道，「我也有一雙黑洋襪子，是六太太給我的。穿起來果然比布襪子好得多！」

樹生看見她此時的神氣，又嬌又憨，禁不住說道，「我明天買十幾雙絲洋襪子送你好不好？」

阿毛道，「哦，不要，不敢當。鄉下人不應該穿那樣好的東西。」

樹生道，「外邊城裏的太太小姐都穿頂長的絲襪子。那襪子口一直包到大腿

膀子上去呢！」

阿毛搖頭道，「那是他們穿的，我們不配。」

樹生道，「別人可以說不配。你怎麼也不配？其實你比城裏許多女人好多了。」

阿毛道，「我不信！」

樹生還待要說時，阿毛已將煙袋收拾好了，提了起來走進屋裏去。樹生望着她的後影，不覺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這時却見大弟弟引了四五個鄰居孩子，一窩蜂似的跑了進來。弟弟懷抱了一個小花狗，又肥又壯，短短的小尾巴翹了起來，一聲也不響的蜷在弟弟手臂圈子裏。弟弟到了青石臺子上，將狗放下，別的孩子已然拿了細繩子來，將狗拴上了。又忙着找飯給狗吃。廚房裏老婆子不答應。氣得弟弟跳起腳來直嚷。嬸娘聽到



走出來一呵斥。弟弟鼓着腮，站在牆角下拿脚死勁的踢土，好來洩悶氣。鄰居孩子早一個個的溜回家了。樹生也只索跑回自己房裏去看了約有一小時光景的書。

下午，碰着阿毛提了一個小桶滿裝了衣服，要拿到外面河裏去洗。

樹生問道，「你是拿到大門外河邊下洗嗎？」

阿毛道「不，那河邊下來來去去的船都停在一處。人多，水全渾了。後邊河岔子又沒有人，水又清淨。我要多走幾步到那裏去洗呢。」

樹生道「好極了，我也想出門走走。就請你帶我也到那裏去罷。你引我玩，我陪你說話。只怕耽悞你的事情。」

嬸娘隔着窗戶道，「樹生，你在家裏悶，就和阿毛一齊去罷。她桶裏全是些小孩子的短單衫子，很容易洗的。」

阿毛也笑道，「走罷，我還要拿草墊子呢。」於是二人一齊款款的出了門，

向後河岔走去。

到得那裏，風景果然又是一樣。那河水緩緩的向下流着，泛出平平的波，岸這邊全是一片細白沙，水沙相接之處，蕩漾出輕澀般的淪漣。阿毛再向前走到一棵斜伸到水上的老柳樹邊，便停住了，却一手提桶，一手扶了柳幹子踏上柳樹底下的一塊長石版上去。

樹生看了不覺笑道，「真巧極了！有這麼一塊伸到水裏去的長石條，就居然又有這麼一棵柳樹，好像特意長出來爲給人作欄干似的。」

這時阿毛已然將那圓草墊子鋪在石上，雙膝跪了下去。捲起袖子來，從桶裏抽出一個小搗衣木杵，放在一旁。一面又拿洗的衣服。口裏還回答樹生道「我一定是一家先看見這柳樹可以扶人，後來纔抬了這塊石條放在水裏的。」

樹生看見阿毛已經拿了一件衣服在水裏擺動，那背影苗條柔軟，非常動人。

因爲不大容易看見她的臉，便走遠二十幾步再回過頭來看去。却因阿毛頭上著了一塊遮太陽的白布將臉遮起不少，依然看不十分清楚。那楊柳陰兒覆住了她的身子。雖是無風，那依依的長枝仍盤在她背上頭上微微的拂來拂去。那平平的河面倒映出她的形影；却因衣服時時入水，激動了許多的水圈兒，將影子晃得零零碎碎的。那對岸的遠山，淡淡的隱在若有若無的薄雲裏映帶了斜陽的光暉，顯出明暗不同的金橘色。那不盡的光線，却柔柔地鋪到河面兒上來。彷彿這河是一面鏡子，陽光恐怕鏡子子暗了照不出她的俏面孔，特意跑來幫忙似的。那碧亮的高天上，飄了秋天特有的雲紗，自由自在的舒徐變化。

阿毛一毫不覺得的洗她的衣。那一下下的水聲，本是很輕微的，此刻也顯得很高很脆了。樹生癡看了一忽兒，覺得阿毛此時點綴在這清空明淨的山水間，真真純潔極了。即使他是個普通的粗俗女兒，這一種天真也就可愛。何況她又如此

婉約呢？

樹生忍不住走近阿毛，問道：「你覺得這個地方好嗎？」

阿毛道：「怎麼不好？這裏又僻靜又乾淨，我就願意到這一處來洗衣。聽不見船上亂七八糟的聲音，心裏舒服多了。」

樹生心裏想着，阿毛到底靈慧。便說道：「這種自然之美在城裏真也碰不見。」

阿毛道：「你說在城裏碰不見甚麼？」

樹生不覺笑了起來道：「哦，我沒有想到你聽不懂。那是一句寒酸的話。城裏人專門歡喜說這樣假事的寒酸話。你也不用求明白了……」說着正見下流轉角的地方，翩然的橫飛出一隻白鷺鷥來。

樹生笑着叫道：「小舅娘！你看。」但是阿毛却一聲不響。

歇了一忽兒，阿毛紅臉兒向樹生道，「毛少爺！你不要再叫我作甚麼舅娘了。」

樹生看她那神氣很是不快似的，便問道，「爲甚麼呢？」

阿毛翹着小嘴唇兒道，「你盡在許多人面前舅娘舅娘的亂叫我，我真不好意思極了！況且我又真是個甚麼舅娘麼？」

樹生此時看見阿毛兩條細眉頭蹙了起來，中間眉心現出微淺的紋兒，一對明而深的眼珠睜住了自己。那一副青春處女的神氣，又尊嚴又可愛，真是畫也畫不出。心裏恨不得就抱住她纔好，口裏却問道，「那我叫你作甚麼呢？」

阿毛道，「我名字叫阿毛，你就叫我阿毛好了。」

樹生緩緩的道，「叫你阿毛？」

阿毛將頭點點道，「是呀。」

這一聲又嬌又脆，忽然引起樹生一個奇想，心中不覺一蕩。便問阿毛道，「你爲甚麼叫阿毛呢？」

阿毛笑道，「你看這個毛少爺問這樣馱話！你爲甚麼又叫毛少爺呢？」

樹生也笑道，「那是因爲我在兄弟之中是頂小的一個呀。」

阿毛道，「是呀，我也是頂小的一個呀。」

樹生呵呵笑道，「哦，是了。你是頂小的一個，我也是頂小的一個。你叫阿毛，我也叫阿毛。那麼我們兩個人，倒是一樣的了！」

阿毛道，「噯，我們鄉下人，那裏能和你們先生少爺一樣？」

樹生道，「你不要說這個話了。」

這時阿毛已經將衣服洗完，一一收拾好了，預備起來。樹生趕忙將那個桶先提了過來，拉住阿毛的手腕子道，「你留神不要跌了。」

阿毛道，「不要緊。」

樹生此時扶着阿毛上了岸，看阿毛臉上澹然如同平常一樣，倒是自己覺得心裏有些跳蕩。便站在阿毛面前正正經經的問道，「你看見我和別的人說話，像和你這樣親熱沒有？」

阿毛怔了一怔道，「爲甚麼呢？」

樹生道，「因爲你這個人實在好，比城裏的人好得多。我真歡喜你！你能常常陪我玩嗎？」阿毛低下頭來沒有說話。過了一下，樹生看見她耳根子紅起來了。

樹生又走進一步，逼近阿毛的面前，問道，「你可願意陪我玩玩呢？」

阿毛將低垂的眼睛抬起來看了樹生一下，又低了下去，答道，「願！」樹生不覺大喜，再問道，「真的？」

阿毛笑道，「怎麼不是真的？」

兩個人就慢慢的走回家來。樹生要替她提那個桶，阿毛一定不肯。談談說說，已到家裏。

晚上，阿毛自和秦老太等人作點活計。

樹生不便和她表示過分的親密，只在自己房裏悶悶的看書。看得不到兩三葉，眼睛已經模糊起來，便獨自睡了。誰知一經睡下，反而不易睡熟。只一個人想起阿毛白天裏，不許自己叫她作舅娘的神氣，煞是可憐。她說到那最後一句話的時候，聲音沉了下去。她心裏一定很淒涼的。但是她那體貌又煞是可愛。那潔淨無瑕的處女風姿，正似初開的薔薇，又香又甜，還未被游蜂飛過。同時她那副對自己的態度，又煞是可喜。自己在她的眼睛裏，當然像天上神仙一般。她那種仰慕既是很殷勤，設使自己要向她表示點甚麼，當然也很便利的了。樹生想到這裏



，臉上不覺浮起一層希望的笑容，只可惜沒有鏡子照着他那種得意的神情罷了。

次日，樹生起來便要找阿毛說笑。只是阿毛忙着作事，竟沒有機會。到了下午時候，樹生料得也不得工夫，只可自己一人出去。恰好看見阿毛從對面來笑道，「毛少爺，你不是要到河岔去玩麼？六太太看見我事情完了，叫我陪你去呢。」

樹生大喜，極口稱好。阿毛便引他到河岔小丘上，瞻望了一下。只看見些豬在草地上，用鼻子剝土尋東西吃。還有一兩個檢牛矢的小孩子，背了糞箕過去，也無甚意思。

阿毛道，「那邊有一隻小船，是來福家的。我去問他借來划一划，好麼？」

樹生道，「好是好，我還會划船呢，就怕他不借。」

阿毛道，「不會不借。他兄弟來喜是種你家菜園的。待我先告訴他們一聲。」

去。」

阿毛說着就走了過去。少頃回來，兩人便一同走到船邊下。樹生一看却爲難起來。這隻船也正和樹生回家坐的那隻一樣，拉起了大半截到了岸上，須得人推纔能下水。樹生穿了一雙薔紫新皮鞋。若是推船，勢必要連襪脚都得一齊沾了泥。急得只來回的搓手。

阿毛道，「你不要忙，待我脫了鞋襪，推這船下水去。」

樹生乍聽不禁愕然，但是心裏又是一喜，到底要看看她脫下襪子是個甚麼樣兒。遲疑了一下，便也由着阿毛辦去。阿毛果然將鞋襪脫下擲在船內。赤了一雙豐柔舒展的圓趺，站在那白沙岸上。那軟軟的沙似乎也解愛惜美人，不但是乖乖的托住了這一雙可愛的脚，而且還淺淺的在那白潤的脚邊，圍上了一小圈兒，足足的掩護了小半寸，只把那玉也似的軟脚背露了出來。這時阿毛彎下腰去捲襪脚

，捲了幾捲，早露出那瓠子似的兩彎小腿來。那腿和脚的膚色比面孔還要光豔。天然的一種血紅色，隱隱的映在白皮裏，也分不出來那是紅那是白。只把樹生看得呆了。却見阿毛已自笑嘻嘻的伸起腰來，過去用雙手扶住了船頭，左右擺搖起來。不消幾下，船身大半已經入水。阿毛的腳脛上，已叫水給圍起來了。便招呼樹生快上船。樹生依言跳上船去。船身一重，不由便向水裏溜進一些。阿毛借了這個勁，順便用力向前一推，乘勢兩隻手把住了船沿，將上半截身子向前一傾，同時曲起兩條腿來，船也到了水中，人也捱上了船。樹生便拿起篙來撐了兩下。阿毛又跑到舵後轉動了舵。那船便悠然轉過頭來，游到中流了。這時阿毛翻身坐在船沿上，却將兩隻腳放到河水裏洗沙子。樹生看得那清碧的河水浸了她一雙盈膩的腳，絲絲水紋如同烟篆似的迴旋，清的越清，白的越白。少頃阿毛將腳洗好，正待要尋東西擦水，一時却尋不着。樹生趕快將一條白手巾掏出來遞了過去。

阿毛驚笑道。「用不得，這太好了。」

樹生道，「你只管擦罷。你要不擦，你就看不起我。」

阿毛羞答答的接過來，將腳擦乾，把手巾放在一旁說道，「等我拿回去給你洗洗罷。」

樹生迷着眼笑道，「拿去洗了麼？」

阿毛點點頭，順手去拿襪子穿。樹生却將手巾從她身邊取過，端端正正的疊了放進袋子裏去，說道，「你知道麼？這不能洗了，也不能用了。我留起來。幾時我離開了春水鎮，到別處去，拿出看看，也彷彿見了你一樣……」

樹生此時看見阿毛凝神聽着的態態，心裏不禁又有些突突的跳，便放低了聲音緩緩的重複一句道，「你……知……道……麼？」

阿毛將眼光向下一沈，側注到船外的水皮兒上去，有意無意的說道，「你不

是常回來麼？大約你在鄉下住厭了，又想走不是？何以說這個話呢？」

樹生一邊搖槳，一邊微笑問道，「你着我這個人好不好？」

阿毛道，「誰有你好呢？又和氣，又是少爺。」

樹生道，「人的好歹倒不在乎他是少爺不是。第一要心好纔算好。我想你心裏一定覺得你那個長德好。」

阿毛聽了臉上陡的紅起來，低下頭去一聲不響。

樹生只以爲她發怒了，覺得很是不安。便說道，「我真對不起你，不該說這個話。」

阿毛依然不語，只將那低下的頭搖了兩搖。樹生纔看出阿毛眼角似有幽怨之神，猛可的記起昨天阿毛說話的神態來。不知阿毛心中究竟包了甚事。

靜了一歇纔問道，「阿毛，你昨天和我說不要我叫你作舅娘。說的時候，樣

子很是難過。爲了甚麼，你能告訴我嗎？」阿毛仍然不語。

樹生想了一想問道，「你媽待你不好麼？」阿毛還只是搖搖頭。

樹生道，「哦，長德待你不好是不是？」這句話一完，阿毛雙淚齊落，禁不住舉起袖子來揩眼睛。

樹生心裏憐惜，隨手將襟袋裏一塊小花手巾拿出來擲到阿毛胸前，緩聲勸道，「不要把袖口擦。那布很粗，仔細擦壞了眼睛。」

阿毛手掉了一忽兒眼淚，樹生看她止了，又問道，「他怎樣待你的呢？」

阿毛強笑道，「沒有甚麼事，你猜錯了。」

樹生道，「阿毛，我待你的意思你說壞不壞？你要不肯告訴我，你真看不起我了。」

阿毛歎了一口氣道，「他也已經死了。算了罷，我還何必再說他的甚麼壞話

呢？」

樹生道「這是不錯，不過這些事情悶在你肚子裏頭已經許多時候了，你告訴我，你心裏也舒服呀。」

阿毛道，「毛少爺，你知道長德的性情壞極了。他從小時候就欺負我。後來長到十五六歲，就學了賭錢喝酒。只要他一輸了錢或是喝醉了回來，他就拿我和媽媽出氣。尋是生非的，不是飯冷了，便是菜壞了。偏偏曉得夜裏沒有火，他偏要水洗脚。沒奈何我只得起來替他燒水。他口裏只管胡罵。這些事情都是常常遇到的。……並且他還要動不動舉手就打！」阿毛說到這裏，聲音連哽帶咽，不覺又哭將起來。樹生心中也覺淒感，倒沒有辭兒勸她了。

歇了一忽兒樹生問道，「你娘家就沒有人了麼？」

阿毛道，「怎麼沒有人？只因我親生娘死了，我大大另娶了一個人，娘晚爺

也晚，所以全不問着了」

樹生道，「可憐，可憐，但是現在長德也死了，你也不會和他成起親，你婆婆怎樣辦呢？」

阿毛又歎了一聲道，「這些事情真是提不得。長德那個人要不死，我也活不到今天。要是照了我們鄉下人的話，我也活不了。幸虧我媽看見我是她從兩三個月的時候自己奶大的，痛我這個童養媳猶如自己女兒一樣，纔留我到了而今。依他們的主意，早就要拿我賣幾十塊錢了。」

樹生道，「甚麼？那太難了！」

阿毛道，「我也想透了，鄉下的蠻人那一個不是和長德一樣的。好容易這纔脫了難，我還跌麼？他們要是定驅我媽，將我賣了，我也無法。我只有跳到河裏去，省得再受氣挨打！」



樹生到了此刻哭不得笑不得，惟有深深的歎了一口長氣。歎了一下，問阿毛道，「現在他們還要賣你麼？」

阿毛道，「現在好些了。他們雖是急着要想賣我，但是人家出得起錢的，都說我的八字不好，命中犯白虎，把個長德尅死了，故此不敢要。他們要賣也賣不出去。我不想我的壞八字倒給了我不少的好處。」

樹生鎖起眉來搖頭道，「阿毛，好了罷，不要再說了。再說，我真忍不住了。」

說着看見船已走到下游很遠，便叫阿毛轉了舵重向岔口划來。這時一抹夕陽照得河水灑灑的，像個蒲桃酒池一般。岸這邊的柳樹，遠遠的輕陰罩地，掩着白沙子隱隱的泛出暗黃色。岸那邊的山，約略的橫在河上如同美女黛眉，微微的蹙了起來，似乎在笑這船裏的一對人兒。樹生只管一面緩緩的蕩槳，一面深深的注

視。忽然笑着說道，

「喂……假使我要是長德呢？你也討厭麼？」

阿毛羞得低下頭來。樹生到了此時，膽子一下比一下大，不住的直是催問。逼得阿毛無法，只好說道，

「毛少爺，你不要老是說開心的話。別的不用提，單只拿身分說，你要多少大戶小姐，相府的千金沒有？何以反拿我這個躡腳的鄉屋人當點心呢？」

樹生正色道，「你以為我是在說開心的話麼？我這一向可曾拿你開心來了的？你你真是……」

樹生說到此處，覺得很難再找兩個合式的字繼續下去，口裏不由便頓住了。將眼一看阿毛，却把身子偏了過去了。

樹生知道她心裏此刻一定也是在打小鼓兒，恨不能便將手掌拊在她的胸口上

，試試她的心到底跳得有多少高。但是又恐怕阿毛是個鄉下女孩子，從來沒有經過這一套，況且大天白日的河水上，更是難以爲情，驟然如此，必定遭她拒絕，反而不妙。所以只可耐着性兒，癡癡的瞧着阿毛那半邊紅面孔，連着耳根子都如同擦了胭脂似的，配着那鬆鬆的鬢角兒，真是絲絨一般的黑。這時彼此都脈脈無言。兩個影子陰陰的斜映在水裏，連四周也都沈靜。只有樹生搖着的那柄槳撥在河中，一下下的發出些柔脆的水花聲來。聲聲打入樹生心裏，生起說不出來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這樣的經過些時候，船已划到岔口上邊來了。他們將船靠了岸。樹生撐了篙子支住了船，讓阿毛跳下去，用手扯住船絳，樹生纔跟着跳下。兩人合力將船拉上來了些。阿毛又跑過去將船主叫應，交明了船。這時遠近的人家已起了幾處炊煙，一縷縷的飄到林子外面來，隨風越曩越薄，漸漸的散失得沒有形影兒了。樹生和阿毛緩緩的踏着沙子回家。

到得門口，樹生懶得進門去，却一人慢慢的踱到大門前那塊空場子上來。自己只覺得心頭悶得難受。獨自找了一塊石頭坐下。腦子裏亂七八糟的全是些阿毛的碎影子。自己也不由得好笑。但他這時候的神經已經全興奮了，好像一匹失了繩繩的馬由着性兒亂跑，再想恢復到平靜的狀態，那不是急切之間他可以制勝的。他這時候只一心一意的打主意，怎樣可以捉住阿毛。他想今天晚上一定沒有機會了。只等明天早上，她再來房裏收拾的時候下手罷。最好是自己睡在床外邊些，却將一個小時表放在床裏邊。假意的叫她替自己取出來。她一定爬上床來伸手向床裏去取。那時她的兩個膝蓋一定跪在床沿上。她的身腰是懸空的。那麼就可趁勢從下面趕快將她抱起來。她這幾時來，心裏也怦怦的動了。她一定不會叫喊的。她一定是羞紅了面子一聲不響的。由着自己愛怎樣便怎樣。那時候一定要將自己的嘴唇使勁的親在她那豐柔的腮上，越久越好，必定要如同從前人說的「窮

治她一個勾惹相思的重罪」，方纔快心。那麼她一定着急，一定害怕，一定心裏跳得蹦蹦的響。就可以輕輕的摸她的胸，低低的告訴她不要怕。

樹生一人想出了神，幾乎同已經和何毛成事了一般。到此又勾起道纔阿毛跑去招呼船家的體態來。當跑去的時候，那肥大的後座子在眼前晃得一溜兒風。跑回來的時候，那胸口的衣服，一起一落的沖起圓圓的波紋。這時想起來越發增加他腦海的刺激，只覺得太陽穴上一陣陣的血，擠過血管兒幾乎要發裂。那邊樹底下有幾個母鷄在地上隨意的啄食。忽然從樹背後轉出個赤冠金羽的雄鷄，伸長了頸子，拖開翅膀，一沖便沖到一個白母鷄背上，死勁的咬住母鷄的冠子，一忽兒又跳下來。樹生癡癡的看見了，心裏很不痛快，便站起來轉開了去。耳內聽得天上一陣噪聲，抬頭却看見成羣的烏鴉連翩的飛了過去。那一片疏林也格外覺得蕭森些。樹生在這蒼茫的暮色裏，心中稍爲清定了些。無精打采的走回家，到自己

房裏悶坐下來，吸着一枝紙烟自遣。精神因爲興奮過了，也微有些疲乏。不覺又有些後悔的心思起來。自己很可笑爲甚麼竟顛倒到這個地步。

這時候阿毛恰好進房來，問他吃茶不。他這時本可立刻關起門來，爲所欲爲的，但是他偏又懶了，只哭喪了個臉略爲搖搖頭。阿毛便出去了。到了夜間，樹生洗了一個澡，精神覺得恢復了些。心裏又彷彿空空的缺少了阿毛了。獨自一人睡下，又想明晨要實行那預定的計劃。真個將一隻小手表放到牀裏邊。自己真個偏到牀外邊來睡上。不過這個時候，離明天早晨還遠得很呢。他閉上眼睛，心裏只管放不下，如何等得及？越睡越煩，只好起來。起來又無聊，只好再睡下。翻騰了幾次，也不如何時睡去。次晨自己驚醒了過來，只見阿毛到。樹生這時真恨起來了。他恨阿毛不來，恨自己無故的受了這樣犧牲。但是在這十分恨意裏，依舊存了一線的希望心。只待到實在等不及了，沒法纔自己起了牀。一問，纔知

道阿毛早上來得很早。恰好樹生因爲夜裏失眠，那忽兒睡熟了，所以竟然錯過機會。只得自己忍耐下去。

這時候因爲離中秋節已經很近，阿嬪忙着預備怎樣拿張家送來的節禮，添上兩樣送到李家去，怎樣拿王家的禮，換上三樣送到張家去。洪祥的兒子送了些綠豆芝麻來，又該怎樣賞他幾個錢。諸如此類，阿毛也跟在前後轉。樹生簡直一天就沒有接近她的機會。只好自己一人悶悶的看看書。要想找兩個人又麻雀，也沒有。悠悠忽忽，到了晚上，走進阿嬪房裏來，想坐下談談閑話。一看阿嬪不在，却想起阿嬪此時正在樓上檢過節的大小菜盃杯盤呢，便待要出去。

這時屋裏還未點燈。房裏有個套間，是放箱子盆子的所在。樹生聽得裏面有些聲音，心裏一驚，趕緊問是誰。那裏面答道，「是我，在收衣服呢。」

這分明是阿毛的嬌脆聲音。這一聲出乎不意的將樹生刺了一下，只刺得心裏

立刻突突的跳了起來，臉上立刻熱刺刺的發燒。樹生便趕了兩步走進套房，在極薄暗的光裏，依稀看見阿毛一身白衣，坐在箱子旁邊。樹生便走近阿毛身邊，胸口逼緊得不能透氣，兩條腿似乎忽然麻木了一般。也不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張開兩臂，如同鷹捉小鷄似的，一下就將阿毛抱起。阿毛出乎不意，兩脅間已被樹生緊緊圍住。雖然跑不了，只是竭力的撐拒，叫道，「毛少爺……！」

樹生急急的說道，「好阿毛！你千萬不要叫喚……！」

這時阿毛胸部被樹生貼得又緊又熱，臉上頸子上，只覺得毛少爺的嘴唇猶如亂雨點子一般的向下落。那久經成熟始終不曾颺起的女子先天欲念，到了此刻，也引得遍身燒了起來，心裏迷迷胡胡也不知道說甚麼好了。兩個人一聲不響的親熱了一歇，樹生纔鬆了手，讓阿毛去了。且喜無人知道，不曾露出一毫破綻。如此幾天，樹生只消檢着機會，便要和阿毛抱一忽兒。依着樹生，早就要叫阿毛黑



天早上到他房裏來睡了。阿毛總是害怕不會敢來。但是除此之外，真是哈叭狗兒也沒有她那麼馴良。樹生要怎樣便怎樣了。

中秋節已到，家裏上上下下忙了過節。左忙右忙，無非大家大吃一頓。但是鄉下却別有一番風味。晚上阿嬸等月亮出來了，先擺好一張方桌在庭前。中供一個香爐，燒了滿爐香，辟辟拍拍的爆着作響，烟霧一糾一糾的團捲着上了天。兩旁紅臘燭吐出三四寸長的火焰子，威風實在不小。

這一排爐燭之後，擺了一盤石榴，一盤大鮮菱角，皮兒又紅，肉兒又白。還有一盤毛栗，一盤雪藕。再配四樣糖食，共是八個盤子。最中還安置了一個康熙豇豆紅的磁瓶，插了一大枝紫鷄冠花。又大又長的綠葉子，披拂在瓶口上，煞是好看。瓶前面端端正正的供了一碟月餅。桌子前面當然照例繫上那繡花一品富貴的桌圍。阿嬸布置都已停當，纔恭恭敬敬的整一整裙子，牽一牽衣襟，肅靜的向

「月亮佛」拜了幾拜。然後纔請阿叔等人和秦老太阿毛一齊來吃團圓飯。

正在吃得高興，忽然洪祥匆匆的跑了進來說道：「在秦家看守房子的劉媽，現在又吐又瀉。她要回她家裏去，要太太叫秦老太回去。」

滿桌的人聽了都不覺一呆。大家商量了半天，因為那網還沒有作起來，秦老太當然住幾天，只可要叫阿毛去罷。阿毛聽了，便趕緊放下筷子要動身。

阿嬌道：「怪可憐的，阿毛你不要就走。好容易齊齊整整的坐在一桌上吃一頓飯，還讓你吃不周麼？你走了，一個人再去燒飯吃，又費事又無意思。若是不吃，又得挨餓，連我們也不好過。洪祥，你且先到秦家去，讓阿毛消消停停的吃完了再去換你回來。」

洪祥依言自去，這裏大家仍舊吃飯。飯畢，阿毛收拾衣包要去。樹生眼裏看着，心裏陣陣難過，要想說送她一程，又怕太露出痕迹來，只得忍着心眼睜睜的

看她走了。自己一人悶悶的回到房裏，用力的吸紙烟。一忽兒工夫吸完了幾枝，嘴裏還不知道是甚麼味兒。別人還在院子裏坐着帶吃月餅帶賞月呢，他却早睡下了。他躺在牀上想着阿毛一人回家，何等淒涼！那柔順的小樣兒，又是何等可愛！一個人守在長德的房裏，該夠多麼孤單！不如趁今夜跑去陪她罷。但是繼而一想，今夜中秋，大家都是熱熱鬧鬧的。冒然跑去，一定叫人家知道了。不如等明天再去。

可憐這一夜，樹生又算熬過去了。

次日是陰歷八月十六，樹生因夜裏又未睡好，直到正午纔起。這時他的腦海裏又清楚些兒。自己想想這樣兒的顛倒，實在也太過分了。而且阿毛還是個純潔的處子呢，不應該隨便就破了她的童貞。自己走到了這一步田地，可以停止了罷。應該替人家留一點餘地纔對。不過他這一點兒心思，與其說是有些兒退悔，反

莫如說是他迫切追求得更進一層，倒恰當些。樹生的天性就是這麼個樣兒，一面儘管也有些兒冷靜的思慮，一面却有更利害的熱狂。越是他熱狂得急切的時候，越會生出這種相反的思想；越有這種思想反逼着，那熱狂的心思越飛騰得快。這兩種心思，就是兩員戰將，拿了方寸間的小地方作了他們兩個火併的戰場。那熱狂的心思叫敵人一挑怒了，便激起一度比一度高的殺氣起來，越殺越來勁，鬧得這點兒反悔的心思倒成了火上添油了。他想到後來，居然自己會暗暗罵自己的思想落伍。保全一個甚麼處子的貞潔，簡直是傳統因襲的謬見！要拿愛情看作是件不潔的事情，那麼心裏只要一動念，就早已經髒了。阿毛也早就被玷污了。又何必定要少這點兒？要拿愛情看得很自由很潔淨，那麼就是有了這麼回事，也還是潔淨的。純粹用客觀看法，根本上就不能說是潔不潔。既然如此，又何必怕再多一點兒呢？所以這種毫不發生甚麼道德問題。那又何必不更踏向前一步呢？樹生

倒底不愧是外國來的洋翰林，受了些高深的新教育，故爾能夠發出如此新奇高妙的哲學思想，如此十分客觀的科學家態度來。世上無論何事。都可欺騙得過去，而且容易欺騙得很。惟有良心這個東西最不易欺。現下所謂新思想的人，別的面新與不新，精與不精，倒不一定敢說，可是關於這一點，他們却能夠從極無道理的方面想得出一片大道理來，振振有辭的欺世欺心，哄得不易就範的一點良知，也被迷住了。

十六這天夜裏，月亮特別清明。樹生心裏只管不決，可是行動上却着着的預備了。夜飯之後，匆匆的洗了一個澡。因為西服惹人注意，特換上一套中國衣服，便待要走。但那時家裏人都還沒有睡，於是自己便又坐下，拿了一本書躺在軟椅上假看，臉上一陣陣的燒起來。這時他忽然有一種覺念。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兒心焦失措，應該利用這個時候，仔細的想一想進攻的步驟。今夜一去非馬到成功

不可。於是他就沈下心去想首先應該如何遮掩家裏人的耳目，其次應該怎樣對付路上的情形，萬一出了意外，應該怎樣脫身。想來想去，覺得頭頭是道，不禁自己微微的笑將起來。

耐心的等了好久，側耳聽得家裏人都睡了。還不放心，又輕輕的試叫了兩聲，果然沒有人答應，這纔趕快拿了一根粗籐的手杖，鈎在手臂上，將帽子戴得下下的，遮著了眉毛。又故意的將燈捻得極小，只露出極淡黃的光來，照着垂了蚊帳的床，活像自己睡在裏面一樣。然後將門門反門上，躡着步子轉身走了幾步。忽又想起一件事來，重回到屋裏，又灑了一陣香水，又門上了門，纔走出來。輕輕的到了房子後面籬笆旁邊自己預備的矮磚頭堆上。這個磚頭堆，是他早已默算好了的地方，特意籍着和小弟弟們遊戲爲名，指揮他們作「搭播臺」的把戲將磚堆搭就。此時輕輕走上去，先將手杖拋到地下，將長衫摳起，輕輕一跳已過籬外

。因為地下滿是軟沙，便一毫聲息也沒有。

他急急忙忙的繞到前門來。一陣微風，吹得那籬內竹葉子鏗鏘的發出聲音來，猛然把他腦筋從燒火也似的境界裏驚動了。他纔曉得抬起頭來遠看前面的景象。潔白的月亮靜靜的嵌在天上，放出一片寒光，鋪遍了大地，又涼又澈，上下四周都如同浸在水裏一樣。斜對在大門的一條河，依然緩緩的流着，一毫聲音沒有。河上泊着的船，也都一個挨着一個的靠了岸。看不見一個人影兒在船外邊。只有相銜的柔波一一反映出渾茫的光輝，閃閃爍爍的亂搖亂晃。那隔岸的山，越遠越澹，已經蒙上一層薄霧。樹生雖然覺得有些淒冷，也顧不得，只定住了眼向前趕去。眼見空場前面的一些大樹，黑陰陰的在品亮的月光下。倒顯得有些兒怕人似的。這時地下有草的地方沾了極濃的露水。雖然還未冷到結霜的程度，但是樹生的腳踏在上面，隨着吱吱的也有些細響。

他自己聽得清清楚楚的步聲，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月光，射在他那件秋羅夾衫上幾乎纖毫畢見。偶一回頭，自己的一個大黑影子又緊緊的追在後面。心裏也不由得有些膽怯了。膽子一怯，脚步不由便慢了下來。要想回去，自己又覺太可笑。幸喜走了一程，並未遇何等意外。經過了大樹，遠遠的已能看見秦家房子模糊的站在前面。

自己下了一道最後的命令，鼓起勇氣一直向前跑去。眼看秦家離自己只有百餘步了。那大桂樹的香風，早已飄到鼻子裏來。樹生此時心裏的歡喜不啻快要登仙。脚步由不得更加快起來。

不提防路旁一家門邊跳出一隻花狗來，汪汪便吠，同時舉起兩隻前腿向他撲來。樹生猛的吃了一嚇，生怕這個瘟狗真個叫醒了人，急得趕忙撮起嘴唇輕輕放出哄狗的聲音，又忙從衣袋裏取出預備好了的麵餅拋在地下。那狗初聽得樹生哄



他，果然靜了未撲。及待樹生拋下餅來，只以爲是個磚頭，駭得向後一退，反又哼哼的放出怒聲。幸而月光明亮，樹生又鎮定住了再呼，那狗纔嗅着餅香搖起尾巴來咬嚼。樹生纔得脫身而走。可是胸口已經突突的跳個不住了。不過他心裏却又愁將起來。這塊餅原是他極精密的預算裏籌出來的。他原看見秦家左首一家有條狗。恐怕進秦家門的時候，狗吠起來，卽好以此爲餌。實未想到未到之前，却被這條狗強奪了去。那麼到了秦家門前，却拿甚麼買通那條狗呢？想到此地，自覺功敗垂成，懶洋洋的只半步半步的向前挨去。偏生不消一刻兒已經到了秦家門首。放輕了脚步，提起耳朵來探了一探，出乎意外的竟未聽見狗吠的聲音。而且樹影濃密，大有陰地可藏。樹生不由暗暗叫聲慚愧。

他看見那灰板門已自緊緊關上，無法叫阿毛開門。端相一忽兒，只見門那邊生了一顆柳樹，枝子伸到院子裏面去。便決定爬上柳樹，跳下院裏來。只可恨那

根粗手杖此時實在有些累贅。想了半天，捲起長衫掖到褲帶上，如同短衣一般。又將手杖的鉤子鈎在脅下的一個鈕子上。兩手於是空無一物，便漸漸爬上樹去。那樹上偏又有個麻雀巢。樹生爬將上來，驚得那些安睡的麻雀紛紛飛起，吱噠亂叫。樹生心下又是一嚇，生怕雀兒聲音吵醒村人，只得暫伏不動。等待雀兒靜了，向下一看，不覺又暗暗叫起苦來。

原來伸進院子裏的枝子太高。跳了下來，樹生怕力不能勝，或者聲響太大。矮些的枝子，又都在外面。樹生沈住氣再看一下，盤計只有那顆桂樹和柳樹枝頭相接，除非由柳樹攀到桂樹上，慢慢下去，纔是萬全之計。但是兩顆樹本來就不連着。兩顆樹最接近的枝子，都是小枝，決不足以支持他身體的重量。若是由柳樹上遽爾飛躍到桂樹上去，可惜他從小兒又沒有練這一套本領，忽然一試，必定失手跌倒。想來想去，忽然一悟，趕緊取下手杖來，仔細一看，粗細力量，尺寸

長短，都將好可用。

他便將兩手緊握住了手杖的末端，看準了桂樹上一條粗枝子，近總幹二三尺有個叉子，將手杖前端的鈎子搭上這條粗枝，身子向下一墜，早弔在桂樹上了。這時他的兩腳離地不過三尺多，便先鬆了一隻手，預備好了腳下的勁，再鬆一隻手，已自輕輕落地。設法將手杖取了下來，不禁深深的在手杖上吻了一吻，又暗暗的偷着呼了一口長氣。

這時他站在桂樹陰下，漆一般的黑。鼻子裏聞着一陣陣濃烈的桂花香。胸口忽然大跳動起來，一下比一下緊，只跳得臉上都飛熱的。他一想不好了，千辛萬苦，到了臨時反慌亂起來，豈不糟了。還是要沈住氣！但是想儘管如此的想，他臉上的熱度却只有一陣陣的加增。他回身向着屋子走來，默默的想着阿毛住的那間房，靠牆有個窗子，便走到窗下來。窗前栽了兩株月季花。雪亮的月光照在牆

上，又涼又清。那月季花的影子，靜靜的映在牆上，一枝一葉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慢慢的踏到窗前，月季花上的刺兒偏又鈎住了他的衣裳。他也顧不得許多，只伸頭向窗裏看去，只見從窗口斜射入屋內的月光，落到地下，中間却多了自己的一個頭影，再向裏看去，漆黑的也看不見，他想聽聽阿毛的鼾聲，聽了一歇，一點兒也聽不到。倒是自己的心跳聲，一下一下的越聽越清楚了。他用手輕輕將窗扇向裏使暗勁兒推，也推不開，輕輕的喚了兩聲阿毛，也沒有聽到答應。心裏正在着急，忽然聽見背後瑟瑟作響，好像有個人躡足而來。駭得他趕快回過頭豎起耳根子來聽，却又無一毫動靜。樹生放心不下，輕輕的蹲下來，藏在花後面，又聽了一歇，纔重復站起來。仔細一看那兩扇窗戶，只在中間有一條小橫木門，並不像洋式窗戶那樣關得牢。趕緊從衣袋裏摸出一柄修指甲的小刀來，插進窗縫向旁撬，

正在此時，忽聽到極奇怪的一聲。

「阿呀！」

樹生駭得睜大了眼趕緊一看，原來是阿毛站在窗子裏面呢！阿毛也是駭得腿上都顫了起來道，「我……還以為是個賊呢！」

樹生急得忘記了一切，趕快說道，「快……快讓我進來！」

阿毛在裏面本來是駭，此却加上又羞恥又憐憫的意思，躲在窗戶旁低低急說道，「毛少爺……我怕……你回去罷。」

樹生顫着聲音說道，「我幾乎把命都忘記了！你知道麼？……這個時候……你……叫我怎麼回去？」

阿毛聽得他說出話來，上氣不接下氣，駭得真怕樹生要出個甚麼差錯，只得隔着窗戶叫他從前邊門裏進來。

次日傍晚樹生坐在自己屋裏椅子上，獨自一個人痴痴的出神，他翻來覆去的想着，今天早上回來，雖然碰見了一個人，不過那絕對不要緊的。那時已經走到家門口了，他決不會疑惑。他一定以為自己起得早，在門前空地上散步回來呢。而且自己樣子很沈重，一毫破綻沒有，不必瞎猜了。只是進屋的時候，煤油燈早已乾滅了，未及拿過，又未及脫長袍子，就遇見老婆子進來，似乎不大好，不過也無防礙。叔叔嬸嬸都還未起呢。只消他二位不覺得，別的人笨頭笨腦決不會觀察。又想到昨夜的情形太好了，只可惜時間那麼快，匆匆的就別了阿毛。又想到今天的計畫已經施行了，已經說廚娘的烹藕圓子不如阿毛作得好了，已經請嬸嬸叫廚娘替阿毛了。嬸嬸也已經答應，並且還說阿毛會作小孩衣服。人也早已經去了。阿毛怎的還是不來？想了發煩，不由的跑出看了一看。看了仍然不見阿毛來。又坐下儘想，昨夜阿毛實在太好了。

「她不是嚇得心裏急跳嗎？她不是軟求自己回家嗎？她那一層單衣，那雙抗拒解衣的手，又無力又發顫。更有那偏過一邊去的臉，在朦朧裏看不清。唉，那份兒怕羞的神氣，那份兒柔順的意味，真是惟有鄉間的姑娘纔能有呀！更有那豐腴的身子，那低促的呻吟，那般紅的聖迹，這麼容易就到手了！」

樹生想到這裏，覺得慚愧極了。因為慚愧，轉到憐惜。所以又想到「阿毛今天不太疲乏了麼？從她家裏到這裏很不近，她走路來該沒有甚麼不方便罷？」

「嘍呀，樹生不能再往下想了。那一幅沈醉的畫圖，又在他心裏展開了。他受不了這種迴憶的誘惑，他只得劃根火柴點烟吃。」

吃了半支烟，聽見阿毛在外間說話。他心裏不禁又跳將起來，趕快跑出去。阿毛正在一邊洗白菜，一邊問嬸娘這菜怎麼作了吃呢。阿毛一眼看見樹生來了，話也不說了，將臉低下去，用手剝那菜邊的爛葉子。樹生急急的出來，此時倒反

微微的呆住了。看見阿毛這副樣子，彷彿是一個被自己傷害過的小貓兒似的。那種負了創痛還依舊馴伏的體態，也不知是可憐呢，還是可愛，使得樹生心中驟然有些難受。他覺得在阿毛這種弱小的神情裏頭，竟有些不可抵抗不可藏躲的力量，逼得自己有些不敢看也不配看她了。

他勉強的對阿毛笑道，「纔來麼？」

阿毛也只略抬起眼來含羞點頭。樹生恐怕叫別人看出形迹來，便走開了。

到了夜間，阿毛依了樹生乘間的吩咐，私自走到樹生房門前。此時萬籟俱寂，樹生聽得脚步聲，阿毛却未進來，開門一看，正在門外停逗着呢。樹生趕忙輕輕拉着她的手，半擁着她到房裏來。攬着他的腰低低問道「你今天還怕麼？」阿毛低了頭，也不出聲。樹生偎着她坐在懷裏，慢慢的替她鬆了扣兒。

時間如飛的過去。



阿毛恐怕人家發覺，急着要走。樹生勾住她的頸子輕輕的拍着她的肩頭道，「你就走麼？纔和你見面，你也忍心？」

阿毛聽了睜起眼睛，看了樹生一歇，笑吟吟的忽然將臉藏到樹生胸裏去了。

樹生撫摩着阿毛圓滑的背笑着問道「阿毛你嫁我罷。」

阿毛這時又把臉抬了起來，癡癡的也沒有回答。歇了好久，將臉靠到樹生肩上去。樹生覺得肩頭上忽然一陣冰涼。呀，阿毛哭了！

樹生趕緊拿被頭替她擦淚，又抱過她來深深的吻住她的腮。問她何故忽然傷心。

阿毛道，「我想我這一生完了。」

樹生猛然聽得這句話，心中不覺涼了半截，但是面上仍然很平坦的溫存着說道，「你怎麼說這個話呢？」

阿毛道，「你從前待我好，我不是不曉得，我就有些害怕了。因為你是個少爺，像我這樣的人不配讓你待我那樣好。但是心裏雖然是這麼想看，可是我又捨不得不理你，又歡喜親近你。你曉得我的命多苦。我娘家的人沒有一個待我好。自從……」

阿毛說得忽然頓住了。樹生又抱緊了她一些說道，「你說。」

阿毛道，「自從長德一死，別的人越看不起我了。我不是告訴過你了麼？他們說我公公和長德都是我妨死的，所以無論窮的富的看見了我就像看見了活鬼似的。偏偏你一個人不和他們一樣，不但不看輕了我，還要歡喜我。你又是個念書的先生。只要你一個人看得起我，那怕別的一萬個人看不起我，也不要緊了。現在他們看見我在六太太這裏住得很好，你又時常和我有說有笑的，他們也對我比前好些了。你想就是個貓，是個狗，還曉得誰待他有恩他就依着誰。我雖是個鄉

下女子，我也知道好歹，還有對你這個待我好的人反不理的麼？而且你這個人說話作事都文雅，一點兒也不像他們種田的撐船的人那樣粗野。憑我這樣一個鄉下女孩子，受了你這樣好心思，也實在歡喜你了。你要我怎樣，我就依從你。」

樹生想不到阿毛竟滔滔不絕的吐出這些肺腑話，一句一句的都有斤兩。鄉下的女子也會曉得這些。這時懷裏擁了一朵嬌花。這一朵花既不是金谷園裏的牡丹，又不是法蘭西的玫瑰，却是一灣河汊上可憐的野菊。惟其是朵野菊，所以風味迥殊。惟其可憐而又說出如許真摯的話來，所以更完全的握住了樹生此時的心。

樹生忍不住連連的親了阿毛幾下，不顧一切的叫道，「好阿毛，我的小小寶寶，我愛你極了！你知道甚麼叫作愛情？」

阿毛道，「愛情？愛情就是歡喜。你愛我，就是你歡喜我。」

樹生道，「人生最可貴的是情，知道情纔有意思，也只有彼此有情，纔能格

外相知。」

阿毛此時又睜開眼睛，定住了神，回答不上來了。

樹生看見她不懂甚麼是情，不覺又有些失望。愛情是何等高雅的名辭！把字典翻開吧，盡力的檢那些漂亮的字兒，幽美呀，深邃呀，偉大呀，高尚呀，純潔呀，超遠呀，堅固呀，精妙呀，雋永呀，一勁兒的向上堆罷！無論你怎樣的堆，也湊不滿愛情的內涵。所以這必須要一個天姿聰慧，又受過高深的教育的美人兒，纔能領略其中最微細，最曲折，最縹渺的神味兒。花晨月夕，娓娓絮談，要看那淺暈的梨渦，脈脈的傳過彼此的心緒。那決不是阿毛這樣女子所能了悟的。

樹生想着，那親在阿毛臉上的嘴唇也似乎沒有方才那樣有味了。

忽然他又想到阿毛最初的那話句來，便問道，「你怎麼說你這一生完了呢

？」

阿毛嘆了一口氣道，「唉，你真的沒有想到麼？毛少爺，你是甚麼人，我是甚麼人？……」

樹生趕快掩住阿毛的嘴道，「你快不要這樣說罷。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阿毛道，「那也無用。你想我是一個秦家的童養媳，你一個人能娶我，你這裏人能答應嗎？春水鎮上的人能看得過去嗎？而且我自己也曉得，我這樣鄉下女子，又不會寫，又不會算，無論如何配不過你的。」

樹生聽得她如此說來，句句話都中了自己的心思，臉上不覺有些熱刺刺的，也沒的甚麼說。

那邊阿毛又說道，「我本來心裏沒有甚麼的。我媽待我好得很。我們娘兒兩個相幫着作事，晚上呼呼睡覺，一點麻煩也沒有。現在我和你！作了這個事，我心裏平空添了許多心思。我怎麼對得起我媽？長德死在地下也不饒我。你知道失

了節的女人，就算人不知，祖宗閻王總知道。我的魂魄走近祠堂門，門神就要趕出來的。孤魂野鬼將來不曉得飄到那裏去！」阿毛越說聲音越低，這時已經暗暗的哭得哽住了。

樹生雖然覺得她這迷信愚惑的話說得可笑，但却深知道她心裏這時之苦痛，決非輕小，也決非言語所能破除。不覺念及自己的行爲來，立時越發睡也不能睡，說也無話說。赤條條的身子，也不知躲到那裏去纔好。只得摟着阿毛道，「好乖，你說得我心裏難受得很。我帶你跑了罷。我也不要家了。我們跑到外國去！」

阿毛驚道，「跑？」

樹生道，「是呀。」

阿毛道，「那更了不得了。那我不但自己完了，把你這一生也毀了。」

樹生道，「不相干，管不得許多了。」

阿毛搖頭道，「那決不能，……你待我的心思，我知恩報恩。我長了十九歲，除了我媽和你，誰看得起我？你昨天要我依你，我怎忍不依？不過我想到依了你，就虧了我媽，所以我心裏難過。……事情已經作到這樣了，我一定不能配你。我總記得你，歡喜你。你只要回春水鎮來，我就伏伺你。你歡喜吃菜，我給你作菜。你說我衣服洗得乾淨，我就給你洗衣。」

樹生感動得沒有辭兒了。抬起半邊身子來，抱住阿毛的背，俯下嘴唇拚命的在她肩上頸上臉上亂雨似的吻個不休道，「好阿毛，好乖，我愛你！愛你這個乾淨的人，愛你這個心。」

阿毛輕輕的急說道，「呀，你鬆手罷。你壓得我氣都出不來了！我要走了。真不早了。」

樹生看得天已大明，嘆口氣放下阿毛道，「唉，你去罷！」

阿毛去了，樹生昏昏的也懶得起來，却也睡不熟。直等家裏都吃過早飯他纔下床。這一天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他對於阿毛應該完全負責。他想這自然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的問題只在如何去負這個責任的一點上。換句話說，就是應該想法子和阿毛成爲永久的結合。阿毛純樸敏慧，本來可愛。自己離不開她。自己也決不作始亂終棄的事。雖然她沒有受過甚麼教育，不過這也無妨的。她年紀輕性子聰明，可以很快的學好的。而且她可愛的也正在這一點呢。女子生來有一種媚態，嬌態，弱態。這是自然的，天賦的。但這事和教育成反比例。女子受了教育，氣質變化了，漸漸的不自然了，漸漸的也和男子一樣的有頭巾氣了。女子的教育越受得深，媚態，嬌態，弱態越斷喪得多。以至全完了，簡直弄得不是個女子。這是違反自然的。要知道種種特點乃是女子得天獨厚的地方，也是男



子需要的地方。若是汨沒了，那我們又何必必要女性呢？那麼阿毛惟其是沒有受教育，所以才如此的美，如此的愁，如此的得人痛！阿毛連將來都用不着受教育了。

「不錯，今天夜裏要勸阿毛和我跑。我不能負她，我不能拿她當點心。」

樹生這樣思想，可謂憑良心了。但是，行嗎？天下的人，各種性情不同。大概不出兩路：一種是意志堅強的，一種是意志薄弱的。人的心，本就是理與情兩個字的戰場，意志堅強的人能驅理勝情。他要作事，未作之先已有計畫有步伍，有預防。若是算盤算了不成，他也不作。若是作了，他也不肯不完就能休。意志薄弱的人，却總是情勝於理。甚至情也不成其為情，理也不成其為理，混淆不清，步伐錯亂，而且世欲在在足以誘惑其情，而良知又時時繩之以理，弄得葷不葷，素不素的。其行為之前後矛盾，思想的今昔衝突，全顧不得。真可以說是可憐而不足惜了。樹生這時之所以必要對阿毛負責，與其說是授於理，毋寧說是動於

情。阿毛一番如泣如訴的言辭，使他受了大刺激。這種力量，當然不能算是很小。這種力的惰性尙未即時消失，他當然要仍舊對原來的方向走。樹生的負責不過如此罷了。

果不其然，他當夜和阿毛千恩萬愛，比頭一天格外好了。一個多禮拜，漸漸的不同了。他勸阿毛和他跑的話，阿毛始終說不配，也不願因此害了他。他漸漸覺得阿毛的思想到底還不脫鄉間女子的拘束，不能引起共鳴。漸漸覺得自己的地步，應該多留些纜可以迴翔。當他和阿毛定情後的第九天，他爲這件事已經在心裡繞了幾萬遭了。他也實在悶得可以了。他趁早飯吃過後，一人跑到河旁去散悶。信步走去，不覺走到阿毛洗衣之處。不由得想起那天阿毛脫赤脚的情形，便在那棵柳樹底下藉着軟沙坐下，看了那長石癡癡的出神。他靜靜的忖度着。

阿毛好是好，不過似乎太好了。那性氣怎麼會那麼樣兒的百依百隨呢？在未

成事以前，她還活潑些。有的時候故意的避着自己，惹得自己不耐。這種味兒回想起來很有趣的。現在絕對不然了，她沒有從前那樣活潑了。她臉上總是一味的微笑了。到了夜裏，要她怎樣她就怎樣。比耍猴戲的猴子還要馴上十倍。這未免使人減興。女人固然要柔順，但尤其要狡滑的柔順，不要癡呆的柔順。假使她要能夠佯嗔薄笑，乍陰乍陽，故意的反抗自己，故意的施展手腕，那豈不妙極了嗎？那更能激起最高度的熱情。惟其如此，纔能達到極點的滿足。愛情是藝術，是要變化的。像阿毛這樣老實，基本上就不懂愛情，那如何行呢？自己選擇的結果，難道就如斯而已不成？自己的愛情是細密的，藝術的，錯非是個敏妙的高等女郎不能應付。此時和她結合，爲的是她好，將來她必會因不能應付，而遭不滿。豈不是於她反不好了？不錯，還是別了阿毛罷。但是阿毛不太難過了麼？

樹生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也有些後悔當時太不能控馭自己的感情了。他

又低頭想想，自己若是爲阿毛犧牲了可愛的前途，拋棄了有爲的地位，永遠受社會上的譏嘲冷待，到底值不值呢？爲了一個完全精美的愛，那當然值得。只可惜阿毛美是美了，到底還不能算精。那似乎犯不上犧牲這樣大罷？若說她怕難受，想來她一個鄉下女子，何能感覺到這等最幽微的地步。若是她能夠，她決不會這樣呆板老實。自己也值得爲她犧牲，不會到現在還成爲問題了。現在就是爲她犧牲了，恐怕她還莫明其妙。那豈不成了一個大笑話麼？她的思想簡單像這樣子就很滿足了。她不是屢次表示過的了麼？她既以此爲滿足，自己就是別了她，她也決不會因自己不娶她而生苦惱。自己問良心不是也可安然了麼？

樹生這時纔抬起頭來看看，上面碧藍的天空，亮得彷彿有微塵似的閃光。身上雖然不覺得有風，但是天上的雲却一片一片很快的飄過去了。水邊還有一羣鴨子浮着。來的時候，竟會沒有看見。此時正在忙着翻筋斗洗翅膀，弄得水面上的

陽光，閃得零零碎碎的，依着水紋兒，就像亂竄的金蛇一般。他不覺聯想到他的錦片似的前程，也正閃着無限光明活動的景象。這水上的陽光便是吉祥的先兆了。他站起來拂去沙子，要回家。一眼又看見那塊洗衣石，心中陡的一酸。忍了一忍，不回頭，走回來也就完了。進了房門，看見桌上有一個長方形的東西，心中忽的一喜。

到夜裏阿毛進來了。樹生抱她在膝上坐着，調逗了一回，慢慢的說道，「北京的明友把學校裏的信寄來了，通知開學的日子。我纔看見。你看我怎麼捨得就走呢？」

阿毛聽了怔怔的問道，「是麼？今天早飯後送信的送來一封信，說是北京來的。我想必是你的，就拿過來放在你桌上了。是那一封信叫你走麼？」

樹生點點頭。阿毛低下眼去不言語了。

樹生也沈默了一下，很難爲情的問道，「我們的事情怎麼辦呢？你真不肯跟我走了麼？阿毛！」樹生看見阿毛已在流淚。便將臉貼住阿毛的臉。

阿毛仰起臉來對樹生道，「我們的事是我作錯了。我只是因爲你是真心待我，所以我作出這樣沒臉的事來。我要再和你走了，那我娘婆二家的臉面都讓我一人丟完了。祖宗有靈也不饒我。你待我一片真心，我對不起你……」

阿毛說的時候，樹生看見她眼睛睜得大大的。那種誠樸的憨態，依然是個小姑娘的風神。心裏慚愧極了。又聽得她說的話句句都顯出信賴自己的誠心。一字一字扎進耳內，如同消毒藥針一般的刺在自己的瘡口上，痛得難忍。便要脫口認罪了，要將自己一切的卑鄙都供將出來。不過他想還是不要說。

「我現在雖是一個卑鄙的實體，但在阿毛的意識裏却是個崇高的幻象。她這時的腦海裏已經讓個美的幻象充滿佔據了。她正在迷信呢，正在滿足呢。如若說

出真話，那立刻就將這幻象打成了碎粉。她不要自殺麼？姑且哄着她讓她沈醉在這幻象裏好了。我自己只好躲在這幻象後面偷偷的溜罷！」

樹生正在想着，阿毛道，「你有事你走罷。你冬天不回來麼？」阿毛說着，又孩子似的落下淚來了。

次日樹生本擬動身，心中覺得不忍，又留下來了。後來決定不再遲疑留戀，便和阿叔孀子詳細的談了一番。他們知道學校要開課，當然不能強留。那行李衣服都是阿毛檢理的。阿叔又叫洪祥雇好了船，定於第三天走。親戚朋友聞說都要餞行，只因時日太促，全辭謝了。頭一天夜裏，家中大人以及小弟弟吃過飯後，齊坐在孀母房裏，和樹生圍坐話別。直到很晚，樹生纔得和阿毛在一處。

樹生從小箱裏取出一個戒指來，交到阿毛手上道，「阿毛，你住在鄉下我不便爲你置辦東西。作衣服也不便穿出去。我送你這個戒指罷。」

阿毛道，「這是金的？」

樹生道，「是的，這上頭鑲的一粒鑽石要值一千二三百塊錢呢。」

阿毛道，「呵呀！怎麼這樣貴？我看和玻璃一樣，也許就是玻璃呢。」

樹生摸着她的臉笑道，「誰花一千多塊錢買玻璃？你這個馱子不認識就完了

。你看這戒指照在燈下發出各樣顏色的光來。玻璃能夠這樣麼？」

阿毛道，「你留着罷，我不要。莫說是這樣值錢的，就是一個金的，我也不能要，你想，我要了怎麼戴得出去呢？」

樹生道，「你藏起來罷。」

阿毛道，「藏起了這東西又可惜了。這些東西只有城裏用得着。你自己戴罷。在鄉下，人家也不知道，也看不重。若是讓人家知道了這是值錢的東西，反而招災。」



樹生看見她執意不要，便說道，「你無論如何總要收我一樣東西，留作後來的紀念。」

阿毛道，「你這個念書的先生就有這許多花樣。他們到齊家溝作店夥的，節下都沒有工夫回家，只有年下回來住三四天就走，也沒有留個東西。你不是說冬天還來麼？」

樹生很覺得聽不下這句話，勉強的笑道，「回來是一件事，東西又是一件事啊。」

阿毛想了一想道，「你把你那柄小刀給我罷。人家看見了，我就說是你給我的，也不要緊。」

樹生沈吟道，「那我不太對不起你了麼？……和你……一場，一點錢也沒……」

樹生還未說完，阿毛趕緊插言道，「毛少爺！你這說的是甚麼話？我的心思不早就說過了嗎？談甚麼錢……只有李金花纔要錢！……」

這李金花是春水鎮上的一個著名的土娼。樹生看見阿毛說出這一句話來，聲音低沈了下去。一張嬌靨上雖然尚有未斂盡的餘笑，却早已蹙起兩個眉頭，微合上眼皮，定住一雙明眸，瞅了自己大有不悅之色。

樹生趕緊抱住她，深深的親在她的頰上道，「好乖，你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對不起你待我的好處呢。」說着將小刀取下放在阿毛手裏。

次日一早，樹生還未起床，洪祥已來催了。樹生起來洗了臉。阿叔婦母衆人已在一齊等着吃飯。

阿叔道，「樹生，你到京裏不要儘自當教習，有好機會總不要忘記爬上去。」樹生道，「是的。」

阿叔誠懇的說道，「光說是不行。你一天坐在家裏，那決計沒有機會來找你的。你總得天天出去找機會纔行。你年紀正好，將來可以好好的結一門親戚，不要懶，不要將從前父祖的老架子擺出來。人家現在是不問從前的。總要自己努力爬上去。」

樹生看見阿叔一向慈祥，不會說自己甚麼，忽然在這臨走的時候端正教訓自己起來，知道阿叔心裏正充滿一腔期待的熱情，又是心感又覺可笑。心裏說道，「我比你老人家還要急上十倍呢，」但是口裏自然唯唯的答應了。

阿叔道，「聽說胡孟容現在到了京裏。他和你父親很是要好。從前也受過祖父的幫助。你可去拜拜他。不必提起以前的話，只請請安就是。他現在很有再出山的希望。」

樹生道，「叔叔說得是，我一到京就拜他去。」

阿叔道，「若是交際費不夠，你只管再找我。」

樹生一面答應，一面看見衆人皆在，只無阿毛。便道，「洪祥將東西都檢到船上去了麼？」

大家道，「都檢去了。」

樹生道，「諸位且坐一坐，我再到後面去看看，有落下來的沒有。」

說着走到阿毛住的房裏，不見。又回到自己房裏，也不見。忽然想起剛纔吃的丸子湯是阿毛作的，便一勁跑到廚房裏來，靜悄悄的還是不見。回頭一尋，阿毛却在竈下一個小木凳上坐着。竈門裏火也快熄了。箝柴的鐵箝睡在一旁。阿毛將手彎擱在膝上，將臉枕在手彎上。樹生走過去將手拊住她的肩，阿毛仰起臉來，滿臉都是淚。樹生不覺怔住了。

阿毛急道，「你還不快走，叫他們看見像甚麼話？」

樹生還待要說幾句話時，却聽得外面洪祥的聲音叫道，「少爺那裏去了？……」

「……」

樹生恐怕他來了，趕緊躡脚跑出廚房外面，大聲應道，「來了。」

少時，大衆來至船邊，送樹生上了船。阿叔孀子灑淚道了珍重，便慢慢的轉了回去。樹生在船上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了，纔低下頭半眯着眼睛休息。經些時候，樹生抬起眼來看見那對面的尼庵，已在船後好遠。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趕忙喊道，

「船老板，把船轉回去划。」

船戶道，「作甚麼呢？」

樹生道，「我要上岸去，到秦家折一枝桂花。」

船戶笑道，「現在船已經划過了秦家很遠了。少爺要桂花，到城裏去折罷。」

。」

樹生道，「不，你划回去。」

船戶道，「今天好順風，走得快，容易到。若是再划回去，逆着風，費時候。說不定風勢一下轉了，我們再回頭來又遇了逆風了。」

樹生發急道，「要你說甚麼廢話！你只划回去。」

船戶沒奈何只得將船划轉了來。到得秦家，傍了岸，樹生走去叫開門，攀上樹揀了花頭最繁的折下一小枝來，放在鼻子裏聞了一聞，纔慢慢回到船上。看着花出了一晌的神。到了夜裏檢出一條手巾，將花包起，收進衣箱裏去了。

次日到了省城，料理一切。得了李幼枝的幫助，早已齊備，便一氣跑到北京來，已是十月時候，在夏歷算來正是九月初。樹生這回到京，本有一個待時而動的懷抱，所以很留意到居址上。恰好同事的有一個劉子和攜眷住在東城喜鵲胡同

，前後兩個大院子，另一個小院子。屋是參西式建築的，窗戶甚多，地板壁爐都很帶些洋氣。子和只有一個法國太太，願意將前一半分租給樹生。樹生看見客廳，臥室，書房，浴盆俱是齊全，不用費心布置。便欣然搬了進來。又派僕人將自己家裏從前存在京裏朋友的精緻傢俱，文玩選了一些，湊上子和原有的東西，又將書籍統統移了過來。鋪陳之下，居然大有可觀。忙了幾天，便去拜胡孟容。

這胡孟容原是個不新不舊的官僚。你說他舊呢，他從前也曾經在日本和一班青年鬧過革命；你說他新呢，他却又只許他討姨太太，絕對的不許姨太太交男朋友。他和人談起他的政見來，滿口都是要打倒軍閥；可是他的腦筋對於許多軍閥的生辰，記得從無差悞，而他的往來電報密函寫給軍閥的却又要占百分之八十。他常說，「中國現在之所以亂，最根本的問題，還不在戰事之不息，政治之不清，近代式的社會組織之不起，乃在人格的墜落，道義的喪亡。所以他主張，『道

德救國，』主張有恩要報恩，有怨呢，也無妨報怨。這回樹生見了他，因為他在徽時受過唐家的好處，觸發了他的道德觀念，對樹生非常親熱。又因樹生既出過洋，而且是世家子弟，更合了他的胃口。因為他是主張『人才折衷論』的。新了不能用，舊了又不能趨時，都是他所不取的。樹生本來在家裏讀書的時候，對本國文學很有些根底。和胡孟容談了一些詩，孟容格外覺得他彬彬爾雅，無忝家風，着實的看得起他。

這時胡孟容正在進行自己出山的計畫。樹生到他家裏，極意親近這位老世伯。孟容便邀他幫忙。樹生便拚命的替他出了一些力氣。替孟容接洽人物，辦理文件。忙了起來，夜裏就在孟容宅內過夜。陽歷的十一月底，孟容和關係方面的條件等等，俱已得有諒解。某公的密電至此乃發生最後的效力。於是胡孟容安然的作了煙酒督辦。而唐樹生也連帶的任了科長之職。



孟容原是個有體面的官僚。此次出來，不比暴閩的人沒有甚麼場面。他的局度是很廣闊的。偏偏天下事皆是那麼巧。凡是閩人的母親，在他兒子未上臺的時候，都是幾十幾歲。數目字大概永遠不是整的。只要他兒子一上臺，老太太的年齡馬上就成了整數。不是七十大壽，就是六十雙慶。所以官場中的作壽，直如同商界中應時的商品一般。五月賣糴子，八月就得預備月餅。我們生在中國，在五月無論如何要消一批糴子，八月要消一批月餅。入了官場，還得兼消一批一批的老壽星麻姑！而在閩人一面呢，既可發利市，又是顯親揚名的聖賢大道。於是乎胡大人的老太太也恰在此時壽登七十了。

孟容事先委派樹生和幾個親信專辦作壽。凡是他新舊任過的機關，不論識與不識，一概按職員錄填名字送東，『以免有得罪人的地方。』真是人多好辦事，不消幾時，早已熱熱鬧鬧的百事齊全了。那送禮來的，早早晚晚直不絕。

老太太生日的頭一天晚上，孟容特意早些回家來，替母親煖壽。走得進來，只聽得一片婦女吵鬧聲，知道三太太和四太太又鬧起來了。孟容無法，只得叫當差的通電話請三太太的好朋友王三太太，通電話到家裏來，立催三太太去打雀牌，再把四太太哄到屋裏去，纔走到老太太屋裏來。看見老太太坐在床上假着被，便道。

「母親起來罷。我今天特意回來替你老人家煖壽。你老人家也吃一杯兒。」  
老太太看見孟容來了，不覺歡喜道，「不能起來。今天剛好些，正要休息。」  
李大夫說再吃兩劑藥就好了。」

孟容道，「你老人家還沒有好麼？我這一向老是回來得晚。聽說你老人家睡了，也沒到後面來了。」

老太太道，「不要緊的。你天天回來得晚，廚房裏給你預備稀粥都作得好麼

？」

孟容一聽心下好不得意，因為這些事近來都是四太太照料的。不由便笑道，「很好，很好。每天都是第四的經管。稀粥熬得恰好，五六樣小菜也都極可口。」

老太太歎口氣道，「這孩子人倒是聰明，只是年紀太輕，在外面自由慣了，動不動就要發脾氣。你的稀粥我不放心，天天叫三姨親自看看。因為你一向都是在她屋裏吃呀。近來我不曉得你移到四姨屋裏去了，還叫她去。四姨就和她吵起來。吵得我真聽不下去了，叫她不要吵，她反頂了起來。」

孟容作色道，「那個三姨本也不該。她就應當告訴你老人家，說我不在她屋也就完了。」

老太太道，「她也是一點癡心。還不想借着我的話，管管你的閑事，好再討

你的歡喜麼？你想她怎麼肯告訴我說她不管呢？她跟你也有幾年了。我這病中只有她天天早晚來問我。你待她也不要太冷淡了。你待她們總要平均一樣。她們也不會打架，你也省得勞神。今天厚了這個，薄了那個。到明天，這個驕了起來，也無法子治。倒弄得兩面都失了歡喜。」

孟容聽得老太太口裏還是助着三太太駁自己。他的耳朵裏聽順風話聽慣了，聽了這種話不由得發煩。便呵斥站在老太太旁邊的一個大鴉頭道，「怎麼不倒杯茶來！」嚇得那鴉頭趕快去拿茶杯。老太太看見兒子臉上顏色不好，也不敢再說了。

靜了一忽兒，孟容吃過一口茶，對老太太道，「你老人家真不起來吃一杯麼？」老太太點點頭。孟容便出去了。老太太看見孟容走了，咳嗽了一陣，拉起手巾擦擦老眼裏的眼淚就睡下了。

孟容到了四太太屋裏，一屁股躺在大椅子上。四太太將自己嘴裏啣的一枝紙烟，取來塞到孟容嘴裏去。

孟容歎口氣道，「老太太真是太難了。我這樣替他老人家賣力氣作壽。今天還特意回來吃煖壽杯兒。他老人家反盡說些逆我心思的話。真叫人想想沒有意思。」

四太太道，「甚麼事呢？」

孟容道，「甚麼事，還不是你和老三鬧的！」

四太太氣得鼓了小嘴兒，從孟容身上走開一旁道，「格個爛污貨，耐屢搭我說罷！」說着抽出那香噴噴的印花綢手絹來，彷彿要擦眼淚。

孟容趕緊走過去陪笑道，「你看你又鬧小孩兒脾氣了。」四太太也不理。

孟容坐在四太太身邊一個椅子上，將手攬着四太太的腰。

四太太霍的一下騎在孟容的大腿上，揪着他的短鬍子道，「我啦格搭住得快  
要氣煞哉！」忽然又轉過腔調說兩句極嬌的北京話道，「你非得給我另租房子！  
不答應就不成！」

孟容看着她這副神氣，早就迷糊了。四太太却鎖起眉頭來發氣道，「我搭耐  
說格個閒話，耐哪哼弗響哩？」孟容哈哈笑道，「好了，好了，我的鬍子還要呢  
！」

次日是老太太生辰。辦事的地方是在江東會館。樹生很早的到了，一看別的  
辦事先生們都坐在賬房裏談心呢。

樹生道，「諸位好閒在。各處全已布置好了嗎？」

有一位孫先生正在分配一份一份的錢，笑着回道，「早已齊全了，對子壽屏  
昨兒就忙了一整天。今天壽堂上很是個樣子了。請科長去看看。」

樹生便和孫先生到壽堂，一看四處的緞幃，壽屏，壽對排得不透風。四壁除了緞子的紅光，便是泥金的黃光，要不然就是各種的灑金牋，珊瑚牋的紅黃顏色晃人眼目，簡直不像個人住的屋子。正中掛了一幅八尺緙絲心子的麻姑，兩旁配上泥金楷書大總統送的七言大壽對。下邊長條案子上，又供了一個二尺多高銀胎瑤瑯的麻姑像。那衣袖兒飄了起來，直像有風似的，端然站在大玻璃匣裏面。下邊用紅紙條恭楷寫明了，是庶務科公送的。其餘還有許多麻姑像，都比這個小些。有老黃楊刻的，有玉的，有銀的，有磁的，都列在旁邊。條案前面，放了一張大紫檀八仙桌。香爐蠟炬都已齊全。桌前一幅大紅緞平金細繡的桌圍，繡的是松鶴長年，說是內務部余次長的姑太太親手繡的。地下鋪了一塊極大的壽字地毯，繡上許多稀奇古怪的壽字，說是百壽圖。其餘的桌椅都稀疏的靠牆排着。都加上了紅緞繡花椅靠。

孫先生道，「這裏空闊，好容得下賀客。旁邊小房裏也已經預備了給督辦休息的大椅子和床鋪了。」

樹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還有大總統的匾呢？」

孫先生道，「就在這壽堂外面橫樑上。」樹生退出抬頭一看，果然懸在那裏。

又問道，「還有大總統親筆寫的一塊呢？」

孫先生道，「那因為是總統親筆寫的，已經掛在進戲臺的中間總過廳上了。爲的人人都可以看見總統親筆寫的墨寶。」

樹生看見楹柱上掛的是候總理送的對子，因之問道，「總理的壽屏呢？」

孫先生道，「懸在大餐堂的正中，配上靜帥的大對子，很冠冕的。」

樹生忽然搖頭大聲道，「那還了得！」



孫先生不知是怎樣了，趕忙問道，「怎樣？」

樹生道，「靜帥的對子怎麼反而放在總理壽屏的下邊？督辦一定要說我們疏忽還則事小，若是傳到靜帥耳裏，那倒事大了。我的意思還是移到總過廳的中間，和總統親筆匾額放在一起纔好。說着就叫聽差將那對子移過了。」

路上所懸各處官僚名士送的詩畫屏聯不計其數。到得戲臺，一看整齊寬大，佈置得座位秩然。一色的都是西式橫排帶靠的小長椅子。惟獨中間特設了一張大圓桌，排了些彈簧墊子的椅子，是專爲內閣閣員坐的。女客在後面正中花廳裏休息，在樓上看戲。那花廳裏懸了一幅絹本海屋添籌的大中堂，是仇十洲的真蹟。

樹生看了歎賞一番。對孫先生道，「這不是收藏家晏伯雲的東西麼？你看這角下還有他的鑒賞印呢。」

孫先生道，「這回禮物之中最雅最貴的，要數浙江那位姓余的送的那個康熙五彩的磁瓶，畫的羣仙過海。那顏色，那筆法，真是叫絕了。督辦看了禮簿子，就叫拿來，看過歡喜極了，已經收起來了。」

二人一面談着，便仍走回賬房休息。各位招待員也都到了。

此時人客已漸漸愈來愈多。江東會館鬧哄哄的彷彿要騰起來。胡孟容隨後來了，自有一番忙碌。樹生應酬了好半天也覺累了。而且肚裏漲滿了酒菜，還未消下去，悶得很是難受。隨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下午三時半了。因為嫌戲場裏太熱鬧，獨自走到一個大廂屋裏想休息。一進屋來，却見已有兩個人在那裏高談闊論。

一個人是高高身材，黃瘦一張臉，掛了幾根花白老鼠鬍子，看去約有五十歲上下。一個却是黑黑胖胖的人，年紀也彷彿，却未留鬚。兩個小豬眼珠，隱在兩

片藍玻璃的金框眼鏡子裏，不仔細尋找，不易看得見。隨意的通過姓名，知到那鬍子叫作馮通士，藍眼鏡叫作孫幼豪。樹生自在一邊坐下，曲了手臂在桌上，托住頭休息。

那孫幼豪指着一幅壽詩道，「通老，你看鄭秘書長這首七律作得多好。這『絳帳風清未改貧』的貧字，押得多大雅！」

馮通士拈着小鬍子道，「是的。可是句子雖則這麼說，憑今天的氣派也夠不貧的了。」

孫幼豪且不答此言，只接着說道，「不但詩是秘書長自己的手筆，連字全是他自己寫的呢。」

馮通士道，「何以見得？他現在昏天黑地的，還寫這個麼？」

孫幼豪道，「不然，不然，胡督辦和秘書長原在日本同過學的。現在……」

說着將小手指頭一伸道，「秘書長的這一位，又和督辦的四太太原是姊妹淘裏的頂要好的，已經認了督辦的老太太作乾娘了。」

馮通士笑道，「你倒對於這些女太太們的事情很清楚的。」

孫幼豪得意道，「哼，我前天還到秘書長公館裏去的呢。秘書長把我請到他書房裏坐。拿他近來臨的魏碑給我看。並且請我指正。我那裏敢指正呢！我看這風清的風字，筆筆是張黑女的味道。我一到眼就知道是他的手筆。前天我走的時候，他一直送我到二門外面。你看，倒底他們名士作官，究竟不同些！」

馮通士也未回言，只走過一旁先看見八幅小篆的壽屏，那下款是，愚姪賂順庸頓首拜撰，便從頭看那篇文章。看着便念起來道，「太夫人以江表名族，嬪於胡氏。而五十年間，總持天下之風會者，皆夫族與母族互為進退。雖曰天下之事，與一家無與，而太夫人一若隱然樞紐於其間者。豈不異哉？」念到「雖曰」那

一句，還同時將腦袋使力一搖，右手揚起畫了一個大圈子。念完大聲道，「好！好！這樣一篇大文字，不知如何纔能落到老太太身上來。他却輕輕這樣一接，便湊得天衣無縫，真是飛行絕跡之筆！」說着對孫幼豪露出一派尊嚴的神氣來道，「這等文章非真通古人消息的不能爲，也不能懂！」說完了使用指頭去拈鬚子，那神態彷彿三代以上的人一般。

孫幼豪道，「那當然好。駱家兄弟本是大名下。他老兄順遠的五古壽詩，也在那廂房裏呢。」

馮通士聽了忽然不高興道，「你老哥哥的話錯了！世俗之見總歡喜拿兄弟並提。陸機陸雲還說得過去。穎濱和東坡就差得遠了，至於羅順遠簡直糟得要命，和他老弟相比，一龍而一豬！」

樹生聽得馮通士聲音越說越高，要想打個盹兒萬萬不行，只得暗叫雜氣，忙

忙走了出來，東混西混，居然也混到夜裏。看見楊小樓唱林冲夜奔，余叔岩擊鼓罵曹，倒反提起神來了。正是此時，上了一道點心。滿堂賓客肚裏正餓，得此大爲歡迎，都誇獎主人的周到，精神都提起來了。不多時，梅蘭芳演紅線盜盒，已然上場。到後來紅線舞劍給田承嗣看，真是妙舞清歌，眩人心目。完了場，大家紛紛的回去。

樹生出得門來，要想找自己的車子，只見黑壓壓亂紛紛，全是一片男人女人汽車馬車聲，夾雜着許多拉散車趕生意的。那警察尤其夾着人縫裏特別盡職，拚命的替汽車作開路神。樹生不由得很有悵惘，想起自己平日坐在包車，車夫拉起飛跑，自己夷然自得的啣着紙烟踏腳鈴也，頗具威風。此刻却連車夫的影子也不知那裏去了。等了半天，等上了車，出了胡同，走到僻靜街上來，還是不住的念着：胡孟容當日也不過是窮小子，無論那樣未見得比自己強，也居然到此地步。

自己立定志氣總要也鬧起來的。一人瞎想，已到家門口了。

次日閑中和劉子和談起馮通士來。

子和拍掌大笑道，「你先不用說，他是誇他自己的書法好，是不是？」

樹生道，「不是的。」

子和趕快道，「那麼他是在大罵駱順遠。」

樹生笑道，「你怎麼知道？」

子和道，「我怎麼知道，誰不知道？他從前和我在司法部同過事。最愛談文章，却又似懂非懂。又愛寫字。人家因為他自己說他的字怎樣好，總照例免不了說一句奉求墨寶的客套話。不待三天他準向人家要紙。並且說，『你請我寫字怎麼紙還不送來呢？』」

樹生哈哈大笑道，「妙極了！」

子和道，「還不止此。賂順庸和我也認識，談起他來，也是妙不可言。他對老賂說，他寫字如同烏伯玉將軍用兵，無往不利，可稱長勝軍。老賂却說，『寫字最難的是膽大。必得膽大，氣勢纔浩瀚。石峪金剛經，鶴銘，皆是膽大的筆法，所以橫絕千古。通士先生寫字，比烏伯玉還嫌太謙。簡直可以比三國的趙雲，因為子龍一身都是膽。』老賂這幾句風涼話，本是挖苦他胡來。他却以為是佩服，到處告訴人，到處恭維老賂。前年他五十生日，自己作了一篇自敘。逢人便要壽序，而且要人家按照他吩咐的話來作，纔滿意。老賂送了他一首古風。老賂的哥哥始終沒有作。他因此便記起恨來。一提賂順遠，他非罵不可。差不多朋友全都知道他的口頭禪。所以你一提我就猜着了。」

樹生道，「作壽本來無聊，闖人以此斂財誇勢，倒底還有個下流的理由。至於浮沉在冷署裏的芝蔴官兒，也學了這一派惡習，想拿幾首臭文酸詩來撐門面，



那就太苦了。何況自己替自己去求人作壽，不但不知恥，簡直是其愚不可及！而且從根本上講起來，一談到壽，就不啻是說這個人死期快了。我們大家勉強來安慰安慰他罷。自己替自己要壽文，豈不是等於自己咒自己快死了麼？」

子和大笑道：「你倒發的是快論。只怕科長大人一步步的升了起來，也就未能免俗了。」

樹生也笑道：「如果關了起來，那又和馮通士不同了。」兩人談談笑笑，各自去了。

樹生除了上衙門之外，極意活動，天天在場面上應酬，鬧得自己連娛樂的味都都感覺不到了。

一日，子和忽然輕輕的到樹生屋裏道：「我們常時到胡同飯店，很覺無聊。所謂的私娼，又皆惡劣不堪。我現在和你到一個雅緻地方去走走。」

樹生笑道，「甚麼雅緻地方？你快說。」

子和道，「你且先上衙門。忙完了，我們晚上在厚德福見。你請我吃瓦塊魚，我就帶你去。」

樹生下得衙門已是下午六點多鐘。便當真約了子和吃完了飯。

子和叫車夫拉到九道胡同口上就放下來了。並且囑咐車夫回家。樹生莫明其妙，只得一聽子和調度。子和進了胡同，拔起大步就走。樹生緊緊隨上。走到中間，遇見一個小胡同子和立刻轉了進去。

樹生在後面叫道，「子和，別開頑笑了。這胡同又深又黑，我簡直怕下脚走得。你這是鬧甚麼玄虛呢？」

子和停住了道，「你不要心慌，再轉一轉就到了。」

樹生果然照他所說，跟上又轉了一個灣。子和到得一個門前，將手在門框上

摸索一忽兒，摸着電鈴，按了一下，停一歇又連接兩下，就放下手來。立刻樹生覺得眼前忽地光明，門上的電燈已經亮了。不消一刻兒那門呀然而啟，一個僕人恭恭敬敬的垂手站在一旁。子和理也不理，一直走了進去。樹生也在後跟隨。過了一個小院，復走進一個小月亮門裏，纔到一個小過廳，一進門來，煖氣花香同時撲鼻。早有一個絕乾淨的女僕，聽得履聲跟進來。接了二人的外衣帽子，掛在衣架上。隨手開了鐵紗門，讓二人進去。

子和笑着問道，「皇后呢？」

那女僕也微笑道，「剛吃完飯，在洗臉哪。請您坐一忽兒罷。」

樹生道，「她怎麼叫作皇后呢？」

子和笑着低聲道，「我叫她甚麼好呢？她在學校裏的時候曾得有皇后的尊號，所以我也只好稱呼她作皇后了。」

樹生笑着沒有言語，便縱目看這屋子，頂上正中一個大隱光燈。上方左角陳設的是一套深綠絲絨軟椅。椅上有藏青地子織錦的方靠墊子。中間放了一個小几，上置蜜色玻璃的烟具。最大的椅子後面，立了個很長的六方籐燈架子，上配暗橙色大紗罩，畫的是埃及金字塔風景。靠下方放了一張柚木西式小圓桌，上置茶具，配了幾個小凳。因為屋子不小，東西太少了反而貧氣，所以在太空的地方又配上了兩盆臘梅，又香又美。那花兒朵透亮，倒好像黃蠟作的似的。擱在精巧的紅木花几上，姿態娟然。還有兩盆天竹，結得大球的紅子兒，垂了下來，襯得尖尖的葉兒，紅的越紅，綠的越綠。這兩株是用磁盆裝的，因為棵兒大，只放在矮木架上。最得寵的還要算擱在靠牆那個小琴桌上的一盆水仙花。旁邊只同置了一個北魏鎔金的釋迦造象，連座子還不到一尺高。四壁除了兩個小金邊風景鏡框之外，全是中國畫，一幅是費曉樓的仕女立畫，用湖色鳳翠裱的。樹生看去，在矮

邊上還注了一行小字道，

「此費曉樓晚妝圖，涼蟾在天，花影籠石，隱寓花好月圓人壽之意。敬貽寒瓊女士，用祝慧福。乙卯秋仲，與庵記。」

樹生看了對子和道，「這是闊人呀！」

子和道，「你再看看。」

樹生再去看，一幅是惲清子的絹本折枝桃花，一幅是錢叔美的梅花。又有一幅對子，烏絲闌篆字，蜜色綾裝的，文是，「右軍悔從衛夫人習行草，迦葉笑看牟尼佛拈天花。」上款是「寒瓊吾友一粲」，下款署的是「秋堂書。」

樹生道，「哦，是他！這位皇后能交他們。當然聲價也可知了。」

兩個人正說着，樹生聽得背後一種嬌脆的聲音說道，「請您吃茶罷。剛纔一杯涼了，已經換過了。」

樹生轉來一看，却是個十幾歲的小丫頭，穿了一身竹布衣，很是俏俐。她看樹生瞧着她，便含笑搭趣說道，「小姐剛洗手呢，就來了。」

樹生也含笑道，「不忙，不忙。」

又等了一晌，樹生看見子和忽然站了起來，趕忙回頭看去，一個瘦瘦的麗人已進了屋子，對面婷婷的走過來，微微似乎點首爲禮。子和特意作出規規矩矩的模樣，迎上前去扳起面孔，舉起雙手，拖着聲音說道，

「臣劉子和率臣唐樹生見駕，願皇后萬歲，萬萬歲！」

樹生原來看見這麗人面上的空氣，很是有點冷冷落落的，不媿芳名寒瓊二字。此時被子和這等怪樣哄得也微微笑起來。那一排編貝的小白牙齒，清清爽朗的果然好看。問過樹生的姓名，便坐下了，和子和說說閑話。樹生子細看她面容嬌好，身軀文弱，不能算是絕色美人，却自有一種清逸的風致。沒得可說的，只可

搜話說道，

「這屋裏蠟梅花真香。」

寒瓊迴盼道，「是麼？恐怕見笑罷。」說着面上也自含笑，但是却又似乎澹澹的。樹生也無法接下去說。

寒瓊却將小皮鞋隨意的踏着地毯，微低着頭續說道，「我最歡喜水仙花，而且歡喜單瓣的。若是重臺水仙，就沒有清高的氣韻，顯得有些俗了。」

這幾句話的聲音，低而且緩，如同弱得不能再向下說似的。樹生耳內聽得，不覺意中一蕩，心想此女媚人的地方，大概就在這嬌媚的語音上面了。

子和聽她說完了問道，「你的精神還不大好麼？」

寒瓊點了一點頭。

樹生又問道，「玉體近日不安？」

寒瓊又低頭微笑道，「是的，身體不好，常時有病，實在沒有多少興趣了。」

樹生對於這句話不便回答，只淡淡的笑一笑。

子和道，「能不能讓樹生參觀書房呢？」

寒瓊站起來對樹生道，「不嫌憊，請看一看。」

說着引到隔一間屋裏去，陳設的都全是硬木大理石傢俱。書案上放了一本陶詩，一些文具。書架上整整齊齊的書倒不少，屋裏疏疏落落，又是一番清趣。

寒瓊笑着對樹生道，「唐先生，你看這看書的坐椅却是洋式的。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中國硬木東西，看是好看，用起來就太不舒服了。我想人家裏應該預備兩個客廳。若是希望客人快走，就請他上設置紫檀桌的客廳裏去。若是佳客，那非在洋客廳不可了。」



樹生不覺笑了起來。又聽她有些咳嗽，便道，「恐怕你有些冷罷？」

寒瓊道，「不要緊的。」

看了一歇，仍然回到客廳裏來。子和和她閑說了一陣，便起身告辭。寒瓊也不怎樣留。

子和忽然問道，「可以握手嗎？」

寒瓊微笑道，「可以。」

說着也伸出手來和樹生握了一握。樹生只覺得其柔如綿，其滑如脂。只是稍瘦些罷了。

歸來，樹生向子和道，「她很漂亮，只是冷靜些。對麼？」

子和道，「不然她的好處就在這若即若離之間。你若無事去和她清談，遇到高興，她能批評當今幾位閹人的長短，言簡意賅，叫你笑得腸子斷呢！」

樹生道，「這倒不錯。不過她這樣情形，倒底是娼不是娼呢？」

子和道，「你莫要正名了罷。像我們這樣到她家談談，不能算是客人。而且她也不會定出規矩來要多少錢。現在聽說她和霍鼎先結了緣。大約老霍總擔任了她的經濟責任。況且她自己也有錢呢。」

樹生道，「甚麼不要正名？像她這樣倒很會弄錢。那些跑飯店的苦女孩子，伺候客人一宵，纔得十塊大洋。店主人分三塊，跑腿的分兩塊半，還要扣人家幾毛錢的車錢。落到她們自己手上，可憐頂多也不過四塊大洋罷了。我也不忍再拿甚麼道德的話來苛責。只可氣這也是拿皮肉運動來的錢，却平空要被這些混蛋掌櫃的茶房安坐而刮去一大半。比起寒瓊女士來，還不是一樣的私貨麼？爲甚麼她們就那麼苦？」

子和笑道，「你說寒瓊不苦麼？你看她大烟已經吃了，身子已經壞了。她只

能比普通娼妓的地位高些，却不能怎樣正式的掙過體而來。她又是個聰明人。她一切的困難她都曉得。她心高志傲，要嫁閩人，却又不肯作妾。請問閩人誰個無妻？普通無妻的人，誰個又能要她？所以鬧得終是瞎湊合。她心裏不苦麼？」

樹生不覺長嘆道，「唉，我也愁不了許多。讀書落淚，替古人擔憂，却又爲何？」

子和笑道，「對呀，你只管找你的現實的快樂，不管別的。寒瓊的臥室，真是考究。那張牀又軟又鬆，彈簧托得你如同在雲裏一樣！牀邊地下鋪的是獸皮。那盞燈是白石頭裸體雕像手裏持着的。在深夜裏那淺綠色的光能夠照得你要醉。她又會談情，聲音又嬌細。我那天搭趟在她牀上坐了一下，心裏着實妬嫉老霍那個糟鬍子。你若有緣，也許你就可以作入幕之賓呢。」

樹生不覺哈哈大笑道，「去去莫漫道，人生行樂耳！」

笑聲中，早順手將未吸完的紙烟，迅速的捧到烟盒裏去。便和子和各自睡了。

樹生自此後生活也無非如是。不知不覺中已把光陰過到次年春天二月了。這個短短的光陰却具有很大很大的移轉力。樹生的行徑和以前又不同得多了。本來以樹生這樣聰明漂亮的人，甚麼事不看則已，一看之下，縱不能看個透亮，也得看進去七八成。官場的習氣，却又偏偏最容易染到漂亮的「幹員」身上去。所以樹生居然也算是歷練的科長了。氣派固然十足，手腕更是不差。然而他是胡孟容所賞識的人。他是「折衷派」的人才，能舊能新。在衙門裏官味兒雖然並不減於滿清的官僚，出了衙門却又穿上極時行的晚禮服參加夜會。

一天夜裏樹生和子和正在瑤臺酒店的舞廳裏休息。樹生一人獨自捧着個酒杯，翹起一隻腿來看着那光滑的地板出神。等着了王兩女士只是不來。這時樂聲初

息，一對對的舞侶各自散開。滿廳裏全是鬧哄哄的空氣。衣香鬢影在柔暈的燈光下面，零亂得使人如同在雲霧一樣。那些少年男女，叫酒力支配得臉上紅撲撲的，都失了些常態。眼睛差不多斜眯着，似乎懶得抬起來。嘴裏唧唧喳喳，各自說着蜜也似的甜話。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陶醉中的天地。樹生靜靜的看去，不由得有些兒倦了。微笑着對子和道，

「子和，我們且到廳外去站一下罷。」

說着兩個便走了出來。

正是此時，對面來了一個絕時髦的小姐，姍姍的走進廳去。樹生只看見她身上披了一件黑光緞的斗篷。那後面的邊捲了一點起來，露出一些血也似的裏子，又亮又紅，襯着黑的格外出色。走過去的時候，眼睛也看見樹生和子和，但警過眼仍然飄進去了。

樹生不覺用手臂碰了一下子和道，「這位是誰呀？」

子和笑道，「虧你還到瑤臺酒店來充主顧，連鄧總長的小姐鄧瑜都不認識！誰不知道瑤臺酒店是北京闊少小姐的娛樂場，誰不知道鄧瑜是瑤臺酒店裏名人之一？」

樹生道，「哦！是鄧瑜麼？我是久聞她的芳名，但是沒有見過面。走走，我們快追進去看她。」

於是二人也急忙歸到位子上來。

此時樂聲已起，大家捉着對兒又舞起來。樹生在入縫兒裏找鄧瑜，只是不見。忽然看見她正在隔着兩個位子的座上，和幾個男女一起。鄧瑜這時已經脫下斗篷，露出舞衣來，薄若冰綃光伴金箔，在衆佳麗中又別是一種引人的風度。正在出神，忽覺肩有人輕輕敲了一下。回頭却見王女士笑盈盈的站在後面呢。

王女士媚笑道，「對不起，勞你久等啊。」

樹生未及答言，却見子和已然和丁女士踏着拍子舞上去了。

王女士又笑道，「今天我來晚了，真是抱歉。我決意辭了別人，和你多舞幾次罷。來來，你遞過手來呀。」

樹生這時欲待不舞，却又礙難却得王女士的殷勤，又不願叫王女士看出神氣來，只得和王女士舞上去了。舞的時候，不住拿眼看鄧瑜，只見鄧瑜的眼光轉到自己這邊來。舞罷，王女士看他神氣不屬，不覺有些薄愠，用冷言語刺道，

「唐科長，你的步法近來大概有高明的人教過罷？」

樹生道「怎麼？」

王女士冷笑道，「您的腳剛纔幾乎要把我的腳踏斷了。這不是高明的人新教你的麼？」

樹生一聽，心中立刻一轉，便趁着原來臉上的呆神氣格外加上些兒愁苦的形狀道，

「唉，你真不明白。我因為和你約好了，所以纔來。要不然我已經吃藥睡下了。我胸口現在直是痛，你在我臉上的神氣裏，會看不出來麼？」

王女士看見他眉宇間果然有些不得之色，以為他真不舒服。覺得他帶病來赴自己的約，不該錯怪了他。便很憐惜的說道，

「那麼，我太對不起你了。我也不舞了，只在這兒陪你好麼？」

樹生心下躊躇着沒有回答。

王女士又道，「要不然，我送你回家去也好。」

樹生搖頭強笑道，「謝謝你，我不願意因為我掃了你的興。你只管另和一個人上去。我在這兒看着心裏也歡喜。」



王女士道，「不，你不舒服，我還上去幹嗎呢？」

樹生看見王女士只膩了不走，也無可奈何，只好僵着對坐下了。總趁王女士不注意的時候，偷眼去看鄧瑜。鄧瑜這時早已和一位胖胖的少年舞起來了。樹生不知怎的，一看鄧瑜的金色鞋和那少年的黑漆鞋，參差的踏着地板，現出一閃一閃的光來，心裏便如有所失。當時也沒有機會和她認識。悶對着王女士也覺無聊，便裝出樣子來回去了。王女士送他出了廳，仍舊轉了回來和別個人玩去了。

這鄧小姐的父親名叫鄧靜齋，是一位有名的財閥，對於鄧瑜非常鍾愛。樹生近來在胡孟容家常聽見孟容的姨太太們說起她來，早存了一番羨慕之心。只是總沒機會見面，所以口裏也不會說起來。這次一見之下不由得心裏熱將起來。

次日樹生下得衙門匆匆的跑回家等一位客來。這位客名叫何廣略，是江蘇的一個土財主的兒子。他一心迷着只想作官。固然也想在這裏面撈摸幾文，但是最

大的目的還不在此。何廣略的祖父和老子都是勤苦力田的耕夫，斗大的黑字也不認得一個。兩世居積發起財來，惹得左鄰右舍親戚本家，沒有一個不紅了眼，沒有一個不是時時借故和他們爲難。更有那鄉間的紳士，欺負他們不識字沒有資格，越發作威作勢，敲剝富翁自然更比敲剝貧民利害些。

有一次何廣略的老子也不知在族長先生面前說錯了一句甚麼狗屁不相干的話。那位先生立時當着大衆面前暴怒如雷，將一隻醬缸裏拖出來的黃薑芽的手劈的在桌上一拍道，「陡！」何廣略的老子耳內猛的一震，嚇得抬起眼來一看。族長正坐在破紅漆的椅子上，翹起一隻裹着露出棉花的黑洋緞褲子的腿，左手捧着脫了綫的黃銅水烟袋，一根紙煤子夾在烟筒坳裏，氣沖沖的向上直冒烟，一副灰黃瘦削被鴉片提鍊過的閻羅臉，映着那黑亮油漬的摹本緞破馬褂兒，越發顯得要活吃小鬼的神氣出來。何廣略的老子知道又犯了法，早已身上冷得抖起來，那裏還

敢讓喉裏逃出一個字。族長唳的一聲完了，便不言語。滿堂裏鴉雀無聲，只有一對對的眼珠子在各個臉上互相亂轉。沈了一歇，纔霍地將水烟袋向桌上一慣，大聲喝道：

「我屢次饒你，你總不知小心。今天又在我面前說這樣無禮的話。我，論起輩分來，是你親房的爹爹，論起功名來，是皇上家親點，披紅掛彩，爆竹窠裏響出來的真正秀才。到了民國，皇上都跑了，功名尚且不差分毫。這四鄉八鎮誰不知道？你居然要來頂撞我麼？你知道，我們作先生的都是榮宗耀祖的人！你們這班不識字檢牛矢的狗才頂撞了我，不但是目無長上，而且是得罪祖宗。那還了得！何氏門中豈能爲你喪了家規，滅了王法？走！開祠堂門！打不爛你的屁股，算你是個精怪！」

何廣略的老子還待要訴冤時耳裏只聽得一疊連聲的叫打屁股。

他是個鬚髮蒼然的老叟。這個臉他如何能丟得？只急得滿頭滿臉全是黃豆大的汗珠子。這時便有人作好作歹。由磕頭賠禮唱三天大戲，減到唱兩天。兩天減到一天。一天減到用二百元乾折。又由二百減到一百。最後又加上二十元減去磕頭。合共一百二十元了結。

諸如此類，或硬敲或軟騙，買田置地憑中作保，都是受罪的好機會。也不知受了多少悶氣。所以他老子立志要兒子念書作官，撐起門戶來，爭這一口氣。這是他老子的目的。

何廣略自己呢却又一樣，他生性就不願讀書。在鄉下雖然是個富戶的兒子，但是物質上的享受，威儀上的排場，終是有限得很。他每次看見人家作官的那一種氣派，便心裏又癢又痛，說不盡的羨慕。所以也是決計要找個官兒，嘗嘗異味。他有個親戚在京裏當差，受了他的委託替他想法子，便叫他入京，替他介紹認

識樹生。

何廣略初到京裏來，一看見這麼高的城牆，這麼大的宮殿，前門外又有這麼多的娼寮戲館飯店酒行，這麼亮的電燈，這麼響的汽車，早已昏天黑地。只怕自己一個鄉下人露出貧相來，叫人家笑話，處處總留神極力作大方。那怕花一角錢就可以的事情，他偏要花一塊錢。又怕自己粗俗叫人家看不起，所以處處都留神極力講禮節。

北京的商人態度是極好的。

何廣略頭一天到京，被他的親戚邀去吃飯。一進門來，兩旁的人都站起來。何廣略看見其中有一個面孔肥胖，長了大白鬚子的老先生，穿了馬褂，向他極客氣的含笑鞠躬道，

「您來啦！裏面請坐。」

隱 刺

一四七

他趕緊脫下帽來還禮道，「不敢當！請教貴姓？」

他的親戚將他一把拉了進去低低說道「他不過是一個伙計頭兒，專門招呼客官的。你要這樣規矩幹嗎呢？」

何廣略恥得雙面通紅，裝糊塗就過去了。

像這樣的笑話也不暇細述，只言樹生認識了何廣略以後，知道了他的底細，曉得有些油水，便很拉攏。這天專誠在家專等何廣略來。不多時果然來了。

何廣略渾身上下穿了極講究的緞子衣褲，又大又肥四處不關風，好像紮出來的紙人兒一樣，映出一張黑油亮的臉孔，越是土頭土腦的。樹生看見他那副舉止，只得忍住笑和他談些閑話。原意是等何廣略自己將求官的話重新正式提起，自己纔肯向上攏去說。誰知何廣略看樹生只管談閑話，不敢冒昧，也跟着談閑話。鬧了半天，樹生不耐了。便引上去道，

「你老哥從前在外面作過些甚麼事呢？」

何廣略一聽樹生關切到這上面來，立時歡喜。便極坦白直率的說道，

「不瞞科長說，我從前只是在家裏，一點事也沒有作過。現在全仗你老人家提拔，叫我怎樣作我便怎樣作。總之我預備了款子，該怎樣便怎樣。我一定報答你老人家。」

樹生聽了正色道，「廣略兄，你聽着。你既然是由你令親那裏介紹來的，那我們雖是初交，也和自家人一樣。我在外作事，一概以朋友交情爲重，絕對的不談甚麼報酬的話。這層請你老兄千萬不必提起。我兄弟總極力替你幫忙就是。」

何廣略又喜又愧，趕忙說道，「是，是，科長真是好人！」

樹生笑道，「好說好說，你我並不在衙門裏同事。這科長的稱呼，我萬不敢當。請你以後免了罷。」

何廣略道，「那是應該的。」

樹生道，「實在不敢當。」

何廣略看見樹生意思誠懇，心裏覺得樹生真是待自己不錯，當然以後不好再叫科長了。想到這裏，不覺躊躇起來。呆了一歇，鼓起勇來向樹生道，

「這個稱呼是我敝親教我的。現在既然不用了，可叫甚麼好呢？和科長論老哥老弟，我又那裏配呢？」

樹生忍着笑道，「以後請你稱我作樹翁好了。」

何廣略喜得頓足道，「對了！對了！以後就叫樹翁。真也奇怪，這兩個字在我心裏憑怎麼樣也想不出來！」

樹生看他村野的形狀又出來了，便又回到本題上去道，「那麼你從前一點資格都沒有麼？」



何廣略紅着臉道，「我在家裏從先生念過四書。後來到城裏進了第五中學。因爲那學校不好，念了一年就沒有去了。」

樹生道，「那麼你還要先弄資格纔能作官。」

何廣略道，「那自然。」

樹生道，「你可以先回去和你令親商量。你要是希望大二些，將來可以作局長道尹，你可以弄一個簡任職。若是希望小些，弄個薦任職也行了。」

何廣略一想他的親戚已經向他借了一百塊錢心痛得了不得。生怕請他幫忙，他又要借錢。難得樹生這樣熱腸，何不直接託了樹生呢？便說道，

「一切都請樹翁作主。我也不必找他商量的，我雖說是個鄉下人，自己也應該歷練歷練。甚麼事都靠親戚，那還行麼？」

樹生道，「好，我先向朋友方面替你問問，看可有機會。若是便利，我就再

來問你。因為辦功名資格概歸管詮敍的朋友設法。我是純粹外行的。」

何廣略千歡萬喜的道，「我也不會說話。總之我這一生的前程，都靠樹翁的大恩了。」

當下何廣略辭了出去。

樹生忽然想起和寒瓊見面之後，會了幾次很有些意思。便又想起前回說送花的事來，又想起寒瓊近日學畫。便叫當差的通電話問花場裏送去了沒有，又叫南紙店將上好的畫絹送去。好在這些鋪子都和衙門裏交易。庶務科長用點兒東西簡直不算數。樹生也樂得作這個人情。果然回電說早上已經由店裏送去了。樹生又檢了兩張瑞蚨祥的禮票，叫當差的拿去另換上女衣料的票子，揣在身上。又親自拿了兩個小盒子。便一逕到寒瓊家來。

寒瓊微笑着在臥房門口迎道，「多謝雅意。花兒選得非常之好，絹也好。不

過太多了，我那裏就書得完呢？」

樹生笑道，「你是個雅人，應該送點雅緻的東西給你。還有幾張乾隆的舊紙，又光又細，真和玉片兒一樣。我也想分到手的時候送你呢。」

寒瓊道，「那更不敢當了。」

樹生聽她這一聲低迴的細語，真個是如同微風振簫。又加上些淺淺的笑湍兒，真有一種幽媚的神力。便輕輕的握住她的纖手，看看屋裏鴉頭已經出去了，便默笑道，

「我想開一開，好麼？」

寒瓊微微蹙眉道。「你歡喜這個俗套，我又有甚麼法子呢？」

樹生笑嘻嘻的將那軟玉也似的手開了兩開，又將自己的右手由寒瓊的手腕向上撫摩着手臂道，

「你來坐下，我給點好東西你看。」

寒瓊依他坐下了。樹生將那兩個小盒兒拿出來。寒瓊不由得笑道，

「哦，你留洋的新人物也販賣鴉片了！」

樹生道，「你怎樣沒看就知道是鴉片呢？」

寒瓊道，「這種小銅盒兒，是香港鴉片公司的特製。一盒一兩，價錢比普通的都要貴，你從那裏弄來的呢？」

樹生道，「我原是十足外行。這是在一個朋友那裏看見的。他說好，所以我就拿來孝敬你呀。」

寒瓊搖搖頭笑道，「幣重而言甘，其居心不可問。你還是拿回去罷。」

樹生看見她這種態度，分明是對自己已經放出話來了，便也大胆的笑道，

「居心縱是不可問，頂多也不過如此如彼。難道還出得了甚麼特別的危險麼？」

兩人說說笑笑膩了半天。樹生將那兩張衣料的票子，冷不防的塞在寒瓊的梳裝小篋裏，便回去了。

次日和局子裏的一個人名叫烏心田的約好見面。却先到衙門裏將公事了去一些，趕着上胡孟容公館裏來。走進房，正見四太太踱着一雙鞋，穿着短衫，領子全沒有扣起來，在那兒閑吸紙烟。孟容正靠在牀上休息。一見樹生來了，笑道，

「樹生你來得正好。請你効効勞罷。」

說着回過頭對四太太道，「你要說甚麼只管說。」

樹生笑問四太太甚麼事。四太太道，

「我想寫一封信到我老家裏去。因為我父親死了多年，我要寄二百塊錢給我母親，修治墳地。還有我的阿姐，景况很不好。老爺已經給我姐夫謀了一個事，

叫他就來。我叫老爺寫……」

四太太說到這兒，橫飛了孟容一個眼波，披着小嘴兒道「他懶死了。只不肯寫……」

樹生笑道，「哦，這容易。」

說着便坐下拿起紙筆來寫了一封信。快要寫完，纔抬頭問還有甚麼別的話說。

四太太道，「沒有了。你只說我身體很好，他們不要記掛。也替我問問他們的好。」

樹生依言寫完，又寫了信封。

四太太滿面春風的笑道，「唐少爺，謝謝你。你寫得又好又快。」

樹生也笑道，「你且莫忙着謝我。我還有事情拜託你哪。」

四太太揚起小手掌道，「待我來猜猜看，僚阿是要想攀親哉？」  
樹生且不答話，只將眼光偏瞧着牀上的孟容發呆笑。

孟容也笑道，「樹生，是不是呢？你也該解決這個問題了。我們也應該幫你的忙，吃你的喜酒。」

樹生微微點頭道，「是倒是的……」

四太太拍手笑道，「怎麼樣？我猜猜着了！你且說你看上誰了。」

樹生道，「有個鄧瑜你知道麼？」

四太太道，「鄧瑜？」

孟容接口道，「哦是了。鄧靜齋的女兒。聽說她很有名氣呀。」

四太太道，「是鄧總長的小姐麼？那行！我同她雖不很親密，也還不錯。改日我請她到我家來玩，你也來好了。」

孟容道，「你這個馱子！唐少爺和鄧小姐大約早已認識了。他們都是新人物。還用你作王婆嗎？」

樹生笑道，「世伯不知道，我實在不會認識她。」於是把經過情形和孟容說了。

孟容道，「既是這樣，那應該兩方面辦纔好。我和靜齋也是多年的朋友。可以在他面前常常提你。使他腦筋裏先有了你的一個好影子。一面叫老四替你們兩個本人介紹見面。等待有了相當的程度，由我出面替你老姪作媒好了。」

樹生聽了不覺心花怒放，趕快起來向孟容作了一個大揖。回過頭來對四太太又是一躬到地。笑得四太太直將兩條小粉腿兒打跌道，

「事情若是成功了，我一個人要吃唐少爺十抬酒。」

樹生笑道，「那容易！我今天就請你先吃一抬。」



四太太道，「今天沒有工夫，而且你前三天就該下帖子。這樣潦草是不行的。」

說笑一陣，樹生念着烏心田，便辭了出門。一直到烏心田家來，和烏心田商量買資格的事。

烏心田道，「現在正式保舉已經完了。一定要作，很是麻煩呢。」

樹生道，「這事也是別位朋友切託的。請你想想法子。……」說的這裏又向烏心田低低說道，「好在人數很多。大約有七八個人。」

烏心田聽了，想了一想說道，「一定要作，除非在舊案裏找那大批的保舉案子，塞進幾個名子去。好在大總統的命令上，只寫了某某等頭一名有姓字。其他都不寫姓名。此時在案子裏多加幾位，照樣有效。」

樹生道，「如此最妙，好在這是成全人家功名的功德事，你老哥也樂於幫忙

的。一切手續，仍按上次辦理，都包在我身上，決不有誤。」

烏心田道，「樹翁，你要竹字頭呢，還是草字頭呢？」

樹生道，「大概都有。因為他們人很多。」

烏心田道，「上次辦的，兄弟實在完全講面子，一個錢沒有拿。若是草字頭，八百塊錢一個，實在無法辦。因為這底案須要從院裏秘書廳改過。局裏再改，然後纔絲毫不悞。不致拿假案子壞了人家的前程。你想院裏局裏兩下都打發，每人名下分得了幾文呢？」

樹生道，「這一層，心翁說的極是。我兄弟絕對的以爲然。不過上回是那樣辦的。這次他們幾位都已知道了。都因為欽佩心翁辦事穩當廉潔，所以纔一定拉我兄弟來求你老哥。無論怎樣，總請維持原案。不但我不便忽然改口加價，即使說出來了，他們必要疑心我從中想撈油水了。」

烏心田皺起眉頭道，「你說的固然不錯，但是我也得和他們接頭。他們說草字頭非一竿之數不可。竹字頭至少要二竿。我要想好處，我都可以起誓。」

樹生道，「無論如何，總要請你幫忙。我兄弟別的事情不敢說，有兩件事我可以保險。第一，他們全是便家，事到錢來決無差錯。第二，是人數甚多。價格雖是一樣，可是總數就多得多了。」

烏心田見他口風一絲不鬆，料也再說不下來便道，

「說就是這樣說了，不過有一層要注意，他們的名字可曾露過沒有呢？」

樹生道，「絕對沒有。」

烏心田道，「上次也是一個人辦這事，話還未說好，就把名字露了。後來沒有成功，又跑到我這裏來。我問了他的名字，向局裏一說。局裏的朋友都先知道了，鬧得幾乎揭穿。兄弟生怕這回也是如此。樹翁可以確信他們的名字沒有在別

處露過麼？」

樹生道，「那是當然。他們爲他們自己的安全計，也不能輕易露名字呀。」

烏心田道，「好，你先去聽我布置。只要我通電話給你，你就請來和我正式商議。」

當下樹生便辭了回來。正好碰見何廣略來了。樹生把何廣略讓到客廳坐下，對他縐眉道，

「廣略兄，真是不作臉。機會太不巧了。」

何廣略本來吃了一點酒。一張紫臉膛緊繃着，昏昏沈沈的。聽了這句話，不覺將酒意冷醒了一半。趕忙獸着問道，

「樹翁，怎樣的不巧呢？」

樹生看見他臉上露出非常失意的神氣來，便道，

「因為現在的闊人不保薦人了。你就想買資格也難買。」

何廣略急得兩眼發直道，「那那可怎麼好呢？我辛苦到京一趟，一些功名都弄不到手。不但我族下人更看不起我，連我自己家裏的人都要罵我沒有出息了。」

樹生道，「原是說呢。我也想過，要是替你幫忙，幫不成，我自己也不過意。不過也不是絕對無望。法子現在倒是有了一個，并且也很穩當，也很便宜。但是我看你還是子細斟酌罷。花了不少的錢，買一個空職，雖然在資格上大大的有用，總難免有人說不值。那時候我兄弟倒爲難了。」

何廣略急急說道，「樹翁，你老人家真是在說那裏的話。我的事情叫你操心，我已經感激得很了。若再要說出昧良心的話來，叫我變豬變狗，萬世不得人身！」

何廣略粗氣咻咻的還未說完，已經快把樹生逗笑了。趕忙說道，

「你快不要起誓啊。」

何廣略道，「樹翁，我這個人口直心快。一根腸子通到屁眼兒，從來不會轉灣的！」

樹生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急急的轉到本題上來道，

「那麼你真是十分願意了。」

何廣略道，「二十分願意！」

樹生道，「一些兒也不後悔？」

何廣略道，「樹翁，我又要起誓了。」

樹生將大拇指一豎道，「好！你真夠朋友，我也一定替你幫忙。」

於是樹生將身子更湊近一點，低低對何廣略說道，

「你究竟要竹字頭呢，要草字頭呢？」

何廣略道，「甚麼豬子頭啊？」

樹生笑着將手指蘸了一點茶，在茶几上寫了一個簡字道，

「你看這個字不是一個竹字的頭麼？」

何廣略道，「哦，那薦任職所以就叫作草字頭。」

樹生道，「是呀，你的意思是要那一種呢？」

何廣略沈吟道，「要多少運動費呢？」

樹生道，「這事經外邊正式保舉，當然麻煩。這在局子裏辦，草字頭頂多也不能過兩千，竹子頭頂多不能過四千。」

何廣略心下盤算着，一下決然的回覆樹生道，

「自然草字頭要便宜得多，不過終竟是竹字頭堂皇些。將來要作事，也顯得

是硬的。樹翁，我明天先劃五千塊錢來，隨你支配。恐怕還有些零碎用項呢。」

樹生道，「這倒不必。我這說的不過是舉其最多數。我要替你辦，一定要和他們講價。總之極力怎樣節省怎樣好。而且交款的手續，我也得先告訴你。」

何廣略道，「怎樣的呢？」

樹生道，「你可以先將款項存入一個銀行。取出存摺和支票本子，一齊交給我。你把那取款的圖章自行收起。我將存摺支票都交到他們那裏。讓他們到銀行裏對一對數目。使他們確信你有辦事的誠意。支票在他們手裏，你是無法再行取款。他們便可放心去替你辦。你呢，因為圖章在手，也不怕將款取去。等到事情辦好，一面交錢，一面交貨。豈不爽快穩當麼？」

何廣略真是聞所未聞，直喜得拍手打掌，哈哈大笑道，

「長到老學不了！這個法兒真是太好！日媽的，這是那個兒子先想的這個好



「主意！」

樹生看見何廣略規矩的時候太規矩，放肆起來可也真是野性難馴。此時他這樣一來，不覺刺激起樹生一些良心上的自覺。一面討厭何廣略鄙野，一面又可憐他愚拙，一面更萬分的羞恥自己的卑污。立時臉上忍不住熱刺刺的非常也難過，便靜下來沒有言語了。何廣略忘形之後，忽見樹生面色鎮重了。虧他也還聰明，居然想起自己的失禮來。便規規矩矩說道，

「樹翁，我實是歡喜極了。說話粗野，請你老人家莫怪。那怕當面罵我幾句都行。」

樹生微笑道，「那裏話來，我們自家人怎樣都不拘。不過老兄以後在外面多留神些，那就更好了。」

何廣略唯唯連聲的道是，就站起來辭了走。樹生拍着他的肩道，

「在外面混事，尤其是官場裏，完全是要猴戲。只要不把猴兒耍跑了就得。我們自家朋友，當然說直話了。」

何廣略此時看見樹生反而和他很好，認爲樹生待他真是一片至誠，一毫也沒有看不起他的意思。他所最怕的便是人家看不起他，最歡喜的就是人家待他誠意。這時他直感激得要流淚，一把抓住樹生的手道，

「樹翁，你告訴我的都是金石良言。難得你這樣不客氣，又能原諒我。我真快活。和你論兄弟，我知道不配。我就看你是我的老師罷！」

樹生看見他又呆氣的站住了，生怕他又膩了不走，只口裏敷衍着，腳下一直向外走，將何廣略帶了出門而別。

到得晚上，當差的說寒瓊有電話來請。樹生聽了好不高興，便一逕到寒瓊家來。一見寒瓊又換了一套月白地魚子文的衣服。領上扣子也沒扣上。身上踏了一

雙白緞繡花的拖鞋。神氣懶懶的迎在門口。

樹生笑道。「是誰呀？是病西施麼，還是瘦比黃花的李清照呢？」

寒瓊蹙起眉來笑道，「別酸了。」

樹生看見寒瓊雙眉蹙將起來，眉心顯出幾道紋兒。眉毛由首至尾曲曲的如同春波起伏，掩護着那對澄明的眸子，真是令人愛也不是，憐也不是。心裏飄飄忽忽的，只覺是沒奈何。由不得扶着寒瓊的肩，一並坐下微笑道，

「我今天纔懂得古人淺笑輕顰四字的妙處了。這個淺字這個輕字，不知道是放在天秤上稱了幾多個的字裏挑出來的兩個，稱準了分量纔用上去的。」

寒瓊故意沈下臉來道，「我不和你說閑話。你幾時學會了塞黑禮的呀？」

樹生知道她是說那衣票子的事。便笑道，「勞駕不說好不好？我就是因爲不好意思，纔偷偷的放在那裏。」

寒瓊笑道，「好，偷偷的，我這裏的東西將來恐怕都要讓你偷偷的偷完了呢！」

樹生聽了心中大樂，便待要乘機開個大玩笑。一看寒瓊也已覺出她自己這句話不妥，臉上早已紅了起來。對樹生強笑道，

「你來，你嘗嘗那銅盒子的烟如何？」

樹生看她不勝羞顏，也不便再開玩笑。便道，「我不嘗。」

寒瓊拉住樹生的手道，「走走，你陪我去啊。」

二人相對在烟鋪上躺下。那丫頭早跑過來燒烟。樹生在寒瓊吃烟的時候，見她一面吸着那小象牙的細槍，一面偶爾招起手臂來拂一拂頭髮。從那寬大的袖口裏，看進去，隱隱可見胳膊窩。不過太不清楚。最清楚的還是那膀子，圓圓兒的，看都看得出來極柔極滑。

這時樹生忽然心裏又有點兒感觸。自己一想，在這個境界是個甚麼境界呢，寒瓊以如此的風姿，却甘心去一口一口的吃殺人的鴉片，吃得像糖一般的甜。自己在這兒陪她胡調，也很無味。想到這兒，自己又恨起來。恨自己這種杞憂的心怎麼還是死不了。要想極力斬絕，却總是根株不能悉斷。這一點憂愁，那怕只留了一個芝麻大的種子在心裏，滋生起來一忽兒就塞得胸口難受。寒瓊還直是對自己用手腕，不即不離，騙得自己入彀。她自己覺得聰明得很，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在騙她。子細想來，她以騙我為得意，她自己便也受騙；我以騙她為得意，我自己也受了她的騙。被騙的固然可憐，同時被人家騙了，反而以為自己手段高明，以為自己騙了人家，更是可憐而可恥。又念到寒瓊的身世，覺得這種生活的手腕，完全是飲鴆止渴。自己此時貪慕她的無非是美色，柔聲，輕盈的體格，沃冶的舉止。其實她的命運壽年，完全不可知。那又何異和一個未死的僵屍周旋呢？

馳思之際，寒瓊已吸完了兩口烟，眼波溶溶，映在燈旁愈加活潑。那又高又軟的枕頭，托住她的半邊臉，掩住了一些眉梢眼角。情態之醉人，任是畫兒也難描得。惹得樹生心裏又罵自己偏有這些迂腐的思想了。但是要想和剛進來的時候那樣沈戀，此時却總有些格格不入。使辭了回去。

次日樹生心中惦記了鄧瑜，匆匆從衙門裏下來，便到了胡公館。

一逕找着四太太。四太太拍手笑道，

「唐少爺來得正好！」說了便低聲道，「鄧小姐今天到家來又麻雀。是我事前通電話約她的。你只光在外客廳裏等一歇。鄧小姐就要來的。我是在她面前掉了個槍花。等他一來，就說我請的吳少奶奶不來了。其實我原就沒有請。只等牌局湊不成，鄧小姐性子最急不過，那時我一說邀你，她準不反對。而且只要你會交際，我從旁一打邊鼓兒，她準高興的。」四太太說到此地，得意的笑道，「僚

看我阿像是個諸葛亮！」

樹生笑着道了謝，便出去了。過了一歇，裏面四太太一疊連聲的叫請唐科長。樹生便進來了。一看屋裏三個女人，除四太太之外，那一位是鄧秘書長的新太太。還有一位正是那朝夕懷想的鄧瑜女士。樹生見了面，一一招呼了。

鄧太太嬌滴滴的笑着，「唐科長，這胡宅簡直是你的家了。我那一次來不碰着你？」

樹生也笑着隨意答應，一面和鄧瑜謙遜了一番。

四太太道，「唐少爺，我們這位鄧小姐樣樣學問都好。幸而她是個女的，要不然，你這個科長我一定要保舉她去作。你別以爲你是衙門裏頂能幹的人呀。」

樹生笑道，「我幾時說我能幹了呢？」

鄧瑜這一天穿了一件西洋軟綳的旗袍，淺黃的地子上面，印了極大的朱紅色

牡丹花，配上深褐色的花葉子，又新奇又耀眼。衣服的式樣又是參了些西化的，格外顯得時髦。此時聽得四太太和樹生說閑話，便極大方的笑着高聲道，

「你們二位不要談家常了罷……」一面說着一面叫道，「來人，來人，快擺桌子要緊。」

不一歇四人坐下就對起局來。

四太太嘖嘖咕咕的道，「今天吳少奶奶有甚麼要緊的事不來呢？」說着偏過頭來對樹生道，對不起，今天把你關住了。」

樹生道，「我倒沒有甚麼事，足可以奉陪。不過我一個人是男的。陪着你們三位打牌，照例不是我一人輸，就是我一人贏。若是贏了呢，我倒得其所哉，碰着三位全是有錢的太太小姐。若是輸了，只怕坍不起這個臺。我倒要起個馬前課，先占一占纔放心呢。」



一番話說得大家都笑了。

鄧瑜道，「誰不知道你是胡督辦手下的第一個紅人？怎樣坍不了這個臺呀？凡是當庶務科長的，都是會暗地要錢，人面前裝貧。唐先生，對不對？」

樹生不想到鄧瑜竟會如此的不客氣，說起話來簡直和放連珠砲似的。心下暗自忖度，倒可趁機和他大拉攏一氣。便笑着向鄭太太道，

鄭太太，你看鄧小姐真是明白透亮，連咱們當庶務的着兒，他全曉得！」

鄭太太一手打下一張四萬去，笑道，「我只曉得打四萬！」

「樹生又向着鄧瑜笑道，「密司鄧，你如何曉得我是督辦的紅人？督辦最忌諱這兩個字啊。」

鄧瑜這時看見上家四太太放下一張西風來，連忙喊道：「碰！」將牌碰了，纔回答樹生道：「胡督辦和我父親是好朋友。我要叫他胡老伯呢。他常時和我父親

說你能幹。我們是久聞大名的了。……說着將手忽然一拍四太太的臉道，「還有這位『伯母』早也常提起。你瞧多麼年輕漂亮的一個『伯母』呀！」說完了不禁格格直笑。

四太太也笑道，「大小姐，我甚麼事得罪了你，要這樣打趣我？」

樹生也不理此事，只接着說道，「督辦果然是愛惜後輩。因為我也是個小姪子。談起來，先父和密司鄧的令叔還是鄉試同年。令叔是我的年伯。我和你府上，是有年世誼的呢。」

鄧瑜道「哦！我倒不知道……」

樹生說這些世交年誼的話，原是想引起和鄧瑜親近的意思。此時一聽鄧瑜回答的口氣，殊是淡漠，心裏正不知如何纔可以討他的歡心。只無聊的捏起一張牌來，用手指在骨頭底上摸着。

正是此時，四太太打下一張八萬來。樹生眼快叫聲碰，便待要拿過那張牌來。却同時看見鄧瑜嘴角兒也動了一動，手上也擺出兩張七九萬來。因為稍遲一髮，所以嘴角兒雖動，却不待出聲便將牌收了回去。樹生心中一警，立刻作出個遲疑的樣子來。將右手搔了搔頭上整齊的短髮，放輕了聲音道，「呀，我太糊塗了。這一碰就沒有頭了哇！」便極自然的揚起臉來對鄧瑜道，「這張牌還是密絲鄧吃了罷。」說着將牌遞了過去，一些兒痕迹也沒有露。鄧瑜笑着將牌吃了。歇了一忽，樹生留心察看，鄧瑜對他的意味居然較前好了一些。心想着麻雀的力量比年伯大得多。還是從這側翼攻進去好。

不多時，四圈已畢，換了坐次。樹生是鄧瑜的上家，便時時留神不肯多說閑話，只在牌上頭照拂鄧瑜。鄧瑜的風頭，樹生總是保留了後打。偏生鄧瑜打出去的牌，往往就是樹生的閑張子。樹生為避免追張子的嫌疑，照例是撤了成副的往

外打。不消多時，輪到樹生坐莊。樹生先碰了一對紅中，吃了四五六一幅條子，又碰了一對白版。看看手裏，有一對九條，一張二條，一張三條。靜聽一四條到來，便贏個三番。一看鄧瑜的牌門前碰了南風，碰了綠發。牌勢也非同小可。這時鄧瑜的下家鄭太太是筒子一色，手上一張一條，正要向外出脫，好作成自己的局面。也是對於樹生有了戒心，拿在手上翻來翻去。鄧瑜不覺向她一笑。鄭太太將牌打下。「鄧瑜滿面春風的將牌一推道，「謝謝你！」樹生一看那推下來的牌，是四五六一副萬子。一對二筒，另外也是一張二條，一張三條。好好的兩番牌，正和樹生成了個活對頭冤家。樹生微微的笑着，和鄧瑜作了一個眼色。將手上的四張牌握在手掌中，趁鄭太太和四太太不注意的當兒，向鄧瑜眼前一晃，趕緊放到中間擾亂了。欸了一忽兒，偷眼再看鄧瑜臉上的神情，妙極了。也不像剛上場的時候那樣好說笑。尤其不大和自己放肆了。樹生心知鄧瑜此時已經默噙了他

的心思，正在有些兒難爲情的當兒，便也不大和鄧瑜說閒話，規規矩矩的只打牌。有時特意和鄧太太四太太說些話，作得一些兒破綻都沒有。八圈牌完樹生輸得一踏糊塗。也到了吃飯時候，大笑便一齊吃飯。

席上，樹生誠心要引起鄧瑜的話來，便和他說些遊戲的事情，和瑤臺酒店的風光。又說那夜看見密絲鄧舞得多好。四太太更是烘雲托月的陪着說笑，逗得鄧瑜非常高興。

飯後鄧瑜笑道，「密司特唐你今天輸得很了。待會兒再來返本能。」  
鄧太太也陪着這樣說。

樹生道，「不了，不了，我得要到別個朋友那裏商量一些事情。改一天我再到府上去請老伯的安。」

說着向大家告辭去了。一人回到家來，將日間事情默默的想了一遍，覺得今

天給鄧瑜的印象還算不錯。不過鄧瑜的面貌却遠不如那天夜裏好看。那夜裏遠遠看去，極是可愛。今天近在咫尺，子細觀察實在不美。不過全是人工的修飾罷了。尤其是那兩隻手臂，似乎還更黑更粗些。樹生此時，又有些彷彿失悔日裏太賣力氣討好了。然而儘管如此的想，他對鄧瑜的心，依舊勃烈的向前跳着進行。他此時只覺人世間最可驕傲的是佔在社會的上層，爲一班人所羨慕。現在自己還不免羨慕人家，將來必定要弄得人家都羨慕自己，那纔是最得意之秋，最快樂的境界。鄧瑜是社會上有名的小姐，他的父親是財閥而兼官僚有致人於青雲的威力。自己必定要走這一條路，纔可以名利雙收。鄧瑜固然不算十分美，然而他却極時髦，極有身分。時髦，身分，身分，時髦，這正是社會上欣慕的目標呀！樹生一面想着，一面有意無意的將手上的鉛筆在桌上紙板中亂畫了許多「戰爭」，「擒王」，等等的字。他此時心裏，已經拿社會當作了一個戰場。要想在社會上求幸

願，必須奮勇上去殺出一條血路來。先佔據了優良的形勢，然後纔可以制勝。這便是樹生的戰略了。

次日樹生還未起床，何廣略却來了，恭恭敬敬的交過中國銀行的存款冊和支票冊，另外還加上一個象牙圖章。樹生一看數目是整整的五千元。看了將圖章檢出來道，

「圖章你自己收着好了。」

何廣略道，「樹翁你只管收下。辦起事來順手得多。你我之間，還有猜疑麼？」

樹生見他說得懇切，便即收下。何廣略匆匆便去了，樹生起來，便到烏心田家對他說道，

「接到心翁的電話，知道事情有了頭緒，特來接洽。」

烏心田道，「前次老哥說的人數，現在都齊了麼？要辦現在就得辦，免得夜長夢多。若是機會過去了，反而對不起貴友。」

樹生道，「我已經催了兩個電報，現在纔來了一個名字，是要竹字頭的。款子已經先來一筆，有五竿之數。隨後尙有一筆，兩三天就到。你看還是先辦這一個呢，還是等他們名字齊了再辦呢？」

烏心田道，「俱聽尊便。」

樹生沈吟了一歇道，「還是心翁說的夜長夢多最對。我看不如先將這個辦了罷。」

烏心田道，「也好，也好。」

說着二人又嘖嘖咕咕用極低的聲音商議了半天，纔解決了。樹生便將何廣略的名字寫了，並將存摺鄭重交與烏心田，方始分別。趕到衙門，胡亂辦了一陣公



事。

胡孟容將他叫了上去道，「今天我和你可以去拜鄧靜齋。」說着就帶樹生在一個車子裏跑到鄧宅談了一忽兒。樹生看見鄧靜齋是個豬頭豬腦的人，便想法兒哄了一陣。難得胡夢容替他仗了腰子，一見之下感情倒是很好。出得門來，夢容另去拜客。樹生自己却回來了。

一心想起寒瓊，便叫了一部汽車直開到寒瓊家來，要約他去看夜戲，寒瓊恰好也有興致，便答應了。留樹生在家吃了夜飯，吸了烟。樹生又伺候了他理髮，好容易膩了半天，纔清楚。到得戲園已是不早。二人走進廂來，正看見尙小雲的秦良玉已演了一些了。

寒瓊笑着對樹生道，「你歡喜這樣的女人麼？」

樹生道，「這樣的女人自然是好。眉宇之間有英銳之氣。尙小雲比梅蘭芳，

俊雅處不及。但是這戲却有個妮嬭將軍的俠烈。倒是很可取呢。」

寒瓊道，「只這配角的小翠花，不免脫不了寶蟾送酒的蕩氣，有些使秦元帥減色。」

後來戲快完的時候，慈瑞泉上場，被秦良玉發脾氣要殺他。跪在地下亂顫，哄得台下都笑起來。

寒瓊也笑道，「你還歡喜麼？」

樹生笑道，「這太利害了！」

此時夜已很深，待得戲完寒瓊已是呵欠連天。樹生送他到家，寒瓊叫他進來吃點稀飯。樹生巴不得有這一聲，趕忙暗地叫車夫開車走了。跟着寒瓊進來，口裏還說道。

「在戲園子裏零食也吃得不少了。」

寒瓊也不回答，一直跑進房去，就躺在床上呼呼呼的吸那鴉頭替他預備好了的烟。不一刻，精神飽滿，起來和樹生共吃稀飯。樹生看見那稀飯裏又有糯米又有薏米，潔白可愛，襯着碟子裏的蒸魚泡菜，都格外有味似的。一氣就吃了三碗。吃完洗面漱口，無話找話的又混了一陣。看見寒瓊依然一點表示都沒有，想一想，便裝起肚子痛來。寒瓊只得讓他吃一口烟。這時已經到了上午的三點鐘了。

寒瓊忍不住，便對樹生道，「你的車夫在門外不冷麼？」

樹生臉上赧赧的道，「唔唔，請你派個人去看看罷。」等得寒瓊聽到樹生的車子走了，心下益發明白，但却依舊裝作不知道，

「再通電叫他開車來好了。」

樹生看見寒瓊玉骨珊珊，眉宇間泛出不可名狀的幽媚來，越發可愛。此時見他裝腔作勢，更覺恨得牙癢癢的。便賴皮道，

「人家早睡了。又不是我專用的當差，誰肯這晚開車來啊？」

寒瓊道，「那怎麼辦？」

樹生道「那怎辦，我只好站在小姐的院子裏，或者躲在大門洞裏，熬一夜罷了。」

寒瓊笑道，「你一個大男子漢就不能走回去了麼？」

樹生看見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意態已有些蕩漾了，便越發苦喪着臉道，

「我怕遇見路劫。」

寒瓊笑道，「真是膽子太小了。這外間屋裏沙發很大，委屈你權寄一宵罷。

不過我睡覺頂怕人吵。勞駕你只安靜睡下。明天你走你的，莫要假客套的來告辭。」

樹生心花怒放道，「可以！可以！」

說着偷眼看見那門上有洋式的鎖，上面套了有鑰匙。冷不防的輕輕將鑰匙抽下，放到衣袋裏去。各自就寢。

次日，樹生在衙風裏告了一天假，獨自在家酣睡終日。

又過一天，正要去訪鄧瑜，約他夜間到瑤臺酒店，烏心田却來了。一見樹生的面，眉頭繃得緊緊的道，

「樹翁，這人的名字一定是在別處露過的。這事怕辦不成了。」

樹生不慌不忙的問道，「怎樣的呢？」

烏心田道，「院裏的冊子也填好了，局子裏也辦好了。手續沒有一件不清楚。但是局長到今天還沒有簽字。這不是疑點麼？況且向例他沒有積壓過的。這回忽然壓下，並且問了幾句話。我想他一定是暗地調查去了。若非是貴友先已露過名字，如何會生出這樣暗礁來呢？」

樹生見他鬼驚鬼嚇的神氣，心裏暗自好笑。一想憑你這種貨色，還要在我面前掉槍花麼？你以爲起一個波瀾，就可藉以居功多討賞錢麼？一面盤算，一面冷冷的笑道，

「心翁，你且不必多疑。你今天說的話，我也不能說是，也不能說非。我是一個中間人，無非爲朋友幫忙，盡自己的心。其成其敗，只好聽之自然。我惟以正直的態度在兩面都不隱瞞就是了。這個名字他在我面前曾經發過誓，沒有託過別人。不過在你老哥面前，我也不敢硬保他一定沒有露過。只是有一層，在你老哥面前，我可是露了。所以要想說他在別人面前露過，也可以，只要給他一個反証，證明是他露過，使他啞口無言，自己認錯，我們不但可以不辦，並且可以同他講豈有此理。若是不能證明，那就難了。他一口咬定只在你面前露過，他說現在你沒有力量了，不能替他辯，悞了他的大事。那試問心翁何以自解？萬一他不

講面子，要提出甚麼賠償損失的話，豈不是叫我兄弟兩面都對不起朋友麼？」

烏心田不料樹生竟說出這一番話來，登時沒有主意，急忙改口道，

「樹翁，你別悞會。我是疑心局長如此，來和你商量一個救濟的辦法的，現在我們自家人，還能先起意見麼？」

樹生見他軟了，不覺又是好笑。但表面上却轉為和霽的顏色，含笑說道，

「心翁說得是。這因為心翁一向辦事謹慎，這一層也是應該慮及的……」說着更送一個台階兒給他道，「頂好請老哥再耐心等兩天看看罷。」

烏心田道，「是的，是的，兄弟還是再打探一下好些。」說着辭去了。

樹生便通電給鄧瑜，約好夜間在瑤臺酒店見。樹生是日加意修飾，剪了髮，洗了澡，衣冠楚楚的跑到瑤臺酒店。在人叢裏尋鄧瑜，只是尋不着。好容易尋着了，却見那胖胖的少年也在一旁。樹生只得問了，纔知他叫劉少樸，是個廣東佬

。樹生看見他同鄧瑜的神氣非常親密。忽然想起和胡孟容到鄧家去的時候，正見這廝從那宅門前，自開了一部小跑車過去。又記起在王府井大街，看見他和鄧瑜坐在鄧瑜的車裏。鄧瑜認識的人雖多，大概他要算是有資格的了，想到此處，那一般醋勁立時支得渾身不快。勉強應酬了幾句，便想離開。但又恐怕太露了痕跡。同時看見王女士在另一邊和一個別的男子談話，偶爾拿眼睛看一看自己，立刻就轉過去，露出無限的清怨來。自己知道近來誠心怠慢她，把她招惱了。此時斷不能再得她的好感，也不願過去兜搭。這種兩面落空的情形，真的把個樹生害苦了。鄧瑜和劉少樸舞了一次之後，也和樹生舞了。樹生舞罷，知道沒有再和鄧瑜舞的希望了。便起身要走，鄧瑜也不在意。

樹生走了幾步，忽見鄧瑜追來問道，

「密司特唐，我父親今天和我說你的中文非常之好。我正有一件事想請你幫



忙。你肯麼？」

樹生笑道，「那是極願意的。」

鄧瑜想了一想又不說了。

却笑道，「你明天有工夫在下午兩點到我家裏去麼？」

樹生道，「可以的。」

鄧瑜道，「那麼好極了。不過這太不恭敬了。你不介意嗎？」說着又笑了起來。

樹生道，「請不必客氣。」

鄧瑜又笑道，「那麼謝謝你了啊！」伸出手來和樹生握了一握就分別了。

樹生回到家，聽說烏心田有電話。次日一早烏心田果然來了。從袖籠裏掏出一個報紙筒兒，打開來便是那簡任執照。雙手遞結樹生。樹生將那張照打開仔細

看了。又看局裏的關防和局長的簽字，俱是一毫不錯。纔又捲上放到筒裏去。滿面春風的向烏心田拱手道，

「有勞費心！」

烏心田也將那存摺和支票本子交與樹生。樹生提起筆來寫了一千五百元，蓋上圖章，遞與烏心田道，

「今早南方有信來說，其餘幾位馬上就來，屆時還請心翁偏勞。今天這支票還是心翁自己去取呢？還是此刻就叫小价去取，省得心翁跑一趟呢？」

烏心田心裏忖度着，若教樹生當差的去取，難免不要花小費，若不教他取，又恐事情萬一有變。到時執照在人家手上，極是不便。沒法便答應了。樹生陪他東南西北的談了一談。當差的將款取來交過。烏心田點了數，一些不錯。一看全是十塊一張的票子。恨一恨心，檢了一張賞了樹生聽差便去了。

樹生同時也出了門。親自到銀行來。又支了二千五百元存入自己摺內。順便到廊房二條玉器店，將看好的那只大翠石戒指取了送與寒瓊。回到家來約好何廣略見面。將執照和存摺圖章一古腦兒全都交給何廣略道，

「這事總算不辱君命。一切俱已辦好。本來除正價四千之外，他還要甚麼領照費，和甚麼小用項。我老實不客氣全回了一個乾淨。現在是乾乾脆脆維持原議。老哥淨餘一千元。」

說了將存摺指給何廣略看道，「這一筆不是一千五嗎？是我早上先付的。算作打發定錢。後來他將照親手交來，又付二千五。所以這第二筆是二千五。現在作事真難。處處要提防人家。決不能將全數都付的。」

何廣略只有諾諾連聲的分兒。樹生又將執照一一說明，是千真萬確的執照。何廣略那看得清楚？口裏連連說道，

「下餘的款子樹翁不要說我不恭，都孝敬你老人家罷。」

樹生正色道，「那叫什麼話！」

何廣略說了幾遍，樹生執意不肯。何廣略只得走去，自己心中感激樹生，一人打算着想別的法子酬謝他。

樹生將事辦完，一看時間已是不早。趕緊吃了飯，便到鄧瑜家來。鄧家閨人因樹生上次來，總長親自送出大門，早將他面貌記熟。聽說是來會小姐，越法不敢怠慢。一直將樹生引到客廳來。樹生等了半天，將地毯的花兒，什錦架上的磁器，牆上的油畫，桌上的盆花，都一一看過了。正在心焦，忽見角門一啟，當差的站在一旁，鄧瑜已姍姍而來。樹生和她談些瑤臺酒店的話。

鄧瑜披着塗滿了胭脂的紅嘴唇兒，嬌聲說，「現在真懶去跳舞了，舞去舞來老是一套。有什麼意思呢？什麼華而滋，福克斯特弱，溫思特撲，我看都沒什麼

意思。」

樹生道，「密司鄧的華而滋跳的不壞呀。」

鄧瑜笑道，「這套玩藝兒步法太勻，死板的無聊。我的性子急，我還是頂喜歡溫司特撲，又簡單又快。」

樹生道，「這快就頂不容易！」

鄧瑜得意的笑道，「我就會是這個快！」

樹生知道這一下是拍對了勁了，便含笑道，「你昨天叫我來有甚麼事吩咐呢？」

鄧瑜道，「是呀，正是要勞你的大駕。昨天那位密司特劉你不是認識嗎？他有一位姑父作生日。他想送他幾首壽詩。不過他的漢文不大好。他同我說起來，我就想起你來了。請你代作幾首好不好呢？我想你文筆頂好，作起來也不費事。」

你就算替我作了罷。」

樹生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又酸又氣，腸子涼了半截。心想着好小姐，你爲要替你的情人作這點小東西，便溜馬似的把我溜到這兒來麼？忍不住微微笑道，

「這事容易。只要你叫我作，我絕對的作，不過我也很奇怪，密司特劉中國人不會作中國文字。這不是個大笑話麼？」

鄧瑜笑道，「得了罷，誰又趕得上你呢？」

樹生道，「現在的大學生留學生，寫別字的多得是。不過誰也沒有密司特劉有這樣好福氣。自己不會作，還有一位好朋友替他設法兒！」

鄧瑜不覺得有些羞態笑道，「密司特唐，我知道了。凡人若是有了本事，那個驕傲勁兒也就大得多了。我也是個沒本事的人，又可憐人家沒本事，跑出來管這個閒帳。」

樹生恐怕話說得太利害，惹起鄧瑜的反感。便忙改口笑道，「我說笑話的。一是朋友都是朋友。我很願意替密司特別幫忙的。請將徵文啓給我罷。」

鄧瑜歡歡喜喜的將徵文啓交與樹生。

樹生正待要說他話，忽見鄧瑜忙向外面招手笑道，

「在這裏！在這裏！」

樹生回頭一看，正見那劉少樸來了，穿了一身絕講究的洋服。那個小小的領結兒，打得亮裏透勁，正和自己不相上下。樹生看他容貌實在不見得比自己好。便誠心要想在這兒僵他一僵。却見鄧瑜歡天喜地的神氣，比剛纔親密得天差地別。尤其是劉少樸滿不在乎的氣味，令人難受。鄧瑜告訴他樹生替他作詩，他只有心無肝的向樹生道了謝。即忙和鄧瑜說個不休。樹生實在坐不住了，便起身要走。鄧劉也不強留。樹生出得大門，看見劉少樸的小汽車正停在那兒。樹生很很的

釘了車子一眼。心裏說道，「我不把你這胖子轟出去，也不算是唐樹生！」

獨自一人跑到衙門看了一陣公事。請了一位科員作壽詩。到得晚上無精打采的回家。想起白天情形，越發有氣。便有些後悔不該如此眷念鄧瑜。憑自己現有的地位，也不算低。要選個美人作妻子，真是易如反掌。組織起一個小家庭來，享一些清福。只要自己清約謹慎，心君泰然，豈不是很安閑的生活麼？但是樹生的思想雖然也有這些種子，他總覺得他心裏儘管要向良知上去，行為上無論如何總是背馳的。他爲這事下了幾多次的決心，罵了自己幾多次了。

他又在細想：

「汽車比馬車人力車舒服是事實，好菜好飯比鄉下飲食好吃又是事實。只要穿講究衣服，就立刻身上美。只要聽好戲，就立刻耳裏痛快。只要地位高一些，就立刻威風大一些，說話響一些。這一切又全是事實。精神生活無論如何總要寄



託在物質上面呀。儒家叫人安貧樂道，叫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說得好聽，但皆是站在風裏說涼話，全是虛的，一些也不切事實。試問人生這麼長，如此煞清守澹，怎麼過得去呢？鄧瑜是解決這問題的要素。必要贏得她的愛情，庶乎精神和事業兩方皆可得安。何況那胖子又是如此氣人？那怕自己不能成功，也拼了他一個散場。」

樹生向例是夜間沈思的。自從上次在桌上寫了擒王筆等的字以後，這一次要算他最用心的時候了。他一人只管默默的想，手上的煙縷飄成了一直線，薰得燈上紗罩彷彿起了一層層的薄雲。他也全不覺得。他只計算劉少樸和鄧瑜的交情，至少比自己要高二十倍。若非出奇制勝，如何能和他比較？

煙縷兒靜靜的飄着，燈光靜靜的照着，人影子靜靜的依着壁。

忽然壁上的影子凌亂起來了。樹生拍案大笑道。「是了！是了！」

這一夜他算是作了一個安然的甜夢。

樹生心下已有成算，便依舊的安心上衙門作官，替胡孟容奔走。尤其是和鄧靜齋的交涉，全是他一手辦。鄧靜齋也漸漸信他了。樹生對於鄧家的門房僕人，又非常和霽，兼有小惠。在鄧瑜面前極殷勤，却極規矩。提起劉少樸來，他總是誇好。因此鄧瑜家上下都說樹生脾氣好。

鄧小姐也時常聽到四太太說樹生心裏實在愛她。只是因為她心中另有了劉少樸，他只可自己盡心，不敢希望鄧小姐愛他了。鄧小姐也漸漸覺得樹生行爲可敬，而用心可憐了。

光陰過得真快。轉瞬已到秋天。這秋天是樹生愛情的大關鍵，應該仔細說的。但先要追說到夏天時候。

一天樹生從鄧家回來，那汽車夫阿黃正在門房裏和幾個僕人推牌九。樹生特

意走過去對阿黃道，

「阿黃，我想買輛車子，並且要個開車的。你有熟朋友麼？」

阿黃趕忙垂手站在一旁，笑道，「有，有，科長幾時要呢？」

樹生想了一想道，「我要和你商量呢。」

阿黃道，「今天晚上小姐自己會開劉少爺的小車出去。您晚上若是在家，我就順便上您那兒去。」

樹生道，「好極了。」

晚上阿黃來了。樹生把他引到自己房裏，輕輕說道，「阿黃，我有事情託你。行麼？」

阿黃也很聰明，便笑道，「只要科長吩咐，小的無不聽命。」

樹生道，「好！你知道你家小姐和誰好麼？」

阿黃道，「您別提了，那誰不知道是劉少爺呢！」

樹生道，「是了，劉少爺和我本來不相干。他是來找女婿作的。我是來替胡督辦和你們總長辦公事的。兩下本來誰也不犯誰。可恨這小子常常和我過不去。我現在要和他拼一拼。你能幫忙麼？」

阿黃道，「唉，正是您說到這兒，我纔敢說。那姓劉的小子，真是不得人心！他一向因爲小姐歡喜他，他到我們公館來都是一直向裏闖。把我們同事的全都不放在眼裏。動不動還要耍大爺脾氣。您想，他耍大爺脾氣也不犯在我們這兒不是？可是您別瞧他脾氣大，他的錢偏又小得很。固然我們當底下人的，不應該儘貪圖錢。不過他也得講個面子不是？前回我和他的車夫小吳兒輸急了吵架。他不罵他的車夫不好，反告訴小姐，幾乎把我的飯碗摔了。所以現在我們同事的，沒有一個人不恨他。只因爲怕小姐，沒法子，大家纔恭維他。說也奇怪，他常發小

姐的脾氣，小姐那樣急性子，也還受他的！」

樹生道，「行了，既是如此，你一定幫我的忙了。我現在要辦兩件事；一件是劉少爺的事，你是常給小姐開車的，你總知道。你要隨時報告我。你辦得到麼？」

阿黃道，「行！」

樹生道「好！」

說着便拿出一百元鈔票給阿黃道，「你先拿去喝酒罷。」

阿黃笑着不收。樹生勉強他，便收了。

樹生又道，「還有一件事是凡你們同事的，你都替我關照一聲。只要替我幫忙，我決不虧他們。最要緊的是你小姐和劉少爺的電話，你要告訴門房，替我聽了。劉少爺來的信，要設法耽誤。總得前不後的出岔子。可是你們要記着：這種岔

子越小，越多，越好，不要鬧得太大，反使你小姐罵你們。這一層辦得到麼？」

阿黃道，「一定辦得到！」

計議已定，阿黃便走了。歇一天，樹生又調個門房聽差，如法的又送了一百元。

從此以後，情形就大不同了。那些聽差的，不但將樹生所囑咐的都辦到了，並且還替樹生格外効力。他們對於劉少爺的時間，知道最詳。凡遇鄧瑜教他們通電話給劉少樸，總是三次兩次的檢劉少樸忙的時候，或是出了門的時候通過去。結果是鄧瑜和劉少樸的約會，憑空生出許多障阻。鬧得劉少樸幾次發急，說鄧瑜的當差的太混帳。鄧瑜起初也是罵當差的。怎奈這班當差的早已都受了樹生計畫的支配。鄧瑜罵這一個，這一個就作出極恭順，極害怕，却又極受委曲的樣子。同時自有別一個當差在旁替他分辯，說出那些話來，輕的也有，重的也有。鄧

瑜也覺不能專怪自己的僕人了。所以鄧瑜見着劉少樸，不免也叫劉少樸應該告誡他自己的當差的。劉少樸本來肚子裏就不高興，聽了鄧瑜這樣的話，直認作鄧瑜庇護僕人，反看輕情人。臉上的顏色便不大好看。由不得口裏也露出幾句偏宕的話來。從此鄧劉二人甜美的愛情間，便又起了一層疑雲了。

同時鄧公館裏却多了樹生的影子。樹生來總是和鄧靜齋有事接頭。在形迹上，和鄧瑜始終保持純粹的朋友態度，並不十分親近。然而偏偏事情總是那麼巧，每逢劉少樸和鄧瑜鬧了一點彆扭之後，樹生就恰好碰上了。他總是用友誼的真誠，和尊敬女性的精神，極力將不順的事情替鄧瑜作得細膩妥帖。還要極力的安慰鄧瑜，叫她不必生氣。又極力的替劉少樸解釋，說少樸性情豪爽，不拘小節。他的愛情總是真的。真的愛必能犧牲。密司鄧總應該為愛情而稍為犧牲一點小芥蒂。

諸如此類的話。鄧瑜聽了，起初也還諒解少樸。到後來，便覺得既是真的愛，必能犧牲，爲甚麼少樸不能犧牲呢？心中的不快，又比從前深一層了。

至於樹生這種情形，劉少樸久了也知道一些，便忍不住拈酸吃醋，越發把持不了自己的脾氣。鄧瑜看見樹生在少樸背後總是誠懇懇說少樸的好話，少樸却當着自己盡說樹生的壞話。從良心上覺出二人的人格有高下之分了。尤其是少樸脾氣上來了，罵樹生的話，往往侵犯了自己，格外覺得自己又受冤枉，又受侮辱。心中的不快不覺的已漸變爲忿怒，比從前不僅又深一層，簡直是深了好幾層了。

這一邊不由得想起從前胡四太太說的話來。昔日覺得樹生可憐，此時樹生種種行動都極光明，種種才幹又都比少樸強，覺得樹生實在可感可敬。

原來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個當然和例外。當然的事，雖大也不是以引人注意



。例外的事，雖小却件件刺激人的感情。譬如說一個人每日可以收入一千元。當一千元每晚入賬的時候，他也不見得喜歡了多少。但若是忽然有一天，他除正當一千元之外，無意中另得了一二十元。那他可笑得像和合兒了。再說如果他有一天忽然發現一千元短了五元，那他可也氣得要追究了。這就因為一二十元是例外事。其實他豈不知道這幾錢一二十元，極小的事，不值一笑麼？所以我們必須注意這極小的地方，不要讓這極小地方的一點暗影，遮蔽了我們的理智。尤其是在情場中的人，應該臨深履薄，不要視當然為當然，而要視當然為例外，也不要視例外為例外，而要視例外為當然。

怎麼講呢？已結婚的人，看見老婆待自己十分好，視為當然。若是換了是個情人，那只要待自己八分好，就受寵若驚了。若是再換了是個初交的情人呢，那恐怕只要四分就感激涕零了。這實在是一個危機。交情愈深的人，一方面愈覺得

對方應該待我好，所以雖好也不感覺興趣。一方面也愈覺得我有錯過疏忽，對方應該了解，應該原諒。同時對於對方的錯過疏忽，却以為彼此有如此深厚的交情，還居然出這種事，越不應該饒恕。愛情的裂縫便愈來愈大了。若是以當然為例外，時時刻刻把對方的一切行動，都當作逾格的垂青，庶幾乎愛情天天是新的，感覺天天是銳的，纔可保持這一點愛，不至時間一久，腦筋就鈍了。但是事實推移，有自然之勢。這種辦法似乎有些兒反抗自然，未免難得很。另一面，若能將例外視為當然，時時刻刻把對方待我的好處，都看清楚了，不要把四分的恩惠當作了格外的殊榮。要知道我之所以感激對方者，不過因為對方的交情淺，居然待我如此好而已。透過一層想去，我居然為這一點小事而感激對方，也正可證明我和對方的交情的確還淺得很。那麼這感恩之情純乎是交情淺的當然現象。對於一個交情淺的人，動了如許感恩之情，應該要慎重些，應該拿來和自己交深的人

比量比量，不要太輕易受迷。

可是事實昭示，這感恩之情發生得偏生又極易。卽如劉鄧二人，何嘗不是如此情形呢？

劉少樸只因已和鄧瑜十分要好，凡事皆可不拘，對於鄧瑜不免事事漸漸大意，漸漸鬧脾氣。鬧了幾次，雙方都責對方不能體諒。在這個當兒，樹生以一個局外人，忽然千般體貼，萬種溫存，却又搗着一塊無所謂而爲的招牌。又怎怪鄧瑜不動心呢？最初鄧瑜尙是毫無愛戀樹生的意思，不過欽佩樹生的才識。後來越對劉少樸的脾氣傷心，就越對唐樹生的人品感激。劉少樸越因鄧瑜說樹生光明，越疑心鄧瑜曖昧。那最後的導火線，竟燒到盡頭，在秋天一下爆裂了。

這爆裂的原因，却是樹生的錦囊妙計。

劉少樸原有一個表妹，從廣東來到北京，是劉少樸姑母的女兒。初到京時，

當然也和鄧瑜見過。鄧瑜看見他表妹，生得嬌嬌婷婷，心裏就不痛快。留心伺查少樸和表妹，果然沒有甚麼，纔好了些。但是猜忌之心，總不能盡去。所以遇見劉少樸和他表妹來往，便自己生氣。但是少樸和她家是至戚，怎能便不往來？偏生表妹又孩子氣太重，儘管拉着表哥陪她去玩。這也因為表妹初到北京，各處生疏，家裏父母太老，趣味和她不合，別人又分誼和她不合，所以他纔只好拉表哥。鄧瑜却一心認定是這小狐狸放刁。自從自己和少樸鬧彆扭以來，越發恨他表妹，也越發恨少樸寡情。

這一回，偏又少樸自己和鄧瑜說起來，他和朋友前天到西山去看紅葉，又多又豔。鄧瑜不覺高興起來，說道，

「幾時我們也去看看，好不好呢？」

劉少樸道，「好，明天是禮拜五，我們一早去。」說了二人別去。

劉少樸回到家來，忽然他姑母通電話來說，表妹方纔驟然腮上腫了，又是發大熱大冷。姑父又剛好趁下午四點的車到天津去了。立刻就要他去商量進那個醫院好。少樸趕快跑去，忙得將進院手續辦好。他姑母道，

「少樸，我這時心裏忙亂極了。你今明兩天不要走，就陪我罷。有甚麼事也好隨時和你商量，免得我一人着急。」

少樸道，「明天我和鄧小姐約好了到西山去呀！」

姑母一聽，又氣又急，便道，「到西山不是玩去麼？你們玩的事，會比人命還要大麼？」

少樸無可奈何，只好打電話和鄧瑜商量改星期六去。

鄧瑜在電話裏問道，「你又是甚麼公事牽住了呢？」

少樸恐怕說出表妹的病來，鄧瑜越發不歡喜，便瞎說是他父親來了急電，叫

他辦一件銀錢的事。鄧瑜的脾氣最不喜人家中途打斷她的興趣。無論如何，她總要一直幹去。立時便冷冷的說道，

「好了，明天我一人也會去的啊！」

說着不等少樸回答，便掛上耳機。

不到兩小時，劉少樸在醫院，和鄧瑜要獨去西山的情形，早有汽車夫阿黃，打聽得一五一十的報告了樹生。樹生便吩咐了一番話。阿黃去了。樹生又獨自坐在書桌前抽煙微笑。

他的眼前現出一幅電影來。他看見那可憐的小丑被人打滾下地去了。

次日天高風爽。一片片的雲絲，飄浮着慢慢的在空中移動。鄧瑜坐在豐軟的車茵上，用眼睛向車窗外閑閑的看去，不一會兒已出了西直門。那空闊的秋天，更給了不少的清新氣象。那風兒也似解人意，輕輕的拂在身上，彷彿調皮的情人

似的，毛手毛腳的換衣服。鄧瑜教阿黃將車子緩緩的駛着。心下又是痛快，又是悽涼。想起少樸若是此時和自己在一起，該多有意思。又想他昨日說好了一齊來的，竟不能來，又多麼掃興。轉又一想，他此時不知究竟在作甚麼。如果他心中記掛了別人，那麼縱然勉強陪自己來了，也無意思，反不如此刻不來的好。一人思來想去，窗外的風景也忘了看了。又過了一晌時，車子快到藍靛廠，忽然格磔一聲，車子一頓，登時停住。鄧瑜猛吃一驚，問是怎麼了。

阿黃道，「電機壞了！」

說着便急忙忙的從車座下把零件傢伙拿出來，修理半天，也無效。阿黃固然鬧得滿頭滿臉都是汗，鄧瑜更是着急。邊近又沒有修理的工廠。

阿黃道，「小姐，前面有一個營盤。待我進去借個電話打到城裏去給劉少爺，請他把車開來罷。」

鄧瑜道，「劉少爺不是說有事嗎，他還不出門去了？」

阿黃道，「這也沒法子呀。小姐且在這兒等一忽兒。我先去打一個電話試試

。」

鄧瑜只得讓他去了，歇了半天，阿黃匆匆的跑了回來道，

「喝！好費勁啦！」

鄧瑜道，「你別廢話！怎麼樣了？」

「阿黃道，「我打電話到劉少爺那兒。他們說劉少爺到他姑媽家去了。又打電話到劉少爺姑媽那裏，說他們小姐病了，劉少爺昨兒就在醫院裏了。今兒也不用再找他了。因為小姐病的很利害……」

鄧瑜眼睛一直，失聲道，「哦！」

阿黃只作沒有聽見，接着說道，「我看見電話打不來，汽車急得沒法子，姑



且再打個電話給唐科長試試看……」

鄧瑜急急說道。「你這不是瞎來嗎？昨天夜裏我已經打電話給他了。我知道他現在正在衙門裏替胡督辦要緊的事呢。」

阿黃笑道，「小姐說的不錯，可又沒猜着。」

鄧瑜不耐道，「你怎麼儘廢話？快說！」

阿黃道，「我打電話到衙門，果然那科裏的茶房硬給我回斷了，說科長走了。我又打電到唐宅去，說科長在衙門裏呢。我就假裝是胡公館的當差的，又打電到衙門去，硬給唐科長給請來說了話。科長一聽我說車子壞了，小姐着急，趕快就答應了立刻就來。並且還說剛纔不知這是我打電話，要不然早來了呢。」

鄧瑜聽了也不回答，慢慢的走到車裏坐下。低了頭，越想越氣。決意和劉少樸斷絕，只恨少樸不在身旁，不能立刻打他兩個耳光子。此時真叫一分一秒的時

間，都是刺心的痛苦。

如此忍了又一些時候，遠遠見一輛藍色壁克大車風馳電掣而來。心中不覺直跳。待車走近了一看，並不是樹生來了。正在失望，又見遠處灰塵裏另有一輛小跑車衝風而來。這次果然是樹生自己開了車來了。

鄧瑜看見樹生滿面笑容的將車停住，招起手來喚了一聲「哈羅」，立時如同失了乳的孩子見着親娘一樣。心中一陣酸楚，那滿肚子的委屈悲憤一齊都要湧出來吐給樹生。自己也不能回答一句話，竟自伏在車窗上哭起來了。

樹生走上去，輕輕拍了幾下鄧瑜的肩頭，含笑道，「怎麼了？」

鄧瑜也不理樹生，歇一會兒纔說道，「你衙門有事，我知道的。你何必趕來呢？」

樹生道，「不要緊。我特意抽空趕來送你先去。我再趕了回去還來得及。不

過時間太匆忙，不能多陪你，未免太對不起了。」

鄧瑜道。「你來了也好，你帶我回城裏去罷。我明天再來，你能不能陪我來呢？」

樹生道，「那當然可以的。不過少樸今天何以沒有陪你來？他明天也可以來罷？」

鄧瑜怒目道，「你還提他呢！我告訴你罷，你真是獸好人一個。你在背後沒有說過他一句不好，還替他誇獎。他可盡在我面前惡狠狠的罵你。你看他昨天又在我面前撒謊，說是他父親有甚麼電報給他。今天他可陪了情人住醫院。這人的心腸也可知了。我立誓從今以後和他絕交。」

樹生道，「你不要亂說。他待你是真的。既是你這樣氣他，我倒不好來了。各人有各人的分際。我雖然糊塗，可是我應該知道這一點。」

鄧瑜聽了不覺紅了臉兒，低下頭去。忽然抬起頭來，看着樹生說道。

「樹生！勞駕你不要再說這話了！好不好？我是不能受任何人這樣輕待我的。我難道是低三下四的人，該當受他的欺凌麼？我現在悔極了。請你看着罷。你明天務必陪我到西山去。好麼？」

樹生沈吟道，「好麼？」

鄧瑜不覺又氣得要流淚。發狠道，「我知道你也是敷衍面子的！好罷，你愛去不去！」

樹生忙笑道，「好好，我一定去！」

鄧瑜這時纔叫樹生回小車上，自己也跟了上去，要開回城裏。

樹生道，「當真不去西山了麼？」

鄧瑜道，「衙門裏還有人等你呢！你快走，不說閑話，不行嗎？」

說着回頭招呼阿黃設法將車收拾回去。阿黃諾諾連聲。樹生只得將車往城裏開去，一直送到鄧宅。鄧瑜下車，叫樹生明早務必到家來。樹生答應了。鄧瑜忙走進大門招呼門房，「劉少爺不論來電話或是親自來，都請他上醫院去！此處決不招待！」吩咐已畢，自行回屋來。氣也稍爲平了些，不覺自己又痴想起來。

「自己一向在社會上，尤其是在少年交際場裏，架子搭得非常之高。在表面上看來，誰不羨慕自己，巴結自己。但是心內的痛苦，又有誰知道呢？一面是挑來挑去總是挑不着一個合式的男子。這項資格有了，那樣資格又缺了。所以在自己已是極其覺得空虛迷惘的。一面却偏又是許許多多青年男子在自己面前繞圈兒。每個人幾乎都有他可愛的一點，終天的混去，又覺得太多太充實了。在這種矛盾的狀態裏，最使人難受的還有一點。這是怪不好意思說的。這是女子的秘密，無

論是誰也不能告訴的。這是呀……這是性慾的壓迫！自己在這些男子裏頭，實在是屢次屢次被他們惹得難受極了，實在要想嘗嘗這從未敢嘗過的最後異味了，但却又絕不能輕易的去嘗。嘗了就失去小姐的尊嚴，再也不能假裝趾高氣揚，而要忍受別人的要挾。爲保全這又無聊又可恨的尊嚴起見，自己竟長期的忍受這種凌割的壓迫。這是多麼苦呀！最後劉少樸的資格最合式。但是劉少樸如今居然這樣變心起來了。現在最可愛的人只有唐樹生。不錯，樹生現在的愛情雖濃，也難保日久不變。但是樹生不像少樸那樣的有錢。自己的財力不足以指揮少樸。指揮樹生却十分有餘。有錢的人變得最快。錢少的人至少要變得慢些。還有自己的顏色呢。憑自己精美的化裝，妖冶的舉動，總還可以支持一二十年，足可以抓住樹生的心。再用嚴格的防閑，杜絕他的外遇。大概沒有甚麼意外的危險了。還是樹生可愛。愛樹生罷。要快快的表示，快快的結婚。一切難題都解決了。一切政策纔

可以進行。」

鄧瑜自己想來想去，覺得頭腦有些痛。她走近鏡臺伸手來摸額頭。自己看見了那圓秀的手指裝得那麼細潔，輕紅的指甲，修得那麼光潤。自己費去如許金錢，如許心思，弄得周身無一處不是和指甲一樣的精美。落了男子的愛情，對於自己還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收獲。那麼世界上，那一件事不是勉強湊合的呢？她不免又是一陣傷心，看見鏡子裏的人落下幾滴清淚來！

次日一早，樹生果然來了。鄧瑜滿腔煩惱經過一宵，此時又已化成滿懷的希望。歡歡喜喜的先出來，叫樹生等候。自己跑進去刻意修飾一番。取出衣店裏新送來的銀灰色軟綢衣服。配上極豔的雜色零件兒。兩兩相映，淡的越淡，濃的越濃。又選了半天鞋子，纔挑好一雙。時候已是不早。

便匆匆的走出來。和樹生進了一些早點。二人一齊出來。阿黃早站在車門旁

伺候。一下車子穩穩駛去。鄧瑜坐在車內和樹生笑語生春，不覺已到西山之麓。一直在西山飯店停下。兩人進去休息了一晌。

樹生道，「我們怎麼玩呢？還是先上秘魔崖去玩呢，還是叫個小驢兒走走入大處？」

鄧瑜道，「我們來看紅葉是主。不過叫個小驢兒駛我們走走也好。從這兒到靈光寺去，再從靈光寺順便走走到香界寺，再去寶珠洞。一路上看得見山凹兒裏全是紅葉。在寶珠洞登高望遠更有趣些。」

樹生笑道，「咦！你這樣說得頭頭是道。你是看過紅葉的呀。」

鄧瑜道，「這路徑我知道一點。不過來的時候，可巧都沒碰着秋天。那時候山凹裏的樹全是一片綠葉子。」

樹生道，「我們索性先吃飯罷。」



鄧瑜當然同意。兩人便吃了飯。鄧瑜又修飾好了，纔叫了兩個小賊。鄧瑜怕賊子坐墊醒醒懨懨了衣服，特加上件薄呢單外套。打扮得像洋娃子似的，一笑嫣然，和樹生前後行去。兩個趕賊兒的鄉下小孩跟在後面跑。一忽兒經過幻住園門口。

樹生道，「我們下來瞧瞧罷。」

鄧瑜道，「這是葉譽虎的房子，有甚麼希奇要去看呢？」

樹生道，「我聽說他有一個姨太太的墳在這兒，想去看看。」

鄧瑜道，「那我倒不曉得了。」

說着下了驢兒，和樹生一同進去。只見樹影滿地，靜無人聲，那園子竟是一個空的。兩人徘徊了一忽兒，看不見墳在那兒。忽見對面來了一個鄉下老婆子，似乎是個看守空房子的。

樹生問道，「借光！葉總長家裏有個墳在那裏？」

那老婆子操着土音將手向右邊指道，「有兩三個墳呢。」

二人莫名其妙的走過去一看。在花樹叢中果然尋出一個香塚來。前面一座洋式的碑，中間嵌了一方平石，是小葉自作自寫的墓志。

樹生讀了一遍，對鄧瑜道，「這篇小文兒作得真不壞，很有法度，很大方，而且辭意哀惻，非常的感動人呢。」

鄧瑜道，「得了，你一個洋學生，幹嗎老是這麼酸氣呀？你別看這碑上說得這麼好。其實，若是這位現在沒有死，你問問她，準不和老爺嘔氣嗎？死後說得千般的好，只不過表示自己怎頭怎麼多情就完了。老實說。爲己的地方比爲人的地方多出也不知道多少。」

樹生笑道，「你這話太利害，也太武斷了。」

鄧瑜將小嘴兒一撇道，「哼！你們男子漢都是這樣兒的臭料！」

樹生沒得說的，也笑起來了。便要走過去看另一個墳。

鄧瑜道，「不要看罷。你讀碑的時候，我早看了，是他們家裏一個老太太的墳。」

樹生指那個遠一些的墳道，「那個呢？」

鄧瑜道，「我不知道。」

兩人又繞過去一看

樹生道，「哦，這是羅癩公的墳。」

鄧瑜道，「誰是羅癩公呀？」

樹生道，「他是一個詩人，又是極力誇獎程豔秋。」

鄧瑜此時不覺有些不耐了，便笑着催樹生道，「勞駕別再膩了，好麼？」

樹生便隨她一同走出園門。回頭看看蕭蕭秋色中，土邱三兩，不覺起了一些憑弔美人名士的微哀。

鄧瑜很神氣的走着。樹生扶了她的手臂，已到證果寺。轉到後面秘魔崖來。這秘魔崖是山上伸出來的一塊極大的頑石。因為伸得長，那石頂懸在空中，成了一個懸崖。崖下有翁松禪寶竹坡等名流的題壁。近人如同陳弢庵太傅，林畏廬先生，還有許多長長短短的名士，俱有題詠。寫得牆上都滿了。樹生指點給鄧瑜看。鄧瑜都不感甚麼大興趣，却指着崖下的一堵石灰牆道，

「你看這牆修了算幹甚麼的呢？」

樹生也不覺笑將起來道，「修這牆的人的確是個笨蛋。若說要頂住石頭，這麼大的懸崖要壓下來，憑這樣的十座牆也頂不住。若說是好看，有了這牆，簡直把這懸崖的奇處毀了。」

鄧瑜忽然拍手笑道，「怎麼是笨蛋？我看他很聰明的。特意修起這崖光光的牆來，好讓你們這班大詩家題詩啊！不管是好詩壞詩，題完了自己瞧着總是得意的。不免就要多賞個茶錢。這項取入不很可觀麼？」

樹生也笑道，「小姐，夠了！我也不是詩人呀。」

說着兩人轉身看崖前一帶，俱是低窪的山巒。對面山石嶙峋，俱是麻黑色的。由山向下，草木蔓生。有的枯了，有的轉了紫色，有許多還是半黃半綠的。時有風來，吹得有些兒瑟瑟之聲。天上一片晴空，更是颯爽。洞裏還有些水響，襯着越發清幽。

鄧瑜道，「怎麼我來幾次都沒有水呢？」

這時有個廟裏的火工小廝，跟着進來伺候茶水的，站在一旁插言道，「山上昨夜裏下了很大的雨，所以今天有水流下來。要不然，山上都是乾的不易見水

。」

樹生點頭道，「怪不得這些樹葉子這麼漂亮呢……」因指給鄧瑜道，「你看這些葉子，又亮又潤，真是好涼快的地方。你昨天要來了，恐怕風景一定沒有這麼好。」

說說談談，給了一點小費又走出來上了小驢。

鄧瑜道，「你八大處都要走到麼？」

樹生道，「沒意思。還是照你原定的計畫罷。」

於是兩人並轡到靈光寺來。靈光寺的特色，就在寺裏頭有石洞。那石洞窈深曲折，裏面有清潔的泉水，悠悠的流了下來，紆迴低咽，可以飲之清心。而且院落空曠，使人意遠。二人游了一忽兒。樹生還掬了一些泉水嗽嗽口。指了對面端方寫的歸來庵一塊匾笑道，

「你弄端陶齋這題識的話。他硬要和陶靖節認本家！」

鄧瑜笑道，「管他呢！你儘跟我說古董。你問我電影飛來伯是瑪麗璧克馥的甚麼人，我倒回答得上來。你和我說甚麼齋的，我知道他是誰呀？」

樹生道，「不錯不錯，我們快上山去看紅葉罷。一路上隱隱約約的看了惹眼得很，索興去看個痛快。」

鄧瑜欣然並出，沿山上去。一路上，中西男女的人，已是很有一些。二人鼓興到高山上去向下一望，那一片丹林在山凹裏燦爛交暉照眼生輝。也不知是鋪了一大塊絳茵，也不是知老天誤開了一天的花林。不，那纔不是花林呢！花兒的顏色，如同桃杏之類，在開花的時候，十里朝霞渲染得十分鮮豔。那正如十五六歲的少女之容華。的確是春天的景色。其特點是一個嬌字可以形容的。這紅葉不是如此。這是秋天的景色。惟有秋天纔有那種的意味。那意味是在蕭瑟高朗的秋空

中，點綴了又紅，又紫，又黃，又有些兒綠的一大片樹葉子，分明顯出了一種特殊的老健酣恣的氣象。如同俠士中年，經過了多少人世的滄桑，在旅途中逢了平生恩舊，幾大杯熱酒下了咽喉，快笑雄譚，激起胸中豪氣，露出臉上的酡顏，別是一般沈鬱奇橫的神態。若一定要陰柔些的譬方，那也可以說是這西山的紅葉正好像年近三十的佳人。穠麗的容顏，轉加溫粹，雖久浮沈於濁世之中，而冰姿清冷，愈有出塵之致。這就決不是一個嬌字所能描畫的了。所以這紅葉在秋山中特別的顯出一種斑斕的古豔。隨山高低，有些地方稍淡一些，有些地方稍濃一些，陽光照射，反映谷中，好像閃閃發亮，眩人的眼睛。天上白雲冉冉。隨風吹拂。在極閑的境界中，彷彿有熱鬧的意味。

鄧瑜看了半天，心中也不知起了甚麼悵惘的情緒。這時樹生站在後面一些，用一支手臂輕輕的扶了她。她也便借勢半靠在樹生的臂上。一面暗暗想到此時是



對樹生表示態度的時候了。但是突如其來的同人家表示愛情，怎麼好說呢？心下只管沈吟了一肚子的文章，却抓不出個題目來。

恰好樹生說道，「昔日御溝題葉的故事，你曉得嗎？」

鄧瑜道，「說起來也好笑。前回王四小姐出閣。我看見許多對子上有詩題紅葉的字樣。回去問我父親纔曉得的。你若早一些考我，我就答不出來了。」

樹生笑道，「你看這徧山紅葉。來的人也不少，只可惜沒有有御溝的水罷了。」

鄧瑜心下靈機一動，便也笑道「不用說是題紅葉了。若是知心的人，不用寫一個字，不用說一句話，他自會來的。若不相知，就是把這一山的葉子都裏裏外外的寫完了，也不中用的。」

樹生聽了如何不明白鄧瑜言外之意？但是樹生此時心中却又是一樣意思。他

以爲從前是利在和鄧瑜親近，此刻却利在和鄧瑜淡遠。一層，他明知鄧瑜已經傾心於他，越遠，鄧瑜越近。完全作成鄧瑜求他的形勢，可以避免巴結闊小姐的痕迹。二層，是劉少樸此時與鄧瑜尙未完全斷絕，終屬未定之局。無論如何，還有保持退步之必要。所以對於鄧瑜此言，只嘻嘻的默笑道，

「啊呀，那可寫不完！」

鄧瑜性子本來急促，看見樹生還不明白她的心思，便索性說道，

「你說沒有御溝。你要知道，那是因爲宮裏太深，人又隔得遠，所以借御溝的水將紅葉流出去……」

說到此時不覺頓了一頓，微微向樹生笑了，隨即將眼光凝視着地上，接輕輕

着道，

「現在這些游山的人，面對面的在一齊。那又何必必要御溝的麻煩呢？……」

不過儘管在眼面前，却或者反不能說話。倒不如彼此遠隔，將心事寫在箋上，投到水裏好了！」

樹生聽見她竟如此刻露的說出來。真是恨不得立刻就抱過她來，立刻就向她求婚。但是仍舊極力鎮壓自己的情感，好來加緊鄧瑜的心弦。

便微微笑道，「密司鄧，聽你的話，就好像讀戈爾德司密斯，或是華盛頓歐文的書一樣，輕妙得很。我真佩服你。可惜密司特別怎麼……」

鄧瑜看他獸頭獸腦的，臉上誠懇之容可掬，心中又可恨又可笑，暗暗罵這個笨蛋。不由將眼神瞟了樹生一下，微微嘆口氣道，

「唉，我站累了！走罷。」

樹生忙道，「那我們回去罷。」

鄧瑜微噴道，「我只說站累了，也不會說走累了。我正要走走散心思呢！」

樹生笑道，「是的，是的，」

鄧瑜道，「我們不要到香界寺罷。一直奮勇上寶珠洞頂上看看遠景好麼？」

樹生道，「香界寺一層高一層，非常難上，寺內無非幾顆大樹。不去最好了

。」

鄧瑜不覺斜睇樹生，微笑道，「怎麼你這些地方心眼兒又靈敏呢？」

樹生只裝憨，忙着招呼鄧瑜小心跌倒，彷彿沒注意她說的話一般。

一路逶迤，那小驢兒也得得上來了。兩人下驢。樹生恐怕鄧瑜熱了，叫將那件外套脫下來，替她拿了。一面扶着她慢慢進去。這寶珠洞也是一個石頭洞。因為這石洞當日成形，係夾了許多小卵形石子，如同鍾乳一般。所以象形取個漂亮名兒，叫作寶珠洞。洞裏供有菩薩。有的人說是一個和尚坐化的肉身。二人進去，樹生在前。趕忙退出道，

「不要去了。氣味怪不好的！」

鄧瑜便止住了步。兩人重復出來在山上送目遙觀。天宇茫茫，一切山頭都在脚下，卽是香界寺的高屋，也爲之俯首。那紅葉兒遠遠看去却另換了一樣妍麗，參錯在夕照蒼烟裏面，融成了渾和的色界。樹生此時居高臨下手挽了鄧瑜，橫視四方，大有昔日愷撒擁了埃及女王的神氣。得意的垂下眼光去，看見鄧瑜一雙小皮鞋上已經積了一層薄土。便輕輕撫着她的手臂道，

「你今天脚太苦了。穿高跟鞋爬山是人間痛苦之一。來，靠近我些。我扶着  
你呀！」

鄧瑜媚笑道，「唔，我的脚一些也不痛。你不信我還要走到獅子窩去呢！」

樹生也笑着道，「算了罷，你再走遠點兒好不好？還不如說上潭柘寺呢！」

鄧瑜強辯道，「你就這樣看不起人麼？」

樹生笑道：「好，好，好，小姐本事大！不過我的腳沒有勁了，行麼？」

鄧瑜看見樹生假作輸了，十分夠面子。便得意的笑道：「你，那麼，就可憐你，帶你回去罷。」

兩人從驢背殘陽中逶迤穿過山徑，一直回西山飯店。開了錢，兩個小孩歡天喜地的牽着驢兒去了。這邊樹生挽了鄧瑜密語不歇，不覺已走進廳子。忽聽背後一聲冷笑道，

「二位高興得很啊！」

兩人詫異的回過頭來一看，那冷笑的人却是劉少樸。樹生一見少樸，很安詳的將帽子舉了一舉。惟有鄧瑜一見他，心中立時怒火千丈，氣得臉上轉了顏色。戰着聲音和樹生道，

「是那裏狗叫？別理他，我們走！」

這時劉少樸又羞，又氣，又吃醋，便也大聲道，「你講理不講理？」

樹生看見廳子上的茶房都注目。深恐鬧出笑話。便含笑道，「二位不必生氣。都請到房間裏來慢慢談。好麼？」

說着便快快將鄧瑜推到房裏。鄧瑜叫關門，不許少樸進來。

樹生道，「你無論如何總要和他說幾句話。要不然，我就走了。」

鄧瑜無法，只好讓樹生將少樸邀進來。鄧瑜早是珠淚雙流。少樸也是紫漲了臉。

鄧瑜道，「今天是看樹生的面子，許你在這裏站一忽兒。你有話快說。和你的友誼自昨日起已經斷絕了。」

少樸冷笑道，「絕交就絕交。不過我要將事情真象說明。讓你知道我的心。」

鄧瑜大笑道，「心？別說憐了這個好字罷！罵人是誰？撒謊是誰？行竄簡直是騙子，還有臉說心！」

少樸忍着氣說道，「我昨天到你家裏幾次，你知道麼？今天趕到此地的難受，你知道麼？我就是說明真象。」

鄧瑜決然道，「我不要你說！」

少樸道，「要是昨天說明也好了。可恨你家當差的人……」

鄧瑜氣得離椅站起，將手直着少樸道，「我告訴你，你不配說我的當差！他們沒有吃你的飯。你拿甚麼臉罵他們？」

劉少樸此時簡直再也不能忍了，將皮鞋使勁向地上一踏，狠狠的嘆了一口冤氣。

鄧瑜大聲道，「你受過文明教育沒有？你在一個女子面前這樣無禮。對不起



我要打你耳光子了。你出去！」

可憐劉少樸氣得已經不會說話。看見鄧瑜神氣絕無轉回的餘地，樹生却偏偏在一旁很閑逸的玩手杖，便迅速的拿起帽子，開了門，回過頭來悲愴的說道，

「二位，再見了！」

樹生站了起來，想和他握手。但是少樸頭也不回的大踏步走了出去。樹生緊緊跟出了大門。少樸依舊不理，跳上車子將呢帽蓋了臉。樹生看着，嗚嗚響起，車身已動，纔轉了回來。

鄧瑜氣還未消，臉上猶有淚痕。樹生輕輕將手帕替她擦乾。低聲道，「你還氣麼？」

鄧瑜直不言語。樹生將鄧瑜纖手握過，將手掌拊上她手背上緩緩的搓着，靜默了一晌。

鄧瑜開口道：「我今天的態度你看出來了麼？樹生，你明白我了麼？」

樹生此詩看見大敵已除，鄧瑜又是如此的柔聲示意。登時腦子裏晃起千萬道的金光，閃爍了無數的幸福種子。便也未能免俗，打疊出無盡的情懷，向鄧瑜作那老套的求婚。鄧瑜含羞的將樹生挽了。兩個人沈醉了一晌，便要趕回城裏吃飯。手牽手，上了車。從車後的玻璃裏，看得見兩個頭並在一齊。那和劉少樸用帽子遮臉的情景，自然有天淵之別。

幾日之後，樹生忙得要發昏，又是請胡孟容作媒，又是叫科裏同事辦禮物，又是寫家信請叔太爺到京裏來，又要開單子預備請客。好容易纔將訂婚手續辦完，隨即接辦結婚大典。原有房子太小，不足以處財神的小姐。却由岳老太爺撥了一所自己的公館給樹生。也算是新娘子奩贈之一。樹生又叫工匠特意修飾改造一番。裏面鋪陳俱從西化。到得結婚那天，地點是用金魚胡同那家花園。

只因鄧靜齋財勢兩方俱在極盛之時，唐樹生又是胡孟容的紅員，一面能拉攏局面，遇到這種喜事，那趨炎附勢錦上添花的盛況也無需細寫，而唐樹生的得意也更用不着表明。

樹生的阿叔，見樹生喜事已辦，自己主婚人的責任也已終了，心裏念着家裏，住了幾天，便決定回去。樹生送了阿叔上火車之後，和新夫人鄧瑜坐在汽車裏，不覺想起春水鎮的風景和影事來。一個人心中似乎有些兒悽楚，靜靜的靠着車茵一語不發。

鄧瑜笑道，「你想甚麼呢？怎麼不和我說話了？」

樹生也覺得自己是太沈默了，恐怕招出鄧瑜的不快來。便也趕忙微笑着將鄧瑜的手握起，深深的吻了幾下，低聲道，

「我倦得很……我想！昨兒夜裏呢！」

鄧瑜偏過臉去，低聲道，「你總是愛瞎說！幸虧你把阿黃換了。要不然連車夫都會編排我。」

樹生又吻了一吻，低聲附耳道，「你放心罷。這個車夫還不和阿黃一樣？覺得不便的時候，開了就完了。」

鄧瑜假裝害羞，依舊偏過臉。樹生心中也是放不下，樂得趁鄧瑜不注意，好去追憶春水鎮的孽緣。癡了一晌，已到家門。樹生攙了鄧瑜進來。陪了一忽兒，便上衙門去。

等得回來，却見鄧瑜回娘家去了。留話叫樹生也去一同吃晚飯。樹生獨自坐下，對着簇新的居室，默默吸煙。自覺得自己這一向，一步一步的已經走進富麗的境界，勝利的時機了。也可志得意滿了。但是何以還不满意呢？這大概如同吃糖一樣罷。越吃越嫌不甜，那麼就越發多吃。吃的結果，口裏回味却是酸的。所

以此刻在蜜月中便覺不快了麼？人的心性，原是如此，走到極端，就得往回倒退。樹生近來太舒服了，口裏也應該發頭兒酸了。酸的時候，自然想找苦的來解解口味。

他又想起春水鎮來：那舊宅旁的小河，那清潔的河水，那雪白的腿在水裏洗沙子，那籠蔭的桂樹，那明亮的月光。啊，啊，夢境呀！他更想起那煩惱的離別，那躲在窻下飲泣的臉兒，那去而復返，要折一枝桂花的心緒。他越追越緊，立意趁鄧瑜不在，將那枝花兒尋出來。但是到京以來，已經將這事兒忘得乾乾淨淨。此時上那兒找呢？他於是靜靜的極力吸煙，忽然想起是在那隻洋式黃牛皮的衣箱裏。趕快自己跑去翻出那隻箱子來。搜了半天，搜出原來那一包白絲手巾，一搜，果然是的。他將那絲巾打開看見從前珍重收藏的憔悴花枝。那金黃的花瓣兒全萎成了極深的黑紫色。白絲巾上還漬了一星一星的水點兒，大概是從花瓣上壓

出來的一些汁。花葉子從前是油油的濃翠，此時也轉了暗色。他癡看了半晌，放到鼻孔聞了幾番。誰知昔日的香氣一些兒也沒有了。他由不得悠悠的嘆了一口氣，心裏想着這可傷心的舊事居然也像花香一般，日久便漸滅了麼？如果能夠，那倒最好沒有了。但是如何能夠呢？不特不能漸漸漸滅，却反越來越顯着。即使暫時能讓別的事情混得忘記了，一旦重憶格外刺心。不然，今天自己那個地方不好去開心尋樂，何以反而像發了瘋似的，要來找這一個萎敗的花枝作甚麼呢？

「那可憐的阿毛現在情形怎樣？論她本人實在是個最可愛的純潔女子。當初所不滿意於她的，只道她未受教育沒有深細的心思可以和自己匹配。但是她不也是個聰明的人麼？是人都有人情。她所發的情那一樣不及自己呢？而且當初所以決定撇下她的，只以為她感覺未必十分敏銳，不會怎樣使她心境難堪。但是那籠下私啼的淒涼景象，能說她的傷心程度弱於何人一分一毫麼？況且自己還有一

個卑劣的動機，滿心的想發妻財走捷徑，所以纔把她拋下。人家給自己的是溫存，是體貼，是潔淨的身體，高貴的靈魂，是盲目的感恩。因為感恩，她犧牲了一切。這種血性，不和世上最重的忠義之士同一副心肝麼？但是自己却完全自私，完全欺騙。現在拿甚麼面目去見她呢？這固然已自難堪，如若從別後一直不見她的面，便可免去一切煩惱倒也罷了。無面目見她就不見她完了。豈知事情不如此。心境不如此。自己出來爲的求快樂，而又以爲快樂的根源在於愛情的圓滿，和地位的崇隆，金錢的充足。所以一直向這個目標走去。不錯，現在和鄧瑜結婚了。是人格上相互的了解麼？是愛情上彼此的沈戀麼？她是將就的嫁我，我是狡猾的娶她。她爲的是我可以作一個忠僕，我爲的是她可以作一個奇貨。此外一切都談不到了。不錯，她的奩資真可觀。但是除此之外，有一樣比得上阿毛麼？一個是秀色天然，一個是脂粉塗澤。一個是樸質柔和，一個是嬌揉恣縱。現在自己的

計畫已實現了一半，快樂兩字却在那裏？便是以後不也可知麼？阿毛，阿毛，我雖不見你，而我心中的煩苦却依然愈甚。這真是世間最難堪的了。」

樹生這時好像已入玄中。他的天性又要貪這一面，又要顧那一面。豈知世上沒有矛盾兩全的事情。鬧得他悶極了，發起氣來，只恨老天生人爲甚麼要給人一副記憶，一副良知。他恨得將花兒重復包起，捧到箱裏。又把箱子扣了。正待叫個僕人收拾，却見個當差的來說鄧公館電話來催。樹生心下恨恨的道。

「好了，好了，我不管罷。只索幹去！」

於是整了一整衣服，便到鄧公館來。這時天色已晚，樹生一直走向裏面，只見內廳上電燈照得雪亮。遠遠便聽得許多鶯鶯燕燕的笑語聲。首先那個胡孟容的四太太看見樹生來了，便嚷道，

「大小姐，我看你怎樣問他。他這晚纔來。帶累我輸了這一場倒霉的麻雀。」



樹生含笑將眼睜將過去，早看見一些珠圍翠繞的夫人，坐了兩桌麻雀。其中有一位是王師長新討的姨太太。從前在堂子裏頭名叫小翠媽。樹生曾經在她阿姐翠媽老五那裏作了一節，故此和她有些舊識。樹生一見心中又是靈機忽轉。想起何廣略那獸子，自從謀了功名，還要謀差缺。屢次來平，正好替他辦一辦。王師長駐軍的地方，正好有個稅局要更動人。何妨借小翠媽這條捷徑，求個諒解呢？況且王師長近來走動老泰山，想來葫蘆裏賣的無非是那一貼藥。自己站在嬌婿這一邊，也足夠令王師長給相當的尊敬。心中想了，不由含笑向王姨太太這邊來看牌。

一面說道，「王太太，你豈有此理！怎麼喜酒也不請我吃一杯？想是和王師長太要好，都沒工夫請客了。」

王姨太太笑道，「弗要瞎三話四！」

樹生如此瞎哄一番，不多時已把小翠媽哄得眉開眼笑。少頃，小翠媽託別人替牌，自己跑到內房裏煙鋪上來。樹生趁機一路進來，輕輕拉一拉小翠媽的衣角。小翠媽會意，便站住了，問他要說甚麼。

樹生作出極誠懇的樣子，低聲問道，「你阿姐上節嫁了姐夫。想來很好啊！現在小兩口兒在那裏？」

小翠媽不覺臉上露了些悽惶的顏色道，「咳，不用說起了。阿姐命真駁雜。那姓吳的把阿姐討轉了去。在常州住了一個多月，又散了。現在阿姐在上海，還要預備出來呢。」

樹生嘆氣道，「因為甚麼呢？」

小翠媽道，「一言難盡。連我也不大清爽。」

樹生道，「她在上海那裏？請你告訴我。我想寄一點物事給她，也是從前作

了一場要好的朋友。」

小翠媽感激道，「難得你這樣好心腸！你要寄信只寫邑廟花園新昌和鞋店轉交好了。」

小翠媽說完了，便待要走。

樹生又低聲道，「還有一件事我現在要託你。你能辦麼？」說着便附耳囁咕了一歇。

小翠媽道，「那可以。況且是你的事情，我當然一定出力。他現在前廳裏。你只管和他談好了。」

樹生道，「哦，我就去。」

小翠媽又將他叫回來道，「我只說你太太和我要好，是她先和我說的。明天你再到我這裏去，和他當面談。」

樹生笑着拍拍她的肩，豎起個大拇指道。「好小姨子，你真聰明！」

小翠媽假怒道，「快去罷，從前的名字你還叫麼？」

樹生也不回答，一直跑到前廳來。又是滿堂賓客。那胡孟蓉正和鄧靜齋靠在一張大椅上說話。別的客人却正在天槓斃十的胡嚷嚷。樹生恭恭敬敬的和鄧胡應酬了一下，便走到裏間來。看見王師長正躺在烟坑上。底下一個軍服輝煌的馬弁，蹲在坑前替他燒烟。

王師長一見樹生進來，忙笑着欠身道，「姑老爺請躺躺。」

樹生便笑着在對面躺下了

王師長看着樹生笑道，「你穿了一身的洋服，躺在大烟坑上，實在不甚雅觀。」

樹生也笑道，「說是呢。我們從前作學生，恨不得天天穿洋服。現在真不願

意穿了。只是內人一定要兄弟穿，也是無法可想。」

王師長道，「好看與否倒是小事。只是我上回伺候大帥看操，穿了一身的軍服，還繫了武裝帶子，掛一些累贅的文虎章。等到操完，癢也發了，人也疲了。急得不及脫下，就要吃煙。可恨軍服穿在身上，又拘束得很。咳，那份兒難受就不用提了。恐怕比尊夫人管得還要利害些呢。」

樹生笑道，「內人和師長的這位新太太非常要好。難免傳授過去，那師長除軍服之外，又添一層束縛了。」

王師長笑道，「那一位還用得着你太太教嗎？」

說笑一陣，當差的請去入席。忙得席完，大家吃烟的吃烟，賭錢的賭錢。鄧靜齋一人走到後院自己密室裏躺下。叫當差的把樹生請進來。樹生坐在一旁。

靜齋道，「你的事情我和孟容談過多次。且喜昨天已算定局。」

樹生站起來道，「謝謝岳父！是那省銀行的事麼？」

靜齋道，「是呀。你坐下。我屢次打密電給大帥，已無問題。只是可惱那黃參謀長要一個交換條件，從中作梗。現在上下俱已打點清楚。再等一兩天公事手續完備了，你就去作總辦好了。」

樹生聽了，歡喜得心都要跳出來。暗暗得意，到底還是有好丈人的好。這種省銀行原是軍閥的帳房之一。而權勢又足以左右一省之金融。凡軍閥聲威所及之地，即是省銀行鈔票通用之區。主其事者，發財要訣，第一就在操縱省鈔。只要和軍閥的左右幾個重要爪牙鈎通，便可以爲所欲爲。橫豎本軍勢力存在之時，無論何人敢怒而不敢言。勢力一倒，省銀行隨之關門大吉。吃虧的左右不過是商民人等。這一篇冤帳向誰也算不着。可是主其事者，十幾萬也是賺，幾十萬也是賺了。樹生如何不明白此中奧妙。眼看一年半載之後，自己便是富翁。只恨不得立

刻就到銀行裏去握一握纜好。

靜齋慢慢說道，「你去了之後，先將各處門路摸熟了再說。切莫急急。你是漂亮人，我也不用多說。你只想法子處處顧面子好了。」

樹生諾諾連聲。只見前廳又有客來催看牌。靜齋便起身要走。忽又轉回來笑問道，

「上回那個公司規程你都仔細看了沒有？要立了案纜可以受他們的紅股。」

樹生道「看都看過了。有幾處不甚合條例。正在和他們研究呢。」

靜齋又道，「瑜兒氣喘近來又發沒有？」

樹生道，「沒有。」

靜齋道，「昨天錢司長說整柚子皮裏面盛牛肉燉吃，可以斷根。我已經叫高升告訴果子送柚子去了。她要是吃不吃，你可以叫她勉強吃一些試試。不必老迷

信洋人。」

樹生又連連答應，靜齋纔去了。樹生仍自到裏間看鄧瑜打牌，和小翠媽說笑。夜已深了，樹生一人無聊，只是想抽空溜到寒瓊家談談。那人除了吃烟以外，真是無一處不可愛。但是鄧瑜的脾氣是愛面子的。她回家去的時候。總要樹生扶着她下台階兒，扶着她上汽車，還要替她披披接外套，她方覺滿意，方覺時髦。今天當着許多賓客，尤其不能不出來給大家看。只好耐着性子等。等得回家，又打疊了不少的溫柔話兒，奉承得鄧瑜歡歡喜喜。

次日叫當差的通電話約好了王師長，便一直到王家。

王師長踏着一雙拖鞋，在內書房門口迎着。便邀入烟鋪盤腿坐下談心。

王師長彈着紙烟灰笑道，「老哥，你也太客氣了。有甚麼事咱哥兒們都可以說。況且你岳老太爺那裏，我們還有承他關照的。」



樹生道，「是的，是的，也是內人和師長這位太太非常投緣，昨天他們談起來的。我半夜回家纔知道。所以昨天竟忘記了和師長提起。很覺得荒唐。」

王師長道，「不必客氣，」；

這時王師長吸了一口烟，將唇兒撮了起來，吹得那嘴裏的烟作一條直線出來。同時眉心也縐了一個結，臉上却露出些世故的笑容來。向樹生說道，

「咱們都是自己弟兄，說話不相瞞。現在敵軍駐紮在那個地方。中央是一個錢不給，官兵的給養，從何而出？所以當地的幾處稅收機關，全不得不作為官兵的餉源。我兄弟從中還要摸東籬補西壁。這是萬不得已的實情。官兵在地方上，能夠軍民相安，保衛四境，多是為此。其實只要中央能按月發足餉，那個混帳王八旦願管這閑事！這一層老哥想總能原諒的。」

樹生聽得王師長一個武傢伙，說話如此委婉客氣，知道面子實在不小。看他

口裏推辭的意思，只是怕分了他的餉源。心中不覺好笑。想道我那敢在老虎嘴裏搶肉吃，你莫錯會了意思罷。登時便大笑着拍王師長的手膀子道，

「師長說的句句是英雄本色話！我雖然糊塗，難道這點世事都不知嗎？而且師長剛纔說話，見愛得很。句句謙恭，令我尤其心感。不過我的一段下情，師長還不清楚……」

說着將身子更湊近些，放低了聲音道，

「這位求稅局的朋友，其志但在得官，收入倒是第二層。只要師長肯讓他去，決計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望。一來他千懇萬懇，於小弟的面子也全住了。二來於他自己能結識師長這樣一位好上司，也是他的幸事。將來這邊決不能空言道謝，辜負師長一番成全的厚情。」

王師長微笑道，「我們自家朋友，還論甚麼謝不謝的話呢？」

樹生見他意思已行活動，知道自己的話音已透明了。便格外具體的說道，

「這個局子，據小弟調查，這一兩個月全是淡月。重要稅收至快必須過了兩個月後，方能來到。師長軍餉大事，無論如何不敢耽誤。若是能讓他去權署幾天，當然至多也只儘這兩個月內為期。屆時一定更換……」

王師長含笑搖搖頭道，「不是這樣說。」

樹生忙道，「就再短些也行。總之求師長能許他接事就好了。」

王師長到此時，對於樹生的心事，也明白了八九分。尋思於已無損，不如作個空頭人情。便慨然答道，

「既是老哥如此諒解，那我小弟斷無二話，只要中央公事一到，小弟決不為難就是了」

樹生大喜不勝，連連拱手道謝。

王師長又道，「可是兄弟有言在先，至多的期限不能過一個月。並且局內重要職員，辦事俱有成績，請他不要擅自更換。」

樹生連連答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商議已定，樹生便自回去。將何廣略連夜找來，對他說道，

「你老哥託我辦稅局的事，一向費盡心機，幸不辱命……。」

何廣略咧着大嘴笑道，「樹翁你辦事沒有錯的。」

樹生道，「部裏辦公事，有我在裏面，包你幾天就見令。」

何廣略喜得抓耳撓腮，平生從未嘗過官味，直不知如何是好。笑嘻嘻的仰着油光臉，也忘了說話。虧他還想起一件事來，便問道，

「那當地的軍隊能答應嗎？」

樹生得意道，「那還用你說！我昨天專爲此事，請王師長在泰豐樓吃飯。吃

完了飯，還陪他去打了幾個茶圍。後來送他到家，在大煙鋪上和他說得清清楚楚，一毫問題沒有。要不然現在軍人橫行，誰敢在老虎嘴上摸鬍子？中央不先得了他們的同意就能亂下令了麼？告訴你說。我敢寫一百二十個包字，包你平平安安到任接事。」

何廣略聽了心裏還想找些甚麼疑問，但是此時也不知是怎的，心裏飄飄蕩蕩的，竟沒有別的話問了。只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來說道，

「樹翁如此盡力提拔我，我真不知道如何報答你老人家。這個差事求來得不容易。他們那邊怎麼講的呢？」

樹生笑道「啊你現在居然場面練得很好了。剛纔這句話很漂亮，不像我們初見的時候了呀！」

何廣略只是嘻嘻的笑。

樹生低聲道：「現在謀這事的人一共有五十幾個。經他們調查，不是放空槍的就是打空頭紅條子的。頂好的不過合股公司，你湊一千他湊五百，抬出一個人來去作。所以王師長那邊懶得惹麻煩。但是其中也有四五個人是真有錢的，情願出大本錢來運動。我因競爭的人多，怕被別人搶去。在老王而前許了一方頭的數目，定下來了。聽說還有一個人願意出一萬二來爭。所以我趕緊來和你商量，你若趕速在三天之內拿出一萬現款來，我就敢在老王前打人命替你爭，不怕別人拿一萬五，拿兩萬，橫直我和他交情夠得上，況且有言在先。你看怎樣？」

何廣略仍然仰着油光臉道，「樹翁說怎樣就怎樣，我決定拿一萬押板金就是了。」

樹生將手一拍道：「好朋友，真痛快！」

歇了一天何廣略將錢如數交割，樹生省銀行總辦的事也也揭曉了。何廣略收

拾起身，高高興興的要去作發財的稅局局長，一面來和樹生辭行，一面向樹生道賀，送了一份重禮。樹生也親自到車站上送了他。樹生眼看着何廣略在車裏去了，心想着他這一去的前途，暗暗中彷彿有幾十柄小刀子在割他的靈魂。

他聽到那機車的汽筒發出又尖又長的聲音，刺到耳內彷彿替何廣略代鳴悲憤。機車烟肉裏涌出粗黑的濃烟，一層一層推擠出來，成了一大片暗黑的塵霧。塵霧中，幻出種種奇形的輪廓。他彷彿聽到自己的心靈低低發出慘厲的呼聲叫他向這塵霧中看去。他彷彿看見，塵霧中顯示出一個傷天害理的世界：可憐的何廣略將洋錢鋪在陷人的機窠上成了一條大路，踏着向前走。錢鋪成的路走盡了，陷窠立刻出現。何廣略墜下去了。殺人不眨眼的軍大爺將何廣略從稅局裏轟出來。倉黃失措中，他手裏提着他的性命向四處亂竄。

濃烟漸飄漸遠，青天中惟有冉冉的白雲。樹生又想到如此清麗的天氣，春水

鎮小河上的人影該是多幽秀多恬靜。自己將她棄了。現在還有臉見她麼？荷包裏裝的是甚麼錢，心眼裏藏的是甚麼計，配去和那麼清潔純良的人兒說話麼？他一陣一陣的回想到自己的道路和阿毛愈離愈遠了。

心中又懶又悶。想要回家，又因為鄧瑜已經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去了，好容易伺候得累死，遇到這個閑空，何不不在外邊散散心。忽然想起劉子和，便吩咐車子到劉家來。

劉子和迎了出來道，「恭喜恭喜，簇新的總辦是個忙人，怎的到我這裏來了？」

樹生也笑道，「子和，我心裏悶得很，特來找你老朋友談談心。你莫說笑話了。你說我忙，我誠然也是忙。但是我今天無論有天大的事情，我也和你談閑白了。」



子和道，「那麼好極了。我也是這兩天感冒了。學校裏也沒有去。正要找人閑談，難得你來了呢。」

兩人坐在椅上。子和敬了樹生一枝煙。樹生吸着煙兀自不言語。

子和笑着問道，「近來嫂夫人管束得嚴，寒瓊那裏想來也不去了罷？」

樹生淡笑道，「不用提起，子和，我要和你談的正是這些事情。我也不知是怎的，在作情侶的時候，惟恐她不叫我作事。越替她作得多，心裏越痛快。現在結了婚了。我又覺得替她作事是苦惱了。我只願意我作我的，她作她的；但是她那裏曉得我的心思。她還只是一味的纏着我替她攬膀子替她作小事情。有的時候還埋怨我不盡職。她說不盡職便是對愛情不忠實。你想像這種強迫人去忠實，尚有何趣味可言？我又不能把真話告她。只是一味的像疲驢子旋磨，旋一步算一步。因此我就不能不另外尋個地方開心。所以寒瓊那裏，我倒去得勤了。寒瓊近來

和那老頭兒算是完全脫離關係。她人極聰明。我也因為她能談談所以找她作個解悶的朋友。那曉得她近來倒頗有意於我。你想這如何能辦？子和，我告訴你，我不但因此一事煩悶，事事都煩悶。其實，老婆是我自己去找的，寒瓊是我自己去找的，都爲的快樂。鬧到結果都適得其反。近來作事越發如此。這樣下去，我怕要得精神病了。子和，我也不知是怎的。」

子和笑着呷了一口茶道「你倒像個哲學家！我看你還是作你的官好了。寒瓊那裏你儘管去和她胡調。」

樹生聽得子和如此說，知道子和還完全沒有領會到他的意思沒有同情於他的心境。自己遠道來找他談心，還是對牛彈琴，不覺心裏很失望很傷感了。心裏要想走，又覺得太突兀。因之也不便再說甚麼，只勉強的笑着，無聊的順手拿起當日的報紙來看。翻到後面，看見一個白鬍子的西洋教士照片，上面注着貝克爾牧

師像幾個字。旁邊有一個新聞標題印的是「貝克爾牧師之名言，」旁邊又有一行字是「良心之自反乃上帝之權威。」

樹生看了不覺心中一警，便看下去，只見那新聞記了道，

「久負盛名之貝克爾牧師，由滬宣道來此。都人士想望風采者至多。日昨下午七時半牧師在青年會大禮堂作公開講演，聽衆極爲踴躍。牧師演講略謂，今日所欲與諸君言者，卽『良心之自反乃上帝之權威』一語。世間萬物之創造莫非神力。而近世科學發明，輒非笑之謾謂無稽。卒之彼科學家者，亦莫能出至當之解釋，殊可笑也。今試持取桌上之一花而審觀其附萼，與任何同類之花無異。又試觀冬日降雪，其形六出，雖千萬雪花，而其角度皆如一範所鑄。科學家於其成形之理能言之乎？試問大鈞造物，物有萬類，類皆一形，非上帝之力而誰之力耶？上帝之力其權威無所不著。其在萬物者既如適間所言。其在人類尤爲明顯。何以

知之？觀於良心之自反知之。吾人以科學之觀察，知人身之成形，乃無數細胞所組織。細胞有新陳代謝之作用，隨死隨生。故吾人今日之身，已非十年前或五年前之舊身，乃無數新細胞逐漸代替之新身也。然身雖隨變而新，神力則互久如舊。此觀於人類之記憶，常能遠溯至於兒時而可證也。使非神力，則以理推之，記憶之作用賴乎腦，腦之成，由乎細胞。細胞新陳代謝，記憶亦應隨舊細胞以俱滅矣。其所以不滅，由於神力之維繫。而神力之至高權威，更寓乎良心之自反。人類因有良心之自反，故常有無數之回憶。回憶及其昔日之罪惡則痛苦呻吟如受刑罰。貴爲天子，富若陶朱，亦不能逃良心之譴責。此卽上帝神權至公至大，無遠弗屆，無隱不燭之明證也。昔日有一善良之牧師，晚年語人，彼最大之痛苦爲兒時作惡之回憶。能有能去此回憶者，則彼願出十萬之酬金。諸君觀此當知所戒也。云云。」

樹生一氣看完，臉上不覺苦笑起來。拿着報紙遞給子和道，

「現在基督教的人，專門喜歡附會科學，說些半通不通的話來哄人。說得人很受刺激的。」

子和道「那一段鬼話我早看見了。」

樹生很概嘆的說道，「不管他有上帝也罷，無上帝也罷。總之這種回憶的痛苦終是有的。而且在人生的經驗中，凡快樂的分子彷彿都連成一條線，痛苦的分子也連成一條綫。你幸而有一天心裏快樂，就牽動了這一條無形的快樂線。因這一件快樂事引頭，許多的快樂事都聯想起來了。不幸這一天痛苦，觸動痛苦線，那連結起來的許多痛苦事情，全由回憶中一個一個的飛起來，射得心頭出血。這一種聯想，心理學家勉強的解釋，說是凡經驗到腦子裏去的時候，便在腦子裏開了一條路。以後有相類的經驗來了，便不再費事開新路了，只由舊路通過，所以

發生聯想。其實這種話何嘗不是鬼話。怎麼樣就將同類的事排在一起了呢？要經過如何的精密化學作用，纔能將這部神妙的工作完成呢？在得到真正解釋以前，我們就說是上帝的力量又何嘗不可？尤其使我心裏難過的事情，就是既然心裏知道良心的慰安纔是真慰安，而良心的痛苦，的確是真痛苦，那爲甚麼遇到物欲來時，偏偏要作違心的事呢？而且作的時候，並不是不知道這是違心的事，這是將來要受苦的事。但是當時彷彿有一種極大的力，比良心的力大得不知有幾百倍，自自然然的驅遣自己去作違心的事。試問這個時候上帝跑到那裏去了呢？爲甚麼不將良心的力量增加起來，使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呢？上帝在此時躲在一旁不管，事後却拿回憶的力量來罰人，如同酷吏用非刑一般。這不是最殘忍的手段麼？假使人性中只有惡性一種，那惡事就是快樂。根本上也不會想起甚麼叫作善，叫作良心，自然也沒有甚麼苦了。偏偏又不如此。這究竟是甚麼原故？試問那個

哲學家能解釋這個問題呢？」

子和看得樹生越說越興奮，便端起壺來向他的杯子裏斟了一些茶，說道，「樹生，你且喝一杯罷。你千萬不要談哲學這兩個字。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都是些瘋子獸子。他們沒有一個不是在名相裏打筋斗，正如同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終究脫不了如來的手心。誰個是真能解悟的呢？只不過越鬧越糊塗罷了！總之人是血肉之軀，皆未能免俗。這個哲學問題簡直根本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一切知識一切經驗，辨別真偽無論如何精細，最終皆要訴之於腦。但是這個腦可靠不可靠呢？誰能肯定腦的判斷全是真的？試問落到這步田地對腦發生了疑問，更有何法可以解決？」

樹生不覺將手用勁向大腿上一拍道，「不錯，不錯。我常想人生要完全沒有知識也就好了。偏生有這一點殘缺不全的知識，纔是一切衝突，一切煩惱的根源

！

說到此處，子和樹生都靜默了。

樹生又吸了一口煙慢慢的指着衣襟說道「你看我這灰呢衣服上不是有一塊圓痕麼？那是在家裏滴了一點油沾了一些灰。後來用格士林擦了幾次擦下去了。但是等些時候，痕迹依然會再現。這心裏的回憶就和衣上的油漬一樣。無論如何是洗不脫的。」

子和道，「樹生，你今天心事很重，倒底你有甚麼感觸你明白告訴我好麼？」

樹生淡笑道「要是可以告訴人，也不成其爲心事了。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說着搖頭道，「……還是不談罷」

子和只道他因家庭事情不快，也不便深追問。樹生覺着無甚意味，便告了。



光陰如飛的過去，三個月已後是深冬了。

樹生和寒瓊的交情愈來愈密。鄧瑜雖然不知道，但是樹生近來心神不屬的神氣，鄧瑜是能覺查的。她是最愛吃醋的人，早就猜疑樹生了。她也時常自己暗中傷感，傷感男子的愛情終究不忠實。但也沒有甚麼真實的證據可以使她發怒，只不過是些兒影子罷了。樹生却也時常背着鄧瑜拿出那枝桂花來發癡。鄧瑜回來了，往往和他歡歡喜喜的說話，他因心中有事，答的言辭往往驢唇不對馬嘴。一天傍晚鄧瑜興匆匆的從外面回來，挾了一大包。樹生笑着將包接過，問道

「是從賀公使公館來麼？」

鄧瑜微乜着眼睛，作出嬌惰的聲音對樹生道，「你先把我的外套脫下來罷。」樹生也放刁道，「你爲甚麼不先把頸子送過來讓我親親？你自己許我的呀

鄧瑜聽了便將皮鞋頓得各支各支的響，歪着頭連聲道「偏不！偏不！」

樹生笑着將她的外套除下來，挂到衣鈎上。鄧瑜走過去將外套雙手捧一捧，將臉貼在外套上，笑對樹生道，

「今天作臉極了。你送我這件生日禮，真是討人歡喜。我穿到賀家去，賀二小姐都一齊說好。我說是你新近送我的。她們都羨慕極了。」

說着又抱住外套，將那金黃的貂毛向自己粉臉兒上揉。樹生靜靜的用眼睛瞟着她微笑，意思是笑她這麼孩子氣。

鄧瑜看見，放下外套，一下跑到樹生面前，雙手扣在樹生肩上撒嬌道，「不許你笑我！不許你笑我！」

樹生就勢抱住她的腰在她頸子上深深的聞了幾下，兩人纔到房裏來。

鄧瑜打開那包兒道，「這是賀二小姐和三小姐送我的。你看這件內衣多好看

幾乎全是花邊，又輕又軟，是二小姐從外國帶來的。你看這柄綢傘，收起來這麼一點兒短。……」

樹生從只笑着聽。又看見有許多照片兒。便說道「呀！還送你這些照片哪。」

鄧瑜照片裏抽出一張來道，「那些都是風景片，沒有甚麼希奇。你看這一張是二小姐的化裝照片……」

說着遞給樹生，指點着道，「你看她扮一個西班牙的漁村女子多有意思。你看她這一雙赤腳。……」

樹生一眼看見照片裏那個影子，耳內聽得赤腳兩字，春水鎮河上的風景便飛電也似的閃到腦子裏來。

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一雙踏在沙上的天足，不是最潔淨的麼？不是曾經自己吻過千遍百遍的麼？

樹生此時一面想着却有自警的心思，暗暗自己下命令不要弄得精神不專，又引起鄧瑜錯疑到別處去。便趕忙笑着道，

「是的呢，她這小樣兒真像漁家姑娘。」

鄧瑜道「可惜三小姐的腿還瘦了一點兒。沒有甚麼曲線不是？」

樹生腦裏像有鬼告訴他似的，鬼說：「那坐在船上伸到水裏去洗的腿纔是豐柔的曲線呢！」但是口裏還記得回答，「是的是的。」

鄧瑜聽他回答的聲音有些不大合拍，心裏便又動了些疑，却不說破。樹生見鄧瑜沒有說甚麼了，不覺拿了那張照片發了一晌呆。鄧瑜在一旁看了這個情形，忍不住冷笑道，

「你愛她麼？」

樹生却没有聽清楚，怔着問道，「甚麼？」

鄧瑜道，「我在說你是多情的才子呢！」

樹生知道鄧瑜錯會了意思，便笑道，「你說的是甚麼話？吃醋也要吃得有點邊兒呀。」

鄧瑜看見樹生那種勉強笑的神氣，心裏越發有氣，便沈下臉來道，

「你不要以為我是獸子。你近來的神氣變到甚麼地步，你自己會不知道麼？」

樹生見鄧瑜放下臉來，恐怕又惹起她的脾氣，便低聲陪笑道，

「你還說我自己不知道。你看你這麼大的酸勁兒。這像片子原是你的朋友的呀。」

鄧瑜依然冷笑道，「我的朋友！你不是一樣的可以見一個愛一個嗎？說不定你在外邊認識的一些狐狸精裏面，就有一個和她相像的。」

樹生道，「好了，你不吃醋行不行？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事。」

鄧瑜怒極了，將手直指在樹生的鼻子上道，「你少胡說些！你說我吃醋一連三次了。你以為用這種話就可以壓我麼？」

樹生本來是想拿這種半笑半玩的話去哄哄鄧瑜的。以為哄得她笑了就完了。誰知鄧瑜竟越悞越深動起真怒來，立刻覺得鄧瑜那種潑辣的臉子實在難堪。便也忍不住發了性子，立刻離開鄧瑜，死勁的將屁股向椅子上，大聲道，

「真是給臉不討臉！」一面說着一面索性將三小姐的照片拿到嘴上親得怪響道，

「我愛她！她是我的心上人，好心肝，好寶貝兒！」

鄧瑜讓樹生這樣一氣，全身都像失了作用似的，登時伏下痛哭起來。樹生也覺有些太過分，正待要設法轉頭，却又一時不願輸這口氣。鄧瑜擦擦眼淚忽然立

了起來，對樹生狠聲問道，

「甚麼叫作不要臉？我作了甚麼不要臉的事？你今天不交出來，我就不饒你。」

樹生看見鄧瑜這一副懨懨嘴臉，倒不覺的笑了起來。說道，

「好小姐，是我不要臉，好麼？」

說了便作出恭敬的神氣來，向鄧瑜行了一個鞠躬禮。鄧瑜只作沒有看見，一定要出去，和她父親說樹生欺負她。樹生急忙將身子向門口一靠，攔住去路

鄧瑜便死命的向樹生肩頭上亂打。樹生老老實實的讓她打了一陣，然後說道，

「你若是還沒有打痛快，你再叫個當差來替你打罷。」一句話說得鄧瑜笑起來了。樹生趁勢將鄧瑜抱起，抱到椅上坐下。正色輕聲的和鄧瑜說道，

「你這個人子細想想今天的氣生得奇怪不奇怪。夫妻之間像這樣生疑，還有一點真愛情了麼？我即使下流也不至看見一個照片兒就失了魂的。不過我剛纔的確不該氣你。你原諒了好麼？」

鄧瑜聽見樹生說到夫妻之間的那一句話上，不覺心中淒楚落下淚來。靜靜的等樹生說完纔開口道，

「你說我這樣生疑沒有真愛情。你那裏知道我正是看你對我沒有甚麼真愛情，纔起疑心。你近日的神氣越來越疎淡，是我最傷心的。你知道一個女人，她要的是甚麼？她只要男子的一片真心。男子能將一片熱誠的心給她，她的生命財產任何事都可為男子犧牲。她能出這樣重的代價，結果一些兒真心得不着。她能不傷心麼？能不發氣麼？」說着忍不住又滴下淚來。

樹生勉強笑道，「那是你錯了，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個樣子。」



鄧瑜鄙夷的說道「哼，你騙我是騙不過的。我告訴你，世上除非是沒有真情的，或是沒有動真情的女子，纔對男子的心不注意，只要是一個有真情的女子，不怕她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她對男子待她的行動神氣都知道留意。無論怎樣細微，她能立刻覺得出來真假。」

這幾句話一下下的刺進樹生的心裏，使得樹生難過極了。尤其是「不怕她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幾個字來回的在耳邊旋得利害。樹生默默的過了一晌，恨不得要痛哭出來。低下頭去，俯在鄧瑜的頸子上說道。

「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一切的人！」

說了，想再說一句也說不下去了。但是鄧瑜此時氣却平了。樹生看見鄧瑜已無問題，也放了一些心。只是方纔的印象一時還去不脫。獨自悶悶的坐着，想起自己向鄧瑜陪小心的神氣，和鄧瑜用手指在自己鼻子上的辣態來，心頭真是又羞

又憤。轉而又想到鄧瑜向自己說的話確是可憐，但她也是單就她本身立論，並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痛苦上來。那麼她還是自私的。自己也還是可憐人。自己有委曲又向那個去發氣呢？正自一人沈思，却見一個當差的來說行裏有要緊的事打電話來了。

樹生起來要接電話，走出房門，那當差的又低低告訴是寒瓊打來的。樹生心下一想，就到寒瓊家散悶也好。便又進來和鄧瑜溫存一陣，推說行裏鬧票子打折扣的事要去設法，匆匆的到寒瓊家來。

寒瓊正在畫畫兒呢。

樹生走過去笑道，「怎麼今天這樣用功？」

寒瓊繃着眉道，「怎麼這樣用功？這個清苦的地方，這個可憐的人，闖人總辦誰也不肯來。不拿畫畫兒遣悶，又怎麼辦呢？」

樹生見她眉峯微蹙，澄澈的秋水裏向着自己射出一道柔媚的光來，只覺得千重萬疊的幽怨，都在這淡淡的幾句話裏隱藏着，使得自己恨不能立刻就向她謝罪纔好，不禁又憐又愛，越發覺得這清妙的面孔迷人得利害。心中不由便想到適纔鄧瑜那種蠻鬧的神情。自己忖度着，兩個人是一樣的埋怨自己。若都是像這樣的柔而有力，那又多有味兒呢？那就是一天挨埋怨挨到晚，也是甘心的了。一邊想着早忘了回答。

寒瓊笑道，「怎麼了？是吃了拍花的藥了麼？」

樹生笑道，「你怎麼說怎麼好，我倒是吃了天台的胡麻了呢？」

寒瓊道，「請老實的坐着罷。我再補一兩朵落花就成了。」

樹生點點頭便靜坐了看她畫。寒瓊畫的是一幅扇面。不一歇，早將那花兒補好了。樹生拿過來一看，喝采道，

「好一幅墨蘭！簡直是馬湘蘭畫的。幾時也給我畫一張兒。」

寒瓊微笑道，「別廢話罷。」

說着將筆向桌上一擲，跑到旁邊靠椅上坐下道，

「我要舒服一忽兒了。對不起，請總辦替我洗筆。」

樹生笑道，「這總辦兩個俗字，怎麼老在你的嘴裏說呢？」

說着便將那畫筆拿起在水盂裏洗淨了。寒瓊在旁靜靜看着樹生問道，

「你說這扇面兒怎樣？」

樹生道，「我是外行。」

寒瓊道，「這是那位劉先生的。四月裏就拿來了。到此時還不畫，太難爲情

。隨便給他畫起來，留着他明年扇罷。你覺得還不錯麼？」

樹生道，「我看墨色非常活潑。從前蘇東坡說，寫字墨色要如小兒眼睛。你

這幅蘭草，葉子濃淡得宜，很有風枝露葉的韻致呢。」

寒瓊高興的說道，「我也是這樣想的。用墨用熟了，墨裏頭就有五采。比畫工筆還好些。」

樹生笑着看她說話，小嘴兒一動一動的，吐出字來活像個小黃雀兒。便不由涎着臉走進握着她的手，胡扯道，

「你那是愛畫淡墨的。不過你怕工筆麻煩罷了。」

寒瓊將手輕輕擺開，推樹生在對面坐了。又將纖指點着樹生的胸口說道，

「你這一顆壞透了的心。你還說我怕麻煩。你想想我替你畫了幾多張了。你再想想這一套鬼工筆是不是麻煩。又染，又鈎，又要點花心。完了，還要翻過絹來在後面托色。你沒有看見我上回畫那一幅四尺的海棠，在後面一瓣一瓣的托麼？」

樹生笑道，「對不起，我的皇后，娘娘。謝天謝地，你不畫，我也省了給你當差。」

寒瓊道，「那當然不敢勞動尊駕了。……」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道，「你不要只管『我的』皇后，『我的』皇前那麼亂叫了罷。誰配作你的皇后啊？不如早些將『我的』兩個字收起來，也省得你自己說髒了嘴，也省得別人聽了難過。」

樹生聽了她這幾句話，知道她那如泣如訴的深衷，簡直已經脫口而出。心想着，我只願藉此解憂，誰又忍再陷情網。

「寒瓊，寒瓊，你自己雖是有嗜好，有脾氣，我倒不問。你忽然對我傾心，我却不能不答。但是你歇了這顆心罷。我用情已經將我自己都用毀了啊。」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着，口裏却只裝糊塗。便又拉着寒瓊的手輕輕的搓着道，

「你不要多疑。你還不知道我是說着玩的麼？給你當差求都求不到呢！」

說着便提起寒瓊的手腕，將自己的手拂起寒瓊的衣袖，在那雪白的臂彎裏無言的慰貼了一晌。抬起頭來看着寒瓊一張清瘦的臉，雖在燈下，却被自己的頭影遮住了。那暗暗的光裏映出一種出塵的風標來。

樹生低聲問道，「我替去燒一口，好麼？」

寒瓊搖搖頭道，「聽了你的話，戒了不少了。晚上畫畫也是爲的這個。你要騎麼？我陪你談一忽兒，不要燒煙好了。」

樹生答應了。二人便到臥房，對着煙盤子躺下。樹生看見小碟子裏面已經沒有水果，便問道，

「我削一個梨，給你吃罷？」

寒瓊道，「不吃。我這一兩天鬧肚子，盡吃素菜，熱了又熱。生冷全戒了。你自己吃麼？」

樹生正待回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趕忙說道，

「我要打個電話。」寒瓊道，「叫小鴉頭替你要號罷。」

樹生一面說不，一面早將桌上耳機拿起，自己要了號碼。

寒瓊聽得樹生問道，「你是那裏？」

一連問了幾聲，樹生罵道，「混帳東西！怎麼老聽不見？換個人來說話。」

歇了一晌又聽樹生道，「紫卿，我告訴你，就是要漲，也須多等幾天。這幾

天無論如何不許超過五折。有責任我來擔負好了。」

又聽說道「上回我們花了許多錢收進來，總算維持得很好了。到後來他們王

八旦的商界，依然不肯十足的進行。足見這班奸商誠心破壞金融。你不要忙。你

只聽我調度。歇一兩天，我把票價維持到九三九四。等這班王八旦全放心大胆的  
要了。那時再跌下來，就請老總拿他們是問。我們總算盡職了。你說對不對



？」

歇一晌，樹生又道，「你記住了，無論如何只能低，不能高過五折！」說到此地，樹生纔放下耳機。

寒瓊笑着問道，「真奇怪，你是一個作省銀行總辦的。現在票子鬧的壞得很，能多提高一些票價，一直撻到十足兌現，不是名譽好聽麼？聽你剛纔的話反而生怕票子漲了似的。」

樹生得意的笑道「好！若是票價沒個漲跌，我們幹嗎還要爭省銀行總辦作？我恨不得今天票價二折纔好呢！」

寒瓊道，「我那天車子從你們貴分行門口走過。門口擠兌得要死。車夫將車開到別條街上纔繞回來。你們的名譽不要緊麼？」

樹生笑道，「省銀行的名譽照例是壞。也不是我唐樹生的名譽壞。管他怎的

？若不擠兌，行要的小鬼們，到那裏摸油水去？」

寒瓊還待裏仔細問個原故，樹生却笑道，「這些俗事你不要問了。我問你這兩天吃素菜可口麼？」

寒瓊道，「也還罷了。」

樹生笑道「通天下的素菜，我想要以我們那位胡孟老，胡世伯家的爲第一。」

寒瓊指着對面叫樹生躺下。樹生歪了下來說道，

「這位胡世伯不知幾時好起佛來。有一個時候，聽說同和尚一天到晚的鬼混。直到現在，那怕坐在汽車裏去會殺人的軍閥，手上還捏着念珠兒。」

寒瓊笑道，「叫你說素菜呢。」

樹生道，「你別忙呀。他還勸我們信佛呢。我們在他手下作事就是不信佛，

也得信佛。好在胡世伯的信佛，並不要念經禮拜只要手上拿串念珠兒作幌子，選到甚麼大廟裏作大佛事，他掛一個護法的名，坐在大和尚的講壇底下閉目養神一忽兒，就算功行圓滿了。我從前都受了他的命令要拿念珠兒。後來四太太說穿洋服拿念佛珠子太不像樣子。胡世伯無法，纔許我不拿了。」

寒瓊笑道，「還沒有到題。」

樹生道「是呀。你看他好佛，好成這個樣子，還有甚麼成績麼？我看他好佛的成績，就在吃素菜一點上。他自從受戒以後，吃素吃得非常之嚴。外面應酬，在酒席上，他只拈一兩片瓜子，或是吃點水果蜜餞，其他一概不沾染。所以外面的人，都說胡督辦吃的是一口清水長齋。所以他自己也越發注意他的飲食。爲這事也不曉得換了多少廚子。嚇得作廚子的都提心吊膽的，在他自己的素廚房裏，另用精素傢伙作素菜。真是一星子葷油也沒有。但是他老人家還是罵人，說作得

不好吃。無論是白木耳，小蘑菇，等等最貴最鮮的素菜，端他到老人家面前，照樣的鬧得他老人家愁眉哭臉。家裏的人一到他老人家吃飯的時候，便如同大難到了一樣。他吃得一不如意，就拿筷子打菜碗。遇着人就罵。有一天我到他家裏正值他發脾氣。喘呼呼的罵道，「養了你們一班王八旦，一些人心都沒有。可憐我只吃一口長齋，你們全不經一點心，爲我弄一樣可口的菜。我只要把飯混下喉就得了。也不要甚麼山珍海味，你們就這樣狠麼？」我看見他說得這樣可憐，不知他是怎的吃苦。跑過去一看桌上一盤子鮮毛豆燒燻白。一盤子五香炸豆腐塊加醃粉燴的。一盤子粉絲炒黃花。一盤子紅燒麵筋。中間一大盆蘑菇雪箱湯。另外還有兩小碟絕講究的鹹菜。七樣菜又香又乾淨，熱騰騰的餓得我都要吃一口。偏生他不吃。我纔曉得他口味真難對付了。後來他家裏被他鬧得沒有法子，便偷偷的用鷄湯作假素菜給他吃。他頭一天吃得很得味，大大誇獎了廚子一陣。家裏纔明

白他是要吃假素菜，便放心大膽的作假素菜給他吃。以爲從此無事了。誰知他忽然有一餐吃出是葷味兒來了。一疊連聲的叫把那個混帳廚子喚來。可憐廚子被他逼得無法只好吐實。氣得胡督辦又噉口，又燒香，又要作嘔。一定拿片子要送廚子去坐牢，治他一個欺騙家主，污辱世尊的大罪。家裏人一個個的都發起愁來，纔明白他老人家還是一個吃真素的。從那以後，廚房又換了一間乾淨房，一切鍋盤碗筷又另製了一副新的。但是從那以後，家裏的人可又照舊挨起罵來了。一天到晚一家人哭生愁死的，只是愁家主的素菜問題。到後來，恰好有一個朋友薦了個常州廚子來了，說是包管叫老爺吃了高興。這常州廚子作菜手段的確高明樣子又多，作法又特別。頭一天下廚房，便大模大樣的作了五樣菜，全是葷的，家裏人個個好笑，便對那常州廚子道，老爺是瞞不過的，那廚子却毫不爲意。果然他老人家吃了雖好吃，却放心不下，叫過廚子來嚴厲的問道，「你的菜作的沒有假

麼？」廚子道，「稟督辦，全是真素。連東洋的味之素都沒有放一點。那是東洋大蟒蛇熬湯作的，吃了造孽。」胡督辦高興道，「難得你知道這個道理，佛說輪迴歷歷可據。今生我們吃他的肉，求生必須要還他的。你要欺我，是你造孽。阿彌陀佛管着娑婆世界，無有不知的事情！」廚子道，「小的一向在廟裏作齋飯，無事也曉得念南無阿彌陀佛。怎能作這事？要是欺了老爺，佛爺也不饒小的。」胡督辦聽他說得有理，還有些遲疑。這位廚子一定要我們老世伯親自到廚房裏考查。督辦也去看了果然乾淨。後來督辦還起了兩三次疑心，問到廚子，廚子抵死不承，一口咬定是素的。督辦才無話說。一直到現在還用着這個廚子。後來家裏人和他閒談起來，這廚子說他手藝也不平常，不過他深知吃素人的心理。他說他從前伺候過一位老爺，和我們胡世伯差不多，他又要吃假素，又怕別人背後笑他。所以千方百計的總要作成一個局面。那就是作成一個別人哄他，他完全被哄的局

百。他要人家哄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吃到葷菜，同時一方面他還能使人家不敢在他面前說，也不能背地裏笑他。因為他是根本完全被哄了呀！這廚子一邊說着，一邊大笑他說他以前的幾個廚子所以弄掉了飯碗的原因，並不在作葷菜，只在不能理會老爺的深意。老爺所以鬧得天翻地覆的，完全爲的逼大家上這條路，可惜家裏人知道得晚了。廚子這樣一說，家裏人纔算真明白過來。原來老爺不吃真素，不吃假素，却要吃別人負責任哄他的假素。」

樹生滔滔的說了一大篇，直把個寒瓊笑得嬌喘不迭，用手在胸口撫摩。樹生起身，在她背上輕輕的搥着道，

「防備笑痛了肚子啊。」

寒瓊慢慢的止了笑，由着樹生在背上搥。歇了一忽兒，嬌聲道，

「你搥得真好，我此刻軟得都要睡了。」

說着便懶懶的靠在樹生胸前。樹生只覺得溫香軟玉，偎倚懷中，那一副又慵又憨的小樣兒，實在迫得人心頭拍拍的跳。不禁也緊緊將手圍了寒瓊的身子。低下頭連連的用嘴唇輕啜她那隻渾妙天成的耳朵邊兒。默默的溫存一晌，寒瓊忽然問道，

「我畫的畫兒，你說像馬湘蘭。你也願意我將來作一個馬湘蘭？」

樹生聽了寒瓊這一句話，覺得他聲調幽沈，其中含有無限深意，不禁心中一警。寒瓊近來對於他大有委身之意，他如何能再招惹？他只有裝痴之一法，對於寒瓊的暗示一概不理會罷了。此時寒瓊又在打動自己，只可勉強敷衍道，

「那是名垂千古的事，我當然願意呀。」

寒瓊恨得將樹生那隻摟在手上的手揪了下來，死勁的一擰道，

「唉！你去罷。我知道你是英雄，你的心是鐵打的！」



樹生仍舊支持着，勉強的笑道，「你怎麼了？」

寒瓊道，「譬方這裏有一個池子。池子裏只有清淨的止水。這本是靜的。忽然來了一個人將水心用竿子撓動了。池子裏波紋也起了，泥也上來了。這人却看着濁水不管了……」

寒瓊說到濁水的濁字，心中不由一酸，底下的字也低微了。眼睛裏的清淚，明珠兒似的往下滾。再也說不下了。樹生聽了她這一番言語，因為適纔有馬湘蘭的話，却想起王百穀寫給馬湘蘭的信上曾有「見道旁花着雨，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這樣兩句。現時燈影依微情景宛在，覺得寒瓊情態也着實可憐。但是寒瓊這樣的人如何能要得？樹生心中暗暗叫苦，難關又到了。

寒瓊見樹生默然不答，眼淚愈落得多。樹生拿手巾替她揩去。寒瓊將樹生推開道，

「不要你這樣假惺惺的哄我。你當初要不是將我哄迷了，我今日也不會哭。」

……你要想我不哭，除是在根本上想一個要我哭也哭不出的法子纔行呢。」

樹生見他她愈說愈緊，真是沒了辦法。便道，

「寒瓊，你叫我怎樣辦呢？你我想要公然的在一起，除非我和鄧離了婚。」

樹生說這一句話，實在是拿來搪塞寒瓊的嘴的。他明知這事辦不到，所以樂得說一說。那曉得寒瓊聽了這句話，却觸動了心機。她也不知怎的便這樣動了真情，一心的只要嫁樹生。正在這個沒有主意的時候，這句話便好似黑沈沈的夜裏閃出來一線明光。寒瓊心中暗暗喜歡，真是應了她自己的話，要哭也哭不出了。

樹生見寒瓊臉上轉了歡喜的顏色，暗暗好笑。同時又覺得心裏一陣淒涼。寒瓊動了痴心，自己却又添了麻煩。本是出來尋歡的，那知又鬧了一番苦惱。想到這裏心中意興全消了。便辭了寒瓊獨自回到家裏來。他心裏只以為這苦惱是暫時

的。回到家裏和鄧瑜胡扯一頓也就完了。他那裏知道寒瓊得了他那句暗示，便沈心靜慮的謀畫實現他的理想呢？可憐樹生處在這種環境裏，還自己玩弄手法要朦混過鄧瑜和寒瓊。這種兩面的朦混方法，日子行得久了越發使他心裏生厭。他覺得像鄧瑜和寒瓊這樣的女子，知識太開了，感覺太銳了，實在難以對付。那怕極小的事情，也會引起她們極端的注意。一天儘忙得彌縫，解釋，那有那坦白真摯的愛呢？因此他也格外想念那個可憐的阿毛。越覺得阿毛可憐，越顯得自己卑鄙。越覺得阿毛天真，越顯得鄧瑜和寒瓊狡猾。

這一種比較的念頭，隱隱的蟠伏在他的意識的下層，愈久愈纏綿，時時形成了他的幻夢：

他覺得那正是暮春的夜裏，他的住宅內正宴請着二三十位嘉客。絕大的廳裏懸了各種大小精雅的電燈。男男女女有坐在小椅上吸烟的，也有促坐在沙發上談

笑的。大廳的外面是絕寬的院落。院裏花木陰陰芳菲一片。榆葉兒梅却比去年開得太早些，密密的花朵兒雖然叢攢枝頭，但是已經落了四處的花瓣，散嵌在細雨初過的潤土上。海棠和丁香却在芳時。十幾棵丁香噴出千千萬萬的碎玉花兒壓在綠翡翠似的葉上，垂垂的懶懶的，彷彿在向人撒嬌。海棠樹要比丁香少了幾棵，夾在丁香叢中不甘降服，越發顯出精神來。那花兒聚在一起也不知是羞是嗔，都露出薄暈的小紅腮兒。每棵樹的花皆從根上開起，一直開到梢頭，一枝枝的紛霞碎雪續簇得幾乎看不出綠葉兒來。只有梨樹澹然的開出叢叢潔白的花兒隱在大大的葉子裏，似乎是不肯爭妍，但却愈發的得人憐惜。遠處的玫瑰尙沒有到時，只有許多嬌黃的花朵兒散在細密的葉兒縫裏。他彷彿記得和阿毛結婚已有二三年了。這些花兒皆是阿毛慧心督促匠人培養的。此時他正從花外裏走到廳裏去，遙見廳內燈光從廣闊的玻璃射將出來。花叢映了燈光更覺添了愔愔的幽致，天上星河散

布，靜靜的籠罩了這歡樂的院庭。他在靜慮不覺站住了，遠遠的從玻璃裏向內看去。阿毛正以主婦的資格在燦麗的光中與客人酬對。她身上穿了一件孔雀尾色的絲絨單衫，襯了裏面的白繭綢內衣格外出色。那剪裁那式樣正是名成衣師的傑作。珍珠的項鍊長長的垂了下來，時時在她酥胸上動搖。她那發育健全的身體正是一個優美的婦人型。天真的微笑永遠留在她的唇角邊。端秀的眼神永遠留在她的瞳仁裏。那眉毛依然淡淡的掃開，但頭髮却剪成時世的樣子了。他得意極了，幾步走進廳內。阿毛恰好在和劉子和的夫人談繪畫呢。子和夫人道，「你看那些紅紅綠綠的大三角兒堆在一起算是甚麼畫兒呢？」阿毛笑道，「啊，我不敢批評，因為我還不大懂……那張水彩畫是他一定要替我配框子的。我真羞死了。」他看見阿毛說這句話的時候翩然指着自已向子和夫人又笑起來。他果然又看見壁上金色的鏡框內正懸了一幅阿毛的畫。他又記得阿毛曾經和自己在法國學過美術，所

以她的法語說得也很流利了。他又覺得寒瓊和鄧瑜也都是這晚上的客。鄧瑜正因為她的丈夫劉少樸在和別人談話，她便移到阿毛這邊來坐下。鄧瑜談話的聲音依然是高亢急促的。一面談着，一面舉起那鑽戒晶瑩的手來揮舞。阿毛嫵靜的聽她的話，但是時時點首，時時呈現笑靨，有一種流麗的風神含在莊態裏。他又偷眼去看寒瓊，她正坐在一張大軟椅的角上。她穿了一件極秀長的袍子閃着不定的絲光。她靜靜的沒有說甚麼話。那種清幽的美是她獨具的特色。但是她的秀頰上的薄薄胭脂終掩不住那一點鴉片烟氣。她的手臂也太瘦了。在燈光下，她分明藏不了遲滯的病態。他似乎聽見許多來賓全在切切私議寒瓊和鄧瑜都不及他的夫人阿毛。全說只有阿毛是受過高等教育，最優秀，最文明的女子。

客人忽然都散了。只有阿毛換了雪白的睡衣斜凭在鏡臺前面。他愛極了，用力的抱住她親吻。呀，他發現他懷抱中的夫人正是被他驚醒了的鄧瑜。

這終於是一個幻夢而已。阿毛還是在春水鎮呢。他有這個勇氣去尋她回來實現他夢裏的婚姻麼？

這樣矛盾的光陰不覺又度到次年的夏季。樹生從外邊回來直揮着扇子叫熱。鄧瑜笑道，「你不要只瞎嚷熱。你先到洗澡房裏去用涼水漏子痛快沖一沖。我這裏叫人將荷葉粥涼在院子裏。你沖完了出來吃一兩碗不好嗎？」

樹生果然依她。出來吃了粥又甜又香，綠陰陰的顏色甚爲悅目。樹生一氣吃了三小碗。又教將冰箱裏的西瓜切開來吃。

鄧瑜等樹生吃了瓜，說道，「今天真光換新片子。我們去看看好麼？片子演完，瑤臺屋頂上的跳舞也玩起來了。」

樹生道，「好太太，你看我纔換了一身中國衣服，正想寫意寫意。我們就在家裏歇歇不好麼？」

鄧瑜微笑着沒有言語。樹生恐怕她心裏又不痛快，便道，

「你要出去，今天月亮好，我陪你到北海划船罷。那處風還涼些。」

鄧瑜笑道，「我不去。」

樹生央告道，「好罷，你不去，我想去呢。你陪我去一次好了。」

鄧瑜經樹生拉了幾次，纔答應了。兩人到得漪瀾堂船碼頭上，那船伙計早看見了，跑過來請了安，便將船撥靠了岸。

樹生扶鄧瑜上了船，自己也下來了。交給鄧瑜一隻小槳，自己却撐開一對大些的槳將船慢慢划開了。不消幾槳，船已漸近湖心。漪瀾堂後山上的老柏樹，隨着船身搖蕩，一個個的都慢慢伸出頭來。連那團城上面的松枝都漸漸可以看得見。樹生慢慢的搖着槳，告訴鄧瑜道，

「你回頭看看。」



鄧瑜回過頭來笑道，「啊，有趣呀。」

原來船越划得開，越看得遠。岸上的景色隨着船轉。這時遮着月亮的一塊雲已經颯去。那月光像水似的灑了開來。天上是潔靜空明，但是樹杪以下却是高低歷落的反顯着陰暗。所以映得那些高坡上老樹的枝柯，黑魆魆的伸在碧空裏，彷彿龍一般的怪物，張牙舞爪的要作勢攫拏。月亮靜靜的在樹枝裏半露半藏着，靜白的裏面顯些薄黃色。船兒越遠月兒越高，漸漸高到天頂上來。樹影也沈下去了，月亮也顯得小了。

樹生道，「這味兒多清幽。就是沒有風也覺得涼快不是？」

鄧瑜靜靜的仰望着發呆，也沒理會他這句話。忽然低下頭來，看見船邊的水，閃閃發光，指着喚樹生道，「你看！」

樹生依她手指看去，那湖中的水波承在月亮下面鋪開了一長片銀紋。最遠的

地方最亮，最寬。鱗鱗波片，燦爛動搖，沒有一秒閑着。愈近，亮的地方愈窄。窄到船頭，幾乎像沒有光，只有柔波相銜顯出澄澄的暗色罷了。

樹生道，「我們將船划轉了去，在荷葉邊下還可以聞些香氣。」



鄧瑜點首示意，樹生便將船漸漸擺到荷葉邊下。鄧瑜看見船旁有一枝未展的荷葉，映在月下娟娟有致，伸手要折了下來。誰知身子向旁一欹，船身一動便忙縮了手。樹生便替她折了下來。只聽得荷葉相摩的聲兒，更不聞一毫別的音響。

鄧瑜道，「別的船都到那裏去了？」

樹生道，「你沒看見麼？他們都到對岸五龍亭去了。」

正說着鄧瑜猛然聽見背後很遠的撲通一聲，彷彿一個很重的東西投到水裏去。趕快回頭，却只天水茫茫一些東西沒有。樹生看見鄧瑜神氣有些慌張，便故意

的怪聲叫道，

「呀，水鬼！」

鄧瑜本來就怕，一聽水鬼更不禁毛骨悚然，笑着罵道，

「你幹嗎這樣嚇人？到底是甚麼呀？」

樹生笑道，「你看呢。是魚啊。」

鄧瑜靜靜等了一歇。果然遠處水面撥刺一聲，又是一條魚從裏面跳出來。只一霎時水花四濺，映得月光閃了閃便沒有了。

鄧瑜笑道，「這魚敢是作了總辦，得意忘形了！」

樹生也笑道，「我們且把船划過去罷。」

於是兩人又將船向西南划去，漸漸到了長橋的邊下。這時月色益發清綺。那長橋靜靜的橫在南海與北海之間。金鰲玉螭兩個牌樓挺挺的立着，越顯得海子裏

寂靜。水面微風拂在臉上，全無一些子暑氣。

鄧瑜穿的是一件黑色薄紗袍。樹生借着光看見套在胸前的織金背心子，閃着細碎的亮兒。那兩彎玉臂隱約的籠在紗裏，說不盡的誘惑人。

樹生不禁向前坐近摸着鄧瑜的膀子道，「好涼啊。」

鄧瑜不及回答，樹生却又想起和阿毛泛舟的事來。又不禁想起鄧瑜那一次的飛醋，吃得好不難爲情。便悠悠的嘆了一口氣。

忽然問鄧瑜道，「你覺不覺得我有些異狀麼？」

鄧瑜道，「我倒不覺得。我只覺得你肚子裏時時刻刻在打軋妍頭的主意。」樹生聽了不覺好笑，便對鄧瑜道，「我告訴你，我的身體和我的心已經分了家了。一切事情請你原諒我！」

樹生說到原諒，也不知那裏來的悲感竟自落下淚來。又怕鄧瑜看見起疑，忙

偏過頭去，裝作收漿。且喜鄧瑜未曾看到，對於他說的一句話也只認作普泛敷衍的，絲毫也不會理會。

樹生歇了一忽兒道，「天氣涼了，我們回去罷。」

鄧瑜見他又是心不在焉的，心裏不覺又氣起來，便冷笑道，「好了，回去罷。男子漢結了婚，作了丈夫，當然有隨意指揮的權力呀！」

樹生也懶得和她多說，一直將船划近了岸，兩個人默默的回了家。

次日是劉子和的太太生日。樹生恐怕昨夜得罪了鄧瑜，便極力拉鄧瑜出去，和劉太太拜生。這一天恰好是禮拜日。樹生用全副精神來陪鄧瑜。鄧瑜原是小孩脾性，經他一哄也高興起來。兩個人一同到劉家。劉太太請了不少的客，白天一齊到電影院看了影戲。晚間在東興樓吃了一頓飯。等待飯吃完了，鄧瑜也有八成醉意。正待要走，天又落起雨來。別個客人都由劉氏夫婦叫了車子送回去了。

鄧瑜因自己有汽車，特意叫車夫將車開到家裏，把雨衣拿來。不多時雨衣拿來了。樹生伺候穿上了。扶了她到車子裏來。一摸鄧瑜的臉紅得發熱。便低聲道，

「你怎樣這般獸吃酒？」

說着又用兩個指頭兒夾着鄧瑜的腮說道，「臉上這樣熱，烘得皮膚上的粉格外香呢！」

鄧瑜眯着眼睛無力的靠在樹生肩頭又懶又嬌的說道「唔！不要鬧了。我要睡。」

樹生見了她這副媚勁兒，又是映在車燈底下，模模糊糊愈顯得動人。不禁心頭撲撲亂跳，左手向鄧瑜胸前按來按去，右手便要勾過她的臉來。鄧瑜酒醉心靈，恐怕車夫知道，趕緊將樹生推開。附着樹生耳朵低低說道，

「你要親等回到家裏罷。」

說着又將自己的左手抬起送到樹生唇邊。那意思好像親親手不算犯法似的。

鄧瑜說話的時候，從口裏一陣陣噴出酒香來，薰得樹生也昏昏的。此刻便捧起鄧瑜的手來使勁的嗅個不住。好像這是樹上新摘下來的一個佛手，拿他嗅了解酒似的。鄧瑜隨他嗅着，自己却軟軟的靠在車角上，有氣無力的說道，

「你聞聞我這一個手上的粉還是那種粉麼？」

樹生道，「不錯。」

鄧瑜不覺笑將起來，將手一抽，用手指頭劃着樹生的臉道，「羞啊，羞啊，這樣不識貨，還虧你聞了半天！」

樹生將鄧瑜的手奪過來，再放到鼻子上道，「等我再聞聞看……」

正說着兩個人的身子都忽然向前一傾，車子支支響了起來。樹生抬頭一見，原來已經到了羊肉胡同口裏。對面恰有兩部汽車一齊擠住。故而車子忽然停

了。

這時兩邊的車夫，那邊要這邊退出口外，這邊要那邊讓幾步。彼此就搗起麻煩來。樹生從玻璃窗裏向外看着兩腳一線一線的密排着向下降，車夫自去爭吵。自己坐在豐軟的車茵上擁着一個媚人的妻子，覺得非常寫意。信目看見左邊是一家油鹽店。檣檣上頭懸了一個電燈倒也很亮。那檣檣旁站了一個青年女子，似是傭婦一流，手上拿個玻璃瓶子，等這汽車過去。

樹生猛然看見那副相貌大吃一驚。恐怕錯了，趕快將窗上玻璃放下一縫，從縫裏仔細一看，心裏立刻如同沸了水一般。蝎子螫了似的忙將玻璃關起。扭過身來向右看。將鄧瑜的手也不知何時丟到一邊去了。

鄧瑜見他跌裏跌氣的，便輕輕笑道，「喂，車子已經走來了。你還沒有開出來是甚麼味兒麼？」



樹生也沒有言語。忽然自己又警覺了，便忙問道，「你說什麼？」

鄧瑜吃吃笑道，「我看你是有些神經病了！聞了手，就聞糊塗了麼？」

樹生看見鄧瑜不會留意，心內稍爲安靜些。便勉強的拉過鄧瑜的手來道，

「我慢慢的聞罷。」

說完了，就將鄧瑜的手蓋在自己臉上，假作聞香，也不作一聲了。耳邊鄧瑜還嬌聲說道，「你是馱小子，你是笨蛋，是飯桶。這不是柯特公司的粉刺！早換了，換了好幾天了喇！」

樹生由她一人賣騷，却輕輕問道，「你摸我額角發燒了不是？我頭腦忽然痛得狠呢。」

鄧瑜聽他這樣一說，真個摸道，「是有些熱，你怎樣了？」

這時車子已到家門口。鄧瑜酒意似乎驚醒了一些。將樹生掖着到臥房裏來。

樹生便睡下了。鄧瑜本來也乏了，胡胡塗塗的被樹生蒙混起來。看見樹生睡下，料也無妨。身上被酒催得軟軟的，也自睡下。不消多時早已香息微微了。

樹生側着耳朵聽到鄧瑜睡熟了，再也睡不着。輕輕坐起來，獨自對着壁發呆。心裏暗暗想着這一定是她。那正是自己想念的人，抱愧的人。趕快去認她罷！不過樹生有這樣的勇氣麼？他不但無此勇氣，並且還十分狐疑呢。

「她怎樣來的？一個鄉下姑娘會跑這樣遠麼？豈不是那秘密她已經洩給別人，因而無賴的痞棍攬掇着她來放刁麼？」

樹生想到此地不覺心膽俱寒。再仔細思想，又覺得決不至如此。若是圖放刁來的，應該早找上門來了。即使不然，也應該有律師的恐嚇信來了。一人再三想想纔得了些主意。但是精神已散，睡也睡不着。

次日樹生獨自將那個心腹當差的叫到密室裏來說道，「在羊肉胡同口上有一

家油鹽店。你可以在這一兩天注意這店的邊近可有一個年青寒苦的婦人來買東西。你記準了，她身上穿的是藍布衫黑布褲，面目非常清秀。……」樹生想想說道。「你若是看見了她，你可以遠遠跟她，看她進那一個胡同去，到那一家門裏。這是第一件事。……先去辦了，再來告我。」當差的遵命而去。

到了晚上樹生得到消息，知道她進了那一家的門裏。又知道那一家是住在那裏已經四五年了。老爺在教育部裏當主事。樹生心裏漸漸放下。便又告訴當差的道，

「你明天可以上前去問她，是不是姓秦，是不是從春水鎮來的。如果是的，你可以叫她來見我。」

當差的道，「叫她到公館裏來麼？」

樹生不覺沉吟了一歇。心中暗想，普通當然最好是到旅館裏見面，又秘密，

又簡便。不過像她這樣清寒的人怎好立刻就叫她到旅館呢？叫茶房看見了，又不像小姐太太，又不像暗娼。再加自己體體面面的去會她，不更使人驚異麼？但是除却旅館，朋友家裏格外去不得。想了一想，只得問那當差道，

「你有合式的地方沒有？」

當差的回道，「小的住家的隔壁倒有一所房子。現在空着呢。原先住的老爺，送家眷到南方去了。傢俱電燈都託拍賣行裏賣。現在拍賣行的人還沒有接頭。只有一個老頭子看門。老爺要到那裏，倒是頂方便不過。」

樹生道，「那麼就照你的話辦罷。你明天傍晚的時候，邀她到那裏等我。我立刻就到。」當差的奉命而去。

樹生忽又叫道，「你回來，你和她說話要客氣。她若不肯來，你就說是毛少爺請她的好了。」

次日，傍晚時分樹生獨自想了好久，心中定了主意。換了一身舊中國衣服，將帽子戴得低而又低。接着當差的通知趕快跑到那地方來。當差的輕輕引到院子裏面北房裏。讓樹生進了門，自去了。

樹生一進門，立刻看見阿毛呆呆的坐在椅上。仍然是一身藍衣，顯出樸實柔順的形態來。樹生看見她一聽門響便驚得回頭看。那種神情使樹生彌緊了的心更加十分淒切，禁不住喉嚨裏哽出一聲低促的呼喚道，

「阿毛！」

阿毛一聽果然是樹生的聲音，心裏也不知是甚麼味兒。本來要站起來的，此刻好像觸了電一般，腿上一軟，反倒坐下。萬疊相思，一腔悲淚，再忍也不忍住。將個頭伏在臂彎裏，嗚咽抽噎再也抬不起來了。樹生慌忙將門扣好。又將門鎖鎖上，窗帘放下，窗戶關好。仍就不敢將帽子脫下，挨近阿毛拊着她的肩急急說

道，

「不要傷心，你說你怎麼會來的。」

阿毛一時那裏止得住。樹生只得扶着她的背心。看見她的左臂是垂了下來，便輕輕握起來看看。那圓潤的膀子，鬆秀的手還依然肥嫩。不過手掌上的繭却更厚些了，手指頭因為又多洗了兩年的衣服，也更粗一些了。雖然依舊潔淨，依舊纖塵不染，但從皮膚裏聞得出有日光皂的氣味來。那藍布衫洗得雖又清爽又有膏力，但是却補了一塊四方布。樹生輕輕放在唇邊吻了一吻。胸中鬱悶不堪，又是憐惜又是失望。

阿毛哭了一歇，等止得了，纔抬起頭來。樹生對面近看去，雖然黑瘦了些，那嬌好的輪廓終是存在。尤其是那一對曾經迷惑過自己靈魂的巨眼，此時哭完了，又溼又紅，顯出異常的美。那一種又天真，又柔弱，又愚魯的神情，全停蓄在

兩個清澈無偽的眼球裏。

樹生低聲問道，「你怎麼來的？」

阿毛道，「我……」說了一個字，心中一酸，不由又湧出淚來，將頭又要偏過去哭。

樹生見她這付樣子，忍不住倒好笑起來了。忙拿出一條手巾替她擦擦臉。一看桌上還有茶壺和一碗斟好了的茶，摸摸還是熱的。便端過來叫她先飲一口。

又問道「好阿毛，你怎樣來的？」

阿毛道，「不用多提了，一提我就要哭。你知不知道我現在還算是走好運麼？」

樹生道，「怎的呢？」

阿毛道，「我到這裏半年了。頭兩個月真是幾乎要討飯。現在在謝家作工，

總算有碗飯吃。」

樹生道，「我前天晚上看見你在羊肉胡同油鹽店裏，拿了一個玻璃瓶。」

阿毛道，「是啊，那天老爺要和太太吃點夜酒，叫我拿瓶去打酒的。」

樹生道，「這樣說還是沒有頭緒。你把我們分別以後的事情告訴我罷。」

阿毛嘆氣道，「毛少爺，你知道我媽真是個好人，真是痛我。可憐她死了！

……」阿毛一邊說着淚如綆縻又不能止。

樹生道，「你不要哭罷，你直說。」

阿毛道，「我怎能不哭？你走後不到半年，我們的事情我媽就曉得了。」

樹生大驚道，「你媽怎樣知道的？」

阿毛道，「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來。我急得只好用布縛起。……」

樹生急道，「你媽怎麼知道的？」



阿毛道，「但是我每天總要作事出力。我的胃口又變了，一聞煮菜的氣味就作嘔。身上一些氣力沒有。有一天我仰面灑衣服，要將竹竿子搭到樹叉裏。我因為樹叉子高了，便墊起脚伸起腰來向上搭。不料脚下石子一滑，我一跌便坐在地。立時肚子便痛起來。越痛越緊我就哭了。我媽跑來將我扶進家去。那天晚上就小產了。我媽是這樣曉得的。」

樹生又急問道，「還有別人知道沒有？」

阿毛道，「這還不夠丟臉了嗎？怎麼還讓別人曉得？」

樹生一顆心至此纔稍稍放下。不覺的吁了一口長氣道，「唉，可憐！……後來怎樣？」

阿毛道，「我媽一看見我是小產，氣得身上亂抖，問我怎的作出這樣……無廉……聽……的事來。我只得都說了。我媽聽了，看見事已到此，也是無法

。又見我臉上焦黃，反而心痛我起來。將那丟了的小胎孩暗暗收起。就在家裏地下挖一個洞埋了。叫我睡下。她作湯給我吃喝。她的眼睛又不好，又勞又氣，又替我傷心，眼睛裏的紅障格外多了。歇了十幾天她忽然又熱又冷，不到三天她就死了。……」

阿毛說到這裏已成了淚人兒，禁不住痛哭說，「我媽待我太好了。就是親生的娘也沒有這樣。她死是我氣死的。可憐她吃了一世的苦，連個好媳婦都落不着！」

阿毛說着越發哀哀的哭道，「媽媽！……媽媽！……」

樹生心裏也如同受了極度的刀傷一般。便問道，「你媽死後怎樣？」

阿毛吞聲道，「媽媽死了，我更走背運了。家裏東西變賣了纔把棺材抬出去。我是甚麼事情都不大懂，喪事全是德全叔辦的。他辦完這事以後，自恃他算我

家最親的人，又有了大功勞，就一切作起主來。本來家裏這點醜東西他吞了去了我也無法，我也罷了。不料他不到七八天，他竟作起主來要將我賣掉。……」

樹生道，「怎樣賣你呢？」

樹生口裏問了這句話，眼裏看着阿毛又在無聲的垂淚，一時也不能回答出來。等了一忽兒阿毛纔說道，

「怎樣賣的？噯呀，世上不知怎的有這許多壞良心的人！那天夜裏我到吳四孀家裏借針，回來走過劉瞎子大烟館的後身。忽然聽見德全叔的聲音在裏面嚷說，『阿毛不能當二婚頭的寡婦一樣算，這幾個臭錢不賣。』真是老天老菩薩有眼睛，偏教我聽見這句話！我那時身上都氣軟了，蹲下去靠着土泥壁聽他還說甚麼，只聽見德全叔那個壞東西一定要二百塊錢。那個人也不知是誰只肯出一百三十塊。我恐怕他們說來說去就要說成功。也不管一切，我就跑到家裏，亂拿了幾件

衣服，死命的逃走。一氣逃出了春水鎮已經半夜裏了。那時天又黑，路又生，也不知是甚麼地方。站在大路上又怕人看見了我。只得跑到墳地裏去，檢一個大戶人家的墳溝躲着。那墳溝四圍全是松樹，外面的人看是看不見我，可是我那一夜嚇也嚇得夠了。等天一見亮纔曉得這地方就是胡家灣。我想來想去只有到省城去纔能安身。我就問路直跑到省裏來。在路上餓得只好討了吃。人家都罵我年紀輕輕的跑出來討飯，一定是個好吃懶作的東西。我那有心思和他們說。到了省城想起六太太常說李老爺住的地方來……」

樹生問道，「是幼枝嗎？」

阿毛道，「是的呀。」

樹生道，「怎樣？」

阿毛道，「我就找到李老爺家裏去。將這些事情都連哭連說的告訴了李老爺

樹生大驚道，「那些事情？」

阿毛聽了樹生這樣吃嚇不覺一怔道，「德全叔要賣我的事情呀。」

樹生道，「哦……幼枝怎辦呢？」

阿毛道，「李太太就留下我了。我在李家住了許多時候。真多謝李老爺和太太都待我好。我算是死裏逃生，一天到晚只用心作事。李太太覺得我太苦了，叫我歇歇，不要在夜裏洗衣服。我心裏想着這叫苦麼。太太還沒有看見鄉下人苦呢。誰知德全叔那壞東西又打聽出來我在李家。他怕李老爺，所以不敢來。但是我總怕他，想想還是遠走高飛的好。我想最遠的地方要算北京，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來。在李家積了幾個錢我就來了。初來的時候，我也想若能和你見一面就好了。但是我從沒有在人面前問過你，一想問問就像覺得人家會知道你待我的情分似

的。不想在人家作工，倒能碰見你。……毛少爺，……你知道我一直在想念你！」

樹生看阿毛說着便低下頭去了，那天然的羞顏實在增加了幾分斌媚。不過樹生此刻覺得又不能和她愛好了。他有他的道理，有他的苦衷！他沈吟了半天纔問阿毛道，

「阿毛，你現在見了我，你可想要些東西呢？……」

阿毛搖頭道，「我不要東西，一些東西都不要。難得你待我這一片心到現在還是一樣的痛惜我！只你這一句話就夠了。我知道我的命苦，受不得好處的。」

樹生見阿毛還是依舊天真，依舊信賴他，不覺暗暗叫聲慚愧。又沈吟了一歇提起阿毛的手來將心事告訴阿毛道，

「阿毛，你知道我現在很爲難麼？我心裏實在想和你在一起，不過現在情形

不同了。我已經娶了親，是鄧總長的小姐。我又在外面作了很體面的事情。現在我的行動，報紙上都要登出來的。我怕就怕的是這些事。越是作體面事情的人，對頭越多。他們無事也要找出事來作仇。你想若是他們將我和你的事鬧開了，我還能在世上作事麼？……！」

阿毛驚道，「我也想到這一層的。我知道我不配和你在一起。不過我心裏總止不住念你。我在世上就遇見你這一個待我好的人。既然看見你，就忍不住想見見你的面。這一見面，你不太危險了麼？……唉，還是不見罷！」

樹生安慰她道，「今天毫不緊要的。況且我也天天想和你見一面呢。」

說着又款款的對阿毛道，「我想我們要好一場，也是老天故意捉弄人。如今真覺得對你不起。你境况這樣爲難，我也不過意。好在我此刻，錢並不爲難，我想拿六七千塊錢出來給你。你也不要作工了。……！」

阿毛搖頭道，「不能，不能，我不是早已說過了麼？我的命裏享不得福，有不得錢。我不能要這個錢。若說你待我好我也早已知道，用不着給我錢我纔感激。我出氣力作工混飯吃，倒可以安穩。」

樹生不覺有些發急道，「我不是說了我有爲難的情形麼？」

阿毛道，「是的。我雖是一個鄉下人，却也知道些好歹。你待我一番，我決不能反過來叫你吃我的累。我明天就辭工走罷。」

樹生聽了不覺又有些悵惘，便道，「你一個人走到那裏去？」

阿毛道，「我自從逃了出來，把膽子也跑大了。那裏我不能去？我怎樣來的便怎樣去。」

樹生道，「不過你還是帶些錢好。」

阿毛道，「手上零用的錢我也有。」



樹生不得已的笑着，「好阿毛，你聽我說完了，你再說行麼？」

阿毛道，「你說呀，」

樹生道，「我的意思是你在此地不便，在別的地方又爲難。所以我想劃出幾千塊錢來替你存在銀行裏。你在省城裏住也好，你在天津住也好。我再找一個人照應你。只說你受不了德全的欺負，我看不過去纔來打抱不平。這樣豈不兩全其美？」

阿毛仍是搖頭道，「不好，不好，我一個人作女工很自在。德全現在也無有欺我的法子。」

樹生嘆一口長氣道，「唉，阿毛，我們就這樣完了不成？」

阿毛低下頭去半天也不言語，樹生看她眼淚又已灑了一襟，低聲道，「不會的！」

樹生看她這樣癡態，又禁不住問道，「那你爲何不要我的錢？」

阿毛道，「我實在覺得有許多錢反而對我無用。我命裏不能有錢。我心裏想能伺候你就好了。不過我又和你的身分不合。我想想我在你身旁於你不利，反而不好。倒不如我走開好些。我知道你心裏總記着我。這就夠了。」

樹生無得可說只索低頭不語，握着阿毛手臂不住的揉搓。忽然對阿毛道，「阿毛，我想個法子讓我在你身邊罷。」

阿毛也似乎一喜，凝着一雙眼睛問道，「甚麼法子呢？」

樹生又沈吟不語，歇了許久纔又搖頭道，「不妥，不妥。」

阿毛癡癡的看了樹生半天，越看樹生的臉，越模糊，眼珠酸漲，淚珠兒向下直滾，對樹生道，「毛少爺，我要走了。」

樹生雙手將阿毛抱起，放在膝上坐下。將頭靠在阿毛胸前死勁也不放。歇了

好久，樹生覺得自己臉漸漸發起熱來。便將阿毛放鬆一些極誠懇的對阿毛道，

「阿毛，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你聽着，我想將你託付給李幼枝。李老爺的爲人忠厚，你是曉得的。我將錢存在銀行裏，教幼枝替你經營。你可以安心度日。我在外面只說我以親戚的分誼幫助你。你德全叔決不敢怎樣的。」

阿毛執意道，「我相信我的八字，只能吃點苦，受點累。一過好日子，我就有禍事。而且我知道你待我好。若是我還無故的要你許多錢，我豈不變成了娼婦了？再說我若要你的錢享福，也對不過我死去的媽媽。」

樹生看見左說右說都不行只好嘆了一口長氣道，「阿毛，我也沒有勸你的法子。難得你心地這樣一定。你倒有一個信仰，不管對也能不對也能，你的心總算安了。……」

阿毛也不懂樹生說的是甚麼話。只靜靜的聽着。樹生心中又盤算了半天，最

後將腸子硬起來說道，

「阿毛，你既然一定不要錢，你又明白我的困苦，你說不得仍然要走纔好呢

。」

阿毛聽了，不覺也怔了。將眼睛垂着默默的凝看着樹生的衣邊。

樹生更堅忍的說道，「你要走是越快越好。」

阿毛極力的忍着，此時實在忍不住了。一邊答應道，「我走……明天我就走了。」一邊聲音早又顫又硬伏下嗚嗚的泣成一團。

樹生只得撫着阿毛的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此時門外忽有急促的敲擊聲。樹生心中一驚，趕快躡足起來停在門內，低聲嚴厲的問道，「誰？」

門外應道「是我！」

樹生聽得出是自己當差的聲音，便將門開了一道縫兒。那僕人急促的說道，「太太在家裏忽然發起氣來。大約是那裏來了一封甚麼信太太看見了。現在太太各處派人找老爺呢。我看太太氣大得很，不知是不是會找到……」

那僕人說得這裏將話咽住了，樹生知道他意思是指的寒瓊那裏。便點頭道，「我曉得了。車子開在胡同口上麼？」

當差的道，「在呢。」

樹生心下由不得也慌了，便匆匆的回過頭來對阿毛道，「阿毛……我……去了。」說着也等不及阿毛的回答，躡足跑出門來，一直跑到胡同口上，進了車子，飛快的到家來。

鄧瑜正鐵青了面孔，一見樹生便大聲叱道，「你到那裏有什麼公幹去了？」樹生正因阿毛之事沒有一肚子好氣，便冷笑道，「你是尊崇自由的人，高談

愛情信任的人。平常你的行動可曾許我問過一次麼？我却每次都受你的拘束。這一次不答覆你也不爲過。」

鄧瑜見樹生居然頂了起來，火氣越飛起來了，便將一雙威棱四射的眼睛直逼着樹生道，

「你也配講自由講信任嗎？只有行爲正大的人可以有絕對的自由可以得人絕對的信任。你若是查出我對你的愛情有一絲苟且來，我作出一絲的壞事，只要你將手槍拿出，我自己會立刻自殺。若是讓你唐樹生有說第二句的時間，我鄧瑜不算人養的！」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死力向樹生面上摔來，叱道，「你看看！」

樹生從地上拾起那封信來，仔細的看了一看，越看越惱，心裏緊逼之中忽生急智。反而慢慢的封信折起來，輕輕的放到桌上，放低了聲音問鄧瑜道，

「你就是爲這將信生氣麼？」

鄧瑜怒道，「放屁！這還用你廢話？」

樹生笑道，「我看你生氣這樣燥如何是好。」說着又正色問鄧瑜道，「你知道你是總長的小姐麼？你知道有許多人要娶你麼？你知道找我謀事的人凡有稍不满意便銜恨不解麼？你知道更有許多人要拆我們的臺麼？」

鄧瑜教樹生一氣問了這麼多不由也覺有理。氣性便減了許多，問道，「你說甚麼道理？」

樹生道，「我說甚麼道理，你還不知道麼？你是有名的時髦小姐。外面有無數的人把你看作頭獎的彩票，都想要得你的愛情，換句話說，都想要作個人財兩得的女婿。……」

鄧瑜聽了不由臉上發熱羞了起來。便道「你胡說，我不是已經結婚了麼？」

樹生道，「我胡說？請你稍爲用一點心，你就可以知道妬嫉我們的該有多少人了。他們正因你已經結了婚，所以非打破我和你的夫婦關係，別人便不能和你再結婚，換句話說便沒有機會發財。你知道麼？這種信札甚至一切可疑的事情皆是他們使的手段。用這種手段能離開我們的感情，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你知道麼？」

鄧瑜聽了心中覺得便有些對不起樹生了。

樹生更往下說道，「我知道你愛我的心是最真摯最純潔的。憑你這樣管束我，就可作你對我愛情的証據。我所以無論那次都只讓你發氣我不發氣。這正是諒解你這一點真愛。……但是你要知道你雖然愛我的情極堅，那怕像黃金一樣，衆口還可以鑠金呢。這種挑撥之陰謀愈久就愈巧妙，你又是個火性子的人，我實在害怕，害怕你未必就能夠始終不信謔言不變初心！因爲人心的變化實在難定，



〇……」

樹生說到此地心中別有所感聲音便低沈了。一個人靠在椅子上仰起面孔來看着天花板長長的噓了一口氣。鄧瑜也無言可說。屋子裏立時寂靜起來。

鄧瑜聽了樹生一番話，心裏難受極了，低着頭獨自流淚。歇了好久看見樹生那種蕭瑟樣子，忍不住投到樹生懷裏，雙手抱住樹生哭道，

「你不要傷心……我是始終愛你。我就時時刻刻怕你變了心！我只要一想到此地，身子立刻彷彿都可以炸開。……哥哥，……你知道我要求的只是你一心愛我。只要你愛我，無論何人不能引動我的心。……我要是有一絲虛偽，我可以死！」

鄧瑜說着哭，哭着說。那淚水將樹生胸前都灑遍了。樹生見鄧瑜如此癡情，登時也感動極了，將平常不喜鄧瑜暴躁之意洗個乾淨。抱起鄧瑜來用手巾替她擦

眼淚，深深的親着她的腮道，

「你看你又何必這樣哭？方才生一場無意思的氣，此時那再禁得傷心？你這性情太小孩子氣了啊。」

鄧瑜只是假在樹生的懷裏不說話。樹生靜靜的撫慰溫存，好久好久，這一場風波算是息了。

但是阿毛呢？歇了一日自然有人報告樹生說她真走了。

樹生默然半日，甚麼地方也懶得去，獨自一人跑到德勝門內淨業湖去排悶。淨業湖北京人俗呼爲積水潭。因爲在明朝此地有淨業寺，所以寺前的湖便叫作淨業湖。這地方風景也只平常。不過空明澹蕩，站在湖邊一望，似乎一種曠逸蕭野的味道，比太液池倒反有一長可取。

樹生到了緩緩的行在土地上，看着湖旁亂疊的石頭，被水濺繞着，水裏現出

絲絲的圓紋。那沿岸的老樹疏疏的站在一邊，雖然風靜也還自悠悠的擺搖。樹生本想步上匯通祠眺望，却因此處境界幽寂便停住了。看見前不幾步有幾塊高高的大石頭磊落的立在水裏，便躡足登上去。用手巾拂了拂石上塵埃，靜靜的坐了。低頭看着澄清的水裏，映出自家的面貌。自己也覺得這水中的影子，殊爲蕭索，便自然的吁了一聲。抬起頭來遠望湖面空闊，上面青天籠罩着真是又大又高，極目不能窮盡。那四周的景物也無非對岸的民房，沿水雜生的水草，和一些柔弱的蓼枝兒。這時四周只是沈寂，只是蕭寥。樹生越發覺得這一個大湖是一面大鏡子，反照着高高的天，反照着自己茫茫的胸膈。不由得便念到此時心境，和在春水鏡水旁沈思與阿毛分離的意味相同。曾幾何時，自家變到這般田地。

「阿毛此時究竟跑到那裏去了？自己和他一番交情，大約如此便了了。倒是回想自己生平用情，要算用在阿毛身上的最真，而待阿毛却最薄。不過阿毛終是

得了自己的真情去了。這不可不算得是阿毛的最大收穫。想到這一層，阿毛之所以如此能得自己的真情的原故，只是因為她真樸簡單。自己如此之對不起她，而她依然滿足，依然感念。這在自己的眼中看去覺得這種又偉大，又寬容，又真摯的人格簡直不是普通人的修養所能得到的。以此，自己的情懷總越發悽戀她。但在她本身呢，如此作了，並不覺得有何等不得了的價值。若使是一個有學識的高等女子如此作了，那豈不說她是個聖人麼？以聖人樣的偉大，而行之不自知，所以在她雖然無所謂，在自己越發悲憶，越發覺得背負了她了。不過事到如此，她走也走了，難道自己便不活了不成？固然事情的錯誤，是自己一手作成的，但是已經過了。阿毛的可憐的情景也是最動人心的，但是已經過了。從少樸手中奪過鄧瑜來，鬧得有滿意中的不滿意，但是已經過了。寒瓊和自己的關係愈來愈深，但是已經過了。這一切的過去，皆是事實。事實不容否認。將來的途徑，不能純

然不受過去事實的支配。……唉，錯了，算了。錯路也是一條路！索性錯開下去再說罷！」

這時樹生覺得眼底忽有一個小黑影一瞥而過。因為正在出神也不去追看。那黑影似乎又瞥然的在背後斜飄了過來。原來是個紅蜻蜓兒在水面捕蟲子吃，忽高忽低的飛着，似乎是飛倦了要想落在一個木樁子上歇息，所以飛向樹生頭上來。及至飛近，纔猛然看出是個人，所以又急忙飛去。却飛向水中一叢葭草上落了下來。樹生看着那小蜻蜓一個殷紅的身子，張着兩對明紗般的翅子，靜靜的立在長綠葉上，只覺安閑得很。無意中又瞥見自己的車夫和當差的二人正在遠處窺探自己。便掏出隻表來看看時候已是不早，望了望周遭的雲水，便起身下來。車夫看見早跑過將車開來，當差的站在車門旁問到那裏去。樹生只說到苗總理家。

這苗總理字峻亭，乃是寶大銀行的總理，也曾經作過財長，乃是資本家之一

。樹生與他曾經共過兩次機密，覺得此人尙大可利用，所以和他的交情近來拉得愈密。

車到苗宅，門上皆認識，便由一個漂亮小廝隨着樹生到內客廳來，替樹生燃烟奉茶自去。

少頃苗峻亭走進來笑道，「糖葫蘆！發財發財！」

樹生也笑道，「你再要叫我這個混名兒，我真要請劉崇佑或是江庸出來和你打官司了。我問你，今天怎麼這樣寫意？我以為要在你床上打個渴睡等你回來呢。」

苗峻亭一邊啣着雪茄吐出濃烟來，一邊說道，「甚麼寫意。今天和匯豐的外國鬼子打交道討厭極了。我也纔回來。」

樹生由不得站起來，拱拱手笑道，「對不起！請峻翁趕忙到裏面尊如夫人懷

裏，先親熱一陣再會客罷。」

苗峻亭笑道，「不要開玩笑，還有話和你說呢。」

說着將樹生手臂拉着，二人一同向大沙發上坐下。苗峻亭低聲問道，「上次和你談的那一節，你是不是有十分的誠意呢？」

樹生道，「當然有誠意，不然，我來作甚麼的？」

苗峻亭道，「徒然有誠意還不行，必得你自己拿得住在你老岳面前真能作結實了纔行，」

樹生道，「這事須要我作了你們看。此時我說得怎樣好，恐怕對於你們也是無用。」

苗峻亭拍了一下大腿道，「好！今天夜裏藍玉伯家的飯局你一定也去了。」

樹生道，「一定去。你不是和他們都已有一度的默契了麼？今天等鬧酒完了

，我們索性具體的談一談。」

苗峻亭道，「如此最好」

於是二人便又仔細的借着這個閑空商量了半天。又吃了些點心，看看已是九點多鐘了，僕人報告藍宅已經電話催請了兩次。樹生和苗峻亭坐了一個車子裏一直到了藍宅來。

穿過院子早見那五開間的大廳上電燈照得雪一般的亮。那主人藍玉伯早將兩隻肥脚托着他的五胖三粗的身軀迎了出來。唐苗二人一面照呼，一面却見裏面有四五個人圍在小圓大理石的桌上推牌九。

藍玉伯道「現在只等蘿庵一人了。你們二位先請加入狗肉團罷！」

苗峻亭早已含笑，道，「哦，這回是桑三哥的莊。來，來，來我要吃這一塊肥狗肉！」



樹生不禁看着那桑慕蓮的面孔，正忙着理牌，那眼鏡兒早溜得快到鼻尖兒上來了。手上那顆絕大的鑽石戒指，閃在燈底下發出不定的光采，似乎告訴人他的主人雖是富人之一，但在這些財神會裏也須客氣些兒了。樹生和他只點點頭，隨又和那幾位略略招呼。知道一位是外交部的一個參事，一位是卸任江漢關的監督，一位是甚麼記不得了。同時同樣的和藍玉伯一齊加入了「狗肉團」。大家賭了一些時候那要來的秦羅庵仍自未來。藍玉伯只叫家人開席。正忙着坐下的時候，只見一個家人將簾子從外掀起，秦羅庵居然來了。當時大家坐定。

藍玉伯道，「諸位的貴相知我都打電話來請了。」

桑慕蓮一連輸了兩莊，心裏有些不痛快，說道，「算了罷，叫他們來了反而掃興。」

秦羅庵嘆道，「不行，不行。你那個月娥近來非常之西洋化，我正想借機會

見見面揩揩油呢。」

大家也說，「熱鬧些好。」

藍玉伯道，「三爺，從衆罷。你還是叫月娥呢，還是要你的老相好暖翠閣？」

桑慕蓮道，「爲羅庵計，當然叫月娥。」

藍玉伯笑着點點頭，一面問好了各位，自叫家人去通電話。各人先自開懷暢飲起來。

最先藍玉伯的湘君來了。

大來拍掌，說是像個作主婦的樣子。

藍玉伯急得直擠眼道，「院子雖然隔得遠，希望諸公關於這一類的話，聲音仍舊放低點兒好。」

這句話湘君當然也聽到了。不由得向藍玉伯飛了一個冷眼兒，將那塗滿了胭

脂的血嘴唇兒披了一披，表示罵他沒出息。

不一刻桑慕蓮的月娥，苗峻亭的林媚仙，秦羅庵的蘭英，參事老爺的愁珠，和那個監督老爺的一位細長的姑娘，皆已先後到了。

林媚仙挨着老苗坐下噤哩咕咕說不休。桑慕蓮看得有趣，便大叫道，「哎喲痛呀！」

林媚仙也驚得問是怎的。

桑慕蓮道，「耳朵咬脫了。」

林媚仙笑着將瓜子兒打了過來。

桑慕蓮道，「五小姐，你太難了。新學會了的細噤兒都不給我們來一段，還要打人。」

林媚仙道，「哎呀桑大人，少客氣罷。你的丑角兒是有名的。你要願意，我

和你合唱女起解。」

桑慕蓮道，「好。」

隨即飲乾了一杯黃酒。那琴師湊上胡琴便和林媚仙唱了起來。唱完了，憨珠又唱了一段玉堂春。

樹生和憨珠原也認識。憨珠唱到「到如今不見我那三公子。花謝時，怎不見蜜蜂兒行！」便將眼看了看樹生。

樹生等她唱完首先掌拍。說道，「你身邊下現放着一個比三公子還好十倍的參事老爺，只是你得保險花兒沒有謝纔行呢。」

林媚仙看見憨快緊接她後面唱玉堂春，只道憨珠有意和她比勝，黛眉含怒早已不樂。此時見樹生說了這句話，心裏似乎很痛快。正待也說一句俏皮話，却見藍玉伯要替湘君唱，叫琴師拉快板唱了一段珠連寨。

剛唱完，樹生叫的慧秋來了。大家都說來遲了該罰。

慧秋本來要坐下，此時却扶了樹生的肩頭，轉動那嚶嚶鶯鶯笑着說道，

「罰我唱一段打魚殺家。」

藍玉伯道，「哦，你道這個小傢伙，我要求你唱鬚子生你就不行」

慧秋也不答應便唱了下去。接着大家要求秦羅庵唱一段驚夢。

秦羅庵道，「沒有吹笛的呀。」

藍玉伯道，「早預備了。」

羅庵轉頭正看見酣春社裏的笛師劉鳳屏含笑向他請了個安。羅庵便施展出他的特長來唱了。這時藍玉伯高興得很，叫提胡琴的再拉，他要唱賣馬。樹生看他的酒已吃得夠了。一張大臉全充了血，彷彿是快腐的豬肝。兩隻眼倒却有精神，更顯得在雪亮的電燈下有些異樣。他的喉嚨本來粗，他的舌頭又不小，更兼他已經

賣力氣唱過一大段珠連寨的快板了，此刻嗓子發出的只是些沈濁的低音。唱到「剪頭去尾耍一耍」，這時候，那「耍一耍」三字幾乎接不上氣。停一停，他勉強還把底下那句「倒教二位恥笑咱」，掙着唱完了。樹生聽他這一句尤其難堪，彷彿破沙鍋的聲音一樣。側眼看見湘君坐在他身後正抿着嘴忍笑呢。但是藍玉伯自己的臉上，看得出來却是得意的神氣。

唱得倦了大家又豁一陣拳，姑娘漸漸走了，纔胡亂吃完了飯。

樹生是和苗峻亭來談正經事的，藍玉伯秦羅庵桑慕蓮都早有了默獎。客人漸漸走清楚了，這五個人都靜下心來。藍玉伯將樹生四人引進自己內客室裏來。那是一間絕精緻的房。正中放了一張大紫檀螺鈿的炕，周圍空雕起松鼠偷蒲桃的花紋。一個個松鼠兒在蒲桃葉子上似乎要活跳起來，映得炕上的棉褥子上的軟綢單子一深，一淺，一燦爛，一清素。

秦蘿庵和桑慕蓮二人早對面在坑上躺了下來。蘿庵自拿烟籤子挑着磁盒裏的膏子在那大而且亮的鴉片燈上燒。苗峻亭含着雪茄和樹生並坐在對面的沙發上。藍玉伯另坐在一個軟椅上，順手按着電鈴，叫家人切果子送到烟坑上去。五個人坐得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大弧線。樹生只看着蘿庵燒得那煙泡兒漸漸的響。還是苗峻亭吐了一口清淡的雪茄煙，說出話來打破了沈寂。

苗峻亭道，「現在我們五個人應該用極坦白極具體的話來討論那件事。樹生可以先發表意見。」

樹生微笑道，「我近來窘得很。前一兩個月替我老岳辦溜了十萬出頭。他手邊又很好。……………」

說刻此地聲音更低，低得只有他們五個人聽得到。樹生低低的說完了。藍玉伯正待發言，秦蘿庵早將烟籤子放下說道，

「……既然你老岳對公債有意思，我們就作一作虧長。算是咱們和他來了  
一場大輪盤賭。」

羅庵說到此地。更鄭重的說道，「不過我的意思得要先讓他老先生吃點兒小  
好處。然後纔能讓他死心踏地的來賭。」

藍玉伯將手一拍大腿道，「羅庵的話不錯。我們不妨每人拿出兩三萬來湊上  
十一二萬，先請一回客。」

桑慕蓮道，「這話固然有理，但是我們一定還要先造些兒空氣。將空氣先造  
得濃厚些纔有實際上的効力。……」說着便對峻亭道，「關於這一件事情我  
看還是請老峻你一手去辦。那些小晚報裏的記者先生都和你手下的人鬧熟了。」

苗峻亭道，「這是當然。不過我想光光靠報紙上傳的空氣還是不行。必須和  
那個總保管的英國鬼子連各安通一通氣。只要運動得他口頭上有一種表示，那麼



事情纔越顯得結結實實，老鄧纔肯下大力來作。好在這種不動文件的事兒，那小子平空的說句話就發財他又何樂而不爲呢？」

藍玉伯哈哈大笑道，「三個懶皮匠，賽過諸葛亮！何況是幾位巨頭！歸納我們所談的建議，當然此事我們要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讓他得些好處，堅他的信心，第二步先將價格鬧低一些，同時再造空氣，我們將貨放出去，使他漸漸收買。愈收愈高，然後便算我們贏了這一場大牌九。樹生你還有何意見？」

樹生道，「我尙有何意見之可言？所欲言者無非補充的意思。那是說我們造空氣不妨先造些時候。但自票價飛漲以至陡落的時期至多預算三禮拜好了。若是再經長了時日，我們自己不來搗穿，社會羣衆也不能再被蒙混了。設使那時叫別人倒了把，我們當然不好。」

桑秦二人一齊說道，「那還用說，那還用說。」

苗峻亭道，「現在機會正好，整理案子裏的無擔保公債多着呢。蓼村款子已經快還清了。我們就可宣傳將要拿這筆款來整理三八公債。三八的數目又大，又無担保。這消息一傳出去沒有不想發財的。至於老鬼子那裏如何接洽如何手續我都一概承辦。」

藍玉伯道，「現在真到具體問題上來，我那提議你們幾位想都贊同。樹生手邊若現時不拿，我可以先代墊兩三萬。」

樹生道，「這點小款，我當然自己拿出來。」

這時桑慕蓮已經抽好了烟，拈了一片梨往口裏送。嚼着梨子說道，「那大筆貨若作好了，當然要多多的分歸樹生名下。因為這事樞紐全在老樹一人。我們直是湊湊熱鬧而已。」

樹生正待謙讓，藍苗秦三人俱各連聲稱是。結果決定義務是五人共同分負，

利益樹生獨得一半，其餘一半四人均分。這件事情的大綱便算妥貼了。

五人又從長計議了些進行的細節，如何派狗腿子跑，如何傳播風雨，皆子細斟酌了。藍玉伯見事情已經就緒，便邀他們一同又吃了些稀飯。大家正值肚皮餓，見了這樣精緻的消夜，個個都吃得一飽。等得各自回家，差不多天也快明了。

且說鄧靜齋也是個精明老練的人，凡事非常審慎。他也是善作公債的一個人。不過天下事往往如此，越是會騎馬的人越容易被馬摔死，越是會作公債的也越容易叫公債鬧得傾家蕩產。他也正因非常審慎，所以別人的話他絕不輕聽，只聽自己愛塔的話。樹生又極能幹極端謹越發使鄧靜齋倚畀。老鄧的意思當然拿樹生作他的分身人。他自己所不能親作的事，皆惟樹生是賴。即如公債一事，他身為財政總長，關於市面種種複雜情形，一切皆聽樹生報告。這兩天樹生却從旁而幾個人傳出確實消息來說行市漸漸長了。靜齋聽了子細想想來因去果有些不相信，

便問樹生。

樹生知道靜齋自己跑來上鉤了，便道，「岳父此時很可買些。」

靜齋道。「我怕作長貨不大可靠。」

樹生道，「不妨先少收一些。好在只要你老人家發一句話。部裏小鬼和外面的經紀那個不跑來？又不用要保證金，又不必拿現貨進來。即使賠了爲數也甚微。」

靜齋道，「是的，就照你的話辦，」

樹生便退了。靜齋自去發號施令，用一七七的價錢買了十萬貨。不到兩天，就漲到二五四了。

靜齋得到電話，不覺笑孜孜的無意中摸摸袋子。挂上電話機，抽着煙一個人微微的笑。

樹生恰好進來了，靜齋不覺笑容更展開了些，對樹生道，「你的消息倒比我靈通，果然漲了。……」

樹生道，「那裏是我的消息靈通？還是岳父的洪福罷了。……」

靜齋又遲疑了一下道，「這兩天謠言多極了。竟然鬧得我也不大明白。我看都是那些投機家故意搗的鬼。暫時我再停一停，雖說是小筆款子究竟不必作那無子的虧蝕。」

樹生微笑着將手一比，用指頭兒向桌上寫了一個字道，「還不是因為這筆款快出來了，連各安有畫歸整理三八的意思麼？其實這個消息外面還絕對的不知道。現在的一切風風雨雨都沒有關係。……」

說着又將眼睛看一看靜齋。只見靜齋聽得出了神。兩隻財迷的眼睛似乎要失自主力，那眼神在飄危不定之中。手上夾着的雪茄煙吐出清淡的煙氣，靜靜的

向上嘯得筆直又疊起雲來。

樹生知道這話頭兒有些入港了，便笑着帶一種要求的神氣說道，「岳父總知這個關鍵。如若是實，岳父想來總要作一作。希望帶着我也沾沾光。」

靜齋道，「我的確沒有知道這事……。」

說着便將樹生拉近了些，低聲道，「現在我們先分頭注意刺探那真確的音耗。等到確有把握再說罷。」

樹生偵出他兩眼中灼灼的露出饒光，只微笑着唯唯諾諾。出得門來，便向苗峻亭那裏跑。兩個人又在呼風喚雨的方法上，和拉攏洋鬼子的方法上，得了一個更具體，更精密，更廣大的辦法，看準了時機一步一步的行。

這邊靜齋停了一日，見貨價果然低落下來。

但是晚上接到電話，靜齋用那老當靈敏的腦筋一想，知道又有些轉機，便又

一個電話買了十五萬，價碼是一九四。果然第二天便漲了起來。靜齋逆料還要漲，雖然經紀人問了兩次，他只是冷冷的不賣。第三天果然更漲起來了。那行市直漲到了三十塊錢。靜齋腦子裏轉了一轉，叫聲「賣罷。」一下便賣出去了。這裏樹生又來了。

靜齋道。「你看這情形怎樣？」

樹生道，「長貨太漲了。我的意思是岳父還可趁落下來的時候，再買一筆虧貨。」

靜齋拍手道，「對！」

所以當天又賣了一筆十萬的虧貨。過一天虧貨的價格從三十元跌到二二四了。靜齋一個電話又買進十萬來。這輕輕的一出一進又助靜齋發了幾千塊錢的財。只把個靜齋喜得忍不住腮邊的微笑。

那夜裏鄧瑜和樹生一陣到了鄧宅參與給老姑太太作小生日的酒宴。等到客散，靜齋依舊精神勃勃。坐在靠椅上，翹起一隻大腿來高聲和家裏人說笑。對樹生道，

「樹生，你看我這幾天臉上氣色真是不錯。廖次青月前替我看相，斷我月內要發財，並且說我還有十年好運。只是這個運之後有一年不利交脫，要我在家里或者到外國去避一避。不過說起這話來可遠了！……」

靜齋越說越笑又拿起煙來吸了一大口。立刻不但鼻孔裏冒出兩條白氣，而且還將兩片厚嘴唇擱了起來，使勁將餘煙吹得很遠，似乎這一口煙可以代表他的豪氣一般。煙吹完又說道，

「你看一七七的那十萬貨是二五四賣出去的賺了七千七。一九四的十五萬又賺了一萬五千九百塊。這都是長貨。虧貨十萬又賺了七千六！……哈哈……」



……運氣來了無論作長作虧，一樣的賺！你看這筆小玩意兒合起來就是三萬一千二  
！」

靜齋說到得意之處，鄧瑜聽了也歡喜得跳了起來，一把拖着靜齋的肩頭，使勁的搖，帶笑帶賴的說道，

「爸爸只會自己發財。我那部蹩腳車子早答應給我換好的也不換！不行，爸爸得給我另買輛新的！」

靜齋道，「別鬧，別鬧。現在你還是小孩子麼？你要買車，別人該買鑽石練子了。鬧回來，我的三萬塊錢還要倒賠出去呢。等等有機會總給你好了……」

樹生看得言齋外之意是指的三八那事，便微笑着使了個眼色。靜齋也便不說甚麼了。樹生看出空兒來便和靜齋到另一間屋裏，密密的談到三八的事。

樹生道，「岳父對此，意思如何呢？連各安的意思是多半明瞭了。我特意想出這種方法去探來的真相……」說着便湊近靜齋的耳邊囁咕了一陣。

靜齋驚喜道，「照你這樣說那準確極了！既然是他本人要想發財，當然我們可以幹。我們趕快收買別人手上的。……至於政府裏對這件事說話要多冠冕有多冠冕。誰不知道三三的數目最大而且最沒有擔保？政府整理這種公債當然是維護最大多數執票人的權利！也就是政府的信用和人民的利益的保障！」

樹生又囁嚅道，「話雖如此說，不過還是要慎重。」

靜齋道，「明天公宴席上有連各安我可以先探他的語氣。再正式和他磋商。只要我們拿准了他，我們就飛快的先買。公事積壓幾天，那是由我的事！在有公事以前多少社會有些觀望，我們所利用的就是這個機會！」

樹生不覺笑道，「岳父真是計畫得步驟精密。我得附在岳父名下小作一點

。」

靜齋道，「那不用你說！」

光陰雖是一秒一秒的走，但走得極快。在這極快的光陰中，靜齋深夜同來，臉上神氣全變了！從汽車裏連跑帶躍的跑到房裏，累得那滿嘴的鬍子都告了乏。劈頭慌慌張張問到一個家人王順道，

「我剛纔打電話叫你告訴德泰銀號立刻買五十萬三八公債你告訴了嗎？」

王順垂手道，「總長沒吩咐王順……」

靜齋猛的將桌子一拍大怒道，「混蛋！我不管吩咐了誰！你快去問了來回我……」

話還沒有完便急急忙忙親自要唐宅的電話。心中又焦又急，只怕樹生不在家。幸喜電力一通接話的便是樹生本人。靜齋大聲急忙說道，

「你快來罷！……快來，快來，……越快越好！」

樹生也匆匆跑了來。家人知道必有要事，只告訴樹生說靜齋在那個房裏，也不敢跟樹生進去倒茶。樹生一進門來，只見靜齋正自一人在房裏繞圈子。他一聽門響，看見樹生進來如獲至寶！不等樹生開口便急忙一把將他拉了過來，上氣不接下氣的低低急說道，

「準了！……準了！……千真萬確！……一毫差錯也沒有！」

樹生這時看見靜齋眼神都簡直是直的。便也低聲問道，「真的麼？」

靜齋此時纔覺得有些疲乏了。一下拉樹生同坐到大椅上說道，「怎的不真！午餐的時候，我正要問連各安。誰知那寶大的苗峻亭更比我神氣，已早和他談起來了。我清清楚楚的聽見苗峻亭一五一十的和他談。連各安親口表示願意拿款子作整理三八的基金。他願意保管。以前的舊案清楚了。細帳自有報告。又特意和

我也談了。……」

靜齋越說越急道，「最妙的是晚十點的時候周麻子特意跑來報告我，他親眼看見連各安的電報稿子在公事桌上，就要發了。……我叫他作密探你是知道的。你看！這還有錯麼！此時三八的行市頂多不過二五幾。明天消息一露就飛起來漲了。你你你趕快分頭叫人買！越多越好！隨長也要隨買！快快快！凡事要爭先！……」

樹生不覺大喜道，「可證實了！那我必盡力作去！……」

靜齋還是急急道，「愈多愈好！愈快愈好！」

北京城內的經濟界立刻起了大緊漲。新聞報紙雪片也似的登載着整理三八的消息，尤其是那些晚報紀得特別凶。不是說款子已經劃定，便是說財政部已與保管處訂有辦法。甚至辦法也都有登載的了。那些白日夢想坐發橫財的夾在潮流

裏亂轉，如同大水裏的魚蝦一般，跳的滾的無奇不有。這豈但靜齋一人着急，就是那平日以名士清流自命的，和赳赳的武夫，匆匆的政客以及蚩蚩之氓，三教九流沒有一個不想染指其中，嘗一嘗鼎中異味。尤其可驚的便是社會上羣衆的心理。風聲洶涌得最高的時候，人人心中彷彿都受了魔王的麻醉。並不待思索，並不待證明，便早已無條件的確認三八是有大利的公債。不但事實上沒有一人起懷疑，即使有了，也自己罵自己呢。羣衆的麻醉心理的力量既是無可抵抗的征服了每個人的心，新聞紙的力量更如一把大魔扇，扇起了全社會的心頭欲火。那三八公債如同汽泡兒似的飛起來漲。

靜齋自命是內幕中的重要脚色，沒命的只催樹生買。一面自己又積極努力。經濟界裏來了這樣一個大投機家登時鄧公館差不多立刻成了一個公債的中心。

靜齋第一次用二五五買了五十萬。晚上又買五十萬，那價目已經漲到三四了

。靜齋聽得三八的價錢漲越是高興。那晚上親自握着電話機，又在親自吩咐，正這時，樹生一下進來，聽見靜齋正在大聲嚷道，

「你只管有多少給我買多少。我怕我不給錢嗎？賠了是我的！」

說着把電話機掛上，便問樹生道，「怎樣？」

樹生道，「已經告訴匯康家和通惠家合力明天大批送來了。」

靜齋道，「怎的這樣慢！……！」

說着却見一個家人進來垂手請他吃晚飯。

靜齋罵道，「混蛋！你眼睛瞎了麼？正在辦事，誰叫你來催我吃飯的！」

家人不敢說話，低頭站着不動。照例直等靜齋又罵「滾開！」纔退出去了。

樹生等家人走了，又和靜齋談了一忽兒，便也匆匆而去。

次日通惠銀號電話來了二十萬匯康來了三十萬，價目又漲到四四了。午間靜

齋又共得了一百萬現貨，價目是五六。晚上價漲到六四了。靜齋又買進了一百萬。這光陰雖短，但是社會上的風聲彷彿六月天的傾盆暴雨，偏偏越發等不得似的，一齊都要擠在夕陽未落的時候潑天的降下。所以社會上越發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大雨越下得凶，三八的狂潮越洶涌萬丈，同時靜齋的欲念也越來得大。他這時好似一匹極饑極凶的瘋獅子，三八公債便是一羣綿軟香肥的羊羔。這匹瘋獅子惟恐除本身之外尚有整隊的餓虎貪狼來搶他的口食，便更其拚命的將羊羔兒要迅速的趕到自己的山洞裏來，好留着一生享受不盡！他的心此刻已經成了溜了僵的馬。他的手也買滑去出了。眼看着價目又漲到七十元了，他又買了五十萬。這時他計算他各處大小收來的長貨總數已經達到了四百萬。如果他趁這時都賣出去，也可以賺一筆很大的財。但靜齋一心拿穩了至少還要漲到八幾以上。所以決不肯就此罷休，仍舊一勁的買。七三買了一百萬！七五了，又買一百萬！直到七九，他



還買了一百萬！

正是這一百萬買進的電話終了後的一分鐘，靜齋得到了一個劈天的驚人消息！

他見樹生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全不是平日的態度，帽子也不脫，頭也不點一點，張口就叫道，

「岳父！快賣出去罷」

靜齋也覺一驚，急問道，「怎的？」

樹生道，「剛聽說連各安的態度陡變了！」

靜齋登時眼前一黑，耳內一鳴，趕緊道，「怎的？」

樹生道，「這消息非常的確。聽說連各安表示，蔘村款雖已清楚，但不能整理三八。根據條約，應先行整理的案子多着呢。……我一聽見就趕緊賣出一小

筆。……又要向岳父請示……所以……趕緊又叫電話，偏偏又叫不通。所以，……趕緊親自跑來和岳父說。現在情形，外面還不大清楚！趁此趕快賣罷！……趕快！趕快！再遲就來不及了！」

靜齋聽了一時失了主意，便對樹生道，「我現在也無法想，你先出去再仔細打聽，看看究竟，是不是作倒把的故意放出的謠言呢？」

樹生沒得說的，只得垂頭喪氣而去。

靜齋心裏七上八下又拿起聽筒叫經紀人的電話一問行市，果然陡的落到七扣上來了。靜齋心裏雖是着慌，但他一口氣買了這麼大的一筆貨進來，一文尚未賺到，馬上便要他賠，着實心裏又氣又惜。所以還是遲疑的不願就賣。這種心理完全和賭場上人的心理一樣，越輸越不服，越不服越輸。他這時因為下意識的不服，便自覺的對這消息懷疑。他不信這麼大的事，這麼多的數目便會在幾分鐘裏變

出境戲法兒來。尤其不信他自己是深知內幕的人會也失了着。

光陰飛也似的溜了。靜齋急得腫了一縷癡想。

他癡想他自己此刻也許是在夢中，是因為自己擔心太過所以纔陷入了這一個相反的噩夢裏來。他失望的胸裏只盼望桌上的鐘忽然大響起來，或是貓兒將茶碗打碎在地下，驚醒了他，依然紅日滿窗，三八公債證實了仍舊飛漲。可憐他翻來覆去，只是這一個念頭。

但是事實偏告訴他這不是夢！

他終於證明了連各安堅持條約，不予整理三八，証實了社會的空氣猛然轉了絕對的相反方面，証實了三八公債不但由七扣暴跌到四二，並且在兩小時內又由四二跌到三一，跌到二四了。

他記得大罵過許多次的經紀人，記得忍痛將三八在狂跌的時候賣出，想撈幾

個萬分之一的本錢，記得每賣一次便氣悶得忘了天地，記得吃不下飯是常事，記得自得消息後不會睡覺。

這一切全是事實！總之鄧靜齋賠了！

他賸餘的是甚麼呢？是茫茫的一片空虛麼？那決不是！他賸餘的乃是刺心的迴憶呀。

他迴憶他一共買了七百萬貨，後來拚命急着賣出去。那歷次可怕的減低之數目，他不忍想了。他只記得賣出的平均數是三折。這一進一出他一共賠了二百二十萬零四千幾百元。在這筆大數目中，有樹生合夥作的小股。算起來樹生要賠將近十萬的數目。內裏痛惜自己錢，外面又覺不該帶累愛塔夾在中間吃虧。

精神上的刺激加身體上的疲勞，鄧靜齋氣病了！那病是近乎一種怔忡和白癡的混和症。醫生當然很容易的看出他病因是受公債的打擊。藥物是沒有甚麼効驗

的。白天樹生到醫院去探視靜齋，靜齋不覺看着他流下淚來，說道，

「樹生，我對不起你，可憐你也賠了這多！」

樹生心如刀割不覺也流下淚來痛哭了，說道，「岳父只管養病，不必多想……」

靜齋狂笑道，「我怎能不想，天天想得我頭痛！那跟着我破家蕩產的人也不知還有多少！」

樹生看見靜齋笑得有些異樣。臉上的肌肉似乎都向斜方抽動。心裏害怕便將醫生叫來了。樹生將靜齋交付給醫生纔放心辭去。

這邊靜齋仍舊癡癡的默想。到了半夜自己忽覺眼睛一黑。世界也完了，人我也泥了，意外的橫財，意外的奇禍也都幻滅了。一切名譽，幸福，失敗，痛悔，種種好好歹歹的名辭立刻對他解脫了。醫生來看看，原來他已因腦充血死了。

樹生得着這個消息，任是再忍得住的鐵石心腸也爲之一慘。他也忘了哭，也忘了趕快去看。他只癡癡的想，靜齋雖然吃了不小的虧，但是就他的資產之全部，和他的地位能力統統計算起來，也並不至就衰敗下去。現在落到如此結果，那麼，在自己手裏犧牲了的又多了一個了。這一邊是犧牲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自己的岳父和恩主。那一邊得了一大注橫財。這財正是可以拿去買花園，買莊子，買女人，買一切的物質的。

但是能夠買一瓶洗去心中暗影的藥水麼？

樹生想着不覺又煩起來。同時念到鄧瑜，心中越發不痛快。她近來行動更散漫了，性氣更驕悍了，而貌更顯得太人工化了。但是樹生又想到她此刻已是個無父的孤女，自己作了她的丈夫應該寬容她，憐憫她。

如此顛七倒八的想個不休，無與頭的跑上醫院，和鄧家人將靜齋遺體收殮回

來。一連又忙辦後事，不知不覺等得諸事辦妥已過了三個月。

在這三個月裏，政府的局面又變動了。樹生因為看見風勢不利，便趕早的將一切職務辭去。落得清閑一身，越發和寒瓊來往得親密，藉以排除心中煩惱。寒瓊本來癡心想嫁他。也越發的向他媚惑柔順。樹生只一味的利用寒瓊這一點癡心，樂得隨意敷衍，好在寒瓊身上多取些快樂。寒瓊不知就裏，只當樹生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所以益發死心踏地的要拆樹生的家庭，好讓樹生和自己結婚。上次寫信給鄧瑜原是藉此安設導火線使樹生夫婦決裂。不料樹生三言兩語，却遮掩過去了。現在樹生的心對於他的妻既是如是之冷淡如是之敷衍，而鄧瑜的脾氣又嫉妬得非常，這機會正在來了。

她早已用了種種方法將鄧瑜性情打聽得清清楚楚。她又暗地裏在娛樂場中屢次觀察了鄧瑜的舉止。她對鄧瑜只差着一層識面的關係。除此之外，她了解鄧瑜

已到了很深的程度了。她知道鄧瑜是一個暴躁易動感情的人。她動起感情來，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滿足，都要立時解決的。她尤其知道鄧瑜對於愛情看得最真，簡直抱了一個「不全有則寧無」的態度。她一個人在雪亮的大烟燈旁，靜靜的躺着，看出這是一個大間隙。她要進攻只須向着這一方，必可得手。她想到這一層更具體的計畫來，覺得唐鄧乖離即在眼前，自己應該格外使出手腕來抓住樹生的心。

這天樹生來了。寒瓊正未將烟具檢起，聽得脚步響趕緊將門一下鎖起口裏說道，

「請在外面等一等」

樹生在外間笑道，「甚麼秘密事，要這樣瞞我？」

寒瓊一面忙着將煙具收起，一面又忙着笑道，「我在換……呢！你這壞鬼



！」

又趕緊將窗戶開了，又急急跑進洗臉房去嗽了口，重新敷了一點粉。再走出來開一開屋裏沒有煙味兒了，纔開門叫樹生進來。那小鴉頭斟了茶自去了。樹生便輕輕抱了寒瓊在她含笑的臉上吻了一吻。又看見床上收拾得極清楚，便問道。

「你怎麼還沒吃煙？」

寒瓊正用手勾着樹生的頸子，便順手揪着樹生的耳朵媚笑道，「你不歡喜我吃烟，我不戒絕了怎的？」

樹生道，「真絕了麼？」

寒瓊道，「你是天天來的。你不信，調查好了。」

其實樹生在吻她的時候已經聞出些希微的煙氣了。此時明知寒瓊瞞着自己，但也可憐她一片癡心，自不便再說甚麼，反而摸着她的臉笑道，

「是的。你看腮上都比以前顯得胖一點兒了。」

寒瓊聽了自覺哄過樹生，暗中非常高興。忽然看見樹生鬢角上有幾星小白頭皮子。便笑道，

「呀，你真髒嘍！你看，也不叫人替你梳一梳頭髮。」

說着自去拿了梳篦等物。叫樹生坐了，替他在頸際圍上一塊白綢大巾。檢了一個象牙篦子，慢慢的給他梳了起來。

樹生道，「你也坐下。站着不累麼？」

寒瓊微笑道，「我一點兒也不累。不過請你老實點兒罷！人家在替你作事呢。不要動手動脚鬧得腰裏怪癢的！」

一面說着，一面將篦子拿給樹生看道，「你看，頭皮子也不少了。」

樹生笑着也不言語，只看着她將篦子放下，又將梳子拿起替自己將頭髮分開

，梳齊了，纔叫鴉頭拿去收拾。寒瓊自己又洗手了。樹生之樂也用不着形容。便一連在寒瓊家沈迷下來。白天裏出去會一會客，順便到家裏看看。總說是要謀機會須得在外面跑。

第四天樹生自己覺得和寒瓊膩得太久了。那天陪她吃了夜飯便回家來了。走進屋裏來正見鄧瑜很忙碌的指揮僕人收檢東西，將自己的和她的都分開。樹生一見心中便知不妙，不覺胸口緊壓了起來。但是還極力的在表面上作出鎮靜的樣子。

鄧瑜一見樹生回來了，便不檢東西，很客氣的說道，「樹生，請裏面坐。」說着自己先走到裏間，樹生只得跟了進來，一面覺得鄧瑜的神態異常冷靜，異常勉強，和平時絕對不同，心裏也忘了是悲是懼。

鄧瑜等樹生坐下，自己也坐在對面說道，「我們離婚，應該找那個律師去證

明好呢？」

樹生看着鄧瑜那一種嚴肅的面色，不覺怔了。其實他心裏並不是怕離婚，或者簡直可以說是正希望離婚。然而他此刻不自禁的覺得這一幕悲劇真的展開了，又不免有些失措，也不免有些傷心。

但他在這種生活裏也沈悶得夠久的了，索性解決了也好。便仍舊極力鎮靜的說道，「你怎麼忽然說到這一句話呢？」

鄧瑜冷笑道，「事實已經逼到這一步了，你還想隱瞞我麼？」

樹生覺得一切秘密都叫鄧瑜知道了，身上立刻局促不安起來。

但還是忍着，勉強苦笑道，「你且慢慢的說。」

鄧瑜道，「是的，這事實也必須告訴你。我昨天到你的小公館裏去了。是你的情人寒瓊女士請我去的。」

樹生起初只是鄧瑜自己偵探出來的。此刻一聽鄧瑜的話，立時便悟到此舉完全是寒瓊的策略。那麼真是一點也瞞不了鄧瑜了。不覺對於寒瓊有些恨意。

鄧瑜却不管樹生怎樣，很安詳的往下說道，「昨天下午三點鐘，寒瓊拿了你的名片請我到他家裏去。我進了客廳纔知道是甚麼寒瓊的家。當時我沒有看見你，只道是遇了甚麼騙局，心裏非常驚慌。幸喜寒瓊就出來了。果然是一個非常清秀的人。她對我非常客氣。她說她本想來到我家來看我，因為恐怕發生誤會所以請我到她家去。她對這種不禮貌的事，向我十分抱歉。漸漸便談到她和你的事上去，她把所有的經過，你待她所有的種種情分，一絲不漏都告訴我了。我想我也不必再在你面前說你心裏日夜透熟了的事。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她已經舉出種種你和我沒有愛情的證據。並且她又已經引我徧游她的內房。我在各處看見你的衣服，他替你刷得很乾淨的，看見你題跋了她的畫兒，看見你寫信的桌子，桌子

上有你烟盒。還有……」

樹生道，「夠了。據你說的我簡直要拿那裏作家庭。其實我並沒有要和她結婚的意思。她一人胡思亂想要和我結婚倒是真的。……」

鄧瑜道，「請你且慢說。我再告訴你她說的話。她說她和你的愛情在名義上是對不起我的，她極其知道。但是你和我無愛情在先，和她要好後，這是事實。現在這樣的事實還是有加無已。她以此請我考慮。……」

樹生不覺大聲道，「那是她的策略！」

鄧瑜冷笑道，「你是專會說這一種話的。你哄我也哄得夠了。我知道你是一個藝術家！你能將假的說得和真的一樣！你把我的心賺去了，你好於中取利！老實告訴你，我現在信任寒瓊的心倒比信任你強得多。我當時聽到這一些事實，又氣又悲幾乎暈過去！但是我能夠怎樣辦呢？我在她家裏我能發脾氣麼？我回來恨

這女人恨極了。恨她玩弄我如同小孩兒一樣。我爲這個哭了一夜，想了一夜。現在我明白了。我倒很感謝她。不管她愛你也罷，你愛她也罷，我不知道，我也不須知道。不過你不愛我，我現在澈底的知道了。若非寒瓊，我怎能知道得如此清楚，所以我倒感激她這一片坦白的態度。我是一個坦白的人，不慣和你善用心機的人在一起。尤其是沒有真正愛情，犯不着空擔一個夫妻的名義。這是我堅持的信仰。所以我現在要離婚。」

樹生見鄧瑜越說越嚴正，也無可奈何，便道，「你真的都已想透澈了麼？」

鄧瑜冷笑道，「我怎的沒有想透澈？現在我不但覺得沒有愛情不能作夫婦，就是作了一對有愛情的夫婦又待怎樣？不過兩者比較，有愛情的，彷彿要得花多些的戲法兒一般，能夠多哄人一忽兒罷了。既然我們連這個都沒有，也只能可散夥了。我現在很明白。世界上甚麼事是真的？我也不必死死的在一切都是虛偽之

中要尋甚麼真情。人生不都是這樣麼！我在識破你的情是假的以前，不是一樣的相信是真的麼？那時候我心裏是如何滿足如何得意！怎麼也不相信是假。可見得假的也未嘗不能給人一種滿足。那麼，在這種相反的情形之下，又安知真的就準能給人滿足呢？而且又何必一定要真的呢？再說起來，我在相信你是真情的時候，我時時刻刻覺得這真情來得不易，總存了一個患得患失的心。一天到晚惟恐我失去了你的真情。這就是痛苦。現在我倒覺得很坦然，無一些憂慮的痛苦了。」

鄧瑜說到此處，聲音不知不覺的便漸漸高起來。方纔矜持的嚴冷態度漸漸弛懈了下去。心裏的氣憤漸漸長了起來。

便索性說下去道，「回想我當初作女孩子的時候，對於世界的希望多大！我看重情愛比任何都寶貴。我看了多少男子，不是太固執，就是太浮囂。只有你最能幹，最聰明，又最忠實。所以我嫁你。嫁你以後我也的確以為我是世上最幸福



中的一個人。我的心那一天不在你身上繞幾百次！以前雖然疑心你，但是同時也疑心我自己錯疑了你。只要你一解釋，我心裏便立時好了，便依舊信你，愛你。把你當作一個最忠義最能了解我的心的丈夫！現在竟然證明了我的疑心並沒有錯。以前種種夢想，種種快樂，種種光榮，都被你打得粉碎的完了……完了！」

鄧瑜的話此刻已經達到她的聲音的最高度。她覺得臉上一陣陣的熱血直衝上來，身上的血管兒全都漲起，尤其是兩隻手漲得麻木了直發顫。

她忽然警覺了。忍不住悲憤的叫道，「鄧瑜，鄧瑜！你不是已經明白了嗎？你不是已經立誓不生氣了嗎？爲甚麼現在還生氣？你到現在還自己制不住自己的情麼！……」

這幾句悽憤的話夾着眼淚一齊下來。鄧瑜便倒到沙發上痛哭起來了。樹生爲她這一種痛楚的狀態所激，也忍不住掉下淚來。

便走近鄧瑜說道，「你不要這樣傷心。我承認實在對不起你。我不但對不起你，對不起的人多了。你以為我痛快麼？我的苦楚至少比你要多十倍百倍。就以情愛而言，老實說，我實在不怎樣愛你，但是也不愛寒瓊，我愛的是另外一個鄉下姑娘。但是現在萬事皆完了。我走的道路全錯了。那個人，我也害了她了。你們，我也對不起了。」

樹生說着，心中撫今追昔也痛哭起來了。但是鄧瑜見他一哭，倒反不哭了。鄧瑜此時對於樹生已經看得一文不值。他所說的話鄧瑜一字也不相信，只冷笑道，

「你的事情我不管。我並不和你尋仇。我要存心壞你的事，我就不和你離婚了。我利用作妻的地位，要和你起釁，那是極容易的事，不過我願意全捨棄了。你還不感激我成全你麼？現在我只和你談離婚的具體問題。別的廢話，恕我不理

！

樹生聽了，沈吟好久，纔苦笑着用毅力說道，

「我的話你愛信不信。既然你願意離婚，那麼我決定遵命好了！我和你結婚一場，無論如何我承認過錯。離婚的條件我願意和你從優商量。」

鄧瑜道，「謝謝你。我首先解決的便是這所房子。這房子雖是我父親給我的，不過你却花了不少裝修的錢。」

樹生趕快道，「那不成問題。這所房子當然算你的。並且這屋裏的傢具字畫古董陳設，我都願意留給你。說是作爲紀念，我想你一定不高興。只算保留原狀，省得拉零亂了，容易惹起你的悲感罷。」

鄧瑜聽樹生說了這幾句話，真又引起傷心，不覺又掉下淚來。但是她使勁的用手巾擦去淚浪，極力鎮靜着說道，

「很好。你不覺得我忽然變得卑鄙了麼？」

樹生道，「絕對不然，我此時看一切東西都不算甚麼。你能多要一點我倒好些……」說着很傷心的歎了一口氣。

鄧瑜冷笑道，「你的神氣很不錯！好在一兩天你將事辦妥了就可和寒瓊結婚。那裏有的是好東西。到那時你再快活，更顯得稱心。這時候當然可以作些悲傷的樣子，賣一個臨別的秋波。……不過雖是假的，我倒也很感激你這番意思！」

樹生此時也無話可說，也不願再說甚麼，便說道，

「好了，你不是要談具體的事麼？」

鄧瑜道，「這要看你如何處置，我不先提意見。」

樹生道，「我的財產你是知道的。今年春天在家鄉置了一些田地，又在省裏

買了那兩個店面，那一所住宅。京中所有的全是銀行存款。我的本意是要在青  
買一所房子。不是你說青島不好，我又嫌大連不美，所以沒有辦了麼？現在這款  
子全給你好了。」

鄧瑜倒想不到他會這樣慷慨，心中不免感動起來。便很誠懇的說道，

「樹生，我總算和你作了『一場夫妻……』」

鄧瑜的聲音到此又哽咽了，不覺忍了半天的淚纔接下去道，

「我只恨你無情，並不是貪圖你的財物。你將全部資產給我，你將來在社會  
上的後援是甚麼呢？我父親給我個人名下的私產也夠我自活了。你在家裏買的產  
業，還不應該歸家裏公有麼，好意思再拿出來變麼？你除要這一筆銀行的錢之外  
，難道還有別的钱？……」

樹生聽了鄧瑜這樣真摯體諒的話，立時藍玉伯家夜宴的情景，鄧靜齋死前的

失神，死後的淒慘，一齊攢上心來，掩面哭道，「你不要問了，我此後浪跡天涯了此一世！……………」

鄧瑜見他真個悲哭，到底女人心是軟的，不覺心中想着又似乎可以不必離婚了。但是她同時也感覺到事已至此，若不離婚，那簡直是太滑稽了。所以也只無言相對陪淚。後來鄧瑜提出意見，叫樹生給她一萬元，此外一切費用不要。樹生執意不肯。最後決定樹生給她五萬。這問題解決以後，因為他們沒有小孩，所以沒有別的更重大的問題。於是，他們便談到離婚條約上來。

樹生道，「離婚後，你預備立刻嫁人麼？」

鄧瑜聽了心中極其傷感，沈默了一晌，笑道，「嫁人不嫁人，不是你管得着的。我幾時找着忠實的人幾時就嫁他，用不着你來問。不過離婚條約上，當然應寫明彼此可以自由另行婚嫁。……這一條與其說是爲我，倒不如說是爲你。你是

有意中人的。恭賀你新婚萬歲！」

樹生聽了也不言語，霍地裏站起來取下袋上佩的筆，拿了一張白洋紙，颯颯的寫了一篇離婚契約，遞給鄧瑜道，

「請你看看大意對不對，字句妥不妥。」

鄧瑜仔細看了一遍提出一兩點意見請樹生修改了。樹生又照原文鈔了一遍請鄧瑜簽字。這就算是草約。當下兩個人說明了第二天拿去請律師再斟酌。事實上，當天就分居。二人將大體談好已是很晚很晚。鄧瑜自回臥房睡下。樹生胡亂在外邊軟椅上蜷臥待旦。

次日一早，樹生醒來便計算暫在中央飯店住下。匆匆起來便要出去。忽然想到還是辭一辭好。又轉過身來走到臥房門前敲了兩下。聽到裏面問是誰。

樹生道，「瑜，我去了，你要出來見一見麼？」

等了一歇只聽不到回答。樹生正待再問。忽聽鄧瑜道，

「你先去罷，你住的地方通知我。你的衣服什物我會派人送去。……律師那裏請你去。……我們歇兩天再見！……」

那聲音悲而且哽，聽得出來鄧瑜已經又哭了。

樹生勉強忍住淒涼，立了一忽兒便自走出來。親到車房去喚起汽車夫。車夫雖然驚訝，也不敢多言，匆匆的把車開到中央飯店。樹生開了房，隨便的洗了面，便納頭而睡。直待下午一時醒來，一看旅館房間的佈置，頓感到新鮮的刺激。一切顯得異樣不舒服。心中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左想右想只有李幼枝一個，可算得能知自己心的人。他現在賦閒，先請他來陪着自己再說。所以趕緊跑到銀行電匯了五百元請幼枝飛速來京。一人仍舊回到旅館來，胡亂吃了一點飯，也不知是甚麼味道。心中七上八下只是想着靜齋的死，一幕一幕的慘象，如同影片似的清



清清楚楚的在腦裏映開來。中間又亂七八糟的夾上阿毛的別事，使他想起阿毛來簡直不知何處去探訪消息。

晚上，汽車夫運了幾隻箱子來，樹生也懶得動問，由他去了。又歇了一晌，茶房拿張片子來，樹生看了淡然道，「請進來！」

原來是寒瓊到了。

寒瓊一見樹生，不由得有些不自然，眼圈兒似乎有些紅。走近樹生身旁，挨着樹生坐下，低聲道，

「你心裏恨我麼？」

樹生此時面色非常呆板蹙着眉答道，「離婚是無害於我的。我也早有此心，只不過因為退縮，沒有痛快提出罷了。你這回算是促成我這件心願的事。我應該謝謝你！」

寒瓊忽的一笑道，「真的麼？……不過你要原諒我的心！因爲你，我甘心去犯一個最大的罪名！」

這一種笑，是寒瓊特有的媚笑。這不是純粹天然的笑。這是加了不少的人工練習的巧笑。這種笑是她的一種暗示，暗示她的心已經醉了。你要愛她，你只管抱她好了。樹生當然早已經得着這種了解的經驗。在平日，樹生經她這一笑，便早不自持了。因爲她這種笑不輕易有。這是她擒縱男子的特點。

但是此時樹生看了只覺悲哀只覺無聊，靜靜的，固然也不抱，並且也不撫摩。最後却深深的歎了一口長氣！寒瓊見他歎氣，便將纖手握過樹生的手來。身子雖是和樹生平坐着，却是幾乎半靠在他膀子上。衣上頸上的幽香一陣陣的吹進鼻孔。她那特殊的幽韻聲音款款的向樹生安慰道，

「這事是我得罪了你。你心裏悲哀，我應該負責任。你且不要忙。你若還愛

她要和她再合，也容易。現在還未公布，口要你示意自會有人來調和，你看你何必如此頹喪？又何必住在旅館裏受罪呢？……」

樹生仍然不說話。慢慢的從懷裏掏出煙來，劃着火，悶悶的吸。

寒瓊又輕聲問道，「你不知道我已經給你收拾了房麼……你……不到前半個月說的話！……」

寒瓊不由便斜睨了樹生一眼，眉宇之間分明大有幽怨之色。

樹生慨然說道，「寒瓊，我的心已經死了！我告訴你，我也不是無情的人。但是我對我的太太和你都沒有激起最高度的情。這不是因為我對你們薄待，也不是不想拿我的情，激到最高度，來送給你們，豈但不是不想，我曾經努力了無數次，要向這方面作。因為這樣作成功了，我的心也快樂了。不過事實上，心境上我作不到。大概每人的情有一定的限量。我的情也許在遇見你們之前就盡量的

用完了。我和我太太結婚，根本上並沒有愛情，不過拿愛情作面具罷了。和你呢，我的居心更不可問。老實說我就自始沒有想到除和你作膩友之外的事上去。我爲要達到和你作膩友的目的，所以不能不拿柔情作手段。我所以如此辦，只是在膩友兩個字裏找點兒麻醉，和你吃烟差不多。結果是我固然得了我所求的。但是得不償失樂不敵苦。爲甚麼呢？因爲你被我蒙混了，你居然動了一片真情。我見你動了真情，而你又不是能使我死心愛你對你忠實的人，心裏便進退爲難。我哄了你這多時候，我害了你了。！我只恨我這一顆心，怎麼這樣的不安定！」

樹生說着，看見寒瓊已然怔住了。那兩彎修眉似蹙非蹙，更襯出她的神情可憐。

不過樹生也無暇憐她，仍舊很興奮的往下說道，「凡是社會上的一個人決不是僅僅一面。至少他有兩面，頭一面是他拿出來讓社會上人人知道的。譬方說，

他是一個政客。他會辦事，會演說，會作文章。但是第二面呢？那就是藏在裏邊些的了。這一面包涵着更多，也許是他不可告人的悲哀，也許是在道理上，世界上的人連他自己都不能原諒，而其實是可以原諒的錯誤，也許是他一己乖僻的性格，也許是他惹出來的難解的糾紛。這些事他都不願意告訴人。但是在他人呢，也正不須知道他這些裏面的細情。只要知道表面就夠了。不但不須知道，而且要嚴防知道！因為你和他作了朋友，一旦知道了他的裏面，便證明你和他已是深交。深交的朋友不能不負義務。你既知道了，就得替他分憂。要不然，人家就會覺得你這個人是個涼薄的小人。但是替人分憂與人幫忙，又是常常妨害到自己的事！所以老於世故的人，在社會上和人周旋常常要保持一條線。這是一條防範和人太深的線。在這條線以內你儘管和人不要太淺了。因為「太淺」也於自己不好。並且這裏還有一層：深交的朋友世上當然也很多，如果真替人家分了憂呢，那倒

好了，怕就怕的是，不但分不了憂，反而添上人家的愁，生出自己的憂。……」

樹生這時聲音極是有節奏，神情却更奮厲了。接着不由聲音高起來道，「普通朋友尙且如此，男女若到動了真情不更深更麻煩了麼？再還要更一步結婚，那只有更糟罷了。寒瓊，你到現在還只認識了我的表面。在你眼裏我很溫存體貼，我很敏捷機警，而且我還似乎拿真心對你。所以你覺得我好，愛我，要和我結合。……不過你要注意，你已經走到那一條線的邊兒上來了。線以外便是萬丈深淵。你會看見我的一切！你會傷心到極點！同時你又加了我的痛苦！……我哄你哄夠了。你假使也是哄我，倒不妨彼此對着消遣一下。無如你現在已動了痴心，你作出這樣有決心的冒險事情來。我很感激你這一片意思。……所以我不能再哄你了！」

樹生此時鼻尖上不由得酸了起來，強忍過去，也說不下了。他却見寒瓊耳根子紅了起來，又白了下去。坐在那裏局促到萬分。臉上已經罩上一層極厚的怒意，却又不便發出。只是顯得又羞又恨。又失望，又進退爲難的神氣。良久，良久，寒瓊極力衝破了不安的空氣，極力的作出自然的笑容來說道，

「你說的這番話可笑得很，你說我動了癡情了麼？要嫁你都嫁不上麼？恐怕這是你要面子的話罷！拿一個女人的面子犧牲了，作成自己的面子。……」

寒瓊忍不住氣了，將手使勁的捏起拳來，頓足道，「你太忍心了！……你太豈有此理了！」

這時寒瓊簡直氣得不能呼吸。吞了半天的氣又說道，「我是看透了你們男人的惡根的。誰拿痴心給你！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誰留戀你！留戀你這樣的人，落得今天！……」

寒瓊不覺大哭起來了。

樹生看見寒瓊完全否認她自己的態度，知道她是羞憤極了的反擊。那種勉強的辯白，只是爲想在自己面前保全面子。在自己這樣並無絲毫看不起她的態度之下，她還要保持這一點虛偽。足見要想拿真心相感，引起共鳴，的確不容易。樹生由不得又觸起種種煩惱，恨不能立刻身化爲骨，骨化爲塵，塵化爲烟，烟又飄散了一點兒沒有纔好！又看她一面強辯，一面却又忍不住哭，越發露出最隱幽的弱點，便越發可笑可憐。索性等她哭一歇，纔說道，

「我告訴你，我對於從前走的路，現在都要往回再走。我剛纔說過了，人的情也是有分量的。我很隨便的就愛上了一個鄉下姑娘。到後來我丟了她了。但是我身子雖丟了她，我的心却始終不許我丟她。我想勉強的熬些時候也就完了。誰知越熬不對，作了說不盡的錯事。我要去找回她來！她回來了，我就好了。我也



知道世上的人看見她和我在一齊，人人都要唾罵恥笑。但是我不能依社會爲轉移了。我正是把社會把物質看得太重鬧壞了的！」

寒瓊此時眼淚也乾了，對於樹生的話一些也不聽，默默的自去披上外套，開門要走。

樹生看她那樣子實在可憐，便拉着她的手道，「你不要忙着走。我再告訴你幾句話。我也知道你這時候心裏非常恨我。但是這恨終須有的。與其留到將來叫你恨得更深，不如提早在今日。譬方生瘡一樣，破頭早，好得也早。這時候忍些兒痛罷。不過這痛苦是我給你的。我在精神上不能補償你了，只可撥一筆錢給你。這數目和我送太太的離婚費一樣多。我明天就通知銀行去。……」

寒瓊不覺冷笑道，「誰希罕你的錢！」

說着也不顧樹生自己去了。樹生一直送她到了大門，看她進了車子也自回

來。

次日，樹生正待去找律師，忽然寒瓊的電話來了。

寒瓊道，「你昨夜也許受刺激太過了，所以行爲會那樣的反常。你此刻想想你說的話叫人受得了麼？我一直到現在沒有睡你知道麼？我一回家來還是氣得要命。後來仔細想想你也說得可憐。你一人要住旅館，我也只得隨你。活該賤骨頭要討苦吃呀！……不過我還可憐你，等午飯時我叫人送兩樣菜去。……喂，喂，你怎麼不說話呀？」

樹生道，「我正要去找律師，有話遲日再談罷。」

寒瓊道，「你看你這樣冷氣！倒是要擺架子給誰看呢？人家縱是沒有人要，也不至於一定賴賴死在你頭上，何必如此拒人？……真是連從前替人家洗筆，人家替你疊衣服的情面都沒有了麼？」

樹生在耳機裏聽得這幾句話，越說越低徊宛轉。最後一句簡直幽咽得似乎又在啜泣了。

便說道，「你剛纔說我的話對極了。我現在是非常可憐。但這樣可憐，只是我自己找的。你的好意我謝謝你！我們等一會兒再談好麼？」

歇了一霎，聽得寒瓊嘆了一口氣，已把耳機掛上了。樹生便也掛上。一逕出來，路上心想着寒瓊用意還是很癡。她現在撇開那事不談，只管送東西來，又論那些似愛似怨似繼似續的話，無非想用柔絲繫住自己的心。她看見自己一時走到極端，料想急切用強力也拉不回來，所以索性放鬆了由側面攻擊。這純是以退爲進的法子罷了。

不一歇，已到律師家裏。便將那契約拿出來和他商量。律師隨意參酌了兩三處。樹生又電請鄧瑜來當面和律師談了，又經過一次簽字。草約便由此定局。原

文請律師事務所的書記共繕三份。約定第三日要同到律師處正式簽訂。這件事便這樣解決了。

樹生又忽忽到銀行去，會着經理，將撥款給寒瓊的意思說明了。手續辦好，又折回旅館來。提筆寫了一封簡單的信通知寒瓊。

正是此時，寒瓊送的菜也來了。樹生一看是一樣清湯火腿白菜心，一樣芥菜膽燒鴿子蛋，兩小盤小菜一樣鹽水鴨掌，一樣泡菜。並且附了一封小信。那信封正是自己替她鈎的漢碑「寒瓊白事」四個字拿去叫清秘閣刻了印的。那信紙也是細刻的古玉圖譜，隱隱的和她的名字暗射，那葵黃色的花紋印在潔淨的宣紙上，都是自己曾經用過心思，寒瓊曾經賞讚過的。又看那信裏說，這四樣菜是他愛吃的。旅館裏雖然也許有，只怕不乾淨。所以自己親手作好送去，預計送到時還正可吃。

樹生看了不由喃喃道，「誘惑！誘惑！」

便照呼茶房將菜拿去吃了。一面看見原來打聽阿毛的僕人來了，便吩咐他再去原地探問阿毛的蹤迹。

到了晚上寒瓊又派人送衣服來了，又有一封信。樹生也不開封，只加上一個信封由郵局寄還去。一人孤孤獨獨在旅館裏只盼望僕人的回話，又急念幼枝怎的既無回電又不見來。歇了一日好容易聽到僕人送來的消息，越發等不及幼枝。樹生心裏不覺疑起幼枝來。

那曉得心裏動了這一個疑念，許多的疑念都跟着來了。一忽兒仰起臉來看着房頂，便疑心這房子當初作的時候未必就不偷工減料，又經了這些年，難免不動搖了。也許一年，半月，或是一點鐘之內就會倒下來。一忽兒看見壁上懸的日曆是英美煙公司印的。那潔白的紙上印了一小橫行字道「大砲臺香煙宜於燈紅酒綠

時吸之。」便又疑心這句話是有意譏諷自己的。怎麼燈紅酒綠的時候纔宜於吸大砲台香煙？不用說現在自己一個人枯寂無聊是不宜吸的了。但是自己却又正在啣着一枝大砲台的煙。這不是明明反罵麼？越想越覺不快，就將煙拋到煙盒裏去了。

次日起來很遲，疑心也更大。他看見那個茶房給他送牛乳來了之後，似乎很注意的看了他一眼。他不由得更狐疑起來。難道是茶房知道自己和阿毛的事了麼？或者他知道靜齋是由自己而死的麼？再不然，他也許知道自己有錢要來敲一筆竹槓。再不然，他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的行藏，故意用冷眼表示姍笑的。樹生想着便看那牛乳，覺得牛乳裏也未見無毒，就沒有吃了。一人在屋內，心中七上八下不曉如何是好。中午茶房報告有姓李的來訪。原來幼枝到了。樹生不覺喜出望外，連忙迎了上去。一把將幼枝拉進房來，順手將房門鎖上，緊緊握住幼枝的手

道。

「大哥」你來得好。我心裏悶得發慌。……」

說着又指指外面道，「他們都可怕得很，處處在伺察我。」

幼枝叫他這樣一說，摸不着頭緒，見他神色倉皇，形容也憔悴，只道是他受了政治上的甚麼影響，有仇家要報復他。便道，

「你只好放寬心，現在政局並沒有變得銀利害。我想於你絕對沒有妨害。」

樹生道，「不是，不是，就連這些茶房恐怕都是偵探，所以我連早上的牛奶都沒有喝。你看那月份牌上印的那些字不也是語含譏笑的麼？」

幼枝聽得他似有理似無理的離奇話便不由的疑心到他或者是有些精神病。而且好好的一个有家的人忽然搬到旅館裏來，尤覺奇特。便問道，

「我是接到你的電報來了的。你怎的叫我到這裏來？爲甚不住家裏呢？」

樹生道，「我已經離婚了。」

幼枝驚道，「唔！你離婚了？」

樹生便將離婚經過告訴了幼枝。又把和阿毛的事和寒瓊的事，尤其是心中種種苦惱，全都告訴得清清楚楚的。幼枝也聽得呆了。

樹生道，「大哥來得正好。你這一來不啻作了我的恩人。能聽了我的話，同情我，幫助我的就只大哥你一人。我現在萬事皆看得輕，只是尋訪阿毛爲重。我知道他現在保定作工。我一定要到保定去找他。大哥你也得陪我。」

幼枝道，「你怎的知道的？而且保定一個大地方，你怎的找她？這是大海撈針的事。而且這於你的前途也大不利。你現在已經有些精神病了。你只養病要緊……」

樹生作色道，「大哥，你也是來偵探我的麼？你這樣遲緩來。我知道你也聽



見了別人的話不肯幫我了。我病是有病。怎麼是精神病？你說我找她去於我前途不利。不找她去於她前途也不利呀。一個可憐的女人四處漂泊着，就應該的麼？同是一條性命。怎的便應該不顧及她？我的前途憑那點比她要貴重麼？況且她的前途又是我鬧糟了的，她又是那麼好，我不應該負責麼？更有一件事，我現在不但是去找她，還要越快去越好。我一去，寒瓊的念頭也斷了。我怎的是精神病？你說我這想的不對麼？」

樹生說完了搖搖頭，蹙起眉來歎了一口氣。兩隻手只在頭髮上亂抓。幼枝看這種情形知道他心病已深，也非言語可勸。便說道，

「老弟，你說的自然有理。我也是特別過慮罷了。你既然要去我便陪你去。不過阿毛的地方你是否打聽清楚了呢？」

樹生道，「我打聽了。他從和我分別以後，就向他原來那主人辭工。說是要

回家鄉省城去找事。那主人看他又年輕又會作事，又老實，便替他薦了一個事。是那主人的一個親戚要嫁女到保定。便叫他作陪房的。因為阿毛說不願在北京，所以那主人說保定也不在北京，不必定要到省城去。阿毛就答應了。那小姐姓齊，姑爺姓馮，姓馮的在保定電報局作事。這還不容易找麼？」

幼枝道，「是的。我們就上保定去。」

樹生聽了歡喜便要算帳走。

幼枝道，「太急了」

樹生道，「今天晚車正好。爲甚麼不去呢？」

幼枝看他臉上神氣又有些發急也只好順了他的意思。當晚由西站上了車。

那火車也正染了多年的沈疴。垂頭喪氣也和樹生同病相憐。樹生和幼枝一齊坐在二等車裏，燈光慘澹，車內的氣管子也沒有了暖勁兒。幼枝冷眼看見樹生低

着頭，眯着眼，似乎要睡覺的樣子。那秀俊的面孔，此時映在微弱的燈光下，也成了一幅蒼白帶晦氣的形象。頭髮也因時常被手搔動，當然都蓬蓬的。

不多時查票的來了。樹生看見前面一個穿制服的手上拿了一個夾剪走了來。後面跟着許多憲兵路警。簡直是一個小小的隊伍，樹生一眼看見其中有一個憲兵，身材高大，一張黑臉，一幅凶惡的眼珠，神氣似乎很注意自己。心裏便有些怯，暗暗的拉着幼枝道，

「你看他是要逮捕我罷？」

幼枝道，「決不是。」

話還未完查票的已到。幼枝將票交給他，看了看，剪了一個孔，便很客氣的走了。樹生似乎心裏纔安一點。

查票的又走了幾步，遇着一個軍人，接過票來，一看不對便遞給憲兵正是樹

生所怕的一個。樹生看見他惡很的那向軍人道，

「你叫甚麼？你在那軍隊裏？」

軍人含糊答應了。憲兵順手將他上面口袋裏的名字布條兒扯出來看了一看。

便說道，「你的護照呢？」

軍人退退縮縮的摸出一個東西交給憲兵。憲兵像研究古史的學者一般，看了半天說道，「這是一封信。雖然蓋了印，算不得正式的護照。你混甚麼？公事公辦！鐵路上盡遇見你這樣不憑護照的軍人，中國就要亡啦！你還要坐二等車！你不知道二等車的座兒是費錢的麼？有錢的纔能坐。你還不跟我來！」

軍人只得跟他一齊走了。

樹生看得清楚聽得清楚，又拉着幼枝說道，「你看這憲兵又在刺我了。他說有錢的坐二等車。這明明是說我有錢。他又不知道怎的要敲我一筆錢了。我們換

「頭等票到臥房裏躲一躲罷。」

幼枝聽了真是哭也不好，笑也不好。便說道，「那裏有的事。你是病了。你害的是疑心病。就算換到頭等車，你還是不放心的。樹生，你現在相信我好了。」

樹生道，「相信你麼？我現在覺得事事都有可疑之處。」

幼枝勉強笑道，「你只暫時把你拋開。你迷信菩薩似的迷信我就完了。」樹生也不說甚麼只笑了一笑就罷了。

一夜過了，已到保定。幼枝和樹生下了車，便找了一個旅館住下。打聽了電報局的地址。樹生急急忙忙便和幼枝同到電報局門房裏打聽姓馮的先生。門房間找那個馮先生。樹生便說是結婚不多久的。門房聽了笑道，「哦，是了。」

便將樹生引到接待室。等了一歇，樹生看得走進一個人來。面貌蒼老已有三

十多歲。彼此俱皆不識。樹生便請教他。他說姓洪。樹生又呆了。

幼枝趕緊說道。「請洪先生坐。我們冒昧來訪實在對不起。這得容小弟慢慢說，因為我們有一位親戚姓秦的在北京作傭工。許久沒有見着她，很可憐她掛記她。打聽得這親戚陪送齊小姐到保定來辦喜事。姑老爺姓馮，在貴局供職。所以冒昧的來問一問。只因是間接打聽，所以都不大清楚。不知是否馮先生，抑或是洪先生。方纔貴門房聽了我們說新辦喜事的。便請老哥出來。不知府上是否有個傭工姓秦的？」說完了極力的陪笑。

姓洪的滿腹疑團仍不能釋，便勉強的也淡笑了一笑，遲了一會兒纔說道，「要是這樣說就不是了。局子裏同事的，先前倒是有一位馮光甫馮先生。這馮先生本不是電界的人才。只因前任馮局長是他的堂兄，所以他在局裏兼了一個事。現在馮局長早已卸任，馮光甫的事也撤了。」

樹生聽了只急得丟了魂，便問道，「那他到那裏去了呢？」

姓洪的道，「那我兄弟就不知道。」

樹生聽了無法，只歎氣搓手。還是幼枝想想問道，

「洪先生知不知道那位馮先生從前住在那裏呢？」

姓洪的說道，「他原住在局子裏。後來因為娶家眷便搬到西關外去了。」

幼枝還待要問兩三句話，那姓洪的早已不耐，便說科裏有事，竟然進去了。

樹生幼枝兩人，鬧得一場無趣，只索走了出來。樹生便要上西關外去探訪。

幼枝道，「我們先回旅館歇歇再說。」

樹生也只得勉從其意。到得旅舍樹生癡癡的坐在椅上也不說話。幼枝更是無話說。不過幼枝心裏却是暗暗叫苦，想着樹生一個生龍活虎的人怎的忽然得了這樣怪病。現下不但要陪他一起，並且還要擔保他身體的安全。千斤重責放在自己

肩上却叫人怎處？若說通知他叔父，又慮老年紀的人受不了這樣的急，也於樹生無益。若說由着樹生，似他這樣忽明忽昧的心境行爲，却又如何得了？想來想去不覺有些後悔當初不該冒然北來。不過事已至此，說不得只好硬起頭皮子來慢慢的哄着他南歸罷。樹生看見幼枝靜默了，只道他也不願陪自己了。但是心裏却急得要飛，決心穿起外套來自己獨自去找。

幼枝趕快起來道，「我恐怕你有病的人禁不起勞累，所以說歇歇。既是你要去，我們就去罷。」

於是兩人仍舊出來，在西關外大街挨着人家打探也毫無消息。後來索性在街旁的小巷裏探問，還是不得要領。走來走去看看天色晚了，漸漸的刮起西北風來。地下的灰塵撲面吹來，兩個人的鼻子上眼角裏都黑了。幼枝又冷又餓，便催着樹生回去。樹生看這情形也實是無法尋找了。心中失望之極，不覺抓着幼枝的手



，凄然說道，

「大哥！阿毛真的無法找了！」

幼枝聽他聲音低沈悲弱，見他黑黃的臉上，閃着可憐的一雙眼，幾滴酸淚已然迸出來，落在襟前。不覺心裏也是一陣悲憐，便道，

「老弟，你莫心焦。左邊還有一條巷沒有去。我們且進去打聽了再說。」

一邊便拉着樹生走進來。問了幾家還是無下落。這時前面有一個郵差夾了一大包信件從一家門裏出來。他看見幼枝二人徬徨歧路側。問他們是找誰的。幼枝便告訴了他。

他笑道，「哦是了。你二位先生在這裏那能找出姓馮的來。姓馮的原住在過去的第三個胡同裏二十五號。現在搬回北京去了。」

幼枝只恐有誤，便道，「你準知道是那個姓馮的呢？」

他道，「那姓馮的不是在這電報局作事嗎？他的太太是北京娶來的。家裏人不多。小公母兩個，一個老媽子。那老媽子年紀很輕，說話是南方口音。是不是？」

樹生大喜道，「是的，是的，你且說下去。」

那郵差看見自己說對了，不覺得得意道，「只凡在這裏住的，沒有一家不寫信，我就沒有一家不知道。馮家老早就搬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在門前貼了一張條子，說是有馮光甫信件，請轉寄北京椿樹胡同六號。你先生不信只管看去。」

幼枝聽了只得暗暗叫苦。這時風愈發吹得大起來。

樹生道，「大哥，我們回去罷。先到旅館裏去歇一夜。明天再趕上北京去。」

幼枝答應了。次日趕到北京，正值天氣陰沈，飄着一團團的鵝毛雪。樹生因

北京的道路素日熟習，便叫幼枝照顧行李下了正陽旅館。自己一人冒雪到椿樹胡同去，好節省光陰。幼枝便依了他的話搬到旅館來，忙亂得漱洗休息，歇了許久樹生却回來了。幼枝見他哭喪着一張臉知道是又無下落。便問道，

「怎的又失望了麼？」

樹生深的攢着眉毛，長嘆道，「我的心越急，人越遠。差不多也算『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

幼枝道，「你找那一家了麼？」樹生道，「怎的沒有找？那家就是齊小姐家，我去一問就問着了。他們告我姓馮的到北京來，只算是姑爺帶着小姐回門。但姑爺是蘇州人，已經回蘇州去了。新夫婦回家還要掃墓，會親，我問起阿毛來，她是也跟他們去了。不過聽說到了蘇州之後，不一定還要他去，大哥，你想，這樣追蹤的找她徧生總相差一步，這不是天緣絕了麼？」

樹生說了悶悶的垂着頭，幼枝心下一動便想藉天絲已絕的縫兒切切實實的勸導他一番。於是縱頭到尾說了不少的話。

樹生慨然道，「大哥說的也不爲無理。我也知道大哥爲我奔馳得夠苦了。好在道蘇州是南下的路大哥可以順便回家去。我一人去找她。找得着固好，找不着，我便萍蹤浪迹四海飄流，到一時說一時罷。」

幼枝見他說的傷心，頽然的坐在椅子上，帽子都還未脫，帽簷上的雪經屋內的暖氣一融，早都化成一片小水珠兒了。便替樹生將帽子取下來。又看見他臉上鼻上凍得通紅，便叫茶房預備熱水，叫他洗洗面。兩人又胡亂吃了些東西。彼此都悶的看着窗外雪花兒飄飄拂拂漫天的落。幼枝也有幼枝的心事，當比天寒歲暮，在淒涼的旅舍裏對着一個精神病人想起自己的家庭來真是鬱結不堪，又想起樹生這樣死的要尋阿毛，真是可憐之至。

樹生悶悶的坐了半天，忽然說道，「姓馮的住在蘇州晉門我對面，那裏找她很容易。我見了阿毛，便邀她到香港去。那裏我們家鄉人不多。稍微有幾個也和我們不見得認識。我們可以拿香港當作桃源。我從前對不起她，此後要好好的補報她。她看見我拋棄一切來找她，她諒也不忍不從我的意思。」

幼枝此時心裏正盤算着怎樣到蘇州之後，便將他哄回家。交給他家裏的人，便算脫身。那有心思聽他這些幻想？便敷衍着答道，

「不錯，不錯，你會着她就好了。也許她從那裏回家去了。你也可到家裏去一次。」

樹生只不言語。兩人又悶坐起來。

次日兩人便起身南下。此時因值南北分裂，津浦線斷絕。樹生幼枝便從海道行。船過渤海口到黃海的時候，風濤大起。那支船前後左右的亂搖起勁。樹生也

忍不住嘔吐了。幼枝雖未吐，也蜷伏着不敢亂動。盼到了上海，正是絕早時候，便趁滬寧早車直赴蘇州。上海到蘇州不過是很近的路程。當日下午即到。幼枝二人便在一家名叫蘇州飯店的住下。幼枝看見樹生形容，經過這次海上風濤，更加黃瘦了不少。便和樹生說道，

「老弟，你也應該稍爲散散心思。凡作事求之過急反而敗壞。倒不如暫且拋開，使心境清涼一下，或者更發現新的智慧。」

「樹生心裏却又想左了。他疑心幼枝陪自己陪得膩了，要出去散散心思。因之倒不好怎樣反對，只得和幼枝一道出去。幼枝說到虎丘去走走，兩人便一直來些爲幼枝想國。說說閑話指指街市風景好解樹生的心思，便邀了樹生安步行去。」

蘇州是自古出名的地方，山溫水軟人柔和。近來雖然論起城市的繁華遠不如

上海，但是正因不像上海那樣繁華所以也沒有上海那種俗氣。尤其妙的是一個盤蘇州彷彿是叫一個水網子網起來了的一般。蘇州城全讓縱橫的小河道給貫串起來。一路行去，無處不可以看見灣灣的水，泛出淺碧色在緩緩的流着，無處不可以看見接連街道的橋。所以一個蘇州單憑這一點便是個玲瓏剔透的地方。比起意大利的威尼斯以船爲橋，接渡街上的行人，還要風韻得多。蘇州的女郎坐在這種大水乡裏，無怪乎吳儂嬌小一個個的出脫得都像水葱兒了。但是樹生雖也走在這種街上，却當然的無心觀覽。

幼枝搭訕着道，「樹生，你看這街道。現在過了新式的馬路，到了老式的中國街了。你看雖是這樣窄，却不像我們家鄉的街道那樣髒。你看這街面居然也是中間凸了些起來像馬路似的，你看他們却歡喜用碎石片的直插在地上來鋪成街道，倒也別致有趣。……你聽聽這些店裏的女人都作店夥的事，他們的聲音又多麼

「輕脆悠揚呀！」

樹生只是唯唯諾諾的。幼枝也漸漸找不出話來說了。不多時已經快到虎丘。經過李文忠的祠堂又度一座小石橋。樹生在橋上看見橋下寒波無聲，悠悠而逝，那橋旁十餘步的水邊，却有個婦人蹲着浣衣，不覺感念昔情一陣心痛。幼枝却已前行了十幾步站着在等他。樹生惘惘的隨着走來不覺已到虎丘之下。

虎丘前面只是一座大廟的山門，已經陳舊難看。樹生也依着幼枝的指點，仰起臉來看了看那斷梁古蹟。隨又進去走了一程山道，經過了憨泉，試劍石，真娘墓，沒幾步便看見一片廣大斜平的石基。這便是生公說法的千人石。樹生癡立一晌，摩挲了那矗立的經幢，又走過去看了看劍池。却也只一泓靜水冷冷的映得那陡峭的石壁陰森蕭瑟。

幼枝道，「我們上去看看塔罷。」



樹生也跟了去。這時正值隆冬，山上道旁的草木皆已枯萎。一座荒塔斜斜的伸在冷清清的天裏孤立着。除了間或有兩個棲在塔縫裏的寒鴉飛出來飛進去之外，甚麼也沒有。幼枝心裏倒還歡喜這荒涼蕭遠的風景，却又怕樹生發呆，便說道，

「我倒忘了。冷香閣遠對江山，底下又是不少的梅樹。現在想已開花，我們爲甚麼不到那裏去吃杯茶？」

說着便拉樹生繞下了路，進了上冷香閣的石階。到得閣上，遠望吳越諸山，岡巒起伏，一串兒的橫在江外，將天和水分得清清楚楚。天空空闊闊的泛出些灰沈色采，襯着江裏一兩葉船帆也是黯淡的，遲遲在江心向遠移去。閣上游人也不算少，都在吃茶，嚼豆兒。閣下一片山地都是梅花，已然開了好些。時時有一陣甜甜的澹香飄到閣上來。樹生對着梅樹却又想起秦家的桂花來。愈想愈遠，想

到阿毛走了，房屋不保，桂樹那便獨完。也許蠻人斫了當柴燒了。

幼枝見他拈了一粒青豆，不往口裏送却默然不語，便道，「老弟，你覺得累麼？」

樹生瞿然答道，「不累，大哥。」

幼枝心下想着此刻回旅館，樹生難免是無聊，不如邀他到酒館裏吃晚飯去。等到精神一乏，便可納頭而臥。所以歇了一晌，便拉樹生到一條繁盛街上。一家酒樓叫了些酒菜。蘇州的烹調頗多俊味，樹生久已不嘗好東西了，這次倒吃得很痛快。待得回到旅館已是很晚。兩個人在燈下閑躺着說話。不多時便有公安局查夜的拿了簿子沿房間查來。查到樹生房裏見人數和姓名來歷都無差訛，照例的又都走了。兩人又談談說說，便安安穩穩的睡了一覺。

次日起來盥嗽已畢，樹生和幼枝都斜倚在靠街的洋臺門上，閑看街市風景。

茶房進來問可要些早點。樹生忽然想起蘇州的茶點很好，便叫茶房去買了一品蒸包來。那包子作得十分靈巧，有的是水晶紅綠絲的餡子有的是蓮絨，或豆沙的餡子，蒸得又小又鬆。

樹生笑道「倒小得有趣。」幼枝也幫着笑。

樹生道，「今天我們快些吃。吃了就去尋阿毛去。昨天一天全耽擱了。……」

話還未完，忽聽門外一陣敲門聲如同急雨一般的下來。幼枝一聽心裏惱怒甚麼人這樣無禮，便厲聲問道，

「誰？」

門外聲音更大道，「開門！開門！查旅館的。」

幼枝將門一開不覺呆了。原來除旅館帳房茶房之外還有十幾個荷槍的健兒，

黑壓壓的都擠在外面。

那爲首的一個操着南京官話問道，「你們那一位是唐樹生……」

其中一個便是昨夜查詢的，趕忙指着樹生道，「是他！」

樹生此時驚定了神倒不惶遽，便說道，「我就是唐樹生，諸位有何見教？」

這裏只把個幼枝給嚇癡了。問道，「貴局長是那一位？」

那人一面催促着樹生走，一面也不許幼枝漏網，聽見幼枝這樣問便惡狠狠的將手一指門上的公安局布告道，「你眼睛不管事嗎？」

幼枝忍氣一看局長正是劉少樸。心下非常奇怪，見衆人已簇擁樹生下了樓，便一齊跟來問道，

「樹生你認識這個劉少樸嗎？」

樹生猛聽此三字不覺歎道，「哦劉少樸！他是我的老朋友。我看他要將我怎

樣？」

當時一陣汽車早擁到公安局。竟不容分說將樹生上了手拷，先送到別處。只剩下幼枝一人在一間冷屋裏。門外有兩個武裝同志守着。等過了下午二時一刻了，還無動靜。又歇了半點鐘纔見一個人來說道，

「沒有你的甚麼事了，你取保回去罷。」

幼枝平白的受了半天監禁，也知無理可講，但是要取保一層可給難住了。便說道，

「我單身一人在此地玩玩你讓我上那裏取保呢？這樣不明不白的，你倒不如把你們那局長叫出來，我請教請教他！」

那人道，「你別在這裏擺架子呀！」

幼枝道，「胡說，誰和你這班人作見識。你再去問明白了你的甚麼局長再說

罷，」

那人氣忿忿的走了，一直到下午五時還無消息。幼枝又後悔不該發脾氣，倒惹得誤了營救……，一時心下急得恨不得飛了出去。便走到門口，很客氣的對守兵笑道，

「喂，老哥！請你們把一位去問問事兒完了沒有，好不好，也省得你們兩位在外面受冷，謝謝你」

那二位健兒搖搖頭也不言語。幼枝又待啟齒。忽聽前面一聲喚道，

「幼枝老哥嗎？」

幼枝抬眼一看不覺喜出望外，連忙答應是的是的。原來却是去年同事的王嘯樓。樓。

王嘯樓很詫異的走過來說道，「怎麼幼枝兄會到這裏來？」

幼枝只得約略說了方纔的情形，託嘯樓設法。嘯樓進去問了一問，便出來叫衛兵走了。幼枝方得恢復自由，趁勢和嘯樓詳細說了一番，纔知嘯樓在此處當科長，便要求嘯樓想法見見樹生。所以嘯樓和幼枝一齊到拘留室裏來。

幼枝一看那拘留室只是一大間暗房。房裏長七短八的擺了些破木凳子。而裏人全坐滿了。氣味非常惡劣。又兼地下發出一種壞味來，格外的使人聞之作嘔。幼枝因有嘯樓帶着，纔得守吏通融，進去尋樹生。見到樹生却在屋角立着，周圍全是下級社會的人，簡直無隙地可坐。幼枝只可勉強安慰他。

樹生淡笑道，「公安局長是我的情敵。想不到今日倒了楣和他狹路相逢。大哥能救就多送點禮。不能救也就罷了罷。」

幼枝趕快出來，和嘯樓商量，想求嘯樓設法快麼將樹生換到一個優待室裏，以防萬一樹生病勢再發。嘯樓却現出難色來。想了半天，說道，

「你先到旅館去，我在局裏打聽點確實消息再到你那裏去，定妥辦法好麼？」

幼枝無法，只可應了，千託萬託而去。到得夜裏十一點多鐘，王嘯樓果然來了。

嘯樓一進門便道，「這事可覺得非常棘手了。我在局長那裏探了口氣，竟是一些鬆動沒有。不但沒有鬆動，而且說這位唐樹翁，是北政府的官僚政蠹，專門爲虎作張，替軍閥荼毒平民。現在既落法網，少不得要清查已往弊端，和所搜括的逆產。局裏有各旅館每天的旅客簿子。局長皆是親自過目，所以昨日夜半，局長已經特別下了手諭單單拿他。現在連他受苦不受苦都不敢保，那裏就能移到優待室？」

幼枝不覺沒了主意，想了一想對嘯樓將劉唐二人以前的事說了。並且將樹生



如何和鄧瑜離婚，如何得了精神病——說明。要想個方法託個和局長親信的人將這一番意思，懇求諒解。

嘯樓聽了低聲道，「幼枝老哥，你這邊來坐……」

幼枝便移近嘯樓身旁。

嘯樓附耳道，「現在借着名義請財神的多啦。這位劉局長的來源你大約不知道。那劉軍長是他的叔叔。現在駐防地方的胡師長也是劉軍長的親信部下。局長有了這兩位硬靠山，甚麼不好作？而且簡直能替他們作呢！要想切實救他只有雙方設法。儘求局長也未見得能急切辦好。」

幼枝道，「那絕對遵命。現在費心老哥在局裏替我打點打點。只要樹生不太受難堪，我便感同身受。當然對於局裏幫忙的諸位，也不敢空言相謝。」

於是幼枝嘯樓又仔細商量了好久纔行別去。

幼枝自此起每天又忙着上公安局去看樹生。又要忙着打點銀錢，又要忙着會師部和局裏的耍人，真是忙得頭發昏。眼看一個禮拜過去了。可憐樹生已經黃瘦得不成樣子。總算嘯樓特別賣力氣，纔得了局長的命令，轉到優待室去。那優待室正是幼枝被拘的屋子？既沒有火盆又沒有褥子。幼枝極力設法，纔得了通融。又看樹生頭髮鬍子長得亂七八糟，叫了個理髮匠人替他整整容，纔顯得清爽一點。

幼枝看無人在旁便低聲安慰樹生道，「老弟莫要心焦。白龍魚服之困也是無法。再歇一二日就可保釋了。」

樹生聽了，也不怎的，只是一味的淡笑。幼枝心裏惦記了嘯樓的約會，忽忽的又到嘯樓那科裏來。聽說一兩天就可釋放不覺喜上眉梢。此時大小手續俱經一辦清。歇了兩日仍是不見分曉，幼枝又覺狐疑。第三天絕早跑到嘯樓公館裏，

嘯樓已經到局了。幼枝也趕到局裏來。

嘯樓臉上起起的道，「局裏昨夜就將樹翁釋放了。因為是師部保釋的，所以仍然送到師部去了。」

幼枝一聽，立刻又氣又悲，氣的是十晝夜的焦勞，八萬元的現款只落得將樹生從公安局移到師部，悲的是樹生羈押之苦又不知要延到幾時。怔怔的半天也說不出話來。嘯樓見他如比也自覺難為情，勉強的笑着說道，

「我們等一會兒到師部去接他罷。」

幼枝將嘯樓拉到那間所謂的優待室裏，看看左右無人，沈看臉向他說道，

「嘯樓老哥，這件事既然忽然變了卦，以我小弟愚見樹生未必就出來得了。但願我猜的我說的都是混蛋心思混蛋話。如果不幸我猜的對了，這件事你老哥想想，我可怎麼好？說起來呢，原是樹生病了，急於我要他出來，又因我和老哥

老同事，自家人可以講交情，所以纔取這種通融人情的辦法。若是打起官話來，唐樹生果然是貪官污吏軍閥走狗，無論他怎樣罪狀滔天，也應該受國法的裁判。公安局拿了他，應該立刻送到司法衙門去。爲甚麼要和軍界勾通？我不該行賄賂，我有我的罪。唐樹生也不該作了貪官污吏。我現在就到地方法院告狀自首，今夜搭快車到上海求新申幾家報館登一個詳述經過廣告，看看社會上怎樣說。唐樹生該斬，該絞，該槍斃，讓他明正典刑好了。我不到師部了。你們愛怎樣便怎樣。若是你們覺得我也該抓，索性一齊抓去，我也免除了保護樹生的責任，也省了將來我沒有臉見唐家的人！」

嘯樓恥得臉上通紅，便也發急道，「幼枝老哥你不要誤會。我也實在不知怎的變了。大約總不至有危險。我要知道，我是混蛋！」

幼枝沈默不語，歛了一忽兒，將嘯樓拉着正色說道，

「大家都是場面上人。誰敢保誰就一生倒楣，一生富貴。我想勸勸劉局長稍留一些後日見面的情分。這次送到師部不用說，還要討價錢。我的意思是也可量力孝敬一些。人財兩交，不許再有周折。我只在旅館等一夜，再作話說。」

說着拿起帽子便走了。

晚上，王嘯樓跑了來。後面還隨了一個人，幼枝認得是師部的參謀長。那參謀長首先說了許多客氣話。他說樹生現在住在他的屋裏，起居非弟舒適。本來就可陪了樹生回來，只因上面來了命令，無法再等兩天罷。幼枝也敷衍着，完了，却仔細和他們磋商條件。談到夜深，方纔散去。

幼枝又於次日開始籌款。等了幾天，款子撥到。幼枝先請王嘯樓等幾個幹旋的人吃了一頓晚飯。又極力變了態度，懇求他們切實幫忙。第二天幼枝坐了汽車將樹生接了回來。

樹生在師部裏，頭一天就受了凍，身上發冷熱。此時幼枝將他扶入旅館的房間，讓他睡了下去。仔細看他面上，較之在公安局的時候更加蒼白。那張臉簡直就是一層薄皮包了骨頭。便叫樹生暫且安心休息。自去打聽王嘯樓，蘇州那個醫生高明些，趕緊就請了來。幼枝自己替他將藥熬了。樹生服了下去，果然靜靜的睡了一下。到傍晚時又服第二次，夜裏倒也平靜。次夜却又利害些。如此不覺又是三天過去了。

第四天夜裏，樹生身上熱度又增高起來。手心飛燙，臉上通紅。幼枝已經精疲力盡，沒奈何挨近他坐下，問他可要喝水。樹生睜起眼來搖搖頭，但是嘴皮動了一動。幼枝湊近問他說甚麼。樹生又說了一句。無奈聲音太小幼枝還未聽到。樹生心裏着急掙出一聲道「要坐」。

幼枝只得扶他坐了起來，將四個枕頭，墊住了腰，斜斜的躺着。坐了一歇樹

生沈沈睡去，幼枝輕輕摸摸他的額頭熱度却減了不少。正待自己上床去睡，樹生又醒了。幼枝問他怎的。他將手指指燈。幼枝會意，便找了一塊綠綢將燈泡兒包上了。

樹生輕輕歎了一口氣道。「大哥，太累你了。……」

幼枝勉強笑道，「老弟不要說話勞神。」

樹生神氣却轉清楚，慢慢向幼枝道，「萬事都不可惜。只是耽誤了這半個月，阿毛又許早走了。我但願尋着了牠，那怕讓我說幾句話就死了，我也算說明了我的心，那我就死而不怨。」

幼枝撫着他的肩說道，「樹生你只安心養病罷。不要想這些。你就令見了阿毛，也決不能滿足。天下事都是這山看見那山高。」

樹生只搖搖頭，無氣力的道，「我一天活着，便一天要去尋牠……」

幼枝就不言語了，看着樹生却喃喃的還連說「尋他……尋他，」漸漸也又睡去了。

光陰挨到了第五天。樹生白日裏神氣又清楚一點。幼枝稍爲放心便走出旅館外邊來散散。只見街上行人紛紛往來，手上多有提了年貨的。猛然想起今天正是夏曆臘月二十四日，所謂的小除。幼枝不由念到病夫羈旅，只覺萬感蒼茫，幾乎要悶出淚來。一人也再懶得行走，又轉回房間裏來。茶房已經端了藥給樹生吃完了。

樹生獨自靠在枕上，見幼枝來了以手示意讓他坐在床沿。幼枝坐下，樹生靜靜的看了許久，不覺弔下淚來。引得幼枝也不免鼻子酸了，問道，

「老弟，你想說甚麼呢？」

樹生道，「我只想我的路走不回來了。要想走回來除是和阿毛那樣純樸的人



同在一起，漸漸的將我的惡痕洗滌了。……」

說着氣又接不上了。幼枝要倒杯水給他。樹生搖搖手，歛一忽兒說道，

「但是尋不着他，也是枉然。也許我一世不會再見他了。不過無論如何，總請……」

樹生將兩眼看定了幼枝複說道，「總請大哥費心一定要尋着她。我本想要拿些錢和她享享福。但是這大錯了。我作官得來的錢不配拿給她。我的財產請大哥費心拿去辦些社會事業罷。阿毛他也決不要我的錢。可憐她因為愛我，纔不要我的錢，那裏知道我的錢不配她用呢。……若是她境况艱窘得很，大哥，你拿你的錢給她些，作作好事罷。」

「樹生說了許多話早已嚙作一團。幼枝只得含糊答應，哄他躺下。不樹一刻生醒來，還是喃喃的要尋阿毛。把幼枝全聽膩了。好容易到了夜裏，樹生昏昏睡

去。剩下幼枝一人，靜坐了對着燈暗暗打算，樹生病勢越來越重，長此不告他家終非善策。他家對自己固然沒有甚麼不放心，不過自己總要弄清手續。不要儘顧怕他老叔急死，延遲時日，到了最終反落不好。幼枝想得散了神，更不要睡，便提筆來寫快信。剛剛寫了一張信紙，忽然聽得樹生在床上悽然的叫了一聲，又細又長。嚇得趕快回過頭來一看，樹生正坐了起來，睜起兩個眼睛直看着門。

幼枝趕快放下筆跑過去拍着樹生的肩，連問怎的。這時樹生頭上熱得如同紅炭一般，聽到幼枝問他，纔似乎復返知覺，雙手一下使勁的抓住幼枝道，

「你是誰？」

幼枝見他那瘦臉上雖然熱得飛紅，映在暗綠的燈光下却是灰紫色。兩隻窪下去的眼睛圓睜起來，又大又沒有神采。嘴唇通熱焦了。那神氣簡直像個僵屍。不由得心裏有些害怕，便答道，

「老弟，是我，幼枝」

樹生立刻緊緊摟過幼枝來道，「大哥，你不要走開！……」

又直直的看着門囁嚅道，「岳父！你太可憐了！」

幼枝急得道，「樹生，樹生你怎的了？」

樹生道，「那門口站的不是岳父麼？你看他手上的呂宋煙！他拿呂宋煙燒我

！……」

說着便將頭倒在幼枝肩上痛哭起來。幼枝又急又怕，一句話也沒有了。樹生一忽兒又抬起頭來向着門說道，

「我悔極了！你許我走回來了麼？……？真的？」

話還未了，却笑起來。幼枝被那悽弱的笑聲，刺得毛骨皆悚。樹生又平靜了一些。不過那頭却越來越熱。

他的目光移到對面的桌子上來，痴痴的凝住了神。他伸起右邊一隻枯蠟的手，指着道，

「你看這燈光多融和，多幽靜。又是這麼光的地板。華而滋，華而滋！……」

幼枝此時急得已經一身是汗，忍住咬牙大聲道，「那是桌面子！」樹生巖然轉過頭來，凝看着幼枝。幼枝見他額上全是大汗珠，眼神漸漸不對了，只駭得渾身亂戰。

忽見樹生精神又振奮起來，勉力撐起乾咽的喉嚨道。「大哥，你一定要尋着阿……」

舌頭到此已不能轉動。眼已定。手已鬆開。身子斜傾了下去。

幼枝的腿軟得不能移動，不知幾時，神經回復，除却酸淚不自主的向下傾瀉

之外、竟不知如何是好。

十九年一日病後脫稿於暫止齋。

隆  
刑

四  
四  
四

終

1——2000册

版權所有

十九年七月初版

每部兩種定價二元

北平世界日報代印



